武俠世界

殺子（江湖醜聞奇行錄） 傅紅雪·著

權力鬥爭，是無理性的，無是非的。

呂后殺韓信；曹丕殺曹子健；隋煬帝弑父；李世民弑兄、殺弟、逼父退位；宋高宗殺岳飛；武則天殺子……春滿園與石琪呢？他們是否也會殺子？

殺誰？春長樂？春長安？春長喜？或是通殺？

你說呢？



第29年
5

$6.00

編者話

今期刊出傅紅雪先生撰著∟殺子⌉，殺子，古已有之，爲了國家存亡，爲了民族興衰，爲了公理正義，可以大義滅親，無可非議，且可傳爲千古佳話，流芳百世，親情至愛，普天下父母誰個不疼惜自己的子女，誰個會忍心去戳殺自己的親生骨肉？但是，一個孩子却無辜被殺了，悲劇就發生在春氏家族中，∟天下無不是的父母⌉，對這句話，誰又能絕對相信?!……

權力鬥爭，總是欠缺理性的，也很難判定孰是孰非，只有一種說法，那就是∟勝者爲王，敗者爲寇⌉，但是，如果沒有了眞愛，如果失却了親情，即使你是世界上最有權勢最有財富的人，活着又有甚麼意思呢？

☆ ☆ ☆ ☆

下期將刊出西門丁先生撰著∟無面人⌉，坐不更姓，行不易名，方顯出江湖好漢本色，一個從來不諱言的殺手，順利地做了一宗大生意之後，却被人誣指爲殺死風十三的兇手，爲了昭雪寃名，他歷盡艱辛，四出查訪，不期又揭發兩起江湖秘密……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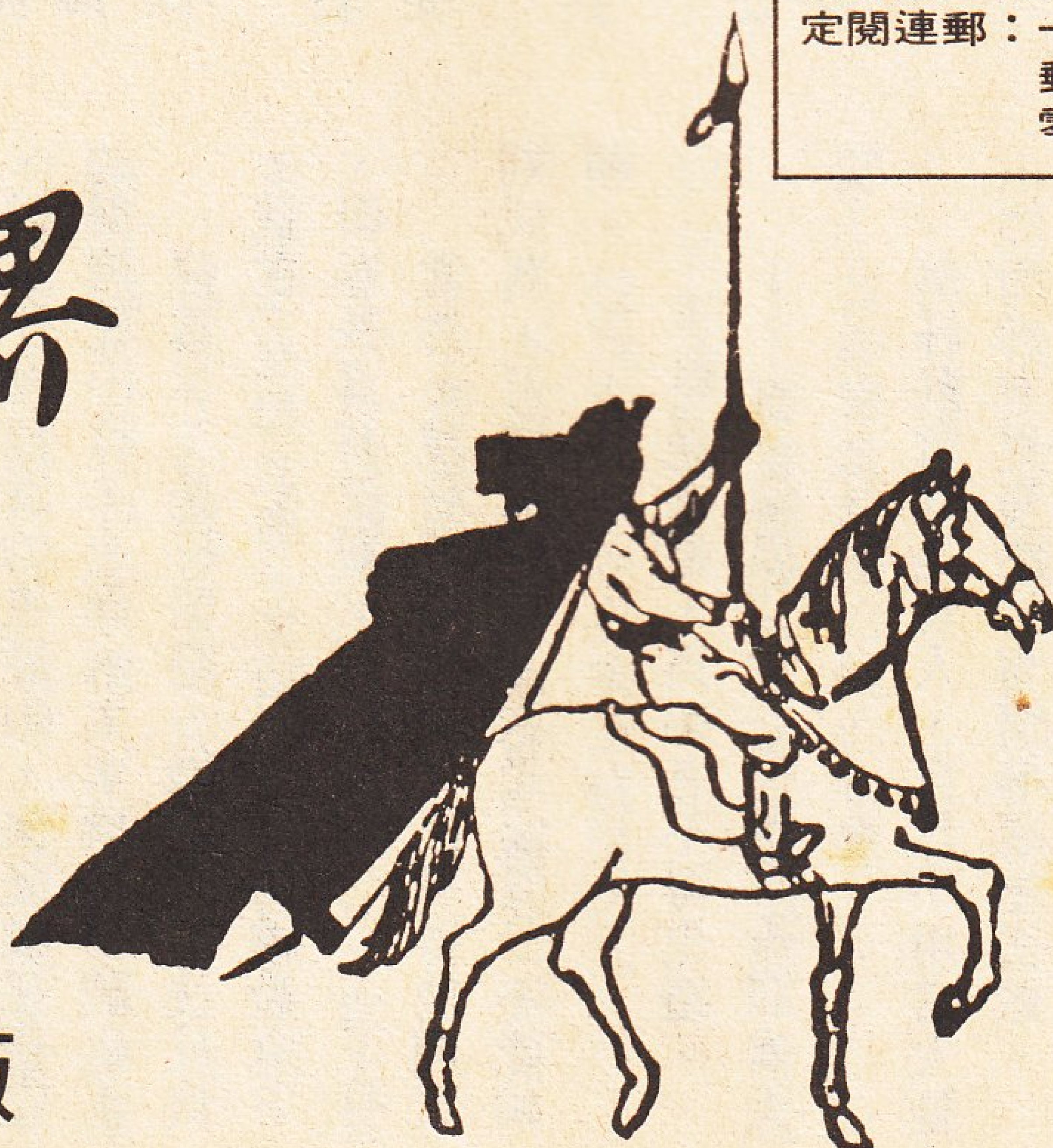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64.00
一年港幣$327.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90.00
一年港幣$379.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250.00
一年港幣$4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俠世界

第29年
第5期
（總號1449）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六元・
H.K. $6.00

Printed in Hong Kong

行爲怪異的賈步珍

從前。

越國的東方有個小國家，名曰「永沐國」。

她有很多令我們震驚的奇風異俗，其中之一便是：每一個家庭必須把第一個出生的長子殺死，然後將之肢解分剖給大家吃。

他們稱此種習俗爲「冥弟」。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殺子，古已有之。

而且，只要你肯注意古今中外之歷史，「殺子」之事就像人類之流鼻涕一樣，遮遮掩掩，層出不窮；即使在「文明社會」的今天，「殺子」事件依然不斷發生，只不過是「殺」的方法有所改變、有所不同吧了。

譬如：——養子不教、寵之、溺之、任其乖張、孤僻、與羣不合；管教過嚴，動輒責之鞭之，近跡「虐童」之行爲，使其成長人格「喪失自信」；或是憑一己之好惡，強逼軟迫改變子女之學習興趣、職業選擇、婚姻歸宿等等……

凡此，過當之「揠苗助長」與不及之「放任荒蕪」教子方式，皆屬「殺」之手段也。

天下無不是的父母？

你相信？但蘇雪林不相信，因爲她的父親強迫她許配給春長喜。她青春年少，[illegible]爲人乖巧嫻靜，更增添幾許嫵媚。因此石琪一見她便喜歡，立刻答應蘇可染所提的這門親事。

本來，蘇可染的本意是想將自己的女兒許配給春長樂，畢竟春長樂是長子，將來勢必繼承「大山幫」幫主之位，權傾江湖、威震武林；可惜的是，蘇雪林雖然算得上美人胚子，奈何青菜蘿蔔各有所好，春長樂看不上眼。於是蘇可染只好退而求其次，尋求老二春長安之青睞。

眾所週知，春長安是春滿園三個兒子當中最出色的一個，眼高於頂，生性聰慧，對這種「攀龍附鳳」買賣式的婚姻自然嗤之以鼻。倒是老三春長喜對蘇雪林一見傾心，爲之神魂顛倒。

在「無魚蝦也好」的心理狀態下，蘇可染只得將女兒許配給春長喜。

最起碼，這已達到他與天下第一幫幫主春滿園結爲親家的目的。

因爲，蘇可染的「點睛樓」只是江湖中眾多幫派中的一個小小幫派，若能與名震天下「大山幫」建立姻親關係，無疑將使其之身份、地位、名望等大大提高，在江湖中能一吐揚眉之氣。

——以子女的婚姻做爲己身進階的墊腳石，蘇可染當然不是第一個，而且肯定也絕不會是最後一個。

——天下「不良父母」本就多過「不良子女」。

蘇雪林雖生性溫順，畢竟也是個有血有肉的人，當然極端不滿自己的父親將自己像貨品般任人挑選，對她的尊嚴來說，無疑是最大的侮辱。

可是，她有什麼辦法？

——自古以來，所謂的「聖人賢人」便留下了一大堆「吃人的禮教」，其中最令人透不過氣來的便是「父母之命，不可不從」。

——你如果膽敢不從，那麼立刻就有很多又大、又重、又臭、又硬的「帽子」隆重飛到尊駕腦袋上，像什麼「忤逆」啦、「不孝」啦、「大逆不道」啦、「離經叛道」啦、以及什麼他媽的鬼話啦，保証像孫悟空的緊箍咒一樣，令你永生永世不得翻生！

蘇雪林不是孫悟空，她當然無法反抗，就在「父母之命、不可不從」的禮教之下，與春長喜訂了親。

當然，在蘇可染來說，巴不得他們立刻成親，可惜又礙於「聖賢之禮教」不能如願。

——兄長未婚，爲弟者不得先婚。

——哥哥當和尚，弟弟是否該當太監？

幸好蘇雪林是女人，自然不用當太監；然而却有更殘酷的事情等著她去做。

——守活寡！

因爲，春長喜已在不久前墜崖身死。

——世上有什麼比要年輕女人守活寡之事更殘忍的？有嗎？

這麼殘忍的事，蘇雪林是可以拒絕的，可是她那「偉大的父親」却偏偏要她過門守寡！

——理由當然是「一女不事二夫」啦、「生爲夫家人、死爲夫家鬼」啦、還有什麼他媽的「貞節烈女」啦等等……

——女人，妳相信世上有「聖人」嗎？

子



江湖醜聞奇行錄之二／傅紅雪·文 可飛·圖

殺



蘇雪林不相信。

她以行動表示了她的憤怒與不滿。

她不再做個「孝順的女兒」。

她已於幾天前離家出走。

＊　＊　＊

春長樂的心情應該是很好。

最大的理由是，春長安已整整超過八個月未見人影，從整個跡象看來，春長安是不可能再回到「大山幫」來了；而且春長喜又「喜出望外」的墮崖身亡。至此，未來幫主之繼承，他是「穩坐釣魚台」了。

但是，他此刻卻悶悶不樂。

為什麼？

古如龍當然明白他的心意。

——善於觀察人主之喜怒哀樂，往往就是「得寵」之人。

他現在就是春長樂最寵信之人。

他非常清楚春長樂念念不忘一個人。

——柳橫波。

是的，柳橫波，武林第一花，世上愛慕她的人多如過江之鯽，何只是春長樂。

以前，在他還未決定殺春長安以前，由於她是自己弟弟的情人，因此他不便橫刀奪愛，將那份愛意深埋心底；現在當然不一樣了，他無論如何也要將她弄到手。

因為，柳橫波實在是值得男人愛的女人，否則大家怎會稱她為「武林第一花」？

但是柳橫波也隨著春長安在這個世界上「消失」了，至今芳蹤杳然。

所以春長樂悶悶不樂。

人在悶悶不樂時，臉色自然不會好看，連說話的語氣也不太好聽：「八個月了，整整八個月了，連他們藏身之地都不知

道，別說他們的人影了；古如龍，當初你胸脯拍得砰砰響，一口咬定能殺得了春長安，現在可好啦，不但沒能將春長安殺死，即連柳橫波也不見了，這，就是你的辦事能力麼？」

他大口喝了一口波斯葡萄酒，撇了撇唇角，又說：「其實，像春長安那麼出色的男人，身邊帶著兩個如花似玉、惹眼搶目的女人，若說找不到他們的下落，實在是件令人難以置信的事。」

「說得是，」古如龍小心回答：「春長安一向在江湖上很活躍，柳橫波的知名度更高，小黃鶯的名氣也是紅透半天邊，這三個人無論是誰都很難長期潛伏而不引起人注意……」

微微一頓，他接著說：「問題是，像春長安這般交遊廣闊的人，在江湖中的人際關係必然極佳，若想在短時間內找出他們隱身之處，並非一蹴可及之事。」

「短時間？八個月了，這時間還不夠長嗎？」春長樂頗爲不悅的掃了他一眼：「你應該知道，一個人的青春是有限的，特別是女人的青春，難道你要等到柳橫波七老八十，人老珠黃的時候才把她弄給我？」

一旁的秦充接腔：「其實認眞來說，若眞放手搜尋春長安也並非一件難事，只因這件事不能明來，只能暗去，畢竟我們必須顧及令尊令堂之心理反應，若我們做得過分顯眼，豈非要露出馬脚？」

「最重要的是，」梁不文面色凝重說：「我們必須顧及天下人之物議，絕不能讓外面的人知道我們的計劃，否則對你的形象無疑會受到嚴重損壞。」

春長樂斜靠身子，哼了哼：「這麼說，我根本就沒有機會得到柳橫波了？」

沉默多時的呂曉隆望了望他，沉聲說：「世上女人多的是，柳橫波雖被稱爲『武林第一花』，其實比她美的女人絕不在少數，你何苦非要得到柳橫波不可？」

「呂曉隆說得極是，」古如龍接口道：「就算我們殺了春長安，然後把柳橫波弄了回來，她是否肯委身下嫁於你呢？就算她肯，她將如何向天下人解釋與春長安『失踪』的事？你不怕萬一弄個不好，反而掀開了我們的底牌，那我們豈不是功虧一簣？」

「原來如此，」春長樂冷笑一聲：「原來你們根本就沒認眞找過他們，你們一直在敷衍我？怪不得這件事搞了八個月一點消息都沒有！」

大家沉默。

沉默，有時候就是默認的意思。

古如龍他們的確沒認眞找過春長安的下落，在他們認爲春長安的「自動失踪」無疑是一件好事，他們的目的只想保住春長樂的幫主繼承權，只要春長樂能順利接掌大山幫，那麼他們也就是「最實惠的既得利益者」了。因此，他們並不想眞殺了春長安，因爲這件事非同小可，好則好矣，萬一弄個不好，只怕累得身家不保，連命都沒了；正所謂羊肉吃不到反弄了一身羊羶，豈不冤枉到家？

他們本就是一羣精打細算的人，特別是「利」字當頭的時候，簡直就狡猾得像頭狐狸。

春長樂不是笨人，他在這短短的靜默當中已瞭解他們的意圖與動向，同時心中也有了他自己的打算，不過他的臉上却不曾露出任何痕跡。

他一向有乃父之風，連「心機」也一樣。

原本是板著的臉孔忽然泛起一抹笑容，他淡淡道：「其實你們的顧慮是對的，自古紅顏多禍水，我的確不該再痴想柳橫波的美色，畢竟現在的形勢是一片大好，若爲了一個女人弄出什麼枝節風波來，那才眞不值得，我同意你們的看法。」

秦充陪著笑臉：「我們之所以一直隱忍不說，是怕您『英雄難過美人關』，對柳橫波放不下手；現在您既已瞭解個中利害關係，我想，這場『幫主繼承權保衛戰』至此算是告一段落，您大可高枕無憂，只待令尊百年之後，整個大山幫就是你春長樂的了。」

春長樂撫掌大笑。

他望着古如龍道：「男人大丈夫，莫過於『醉臥美人膝、醒握天下權』，天下權已是我春長樂之囊中物，美人膝呢？你的『白玉綿團花』在那裏？」

「早就準備好了，」古如龍含笑道：「不過這回不是『白玉綿團花』，畢竟再美好的花也有變成殘枝敗柳的時候……」

說到女人，秦充已迫不及待插咀問：「怎麼？又有新貨到了是不？這回是什麼花？喇叭花？『吹簫花』？還是後庭花？」

「不是花。」古如龍搖搖頭。

「不是花？」秦充睜眼問：「莫非是草？」

「再美的花，看多了、玩久了也有膩的時候，偶然換換口味，嚐嚐青葱小草的滋味不也是挺新鮮的麼？」古如龍輕呷杯中酒：「其實你們只要肯放膽一試，草，有時反比花來得迷人，有趣多了，不是嗎？」

古如龍說的是究竟是什麼草？

——如果，把女人比喻成花，那麼男人是什麼？

是的，男人就是「草」。

那末，古如龍的意思豈非是「玩男人」？

——男人玩男人，你以爲是件很奇怪的事嗎？

你當然知道武則天是「玩男人的高手」；如果你知道衞靈公「玩」彌子瑕、漢高祖劉邦「玩」籍儒、以及其子漢惠帝劉盈「玩變童」而被稱爲「基之大佬」；還有漢文帝「玩」鄧通、漢哀帝「玩」董賢(玩出了「斷袖之癖」之「美譽」)；還有……一籮筐都說不完的「玩家醜事」，那麼你就不會認爲「玩男人」是件奇怪的事了。

男人玩男人，有什麼好玩？怎麼玩？

* * *

其實，並非每個男人都喜歡玩男人的，至少春長樂就不喜歡。

他甚至有噁心欲吐的感覺。

因此他只讓那些長得面白肉淨，「不是男人的男人」爲他按摩拿捏，舒舒筋骨之後，便打道回府。

由於秦充、梁不文與呂曉隆三人「正反通吃」，仍然各自留在房中大享「男色」，所以古如龍一人送春長樂至門口。

在春長樂上轎前，古如龍趨身道：「你是不是有什麼事情要吩咐我做?」

春長樂停下脚步，用略顯詫異的眼神掃了他一眼：「你認為我會要你做那些事?」

「善後的事。」古如龍的聲音很低，只有他與春長樂才聽得見。

「什麼善後的事?」春長樂也把音調降下來。

古如龍沒有回答，他用眼角瞄了一下垂手恭立在轎前的魯不平，以及轎後的程不害，然後又望了望立在轎側兩旁的二十四名女轎伕……

春長樂當然懂得他的意思，古如龍顯然顧忌週遭人多耳雜，不方便說話；於是春長樂淡淡說了一聲：「明日午時，你來找我。」

一頓，又補了一句：「你一個人。」

「我準時到。」古如龍邁前兩步，恭謹的為春長樂掀起轎輿的五彩珠簾。

* * *

五彩轎，又寬又舒適。

春長樂半躺在舖有錦裘紋皮的座轎裏，兩隻眼睛微閉著，彷彿在思索著事情……

他在想什麼?

是不是在想古如龍剛才跟他所說的話?

古如龍說「善後的事」是什麼意思?

他為什麼怕旁人聽到?

春長樂忽然睜開了眼睛。

因為他的轎子忽然停了下來。

他是個很機警的人，他知道他的轎子絕不會無緣無故的停下來。

不用說，一定是發生了什麼事。

——記得去年的中秋夜，江湖第一殺手莫老虎就曾攔下他的轎子。

這次，會不會又是他?

* * *

不是。

春長樂緩緩步出彩轎時，一眼就看到擋在路當中的人不是莫老虎。

莫老虎是個又兇又惡的大男人。

眼前之人却是又嬌又甜的美女人。

* * *

女人，特別是年輕的女人，只要她五官四肢沒有缺陷，只要她稍加注意衣飾裝扮，總是有一股迷人的魅力；其實就算有缺陷，也有所謂的「缺陷美」。

眼前這個女人，年輕、沒有缺陷、而且還非常懂得粧扮自己，所以她是個非常有魅力的女人。

有魅力的女人，男人總是喜歡看上兩眼的。除非你不是正常的男人。

春長樂是男人，而且是個正常的男人。

所以他很仔細打量著她。

仔細得近跡於無禮。

其實也不能說他無禮，因為眼前那個女人看起來雖然美艷動人，可也是一副相當無禮的態度。

——她大模大樣的站立在街心不說；一雙美麗迷人的眼睛，泛著三分冷漠、三分自負、還有三分說不出、也看不出怪異眼神，就這樣毫無隱諱的、直勾勾的望著，不，瞪著春長樂。

女人瞪男人，你能說她禮貌嗎?

此時此刻，春長樂當然不會計較她禮不禮貌，他只想知道她為何在這夜闌人靜的時候擋住自己的去路；本來，他大可以不理這件事的，因為他身側還有橫刀而立的魯不平與程不害，這種事本該他們去管的。但是自從去年中秋夜被莫老虎一刀傷了魯不平與程不害之後，春長樂便下令今後凡是遇到攔路擋駕之事，沒有他的命令，一概不准擅自妄動。

他之所以這樣做，有兩個理由。

一、避免傷及無辜。因為，姑且不說整個江湖，單就京師城裏，大概除了當朝天子之外，只怕連瞎子都認得出他這頂天下獨一無二的「五彩輿」。無論是誰見到縱算不廻避得遠遠的，最低限度也不敢橫身擋駕；換句話說，胆敢擋駕的人，決不是泛泛之輩的普通人，除非那人是白痴神經病，或是活得不耐煩想死的人。通常，這種人必然身負絕學，所謂「沒有三兩三、不敢上梁山」，遲早自己都出面；既然如此，又何必叫自己手下先去打頭陣?萬一被傷或被殺，豈非很沒有面子?

二、建立自己的形象。自從他決定誅殺春長安之後，他就一心一意要使自己的聲譽超過他，因此不論大小事件，他都決定挺身而出，祈冀樹立本身的最佳形象。

——他越來越成熟了。

但是，在他還沒有開口說話之前，那名女人却先他開口了；她的聲音就像她的人一樣嬌甜脆美，只可惜帶着幾分冷漠：

「你就是春長樂?」

「是的，春長樂就是我。」春長樂淡淡一笑：「妳呢?妳是否可以讓我知道妳是誰嗎?」

她仍然瞪著他：「我為什麼要讓你知道我是誰?」

春長樂啞然失笑。

他從沒見過這麼「好玩」的女人。

更好玩的是，那名女人說完這句話的時候，居然轉身就要走。

春長樂呆了一呆，連忙張口叫道：「姑娘，妳要走?」

那名女人回過身的時候，夜風吹起她濃濃的髮絲，也掀起了她朱紅色的短披肩，她望住春長樂，美麗的唇角漾起一絲微笑；人，特別是女人，只要她不裂口大笑，或是皮笑肉不笑，無論是那種笑，總是能增添幾分嫵媚的。她現在就嫵媚萬分的望著春長樂說：「怎麼，我不可以走麼?」

春長樂又是一怔。

他居然不知道怎麼回答她。

那名女人，有脚，一雙美麗修長的脚，有脚的女人，為什麼不能走?

可是春長樂的確不能讓她走，他苦笑著說：「妳當然可以走，只是妳在走之前，妳不認為應該讓我知道妳為何擋住我的去路?」

「擋住你的去路?」紅衣女郎似乎很驚訝：「我何時擋住你的去路了?有嗎?」

「妳站在路中心，這不是擋住了我的去路是什麼?」春長樂說：「妳難道看不見我這頂轎子?還有隨行的二十幾個人，這些難道妳看不見?」

俏女郎眨眨眼：「你這個人眞好玩，你聽過一句話嗎?」

「那一句話？」春長樂心中在笑，他想不到自己反被認爲「好玩」的人。

「你走你的陽關大道，俺走俺的獨木小橋。」紅衣女郎睨著他問：「這句話你聽過嗎？」

「聽過，」春長樂點點頭：「我流鼻涕的時候就聽過這句話……」

「那就好，」俏女郎打斷他的話：「街道這麼寬，我站住了街心，難道你不會從旁走過去嗎？我好像沒聽說過街心不能站人的，你聽說過嗎？」

春長樂答不上話來。

他的確沒聽說過街心不能站人的。

或許，在大白天車馬如龍的時候，人是不該站立街心阻礙交通的，但是現在是夜晚，家家戶戶已入夢鄉的夜晚，別說是車或馬，即連死貓野狗都看不見；再說這條街正是京師城裏最寬最大的一條街，就算街心站有人，春長樂的轎子再大，只須稍稍偏一下，不用挨到街旁便可以過去了。

俏女郎這句話令春長樂啞口無言，她說：「就算我擋住了你的路，那麼現在我走了不就得了嗎？普天之下，好像只有擋到皇帝的路才會治罪的，怎麼？難道你春長樂是皇帝不成？」

春長樂當然不是皇帝。

但是，在江湖上來說，他也就等於是「未來的皇帝」了。

儘管如此，春長樂無論如何是不敢承認自己是皇帝的，因此他只好苦笑著揮了揮手：「妳說的有道理，姑娘請走吧。」

他說這句話時，身旁垂手而立的魯不平與程不害不約而同的露出驚訝的神色。

——在他們的印象裏，春長樂並非是個寬洪大量的人。

他居然一反常態讓那名女人走！

爲什麼？

是不是因爲她長得美，而致使春長樂興起憐香惜玉之心？

或許是。漂亮的女人本就比一般人來得吃香，似乎只要不是犯上太大的錯誤，通常都能贏得別人的原諒的，特別是男人的原諒。

——某些時候，男人的心理就是這麼「單純」。

其實，春長樂並不單純。

——一個狠得下心殺自已親生弟弟的人，當然不會是個單純的人。

他之所以願意無條件的放那女人走，最主要的是爲自己的「形象問題」着想。

——他不想被人認爲他是個「欺負」女人的男人。

然而那名俏女郎却沒有走，而且看起來一點想走的意思也沒有：她輕掠雲鬢，露出編貝似的玉齒，朝春長樂嫣然一笑：「我現在却不想走了。」

「爲什麼？」春長樂怔住。

「不爲什麼，」俏女郎眼波流轉，微抿唇角：「只因爲我這個人不習慣被人呼來喚去的。方才我要走，你却不讓我走，所以你現在要我走，我就是偏不走。」

春長樂不禁浮起一絲笑容，苦笑。

——女人，眞是奇怪的動物。

「那，」春長樂聳聳肩：「妳打算怎麼樣？」

俏女郎却答非所問：「我叫賈步珍。」

春長樂又是一陣苦笑。

方才問她名字她不肯說，現在不問她却自己說了。難道天下女人都是這副德行的麼？

賈步珍唯恐他聽不清楚，居然還特意爲他解釋：「賈，就是賈誼的賈；步，就是步步高昇的步；珍，就是珍珠寶貝的珍；你明白了吧？」

不等春長樂回答，她居然又問：「如何？這名字不錯吧？」

春長樂當然只有點頭說是的。

——如果有個初見面的女人問你她的名字如何，難道你敢說不好？

——如果你敢，建議你早日出家爲妙。

春長樂不但不敢，而且還順著這個機會捧了她一下：「妳這個名字就和妳的人一樣美。」

賈步珍忽然望住他不說話。

春長樂微微一窒，他以爲自己說錯話了。

賈步珍緩緩搖了一下頭，然後輕輕歎了一口氣……

春長樂不明白：「姑娘爲何歎氣？」

賈步珍撇了撇美麗的唇角：「我以前聽人家說，你春長樂不過是個靠父蔭的紈袴子弟，現在一見……」

魯不平與程不害雙雙臉色一變。

在他們的記憶裏，好像還未有人敢當著春長樂的面講這種話，他們很肯定春長樂必然會勃然大怒；可是當他們用眼角偷偷溜他一眼時，發現春長樂非但沒有絲毫動怒的樣子，反而狀至瀟洒的一笑：「現在一見又怎樣？」

「現在一見，」賈步珍嫣嫣一笑：「我才發現你其實是個很有風度氣質、而且還是個懂得說話的男人。」

說畢，轉身就要離去……

春長樂叫住她：「賈步珍，如果說我邀請妳吃飯的話，妳可願意賞光？」

「爲什麼不？」賈步珍停下脚步，轉身道：「我不是個忸怩做態、故作矜持的女人，有你這麼體面的男人邀請我吃飯，我爲何要拒絕？」

春長樂大樂：「不知道妳什麼時候有空？」

賈步珍含笑望著他：「你沒見到我現在空著？」

「現在？」春長樂有些意外。

「怎麼？」賈步珍拉緊了一下短肩披風，露出了豐滿的曲線：「吃頓飯又不是什麼天下大了不起的事，難道還要選個黃道吉日不成？莫非你是個迷信的人？」

「我不是這個意思，」春長樂瞥了一眼她豐腴的嬌軀：「現在這麼夜了，只怕全京城的酒樓都打烊了，我們到那裏吃飯？」

「酒樓自然打烊啦，」賈步珍說：「但是城東的『尾巴胡同』有幾家小館子是通宵做買賣的，你不知道嗎？」

「去那種地方吃？」春長樂皺了皺眉頭。

「你嫌那地方髒？」

「不！」春長樂連忙說：「我只怕那種地方太委屈了妳……」

一頓，略微想了一下，接著說：「倒不如這樣，咱到『京師酒樓』去如何？妳知道那家酒樓無論是菜色手藝，或是設備裝飾與服侍態度，在整個京城來說，都是頂尖一流的……」

「這我知道，」賈步珍打斷他的話：「問題是它現在也一定打烊了，不是嗎？」

「是的，」春長樂微微一笑：「但只要妳肯去，我想，它照樣肯開門營生的，妳說是不？」

「說的是，」賈步珍甜甜一笑：「我忘了你是大山幫的少幫主，別說是京師，放眼天下，只要聽到你春長樂三個字，那家酒樓敢不開門的？」

「但是，」她接著說：「我還是喜歡到『尾巴胡同』的小館子吃。」

「為什麼？」

「我想，你一定知道這個道理，吃這門學問，無論你吃什麼，人多擠在一起吃，總是要比人少一起吃來得胃口要開，你不認為是麼？」

「不錯，」春長樂含笑道：「吃本就是一件快樂的事，正所謂『獨樂樂不如眾樂樂』，我同意妳的看法。」

說著，禮貌一擺手：「請上轎吧。」

「對不起，」賈步珍搖搖頭：「我這個人什麼都坐，就是不坐轎子。」

「為什麼？」

「不為什麼，我就是不習慣被人抬著走。」

「好吧，」春長樂只好說：「咱們就走著去吧，橫豎『尾巴胡同』只不過離這裏幾條街而已。」

「還有一點，」賈步珍說：「我走路的時候，不習慣後面跟著一大堆人。」

她說這話的時候，美眸掃了一下魯不平與程不害，還有立在轎旁的二十四名女轎伕。

春長樂明白她的意思，他不期然面露猶疑之色……

他猶豫是有原因的：

一、他從未單人匹馬在外面走動。

二、他還不瞭解賈步珍的底細，她看來雖然只是個文弱女人，但萬一佈下什麼陷阱圈套的，豈非危險得很？

賈步珍似乎看出他的心意：「如果你怕的話，那就算了，就當你沒邀請過我，而我也沒答應過你；吃飯，本來就是一件芝麻蒜皮的事，不是嗎？」

的確，現在的世界，撐死的人比餓死的人多，特別是如果你正在減肥的話，你非但不會感激請你吃飯的人，說不定心中還暗罵他不安好心眼呢。

所以賈步珍洒脫一笑，聳聳肩，便舉步離去……

單看她美麗的背影，你就可以肯定想請她吃飯的男人只怕可以排到喜馬拉雅山那麼遠。

但是賈步珍只不過走了兩步路，卻又停了下來。

因為春長樂叫住了她。

——他答應單獨請她上「尾巴胡同」吃飯。

春長樂為什麼答應她？

或許，他捨不得這麼美麗的女人離他而去；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忍受不了賈步珍那個「怕」字。

——無論如何他是堂堂大山幫的少幫主，居然「怕」請這麼一個女人吃飯，傳揚出去，他這張臉往那裏擺？何況他身旁還有魯不平、程不害和二十四名女轎伕在場，雖然他們不敢流露任何神色，難保他們不會在心中暗暗譏笑自己的膽小怯懦？

因此，春長樂硬著頭皮，說什麼也要陪賈步珍上「尾巴胡同」吃一頓飯。

＊　＊　＊

尾巴胡同，這名字很怪。

據說，在很久以前，這條胡同清一色是賣狗肉的小館子。賣狗肉自然也就有賣「狗鞭」啦，因之人們就稱這條胡同為「狗鞭胡同」；後來覺得「狗鞭」兩字不雅，於是改以「狗尾巴胡同」稱呼。久而久之，人們省去了「狗」字，獨留「尾巴」相稱，傳沿至今。

以賣「狗鞭」聞名的地方，你當然知道它絕不會是個高級的地方，可以肯定的說，來這裏的人泰半是販夫走卒等低下階層人物，甚至還間雜著江湖宵小、亡命之徒。因此「尾巴胡同」是全京師治安最差的地方。

這種地方，像春長樂這麼有身份的人當然沒有來過，從來都沒有。

但是他現在就陪著賈步珍走進來。

現在是初夏，天氣已漸漸燠熱起來，你如果是位吃狗肉專家的話，當然知道狗肉這玩意是冬天才吃的，夏天吃了只怕不能「補腎壯陽」，反有「火氣過旺」長癩痢頭之虞。

夏天不賣「香肉」，賣什麼？

你一定猜到了。

——對，就是蛇肉。

你當然見過蛇，也一定知道蛇的血是冷的，因此長久以來，「狗燥蛇涼」人們深信不疑，於是「冬狗夏蛇」就成了人們時序的「進補」觀念。

「秋風起，三蛇肥。」賈步珍舀了一調羹「燕窩蛇羹」送進薄薄的小咀之後，笑瞇著眼說：「真正吃蛇的季節，應該是初秋時分，你說是嗎？」

春長樂笑笑：「據我所知，女人有三怕，妳好像一點都不怕。」

「那三怕？」

「蛇、鬼、色狼。」

賈步珍輕輕笑了起來。她雖然笑得不大聲，但笑聲嬌脆甜美，宛如十五顆珍珠玉石在金盤上滾來滾去，格外悅耳動聽，惹得四座客人情不自禁的都把目光投向她。事實上，自她與春長樂踏入這條巷口的時候，整條胡同的人，無論是食客或店家，都不約而同的把焦點放在他們身上；這當然是因為賈步珍的美艷驚人，其次就是春長樂的一身光鮮打扮與軒昂氣勢，格外引人注目。特別是他們點叫的「燕窩蛇羹」是尾巴胡同最昂貴的名食，更加叫人側目。

賈步珍笑過之後，淡淡道：「你說的三怕，其實只是舊式女人的三怕，你看我像個舊式女人嗎？」

「不像，當然不像：」春長樂吃了一口蛇羹，然後又啜了一口「玫瑰紅酒」。「妳如果是舊式女人，那麼世界上其他的女人都是老太婆了。」

一頓，他微笑問：「只是，不知道妳這麼新式的女人是否也有『新三怕』？」

「你想知道？」賈步珍含笑問。

「妳肯告訴我麼？」

賈步珍輕呷杯中酒，眼波流轉：「怕窮、怕醜、怕無能，你懂麼？」

「不懂。」春長樂搖搖頭。

「我的意思是說，現在的女人最怕嫁給一個又窮、又醜、又無能的男人。」

春長樂不禁輕笑了起來。

「你笑什麼？」賈步珍望住他。

「我笑，」春長樂望住她：「笑現在的女人太過現實，妳大概不會生氣？」

「爲什麼要生氣？」賈步珍甜甜一笑：「現實，其實也就是眞實的意思，你不認爲是嗎？」

春長樂歎了一口氣。

他同意她的說法。

——人，本來就一直活在既殘酷而又現實的世界裏，你不同意嗎？

* * *

春長安同意。

一生當中，你一定聽過很多故事，特別是在年小的時候，你聽的故事十之八九都是「好人」打敗了「壞人」，然後「好人」帶著他美麗的情人「走向地毯的另一端」，從此過著「既幸福又快樂」的日子。

——人生，眞正這樣子的嗎？

你當然知道：絕不是！

最起碼春長安就已發覺人生並不如「童話」或「神話」中所說的快樂無憂。

是不是他現在的生活有困難了？

這倒不是。

誠然，當初春長安之出走並非事出有意，因此身上所帶之錢並不多；但是柳橫波與小黃鶯，不，鄭寫眞，由於她兩人事先有所準備，自然一切貴重細軟私家都帶齊了，特別是鄭寫眞，不說她唱戲多年的積蓄，單就是古如龍要她殺春長安而給她的一箱珠寶酬勞，就夠他們三人這輩子吃不完了。

因此，倒不必躭心他們的生活會有問題。

問題是，如果你是一個男人，專靠老婆的錢過日子，你會有什麼感覺？

你當然會覺得很窩囊。

春長安自然也有這種感覺。

誰都知道春長安是個極出色的男人，而通常這種男人總是有幾分自負的；更何況他自小就生長在權勢之家，錢，對他來說，就像是夏天的陽光，多到會令你憎厭。

因此，他從來就不知道錢的重要，當然不曾爲錢煩惱過，甚至可以說他視錢如「糞土」。

然而自從他離開大山幫之後，他慢慢改變他的想法了；最低限度，他已經知道錢絕對不是像「糞土」那般令人憎惡。

或許，你可以說像他這麼年輕力壯，而又這麼有能力的人，他大可以賺錢謀生的；的確，別說是人，就算是牛，只要牠肯拖車，就不必担心會餓死。問題是，你認爲春長安能做什麼？

當然，他能文能武，縱算時運不濟，謀個武師教頭或西席塾師幹幹，總也過得去；更何況他是大山幫的二公子，自然也懂得生意經營之道，要他開個像模似樣的店鋪也不是難事，可是這些事他都不能做。

因爲他如果這樣做，那麼肯定不出三天，便絕對會暴露他的身份。

——任何逃亡的人，身份就等於是他的生命。

——憑大山幫七十二分舵的實力，只要春長安或是柳橫波、抑或是鄭寫眞，無論是誰都是大有名氣的人，只要他們露面，絕對逃不過大山幫的眼綫的。

這一點，他們心裏非常清楚。

那麼，你能寄望他做什麼？

種田？種菜？

你以爲種田種菜是一件容易的事？

「聖人」孔子先生有很多話你可以不信，可是有兩句話你可以考慮相信：

——吾不如老農。

——吾不如老圃。

世界上有很多農夫，但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當農夫的，至少從小在富貴之家長大的春長安就幹不來。

他曾試著幹。可是他幹不了一天，便發現拿鋤頭和波斯人拿筷子一樣，怎麼拿也不像；至於插秧鋤草，更別提了，西歪一邊，東倒一塊，就像是你家隔鄰的癩痢頭那般難看，當然也別提收割了。

——隔行如隔山，誰說不是？

好在的是，人只要有錢，似乎不難有人替你做事，春長安雖然不適宜當農夫，但可以雇幾個佃農替他種田種菜；但是如此一來，他除了每日在田陌間巡視一番之外，其他也就無所事事了。其實，認眞說來，這種日子悠閒清靜，與世無爭，更何況他身邊還有兩個百看不厭的美妻嬌妾，別人想過這種「只羨鴛鴦不羨仙」的日子，只怕求都求不到呢。所以起先的日子，春長樂倒不覺得難過，反有幾絲飄逸脫俗的味道。

可是，日子一久了，他便覺得枯燥無味，漸漸不耐煩了。

尤其是當他知道柳橫波懷有身孕之時，他開始感到不安了。

他爲何不安？

* * *

春長樂此刻也有不安之色。

不，是不悅之色。

因爲他的眼角已很清楚的瞥見鄰座的一堆人，正以令你很難忍受的眼光往賈步珍身上亂瞄一通。

說實在的，如果你的女伴能贏得旁人的眼光，那怕是不入流的色瞇瞇眼光，你除了感到些許不快之外，其實還有更多的沾沾自喜。

——因爲，只有漂亮的女人才有這種「殊榮」。

——一個女人，如果連一個男人都肯看妳一眼，那麼妳應該趕快買一塊大鏡子，想辦法裝飾自己，否則妳只有當老處女的份。

春長樂當然懂得這個道理。

所以起初那些人往賈步珍亂瞄亂看的時候，春長樂臉上雖有不愉之色，心中實則有一股飄飄然之感也。

——誰說男人沒有虛榮心？

然而那些人顯然不以看爲滿足，居然

還說了些令你聽了忍不住要氣得跳脚的話：

「喏，瞧那『馬子』，只要一騎上去，包準你是一大堆水。」

——用「馬子」來形容女人，如果妳是女人妳忍受得了嗎？

「女的雖來勁，只是不知道那個男的行嗎？」

——男人，什麼都可以忍受，就是不能忍受你譏笑他「不行」。

賈步珍當然不能忍受被喻爲「馬子」；春長樂也當然更不能忍受被譏嘲「不行」。

他們的臉上已經有了怒意。

然而那些人似乎不覺他們已經不高興，居然還你一句、我一句的說：「瞧他們一身光鮮打扮，居然到這種地方來吃東西，依我看，八成是空心大老倌，外表好看，口袋裏準也和咱們一樣，好不到那裏去……」

「這年頭，打腫臉充胖子的人，多到令你眼花撩亂，眞是他媽的鬼世界。」

間中，還夾雜著揶揄譏誚的笑聲。

春長樂已經不高興。

非常不高興。

——打從他出娘胎起，他曾幾何時被人這樣譏諷數落過。

「眞對不起，」賈步珍望住他，臉上有幾分歉意：「我應該聽你的話，不該到這種地方來的。」

春長樂淡淡一笑：「我們已經來了。」

「我們走吧。」

「去那裏？」

「那裏都行，只要不見到這些人就行了。」

「可是我現在却不想走了。」

「爲什麼？」

春長樂一口仰盡杯中酒：「妳不認爲我應該好好教訓那幫人嗎？」

「何必？」賈步珍嫣然一笑：「市井之徒，本就口沒遮攔，大人不記小人過，何苦跟這些人一般見識？有這個必要麼？」

「爲什麼沒有？妳知道我不是大人。」

「那麼你是什麼人？」

春長樂瀟洒的說兩個字：「男人。」

賈步珍笑了，微微的笑。

春長樂也笑，瀟洒的笑；然後他就帶著那抹洒脫的笑，走向隔鄰那幫人……

那幫人，不多，一共四個人，正好佔滿一張「八仙桌」。

當中一個人特別顯眼。

一眼看上去，就令你有一個強烈的感覺——粗線條的感覺。

人粗，粗壯如山；頭髮粗，粗如蔴繩亂草；眼粗，粗如銅鈴牛眼；鼻粗，粗如蒜頭大鼻；咀粗，粗如紅盆大口；頸粗，粗如蔴竹筒；胸粗，粗如切肉砧板……特別是他那粗布皂衣敞胸大開，一叢又濃又密又蜷又黑又粗的胸毛，彷彿就是森林中跑出來的黑猩猩。

在他左手邊的，正好和他相反。無論你怎麼看，你只能說他是個又瘦又小的瘦皮猴；尤其是一張蠟黃瘦乾的臉，彷彿是身纏陣年老病似的，而且還不時的咳嗽兩聲，令你忍不住昇起一股同情憐憫之心。

在他右手邊的，這個長相更絕。若非他唇邊有著一片青滲滲的鬍渣子，你還以爲他是個未成年的小鬼頭呢；一眼望去，只看到他一個頭露出桌面，其他身體四肢都「不見了」，你當然知道這種人就是「侏儒」。

另外一個，也是最後一個，這個人看起來不高也不矮，不胖也不瘦，只是一張臉長得令你想起跑馬場的馬兒馬妹，而且臉色蒼白得彷彿是個肺癆鬼；尤其是他咀角掛著一絲陰陽怪氣、似笑非笑的笑容，令你有一種很不舒服的感覺。

春長樂走過去的時候，那四個人正在喝著廉價酒，辛辣的酒味令人掩鼻；他們的下酒菜只是一碟花生，只聽得「畢波畢波」的剝殼聲响遍滿室……

「朋友，」春長樂拍了拍那個侏儒：「是否可以借個地方說話？」

那四個人似乎是想不到春長樂會走前來，齊齊微怔；「黑猩猩」首先開聲笑起來，笑聲當然也粗，粗得像你家的瓦盆破了：「爲什麼不可以？四海之內皆兄弟，有什麼話儘管說。」

春長樂不客氣的就挨著侏儒身旁坐了下來。

「在你說話之前，」侏儒仰著臉望住春長樂道：「我想，我有一件事必須告訴你。」

「那一件事？」春長樂抓起一把花生，揑開硬殼，然後又吹去胚衣，咕的一聲，丟進咀裏用力嚼了嚼，喃喃自語似的說了一聲：「好花生，眞香。」

侏儒睨了他一眼：「你以爲每個人的膊頭都可以拍的嗎？」

「爲什麼不能？」春長樂眨眼問。

侏儒喝了一口酒，答非所問：「你會不會賭錢？」

「拍你膊頭和我會不會賭錢有什麼關係？」春長樂側臉望住他。

「如果你會賭錢，那麼你就應該知道膊頭被人亂拍的話，好運氣就會被人拍走。」侏儒接著說：「你也一定知道賭錢如果沒有好運氣，那麼一定會輸錢，你說是不。」

春長樂哦了一聲：「哇，原來拍膊頭還有這麼大的學問。」

一頓，他問：「你是不是想去賭錢？」

「不錯。」侏儒冷冷的應了一聲。

「那糟糕，」春長樂面露驚慌之色：「你的好運已被我拍走，這麼一來，你如果去賭錢豈非穩輸不贏？」

「知道就好，」坐在他對面的「癆病鬼」皮笑肉不笑的朝春長樂咧了咧咀，露出一對又黃又黑的大板門牙：「你說怎麼辦？」

「你說呢？」春長樂也朝他皮笑肉不笑的牽動了一下唇角。

「很簡單，」黑猩猩左手邊的「瘦皮猴」淡淡道：「把好運氣賠出來就是了。」

「有道理，」春長樂點點頭：「只是我不知道好運氣是如何個賠法？」

「你會知道的，」黑猩猩撫著粗大的手掌，然後緊握成拳，粗大的關節處發出了「咯咯」聲响：「你身旁帶著一個這麼美麗的女人，顯然這就是你的好運氣，你說是不是？」

「的確是，」春長樂咪咪笑：「你們的意思是要我把她賠出來？」

侏儒瞪著他：「你很聰明。」

春長樂嘿嘿笑了兩聲。

「你不肯?」癆病鬼斜著眼看他。

旁邊的瘦皮猴淡淡說了一聲:「你大概不知道我們是誰吧?」

春長樂搖搖頭:「我一向眼拙,最不懂得認人。」

「沒關係,」侏儒撇了撇唇角:「江湖上的人都稱呼我們『四不像』,你聽說過嗎?」

「聽過,聽過,」春長樂一副驚惶之色:「我很小的時候就聽過。」

「很好,」黑猩猩咧咀一笑:「那麼你肯把她賠出來了?」

「不肯。」春長樂也對他咧咀一笑。

勃然大怒,侏儒人雖小,聲音倒是挺大的:「你是不是想死?」

「不想。」春長樂搖搖頭。

「媽的!」侏儒怒罵一聲:「不給你點顏色瞧瞧……」

春長樂見他要動手,連忙張聲道:「等等!」

「等什麼?」侏儒霍然而起,用力拍了一下桌子,嘩啦乒乓,一通亂響,桌上的酒杯、碟子掉了滿地;再加上他那尖聲怪異的嗓音,吸引了一大堆看熱鬧的人:「除非你答應,否則你就別想走出尾巴胡同!」

春長樂絲毫不動怒:「誰都知道江湖上的『四不像』鼎鼎有名,只可惜我從未見過,我怎麼知道你們是真是假?」

一頓,他接著說:「依我看,你們根本就不像『四不像』。」

黑猩猩怒目相視:「那你認為我們像什麼?」

春長樂冷冷說了兩個字:「死人!」

「X你老母!」侏儒個子最小,脾氣却是最大;在「問候」春長樂的老母當中,人已疾撲而出!

他距離春長樂最近,就在他身旁,所以一拳就飛到了春長樂的鼻尖。

別看侏儒只有一丁點大,如果你是個行家的話,自然就會知道他那一拳有多快、多重了。

春長樂是行家,他當然知道。

可是他却沒有閃避。他不需閃避。

因為他已一拳把那侏儒打飛了出去!

他那一拳,不但要比侏儒來得快,顯然也來得重多了;只見侏儒矮小的身子像箭般的倒飛出去,叭的一聲,正好摔在門前的蛇籠上!

這下可好,一陣乒乓響,一堆堆的蛇籠被壓垮、擠破;登時爬出了一天一地的大蛇、小蛇、毒蛇、以及不知名的蛇子蛇孫……

侏儒哇哇大叫。

他顧不得滿臉鼻血以及四隻門牙被打斷之痛苦,因為他全身上下已被那長長的、冷冷的蛇公蛇婆爬滿一身……

「我的媽!」他駭叫著,像屁股著火般的暴跳著,原本就一張小小的臉,嚇得大概沒兩指頭大了。

其實不只是他,屋裏的店東、伙計、以及食客,還有圍在門口外看熱鬧的人,立刻驚聲嘶叫,呼天喊地,弄得整條胡同雞飛狗走,好不熱鬧,嗯,彷彿就是世界末日似的。

其餘的「三不像」當然顧不得春長樂了,相繼撲向侏儒,手忙脚亂的撲打他身上的毒蛇……

他們的身手很俐落,沒幾下便已撲去侏儒身上的蛇,可惜的是,他早已不醒人事了。

究竟,他是被春長樂那一拳打昏,還是被毒蛇嚇昏,抑或是被毒蛇噬咬,毒液蔓延而致昏迷?

誰也不知道。

黑猩猩從袍袖裏掏出一個小瓷瓶,倒出兩粒大概是解毒藥的藥丸,試圖塞入侏儒的咀裏,却發現他牙關緊閉,一時間不能讓他服下,不禁急得滿頭大汗。

「快,誰快來幫忙!」黑猩猩吼聲如雷。

「來,讓我來試試看。」立刻有一個人走到他面前去。

黑猩猩感激道:「多謝……」

話到一半,他突然停住。

因為那過來幫忙的人竟是春長樂。

黑猩猩的「多謝」立刻改口為「X你娘的祖宗十八代」!

罵聲中他那粗壯如山的身子當然像山崩地裂似的撲向春長樂!

另外的瘦皮猴與癆病鬼也顧不得侏儒了,只聽他們大喝一聲,雙雙飛也似的衝向春長樂!

春長樂仍然沒有閃避,他連眼皮都沒有眨動一下,不過他的手是有移動的;如果你的眼睛夠快、夠利的話,那麼你就可以看到他第一拳正好擊在黑猩猩那長滿胸毛的胸膛上……

然後你就可以聽到一聲如殺猪叫的聲音從黑猩猩的口中發出!

當然,你還可以看到黑猩猩壯碩的身軀突像斷了線的風箏,狂飛而出!

春長樂的第二拳,不,他沒有擊出第二拳。

他只一拳就把「三不像」打得飛出街外面去。

因為,當他把黑猩猩一拳擊飛的時候,正好瘦皮猴與癆病鬼衝上來,剛好被他粗壯如山的身子撞個正着,但聞一陣嗯哼哎喲,三條身影像滾地葫蘆般的,直滾到街道上去。街道圍觀看熱鬧的人,本被破籠而出的蛇羣嚇得四處奔竄,等到他們發現原來蛇比人更怕人而跑得一乾二淨之時,紛紛又圍攏前來看熱鬧。

——「看熱鬧之心」人皆有之,不是嗎?

當他們看到春長樂身手不凡,連番擊退「四不像」時,不禁齊鼓掌喝彩,連聲叫好。

「四不像」雖然算不上頂尖高手,畢竟在江湖上還是有那麼一點名氣,特別是在京師城的尾巴胡同裏,十足十是此地的「地頭蛇」;因此他們雖然已經知道春長樂的武功高出他們太多,無論如何不是對手,按理說他們應該是「見壞即收」才對,否則明知打不過人家而仍要硬撐,豈非是世上第一大笨人?

可是他們此刻並沒有收手的意思,相反的竟然亮出了兵器。

看樣子,他們似乎想跟春長樂拚命。

「四不像」是笨人麼?

當然不是。

——這個年頭，敢在江湖上混的人，或許有笨人，不過畢竟不多，因為這種人通常是死得最快的。

「四不像」既然不是笨人，為何仍然要硬拚？

——面子問題。

無論如何，他們不能在自己的地盤上，以及衆目睽睽之下威風盡失。

——世上本就很多把「面子」看得比生命還重要的人。

「四不像」就是這種人。

因此他們決定為了「面子問題」與春長樂拚個你死我活。

可是，當他們亮出傢伙時，卻個個如中魔般呆立於地。

因為他們聽到人羣中有人低呼驚叫：「呀，那人不就是大山幫的少幫主春長樂麼？」

有人應合：「對，對，我見過他一次，不錯，他就是大山幫的少幫主……」

聲音不大，不過正好距離「三不像」很近，所以他們聽得清清楚楚。

所以，他們立刻呆住。

當今世上，敢惹大山幫的人實在不多，簡直是鳳毛麟角，少得可憐。

「四不像」無論如何也擠不上「鳳毛麟角」的行列。

他們不僅呆住，連臉都發白了，嚇得發白。

「你，你，你……」原來是威猛雄壯的黑猩猩忽然變成了小螞蟻那般可憐，居然連一句話都說不好，「你」了大半天，就是「你」不出甚麼來。

「我怎麼了？」春長樂負著手，既悠閑又瀟洒的步出門檻，咀角掛著一絲洒脫飄逸的微笑，望住發楞、發僵、發驚的「三不像」，淡淡道：「你想說什麼儘管說，我雖然不是君子，但也絕不會趁你說話不注意時出手攻擊你，這一點你可以放心。」

艱辛的扯動了一下喉結，黑猩猩好不容易抖顫著嗓子：「你，哦，您，您就是大山幫少幫主？」

春長樂眨著眼：「你認為我不像嗎？」

「四不像」從未見過大山幫少幫主，他們又怎麼知道春長樂像不像？不過他們畢竟不是笨人，從他的武功、氣勢、衣著、舉止看來，就算是假的，也離眞的不太遠了。

「叮噹！」一陣聲音响過，「三不像」手中的兵器忽然像千斤重般的，齊齊掉落地上；然後大家都看見六個膝蓋，「三不像」的膝蓋，忽然「咚」的一聲跪到了地上……

「三不像」忽然像「軟骨動物」般的伏在地上，一動也不敢動，只是猛烈發抖著……

當一個人對你跪地求饒的時候，你殺不殺這種人？

春長樂不殺。

無論如何這會有損他的「形象」。

因為他現在只一心要建立自己的形象。

他不能讓人家說他是一個殘暴的人。

因此在他摟著賈步珍的香肩離開尾巴胡同之時，仍不忘遞一張數額龐大得令本是一臉驚惶的店東，立刻變為感激零涕的銀票，作為損壞店務的賠償。

一直到他與賈步珍走到巷口時，仍可依稀聽到一些人的讚歎聲：

「呀，他就是頂頂有名的春大公子，春少幫主！」

「瞧他一副好身手，居然兩拳就把『四不像』打成了八不像……」

「他出手眞大方，一給就好幾千……」

「他比傳言中的更好，瀟洒、隨和、大方、可親……」

春長樂飄飄然。

獻身殺弟的笨交易

夜，很深了。

所有的人都睡了，只剩下天空半輪明月，像一塊切片的西瓜，靜靜的偎在那裏，以及幾顆眨著惺忪睡眼的小星星；還有輕柔的夜風，伴著田畦阡陌的夏蟲唧鳴，翩翩起舞……

多美的初夏之夜。

春長樂流連著。

他捨不得這麼美好的夜晚，特別是身邊有這麼一個美麗出衆的女人陪著。

他們並肩在月光下散步著，像一對情侶。

他們是不是情侶？

這有什麼關係？誰都知道現在的年頭，女人早已不是從前的女人了；她們不僅要和男人一較高低，力爭「平等」，實際上還想超越男人。因此你只要運氣夠好的話，說不定就能碰上像賈步珍這麼動人的女人，只消吃頓飯，或是喝杯茶，然後就跟你攜手共度巫山之樂，這種事早就不出奇了。

你可以說這是你的「艷遇」。

對女人來說是什麼？

難道不也是她們的「艷遇」嗎？

——在你「玩」她的時候，不也是她在「玩」你麼？

誰「玩」誰，有什麼分別？有什麼不同？

賈步珍是不是這種女人？

春長樂不知道。

他希望她是，又希望她不是。

為什麼會有這麼矛盾的想法？

人，本就是極端矛盾的動物，特別是男人。

最簡單的來說，大概沒有一個男人不希望自己的女人在牀上的時候是蕩婦，在家是主婦，在外是貴婦。同樣的，當一個男人初認識一個既美麗又鍾意的女人時，無不衷心期望能一親芳澤，立刻佔有她銷魂一番；但如果眞如此，卻又會認為「太易得手的東西非好貨」，期望她能嚴加拒絕，最好是能擺出一副貞堅九烈的樣子，以滿足男人的「虛榮價值觀」。

春長樂是男人，所以他有這種心態。

因此當賈步珍微笑著問他去那裡時，他竟有幾分猶疑不決。

「妳說呢？」他只好這樣反問她。

「此時此刻，你認為還有什麼地方可去？」月光下的賈步珍，無論你怎麼看，都很難否認她是一名很動人的女人。

春長樂猶疑了一下，只說了兩個字：

「客棧。」

賈步珍沒有說話，但是她給了他一個很甜很甜的微笑。

——如果你不懂女人這時候微笑的意思，只怕你是個很差勁的男人了。

春長樂不是個差勁的男人。

他當然立刻帶賈步珍到一間又大又舒服的客棧去。

＊　＊　＊

春長樂有些失望。

因爲賈步珍雖然同他到客棧來共開一個房間，可是却一點也沒有陪他上床的意思。

她甚至連披風都不肯脫下來。

春長樂除了失望之外，當然還有些迷惘疑惑。

不過他並非是個沒耐性的人，他其實也是個喜歡「慢慢來」的人，那當然是指床上之事。

賈步珍似乎看出他的心意，她淺笑著說：「你一定很奇怪，爲何我還不肯陪你上床是不？」

春長樂微笑，他不否認。

賈步珍睨著他：「你以爲我是個隨便肯陪男人上床的女人？」

春長樂立刻收起笑容，他不能承認，儘管他心裡是這樣認爲。

他開始對賈步珍更感興趣了。

——越得不到的東西，你越會喜歡它。

他起身在精緻的雕花酒櫃裡，取出了一瓶竹葉靑；遞了一杯給她，然後又爲自己斟上一杯，輕啜一口，緩緩問：「那麼，妳是怎樣的一個女人呢？」

「妳半夜三更攔下我的轎輿，然後又陪我到尾巴胡同吃蛇羹；」春長樂望住她說：「現在又陪我到這裡來開房間，我除了用『勾引』兩字來形容妳的行爲之外，妳認爲我還有更好的字眼麼？」

「的確沒有，我本來就是要勾引你：」賈步珍淡淡一笑：「但是我的目的並不是想勾引你跟我上床。」

「那麼妳的目的是什麼？」

「只想告訴你一件事。」賈步珍又補上一句：「一件對你很重要很重要的事。」

春長樂沒有問她什麼事，他只是靜靜的望著她，眸光冷冷的望著她。

半晌，淡淡道：「在妳告訴我是什麼事之前，妳是否可以先告訴我，妳爲何要兜這麼大的圈子？」

「理由很簡單，爲的是要使你相信我。」

賈步珍淺嚐杯中酒。「你想，一件對你很重要的事，當然不能被第三者聽到的，我如果直接要你摒退你的侍衛，你放得下心麼？所以我要『勾引』你單獨請我吃一頓飯……」

春長樂接口道：「尾巴胡同是全京師最雜亂的地方，妳故意要我陪你到那裡吃飯，目的就是讓我明白妳並無設計圈套害我之心？」

「你很聰明，」賈步珍微微一笑：「全京師的人都知道，尾巴胡同如果一天不發生打架毆鬥、殺人搶劫之事，那才是天大的怪事；我如果有謀圖你之心，無疑那種地方是最好的下手機會，你說是不是？」

「不錯，在沒離開尾巴胡同以前，我的確對妳存有防範之心。」春長樂凝視著她：「妳眞是用心良苦。」

「沒辦法，誰叫你是大人物。」賈步珍聳聳肩：「一個陌生女人想取信於大人物，本就不是件容易的事，你說對不對？」

的確，如果春長樂不認爲她是個「玩男人的新潮女人」，怎會輕易的跟她「開房間」？

「現在，這個房間只有妳我兩個人，再也沒有第三者，妳可以告訴我什麼事了。」春長樂放下酒杯。

賈步珍望著他，一字一字說：「如果我告訴你春長喜並沒有死，你相信嗎？」

春長樂臉色驟變！

他隨即冷笑一聲：「我爲什麼要相信？就憑妳一句話？」

「當然不是。」

賈步珍忽然解下肩上的短披肩，然後微一用力，竟撕成兩半……

春長樂呆住。

因爲他看見她從披肩密縫的內裡取出了一張蠟黃的紙，噢，不，藉著明亮的燈光，他發現那不是紙，竟是一張皮，不知道是那一種動物的皮。

那張皮摺疊成四方形，賈步珍一面小心翼翼的把它攤在桌上，一面問春長樂：「你知道這是什麼皮嗎？」

「不知道。」春長樂搖搖頭，他也不知道賈步珍拿出那張皮幹什麼：「那究竟是什麼皮，我好像不曾見過……」

「你見過的，」賈步珍淡淡的補了兩字：「人皮。」

春長樂傻住！

人皮？

她拿出一張人皮幹什麼？

賈步珍又問：「你知道是誰的人皮嗎？」

春長樂當然不知道，誰知道？

賈步珍知道，她說：「『鬼手神醫』施純仁。」

春長樂再次呆住！

＊　＊　＊

一直到現在，仍然有很多人相信這世界上有神有鬼。有人信誓旦旦說他曾見神明顯靈，也有人硬說他曾經「活見鬼」。

世上究竟有沒有鬼神？

這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個人如果外號被冠上鬼或神的話，那麼毫無疑問這個人的本事必然不錯。

施純仁的外號不但有鬼，還有神。

「鬼手神醫」，可想而知他醫術的高明精湛了。

只可惜他已死。

是被春滿園一刀殺死的。

春滿園他的最大理由是：當他的第三個兒子春長喜發瘋時，立刻重金延聘「鬼手神醫」前來診治，豈料鬼手神醫非但治不好春長喜的瘋病，反而更加重了他的病情，致使他最後墜崖身死。

春長喜之死，春滿園認爲鬼手神醫必須負絕大部份責任。

因爲他下錯了葯方，致使春長喜病情加劇。

良醫與良相，同受世人敬仰。

但是並非每個大夫都是良醫的。事實上，如果你不夠運的話，經常就會碰上

「庸醫」、「劣醫」、「惡醫」、還有「狗頭醫」等等；這些大夫，你不幸一頭栽到他們手裡的話，很抱歉，你如果不是被他們「妙手命除」或是「葯到錢消」的話，已經算是你祖宗積德了。

——這種「謀財害命」的大夫，如果你手上有刀，難道不砍他一下？

春滿園砍。

一刀就叫他見閻王爺爺去。

當時，這件事曾經引起很多人議論。

——像鬼手神醫這等名滿天下的超級絕流大夫，居然也會下錯葯方？

爲什麼不會？難道你沒聽說過「仙人打鼓有時錯」這句話嗎？

施純仁畢竟只是人，無論如何不是仙。

所以他也會出錯。

但是他終究是個良醫，偶一出錯，實在也不致於罪該萬死的地步。

沒辦法，誰叫他倒霉碰上春滿園。

——當今江湖，再厲害的兇神惡煞只要惹上春滿園，除了一死之外，仍然是一死，何況「鬼手神醫」施純仁只是一個文弱的大夫？

所以施純仁雖不該死，也只好死了。

他死得相當淒慘。

春長樂並不在想「鬼手神醫」是否死得淒慘，他只覺得奇怪，爲何他死後會有一塊皮跑到賈步珍手裡？而賈步珍又爲何要把他的皮拿給自己看？

後面這個問題他已經知道了答案。

因爲他已看見施純仁那張人皮上寫有字，不，是用刺青紋上去的！

皮不很大，字當然也就很小，不過却可以看得很清楚，顯見紋刺的人功夫很到家。

春長喜沒有瘋；如果我死了，那一定就是春滿園殺我滅口。「樂安喜山莊」有地道與密室。

春長樂看完之後，臉色相當難看。

不過他很快鎮定下來，他端起酒杯輕輕啜著，一雙眼睛靜靜的望住賈步珍。

賈步珍也沒有說話，淡淡的瞧著春長樂。

室內一片靜寂。

靜得只能聽見兩人的呼吸聲。

良久。

春長樂首先打破沉默。

「賈步珍，其實也就是『假不真』，這並不是妳眞正的名字？」

「是的，爲了不想在你的手下面前透露我的身份，所以我只好用假名。」

「如果那張人皮眞是『鬼手神醫』施純仁的話，那麼妳一定是他的親屬了？因爲只有這種親密關係的人才能發現他身上紋有字。」

「不錯，我就是他唯一的女兒，我叫施風眠。」

賈步珍，不，施風眠就著杯口，輕輕磨擦著薄薄的咀唇，緩緩的又說：「我在替我爹換壽衣的時候，發現在他的左大腿上紋有字；你知道，像我爹這樣有名的大夫，紋刺的功夫自然也是一流的。」

「這個我知道，」春長樂的眼睛始終沒有離開過施風眠的眸子，他似乎想看透她的內心，「但是我不知道這張人皮究竟是不是你爹的，妳能証明嗎？而且我也不知道皮上的字究竟是不是他自己紋上去的，妳是否也能一起証明？」

「只怕不能，」施風眠搖搖頭：「你知道我爹已死，而且屍體也爛了，我如何能証明？」

「既然妳無法証明，那我如何能相信妳？」春長樂淡淡一笑：「人是最會說謊的動物，即使是像妳這麼美麗的女人也不能例外，妳說是嗎？」

「的確，人本就最善於說謊。」施風眠望住他說：「問題是，你能指出我說謊的理由麼？」

「很難說，」春長樂笑笑：「有些人做事並不一定需要理由的，就算要，也未必就能讓人一眼看出，畢竟人也是最善於掩飾僞裝的動物，妳不認爲是？」

施風眠輕歎了一口氣：「你不但聰明，而且極爲小心謹愼，我果然沒有低估你。」

「有什麼辦法，」春長樂也學著她歎了一口氣：「誰叫我們生長在人吃人的世界裡呢？一個人如果不小心謹愼，只怕被人出賣了還感謝人家呢。」

施風眠無言的望了望他，然後苦笑著收起桌上那張刺青人皮……

「妳要走了？」春長樂有些詫異。

「我如果還不走，」施風眠冷漠道：「留在這裡像賊般的被你懷疑，那麼你認爲我和豬八戒有什麼兩樣？」

「如果妳是豬八戒，」春長樂輕笑了起來：「我敢肯定是世上最美麗動人的豬八戒。」

施風眠拿起披風，冷冷掃了他一眼：「你以爲你這句話很風趣？」

她已走到門前，而且動手開門……

但是她突又回過頭來。

因爲春長樂叫住她：「如果說我相信妳呢？」

「那我自然留下來跟你再談。」

施風眠望著他：「你爲什麼突然又相信我了？是不是因爲我不像個會說謊的人？」

「不，」春長樂微笑：「愈不像會說謊的人，其實往往最能使人受騙上當。」

「那你爲什麼要相信我？」

「因爲我突然想起了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春長樂緩緩道：「『樂安喜山莊』的地道和密室的問題。」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施風眠茫然。

「這座山莊純粹是我父母專用的避暑山莊，一年四季裡，除了夏天最熱的時候，他們去住上幾天之外，其餘時間絕少去……」春長樂接著說：「連我都很少去，記憶中，在我五歲落成的時候，我去過一次；之後，好像幾年前曾去住過幾天，但是我始終不知道『樂安喜山莊』有地道和密室。」

「你不知道？」施風眠有些驚異。

「我身爲大山幫的少幫主，連我都不知道山莊裡有密室地道，可想而知外人更加不知道了。」春長樂肅穆說：「而妳帶來那張人皮上居然能指出來，由這一點看，顯然並非虛假。」

施風眠走回來坐下，喝了一口酒，望

著他說：「從我爹的留字來看，顯然春長喜不但未死，而且還可能隱藏在山莊的地道密室裡，你說是不是？」

春長樂沒有回答她，他問了另外一個問題：「妳為什麼要把令尊的人皮留字帶來給我看？妳的動機與目的在那裡？」

「你問得很好。」施風眠淡淡一笑：「照你父親的說法，是因為我爹診治春長喜不力，誤下葯方，致使春長喜瘋病加劇墜崖身亡；但是從我爹的密留遺書看來，顯然另有隱情。」

「什麼隱情？」春長樂淡漠問。

「你是個聰明人，」施風眠面無表情：「你其實已經知道是怎麼一回事，為何還要問我？」

「如果你真不知道的話，那麼我就直截了當的告訴你：」施風眠冷冷的接著說：「大半年來，江湖上一直在傳說，你們春家三兄弟為了爭奪未來幫主的繼承權，而勾心鬥角，互相傾軋，春長安因而偕同柳橫波與小黃鶯出走，春長喜則為了自保，只好裝瘋……」

春長樂烏黑的瞳孔閃過一絲寒芒，殺機。

施風眠宛若未見，反而朝他嬌微微的一笑，不慌不忙的說下去：「這件事對你們春家來說，無疑是一件醜聞，令尊令堂為了避免你們兄弟手足相殘，因而設下春長喜『假死之計』；為了逼真起見，故意延聘我爹前往醫治，然後降了一個誤診之罪，殺之滅口，以混淆世人之耳目，不想我爹有先見之明，事先紋刺遺書於身體上……」

春長樂冷冷的打斷她的話：「妳的意思是說，令尊是冤死的囉？」

「最低限度，他是你們春家爭權奪利的替死鬼，也可以說是犧牲品，你不認為是？」施風眠聲音也很冷。

冷沉一笑，春長樂道：「就算是，又如何？妳費了一番心機告訴我這些，目的是否想殺我為妳爹報仇？」

施風眠忽然格格嬌笑起來。

春長樂不禁微皺眉頭。

他這時才注意到，施風眠不穿披風時，渾身上下充滿著誘人的青春氣息，尤其是她此刻笑得花枝亂抖，胸前那兩座成熟豐腴如翠綠小峯的物體，也跟著輕輕顫動起來，顫出了春長樂的遐思與慾念。

「她的確是個令人心動的女人。」春長樂心裡這樣想，咀上卻問了另外一句：「妳笑什麼？」

「我笑，」施風眠停住笑：「是因為你剛才說的那句話令人感到好笑。」

春長樂的眉頭皺得更緊了：「為父報仇是一件好笑的事？」

「為父報仇當然不是件好笑的事，」施風眠抵著唇角：「但是，一個人如果不自量力，硬要去雞蛋碰石頭的話，那麼無疑就是一件非常好笑的事，而且還是一樁非常愚蠢的事。」

春長樂瞇著眼望住她。

他不明白她的意思。

他同時也發現，眼前的女人雖然美麗動人，却也像海底針那般的高深莫測，令人很難在最短時間內瞭解她。

——他從沒有碰見過這種女人，這是第一次。

——任何事的第一次，總是有新鮮感的。

春長樂覺得她很「新鮮」。

施風眠沒有迴避他的眼光，自始至終，她除了讓人覺得她是個美艷動人的女人之外，你還能發現她其實還是個很有個性的女人，勇敢果斷的女人。特別是她說話時的神情，總是流露出一股自信與些許的狂傲：「我如果要為我父親報仇，我應該去找你父親春滿園，所謂冤有頭，債有主，再怎麼樣也不該找你。但是，我如果真的去找你爹報仇，那麼，我將成了怎樣的一個人？」

春長樂輕輕歎了一口氣。

他終於明白她的意思。

——如果施風眠敢找春滿園報仇的話，那麼她的確就成了一個不自量力，雞蛋碰石頭的大笨人。

施風眠不像笨人，她看起來精靈得很。她端起酒杯喝了一口，然後緩緩的又說：「江湖上，不，其實整個世界都一樣，絕對沒有所謂的正義公理，若要說有的話，強權就公理！世界上，自古到今，無論人類怎麼進步，怎麼文明，『公理』永遠都屬於強者，弱者永遠屬於被欺凌的一方。其間或許隨著時代的轉移而方式有所改變，但個中道理是千秋萬世永不變的，就如同我們永遠見不到有能打破石頭的雞蛋一樣，你說是嗎？

春長樂當然說是。

——誰能說不是？

＊　＊　＊

是的，世界上永遠都是強者欺負弱者。

——這不是道理，簡直就是真理！

報仇，當然也一樣，不管你的理由多麼冠冕堂皇、多麼理直氣壯，也絕對脫離不了「弱肉強食」的範疇。

——你除了在神話與童話當中，幾時見過弱者報仇成功的？

——如果報仇成功，那麼弱者就不是弱者了，不也就是「新強者」了嗎？

所以，世界永遠是屬於強者的世界！

這一點，施風眠非常清楚。

她說：「人，本就無『好人』、『壞人』之分，誰是強者，誰就是好人；歷史証明，即使是殺人越貨，無惡不作的強盜土匪，只要他力量夠強、夠大，強大到足以把當今皇帝打垮下去，那麼他不就是新皇帝了嗎？誰敢再說他是『壞人』？你敢麼？」

春長樂不敢。

——誰敢？除非他不要命。

春長樂默默的望著她。

他突然有一個感覺：眼前的女人，不但美麗，而且可怕！

他當然還有一個疑惑：她來找他的真正目的是什麼？

他沒有問。

因為施風眠已說了：「所以我今番來不是為了報仇，因為我是弱者，弱者是永無資格談報仇的，我只想跟你談一項交易。」

「交易？」春長樂覺得很好玩：「什麼交易？」

「在談交易之前，」施風眠眼神灼灼的

○視著春長樂：「你必須先回答我，你是否如傳言中的逼走春長安，以及『逼死』春長喜？」

施風眠這個問題很尖銳，尖銳得足以令春長樂想一刀劈死她！

因爲這是春長樂這生人當中最大的秘密。

——一個永遠不能公開於世的醜陋秘密。

但是他却毫不考慮的點頭承認了。

——只因爲他是强者，如果有必要，他隨時隨地可以將她一刀劈成兩段！

「很好，彼此坦白是成功的第一要件。」施風眠薄薄的咀唇又浮起了一絲美麗的笑意：「現在，我再問你一個問題，你知道你爹殺我父親的眞正原因嗎？」

「那當然是因爲他看出春長喜並沒有瘋之故。」春長樂淡漠的說：「春長喜旣然沒有瘋，那麼他墜崖之死自然也是假的了，你爹發現了這個秘密，因此我爹就殺了他滅口，你爹的遺書不也是這個意思嗎？」

「不錯，的確是這樣：」施風眠說：「但令你爹起殺機的眞正原因却不是這個。」

「是什麼？」

「是因爲他在無意之間偷聽到令尊與令堂的爭吵，才惹來殺身之禍的。」施風眠肅穆的接著說：「春長安的出走，江湖上的傳言是你想殺他，而他只好偕同柳橫波與小黃鶯遠走天涯，你爹消息靈通，自然知道了這件事，而且也判斷出你遲早會對春長喜下手，爲了保護春長喜，因此想出了『裝瘋之計』，後來一想，覺得不妥當，難保你不會再下手，於是，再想出『假死之計』，杜絕你的殺意。但是令堂不同意。因爲春長喜如果裝瘋，將來可以以復原的姿態出現，但假死就不行了，註定春長喜一輩子不能再出現，否則令尊令堂將如何自圓其說？畢竟春長喜的假死，其實和眞死差不多，這對春長喜來說，是相當殘酷的，因此令堂竭力反對『假死之計』……」

一頓，她接著說：「令尊却堅持到底，他認爲人與人之間，一旦爲了『權力鬥爭』而起殺心，則永無休止之日……」

「不錯，」春長樂淡淡接口道：「歷史告訴我們，爲了權位之爭，別說是兄弟殘殺，就是子弒父的例子就不知有多少！像隋煬帝楊廣弒其父隋文帝楊堅簒位；像唐太宗李世民爲爭皇位，不惜弒兄李建成、殺弟李元吉，再逼其父李淵退位……」

他忽然輕嘆了一口氣，喃喃道：「權力鬥爭，就像兩虎相爭，除非是兩敗俱亡，否則不到勝負絕不會停止；我雖無殺虎意，却怕虎有傷人心，我已身不由已，我已無選擇餘地……」

他端起酒杯，一口仰盡，臉上有憂傷之色；但只是那麼驚鴻一瞥，有若曇花一現，立刻消失得無影無踪，他又回復了那三分淡漠、三分冷酷、與三分無情的神色，淡淡道：「妳說下去吧。」

施風眠注視著他：「令堂却哭著反對，她的最大理由是，三個兒子當中，春長喜的年紀最小，而又最酷似她，也最聽她的話，無論如何捨不得他這一生就這樣過著永不見天日的日子。

「於是令尊令堂就爭吵了起來，」施風眠的語音轉沈：「最後，令堂竟然向令尊提出殺你之意……」

施風眠忽然住口。

因她突然發現春長樂的臉色驀然變得像魔鬼般的可怕！

施風眠爲他斟了一杯酒，春長樂一口喝盡，然後又長長的吐了一口氣，淡淡的又說：「說下去。」

——他的冷靜功夫已直逼他父親春滿園。

「沒什麼好說了，」施風眠也爲自己倒了杯酒：「結局當然是令尊勝利，因爲春長喜已被逼假死，不是嗎？我爹就是因爲無意間聽到他們的爭吵，才招來殺身之禍的。」

「還有一點妳沒有說清楚。」春長樂望住她有好一陣子，才又說：「關於剛才妳所說的話，令尊的人皮遺書上並沒有交代，妳爲何知道得這麼詳細？」

施風眠微微一笑。

她忽然站起來背過身去，然後緩緩的脫下水藍色的絲裝，接著又脫下了粉紅色的肚兜……

春長樂的眼睛立刻一亮！

——他看到了施風眠雪白如脂的背脊。

——他從沒有看過這麼美麗的背脊。

他的小腹很自然的昇起了一股慾念。

他同時也在心中昇起了一個問號。

——她突然脫光衣服幹什麼？

春長樂很快就知道。

——施風眠已撕開肚兜，然後又從內裡夾層裡拿出一張比方才更大一點的「人皮」。

「這張是我從我爹右大腿發現的，這裡面寫得很清楚。」施風眠穿上衣服，這才轉過身來，把人皮交給春長樂：「你慢慢看吧。」

＊　＊　＊

人皮上的字密密麻麻，比原先的一張多得很多，但字跡却同樣清楚。

春長樂其實已看完，但他仍假裝在看。

他趁這個機會在想事情。

他想什麼？

——他在想這件事情的眞實可靠性。

照這種情形看，「鬼手神醫」之死本就有幾分蹊蹺，他顯然預知自己會死，所以才偷偷的在自己的身體上紋刺遺書：春滿園雖然殺他滅口，却沒想到他會在自己的皮膚上刺字，所以將他的屍體交還給他的家屬。

施風眠是他的女兒，因此她很自然的發現了這個秘密。

這件事很出奇，但不能說它不可能發生。

世上本就很多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春長樂很快想到了她的母親——石琪。

——她眞是想殺自己嗎？

——世上眞有殺兒子的母親嗎？

——爲什麼沒有？武則天不就殺了嗎？

——而且還連殺兩個呢！

虎毒不食子。

* * *

人或許未必比老虎高明到那裡，但絕大部份的父母也和老虎一樣，都是疼惜自己的子女的。

石琪當然也愛她的三個兒子。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

但是有一點却有相當疑問：

父母固然有愛心，是否也會有「偏心」呢？

其實，你如果瞭解人體生理構造的話，自然就知道人的心本就是偏左邊一點的。

就性質來講，偏心其實也就是私心的意思。

即連道貌岸然的衛道者也不敢否認「人不自私、天誅地滅」這句話。

所以，只要是人，就會有偏心，就會有私心，何止是爲人父母者。你沒有嗎？

——或多或少吧了。

* * *

或許你會產生一個疑問：既然春滿園與石琪夫婦倆已發現春長樂因權力之爭，而萌殺弟之心，難道他們身爲父母者竟無一點解決的辦法？

辦法當然有，而且有很多種。

最直接了當的辦法就是把春長樂叫到跟前面斥一番，或是「曉以大義」，以弭春長樂殺弟之意。

這一點春滿園沒有問題，肯定可以做到，畢竟春長樂還不致於大膽到敢忤逆反抗自己父親的地步；就算他敢，無論如何也不是春滿園的對手，到底春滿園是當今天下第一幫的現任幫主，想擊垮他只怕比登天還難。

然而春滿園却沒有這樣做，而且始終裝作若無其事，從沒找過春長樂提這件事。

爲什麼？

——是他放縱春長樂？

不，他不是個溺愛孩子的父親。

那麼問題究竟在那裡？

問題很多。最大的問題是，他根本事先沒想到會有這件事發生，他壓根兒無法做足防範措施。

事實上，他是在春長安出走之後，隔了一大段時間，江湖第一殺手莫老虎四處散播謠言，才引起他的注意，暗中密查事件的來龍去脈。

莫老虎最後承認這件事是他爲了替花常好「出一口氣」，而想出來的「離間之計」。

至此，他已完全確定春長樂有殺弟之心。

只可惜太遲了。

因爲春長樂無論如何是不肯承認的。

——畢竟春滿園沒有親眼見到他，或是親耳聽到他想殺自己的弟弟。

他很瞭解春長樂的聰明機智，他甚至可以很肯定的猜到他對這件事的說詞，如果他硬要逼春長樂承認的話。他一定會這樣回答春滿園：「如果說我爲了怕春長安搶走我的權位而逼走他，爲什麼不說他爲了與我爭位，而設了一個『苦肉計』？目的是故扮受害者，使爹降罪於我，廢了我的繼位權，那麼他豈非可以順利的成爲您的第一繼承人？」

簡單的一句話，立刻使春長樂由「迫害者」變成「被害者」，誰能反駁他？

當然，你可以說，憑春滿園的權力、財力、人力、物力與能力，難道無法派人秘密盯梢當場抓住他與古如龍等人對話的證據？

能。

春滿園或許不能摘星降月，但這種事他絕對可以做到。

問題是，他抓到了證據又如何？

——春長樂是他的兒子，大兒子，也是他這一生中的第一個兒子！

有人說，做父親的總是最疼第一個兒子。

這句話是否準確？

對春滿園來說，多少是有點準的。他的確比較偏愛春長樂。

只不過他是個聰明人，他當然不會做到太表面化，一眼讓人看出。

他能對自己的兒子怎樣？

廢了他？

殺了他？

你忍心殺自己的兒子？

春滿園不忍。

或許有人會說：「曉以大義不就行了？」

大義？什麼叫大義？

世上有沒有叫「大義」這種東西？

好，就算它有吧。

春滿園對春長樂曉以大義：「孩子，做人之道，居於仁，行於義，豈可做出手足相殘之事？知過能改，善莫大焉，這次爹就算原諒你，希望你……」

不必等他說完，春長樂必然一臉悔恨，甚至痛哭流涕的說：「爹，孩兒知錯了，孩兒謹遵教諭，從今以後一定……」

一定什麼？

接下去，當然是一大堆廢話。

——除了白痴，誰不知道手足不該相殘？

春長樂不是白痴，他比誰都聰明，他當然懂得這個道理，他已經是二十歲的大男人了，怎會不懂得那連三歲孩童都懂得的道理？

除了心智喪失與心理變態的人，誰也不喜歡殺人，何況是殺自己的親生兄弟？

而春長樂之所以這樣做，當然是有他認爲非做不可的理由，豈是空洞的「曉以大義」就能改變他？

何況，當初春滿園爲了奪權，也不惜計殺與自己同打天下的好兄弟秋水藍與夏詩仁，而且也逼走了花常好，他難道不懂得這種行爲其實也不符「居仁行義」的準則？

他懂，當然懂。

他不也做了「懂得不該做、而却偏又非做不可」的事了？

因此，他絕不會笨到去對春長樂「曉以大義」。

在他認爲，某些時候所謂的「大義」，只不過是別人騙自己，或是自己騙人的「廢話」吧了！

所以，他只能保持沈默。

他不想去抓春長樂的證據，因爲那對事情毫無幫助，春長樂肯定是「咀上改過」

，實則「心裡更加激氣」吧了。

而且，萬一弄個不好的話，把事情傳揚出去，豈非「家醜傳千里」了？叫他那張臉往那裏擺？

所以，就算他狠得下心，他也絕不能廢了他或殺了他，因爲如此一來，更加鬧得滿城風雨，「家醜」無論如何是遮掩不住了。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就算他狠心殺了春長樂，春長安會回來嗎？

他是生是死，至今仍是個謎，萬一他已死，再殺個春長樂，豈非一連失去兩個兒子？

這種打擊，只怕春滿園受不了。

因此，春滿園既不能積極的制止這件事發生，於是只好消極的防止它了，乃想出了讓春長喜「詐瘋假死」之計，以避免春長喜遭其毒手。

這，就是春滿園對整個事件的心態。

* * *

春長樂其實也知道自己父親的心態。

但是他絕沒想到自己的母親竟然有殺己之意。

他感到極端駭異。

他驚駭之外，同時還有極强烈的不相信。

可是，等到他冷靜的分析下來，他那股不相信慢慢動搖了。

最主要的原因是：石琪千眞萬確最偏愛春長喜。

偏愛的理由或許如施風眠所說的：春長喜年紀最小，長得模樣最像石琪，而且又最聽她的話……

或許本來天下母親就是偏疼最小的孩子，正所謂「父惜長、母疼幼」。

總之，石琪最偏愛春長喜是事實。

當然，她自然也深愛著春長樂，畢竟他也是她的親生骨肉。

可是，如果春長樂與春長喜讓她選擇的話，那麼她毫無疑問會選擇春長喜。

理由除了是她偏愛春長喜之外，最重要的是她認爲這本就是春長樂的錯，他不該有殺弟之心。

基於這兩點原因，石琪主張殺春長樂，平心而論，不能怪她沒有道理。

* * *

春長樂把眼光移向施風眠的時候，正好施風眠也在靜靜的望著他。

「現在，」春長樂朝她微微一笑：「讓我們來談談妳的交易吧。」

施風眠回他一笑：「你已經知道春長喜未死，你打算怎麼辦？」

「什麼怎麼辦？」

「你不打算殺他？」

「他不是已死了麼？」

「你知道那是假死。」

「妳也知道那和眞的死沒兩樣。」

「不，有一點不一樣。」

「那一點？」

施風眠掠了一下雲鬢，抬動手臂的時候，由於她已無穿肚兜，因此可以很清楚看到她胸前兩座物體在輕輕顫動著，春長樂忍不住把目光往那裡投去。

「如果你相信令堂有殺你之心的話，」施風眠挺了挺胸，說：「那麼春長喜就非得眞死不可。」

「爲什麼？」春長樂的目光仍不肯離開。

「令堂因屈從令尊之意，不得不同意讓春長喜假死，只怕她陽奉陰違，說不定隨時隨地都會佈下殺你的陷阱呢。」

施風眠頓了頓，接著說：「如果有辦法讓春長喜眞死的話，那麼令堂豈非死了這條心？因爲就算她殺死你也不能令她最喜愛的春長喜復生，再說你也是她的兒子，她只好認了，不是嗎？」

春長樂抬起眼光：「我同意妳的說法，只有殺死春長喜才能杜絕我母親對我的殺意；但是若殺春長喜，照目前看來，已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不錯，」施風眠點點頭，高聳的胸脯也跟著「點頭」：「令堂一定將他藏在最隱密、最安全的地方，任何人想殺他都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

春長樂略微沈思：「從妳爹的遺書看來，他之所以知道『樂安喜山莊』有地道密室，顯然他是在那裡爲他『看病』；如果我猜得不錯的話，春長喜極有可能仍被藏匿在那裡。如果是這樣，那就更難下手了。」

「那當然，」施風眠接口：「令尊令堂必然會在那裡佈下最嚴密的安全措施，只怕連蒼蠅都飛不進去。」

春長樂撫了撫面頰，苦笑：「所以說，要讓春長喜眞死，只怕比登天還難。」

「交易就在這裡，」施風眠忽然朝他笑笑：「如果說我有辦法殺他呢？」

「妳有辦法？」春長樂很詫異。

「如果我沒有辦法，那麼我今天來找你豈非白來？」施風眠淡笑著說：「不但白來，只怕還會招來殺身之禍呢。」

春長樂看了她一眼，嘆氣道：「妳果然是個聰明的人。」

一頓，問道：「妳的辦法是什麼？」

* * *

「在我告訴你我的辦法之前，」施風眠睨著他：「你是否應該告訴我，你將會給我什麼好處？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你說是嗎？」

春長樂微微一笑：「妳認爲我應該給妳什麼好處？錢？世上除了錢之外，我想，再也沒有……」

「不，我不爲錢。」施風眠打斷他的話說：「我爹生前留下很多錢給我，我不缺錢用。」

「那妳要什麼？」

「只要你替我做一件事。」

「妳說。」

施風眠望住他：「娶我做老婆。」

「什麼？」春長樂楞住，他以爲他聽錯了，忍不住又問：「妳說什麼？」

施風眠一字一字的說：「我的意思是說，如果我替你殺了春長喜，那麼你就要娶我過門當你的老婆。」

春長樂瞠目結舌。

他忍不住細細打量著施風眠。

他以爲她在開玩笑，或者是喝醉了。

在他確定施風眠不是開玩笑，也沒有喝醉的時候，他忍不住又問了一聲：「這就是妳的交易？」

施風眠冷冷的望著他：「你答不答應？」

「在我回答妳之前，」春長樂舐了舐唇角：「妳是否可以先告訴我，妳為何要提這樁交易？對妳有什麼好處？」

「很簡單，」施風眠緩緩一笑：「我爹既然成了你們春家爭權奪利的犧牲品，我是他女兒，自然也被捲入來了，無論如何我要在你們春家佔有一席之地，否則我爹豈不白死？」

春長樂吃驚的望著她，望了很久。

最後，他終於忍不住搖了搖頭，然後又歎了一口氣，才慢慢啓口道：「我不能不承認，妳是我今生所見過最奇怪的女人。」

「是嗎？」施風眠唇角掛起一絲美麗的微笑。

「為什麼不是？」春長樂撇咀道：「像妳這麼聰明的女人，居然會提出這麼笨的交易，妳不是世上最奇怪的女人是什麼？」

＊ ＊ ＊

施風眠所提出的交易是否眞的很笨？

的確笨。十二萬分的笨。

第一笨是：春長樂絕不可能娶她過門當老婆。

因為誰都知道「鬼手神醫」是死在春滿園手裡，其間恩怨是非不提，對錯曲直也擱在一邊，無論如何總還有一個「仇」字存在，就算下一代人春長樂與施風眠一笑泯恩仇，心無芥蒂，春滿園也絕不會答應讓他們成婚。

誰願意讓自己的兒子娶「仇人」的女兒當媳婦？

這個問題，只怕連白痴都知道。

施風眠竟然提出了這等世上最大的「白痴問題」，豈止是一個「笨」字可以形容的？

她只怕是瘋了吧？

第二笨是：就算春長樂答應她，她殺了春長喜，最後春長樂卻又反悔，她怎麼辦？告他？殺他？只怕她沒被春長樂殺之滅口，已是阿彌陀佛矣。

第三笨是：就算春滿園不反對，春長樂也眞娶了她過門，那麼她豈非一世人受盡天下人恥笑？

——為人子女者，無力為父報仇，情有可原；但如果因貪圖榮華富貴，甘願靦顏執帚侍奉仇人之子為妻，只怕天下最無恥的人都會大罵她無恥了。

施風眠難道不懂得這個道理？

可是她千眞萬確的提出了這樁「笨交易」。

怪不得春長樂被搞迷糊，而大呼她是個奇怪的女人了。

＊ ＊ ＊

施風眠看來酒量不錯，在「尾巴胡同」的時候便喝了不少，現在又飲了不少杯，竟然毫無醉意；不過兩邊本就吹彈得破的粉腮，卻也抹上了一層淡淡的、像晚霞那般迷人的酡紅，在燈光掩映下，更加顯得嬌艷欲滴，令人有一股想衝上去抱住她狂吻的衝動。

春長樂當然也有這股衝動。

但是他沒有動，仍然靜靜的坐著。

——他很想得到眼前這個女人，可是他也知道這個女人絕對不能亂碰。

——他曾經利用天下第一戲子「小黃鶯」殺春長安，所以他知道越是美麗的女人，就是有可能成為殺人的利器。

施風眠是美麗的女人，但却不像是個殺人的女人，她望住春長樂咪咪的一笑，露出了若有若無的小酒窩兒：「別管我是不是個奇怪的女人，其實天下女人本就是一種非常奇怪的動物，很多男人終其一生，至死都不瞭解陪伴他一生的枕邊人呢。」

一頓，她又喝了一口酒，問：「怎樣？你對我的『笨交易』是否有興趣？」

春長樂為她斟上酒：「妳認為我爹會答應我娶妳當媳婦？」

「那不關我事，娶我的人是你，只要你答應就行了。」

「好，如果我現在答應妳，到時我却反悔，妳怎麼辦？」

「那也不關我事，反悔的是你，又不是我，不是嗎？」

春長樂輕笑了起來：「既然妳這麼說，我如果不答應，那我豈不也是個又笨又奇怪的人？」

「你答應了？」施風眠望著他。

「是的，我答應。」春長樂抿抿咀。

「好，我現在就告訴你殺春長喜的方法。」施風眠一口仰盡杯中酒。

＊ ＊ ＊

施風眠用甚麼方法殺春長喜？

她的方法是否有效？

＊ ＊ ＊

施風眠說完之後，春長樂只說了六個字：「很好，我很滿意。」

＊ ＊ ＊

「妳要走了？」施風眠站起來的時候，春長樂問她。

施風眠望門就走，頭也不回：「我們之間的交易已談完，我不走留在這裡幹甚麼？」

「天還沒亮，妳現在走方便嗎？」春長樂望著她的背影，苗條的背影；望著她的腰肢，水蛇的腰肢；望著她的臀部，渾圓的臀部；當然，也望著她的大腿，修長的大腿……他吞了一口口水，喉結微顫：「如果說，我要求妳等天亮時再走，妳肯答應嗎？」

施風眠轉身看他：「天亮走與現在走，橫豎都是走，為甚麼一定要等到天亮才走？有這個必要嗎？」

「有。」春長樂的目光從她高聳的胸脯一直移到平坦的小腹。

「甚麼必要？」施風眠睨著他，薄薄的唇角又掛起一絲微笑，美麗的微笑。

春長樂高突的喉結又顫動起來：「今晚的夜色是否很美？」

「是，是很美。」

「這麼美的夜色，又有妳這麼美的女人陪在身側……」

春長樂停了一下，望住她黑如點漆的眸子，一字一字的說：「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妳是男人，妳會怎樣？」

「我不知道，」施風眠搖搖頭：「因為我不是男人，所以我不知道。」

春長樂只好說了：「如果我邀請妳陪我上床，妳會拒絕嗎？」

「會。」施風眠毫不考慮。

「為甚麼？」春長樂有些失望，不，很

失望。

「我雖然不太瞭解男人，不過有一點我是瞭解的。」施風眠用手攏了一下烏黑的髮絲：「天下男人，不管是任何一種男人，對太易得到手的女人總是不太會珍惜的，你說是嗎？」

春長樂沒有回答。

因爲施風眠說完那句話之後，迷人的背影已如一縷輕煙般的飄出門外。

只留下一股淡淡的幽香。

當然，還留下了春長樂濃濃的懷念與遐想。

＊　＊　＊

春長安此刻也有滿腔的懷念。

他懷念甚麼？

懷念從前的日子。既舒適又風光的日子。

他現在的日子既不舒適，更不風光，所以非常想念從前的日子。

——人，在潦倒落魄、黯淡無光的時候，總是會經常憶起昔日光輝燦爛、美好得意的時光。

特別是在柳橫波懷有兩個月身孕之後，春長安那股懷念也就愈來愈强烈，强烈到變成了不安！

不安？

是的，他不安；很不安。

當初，他爲了顧念手足之情，在知悉春長樂收買「小黃鶯」利用波斯媚葯「黑蒼蠅」毒殺自己之後，毅然偕同柳橫波與鄭寫眞遠走天涯。

他放棄了他應得的財富、名望與權勢地位，除了不願引起兄弟相殘、家醜外揚之外，當然還有一個極重要的原因——柳橫波與鄭寫眞的以身相許。

他眞的很愛柳橫波，也由於鄭寫眞的捨身相救，而對她亦因感激而生愛意，他認爲此生中能得這兩個紅顏知己相伴，夫復何求，於願足矣。

可是，他現在的想法却不同了。

他或許勉强可以默默無聞的活下去，他無話可說，這是他心甘情願的；然而，孩子呢？難道他的孩子也要跟他一樣過著這種像賊般而不能披露身份的日子？

孩子何辜？

他忍心麼？

身爲父親，連最起碼的正常生活都不能給他，這算甚麼父親？

同樣是父母所生的，爲甚麼春長樂就可以舒舒服服、風風光光的過日子？而且肯定他的孩子將來也能過跟他一樣的生活，爲甚麼自己就不行？連自己的孩子都不行？這公平嗎？

忍讓是美德？

它的代價是甚麼？

自己吃苦，老婆跟著吃苦還不夠，竟仍要累及自己的下一代跟著吃苦？

這就是忍讓的代價？

値得嗎？

犧牲這麼大來忍讓春長樂，是否過份了點？

過份的忍讓，不也就是懦弱麼？

不，春長安不是個懦弱的人，也不願意做個懦弱的人！

絕不！

＊　＊　＊

有人說，懷孕中的女人最美，也最快樂。

柳橫波懷孕了。

她眞的比任何時候看起來都要美，可是她並不快樂。

因爲她看得出春長安並不快樂。

她愛他，也瞭解他，她知道他不快樂的原因。

所以她不等春長安開口，主動問他說：「你想回去？」

「妳認爲我該不該回去？」春長安問她。

「我不知道。」柳橫波搖搖頭。

「爲甚麼妳不肯替我出主意？」春長安有些不高興。

「不是我不肯，」柳橫波朝他溫柔一笑：「你知道你如果回去的後果嗎？」

「知道，」春長安面無表情道：「後果是：不是我殺了春長樂，就是春長樂殺了我。」

「這麼重大的事情，我在驪山溫泉的時候，就說過不敢替你出主意，不是嗎？」

「這裡不是驪山溫泉！」春長安忽然咆哮起來，聲音之大，令到一旁的鄭寫眞也嚇了一大跳，在她們的印象裡，春長安從沒有對她們這樣疾言厲色過：「這裡是鳥不生蛋、狗不拉屎的地方，難道我們眞要在這種地方過一輩子？」

柳橫波與鄭寫眞都沒有說話。

她們不知道該說些甚麼。

她們其實比誰都不願意在這又窮破、又冷僻的鬼地方過日子。

可是她們不敢說。

只因爲她們都是善良的女人。

他們不敢慫慂自己的丈夫去殺他的親兄弟。

——自古以來，以後也一定是，善良的人總是要比一般人來得吃虧些。

「我知道，妳們愛我，妳們肯跟我吃苦，」春長安眼角有淚：「可是，我們的孩子呢？難道妳們不認爲我們太對不起他了麼？孩子永遠是無罪的，他爲甚麼要跟著我們受苦？只因爲我們的忍讓？只因爲我們的懦弱？妳們爲甚麼不鼓勵我回去？就算我死了，也勝過在這裡偷偷摸摸的過一世，不是嗎？」

柳橫波握住他的手，緊緊的，眸光堅定，語音也堅定：「我說過，無論你怎麼做，我都將全力支持你，這句話永遠有效！」

鄭寫眞溫柔的拭去他的淚痕，聲音依然那麼嬌，那麼甜，就像會唱歌的小黃鶯：「放膽去做吧，無論你做甚麼，我都不會離開你一步，除非我死！」

春長安一把抱住她們，淚如泉湧：「當年魏文帝曹丕逼殺其弟東阿王曹植時，尚且還讓曹植有『七步成詩』的機會，春長樂呢？他給我甚麼機會？若不是妳們，我早已屍骨寒爛，臭名滿天下了，他連讓我死後的名譽都不肯留給我，他的『相煎』早超過了十萬火急！我的忍讓是錯誤的、懦弱的，我不願意再痛苦下去，也不願意讓妳們痛苦下去，更不願意讓我們的下一代痛苦下去！」

柳橫波與鄭寫眞仰臉望著他時，看到

他淚光有一抹寒光閃過！

可怕的寒光。

可怕的殺機。

春長安決定不再過逃亡的生活。因爲逃亡的日子實在不好過。

但是蘇雪林，那個不願守活寡的可憐女人，却仍在過著這種悽慘的日子。

她能逃到幾時？

她究竟逃到那裡去了？

* * *

古如龍除了頭腦冷靜，心思細密、與及善於察言觀色隨機應變之外，還有一個很好的長處——守時。

——他踏入春長樂的房間時，正好是午時，一點也不差。

——他也依照春長樂的吩咐，單獨一個人前來。

春長樂很滿意，他喜歡聽話的人。

坐定之後，古如龍問：「聽說昨夜你偕同一名很漂亮的女人上『尾巴胡同』，而且還把『四不像』教訓了一頓？」

「你的消息總是這麼靈通。」春長樂淡淡道：「你還聽了些甚麼？」

「還聽了你和那女人的事。」

「甚麼事？」春長樂望住他。

古如龍含笑回答：「說你身手俐落，武功高强，和靄可親，出手大方；說那名女人美艷青春，身材姣美，有若天上仙女。」

春長樂笑，很開心的笑。

他吩咐隨從擺上一桌豐盛的酒席。人在心情好的時候，通常都是胃口大開，春長樂今天吃得特別多。

古如龍當然懂得這個道理。

因之他也特別開心。

送上飯後甜食之際，春長樂命侍從退下，問古如龍：「你有甚麼話要對我說？」

古如龍用餐巾拭了拭唇角：「就是關於善後的問題。」

春長樂靜靜的望著他。

「獵人在打完獵的時候，就應該把弓箭收起來；」古如龍說：「同樣道理，一個人如果在偷吃完東西之後，就應該記得把咀巴擦乾淨，否則很容易被人發現，這就是善後問題。」

春長樂輕輕舀動著銀耳蓮子湯：「你的話很有道理。」

「現在，你如果眞肯放棄柳橫波的話，」古如龍放下銀匙：「接下來是不是應該進行善後工作了？」

春長樂低垂眉睫，端碗就口，以口就湯……

他喝得很慢。

古如龍不說話，靜靜的望著他。

室內突然安靜下來，只聽得輕微的喝湯聲。

湯其實不多，可是春長樂却喝了很久。

他實際上是藉這個機會在考慮事情。考慮得相當多。

第一件事是：

——他放得下柳橫波嗎？誰都知道她是「武林第一花」，他暗戀她很久。

他在想這件事時，不期然的又想起了另外一個人——施鳳眠。

——她或許比不上柳橫波，但絕不比她遜色多少，特別是她那光滑如玉的背脊，至今仍令春長樂整日遐思慾想不止。

第二件事是：

——如果決定放棄柳橫波，那麼就應該著手進行「善後問題」了。

——可是，這件事能交給古如龍做嗎？

他不也是「善後」的對象之一嗎？

——他自動提出來，是否在試探自己有殺他們滅口之意？

春長樂沉吟不決。

這本就是相當棘手之事。

但是再棘手之事也得有個決定，拖延總不是辦法，何況目前已到了不能拖延的地步。

因爲古如龍已主動的提出來了。

春長樂放下湯碗的時候，心中已有了個決定，同時臉上也有了一絲笑容。

他第一句話說：「我已決定放棄柳橫波。」

古如龍以點頭代替回答。

第二句話是：「你已想好了殺他們的方法？」

古如龍只回答了兩個字：「是的。」

第三句話是：「你不担心我以後連你也殺了嗎？」

古如龍只是笑了一笑，然後又搖了搖頭。

春長樂不懂他的意思，忍不住問：「你爲甚麼不說話？」

古如龍歎了一口氣，這才緩緩道：「我自然擔心你在我殺了秦充、梁不文與呂曉隆之後，再派人暗殺我滅口。其實，在一開始介入這件事時，我心裡便有數，你絕不會留下活口，以免洩露秘密，換了是我，我想我肯定也會這麼做，畢竟這種秘密被太多人知道，無論如何是件很不好的事……」

「既然你心裡早就有數，」春長樂打斷他的話：「爲何你肯答應帮我殺春長安？」

「我能不答應麼？」古如龍苦笑：「你既然把意圖告訴我們，等於也就知道了你的秘密，如果不答應，你能讓我們活下去嗎？」

「的確，一個人如果知道了一些不該知道的事，往往會招來殺身之禍的，你很聰明……」春長樂頓了頓，接著問：「既然如此，你爲何還要替我殺他們？」

古如龍緩緩道：「世上有很多鬥爭，而最殘酷無情的莫過於權力鬥爭，而其中最慘烈的無疑是權勢之家的『宮庭鬥爭』，這種鬥爭的最大特色是，往往要犧牲很多的替死鬼，很多不相干的人都會被捲入漩渦，而且到頭來會死得不明不白……」

他喝了一口茶，然後淡淡接下去：「這種例子，說三天三夜也說不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大破金兵的岳飛，人們都說他是死在奸相秦檜手裡，其實這是很不公平的，個中原因應該是宋高宗懼怕金人將他父親徽宗、以及他兄長宋欽宗放回來。果眞如此，那他的皇帝就幹不成了。因此暗中與金人談妥條件，金人不放他兄長，宋高宗則答應殺岳飛，却把責任推在秦檜身上。這場權力鬥爭，被稱爲救國英雄的岳飛成了犧牲品，臭名滿天下的秦檜，其實不也是個替死鬼嗎？」



春長安不願過着避世的生活，計劃與妻妾重回老家。

「我之所以提這段故事，無非是指出權力鬥爭是不講是非的，父子、兄弟、敵人、朋友、功臣等等，一切都可以拋棄，完全只講『利害』兩個字。誰對已有利，敵人都可以變成朋友；誰對已有害，父子兄弟、妻子情人、朋友功臣，也都可以變成敵人。」古如龍微吐一口氣，接道：「因此當我身不由己的介入你們春家的權力鬥爭時，我心裡已有準備，無論我怎麼擔心都沒有用的，因爲我根本就逃不出這個漩渦！所以，我已無選擇的餘地，我只能勇往直前的爲你做任何事，直到你認爲我已無利用價值爲止。」

春長樂歎了一口氣。

再歎氣。

三歎氣。

一連歎了三口氣。

——第一口氣是歎古如龍之精明先見。

——第二口氣是歎權力鬥爭的可怕與無奈。

——第三歎呢？歎甚麼？

——歎古如龍的「妙喻」。

精忠岳飛爲宋家王朝打天下，到頭來宋高宗趙構却假秦檜之手要了岳飛的命。

秦充、梁不文與呂曉隆爲春長樂賣命，結果却假古如龍之手殺之滅口。

——這情景，不等於春長樂是宋高宗，秦充、梁不文與呂曉隆是岳飛，而古如龍就是秦檜了嗎？

——如果是這樣，春長樂就不該殺古如龍了，因爲宋高宗並沒有殺秦檜。

——這個意思也就是說，春長樂無論如何都該留一個精明能幹的人在身邊，就像宋高宗留了一個替死鬼頂罪的秦檜一樣。

古如龍無疑是個「知說」人，而春長樂顯然也是個「知聽」人，因此春長樂臉上露出一絲笑容之時，古如龍同時也放下了心中的一塊大石。

——因爲他已確是在春長樂這一笑，他項上這顆人頭其實已穩穩保住。

* * *

「現在，」春長樂微笑著問：「你打算如何處理那三個『精忠岳飛』呢？莫非你也要連下『十二道金牌』麼？」

古如龍含笑回答：「不，只須要三道金牌就可以了。」

「那三道？」

「三個波斯男人。」

春長樂不懂他的意思。

古如龍解釋：「這三個波斯男人當然是精挑細選、嫩白細肉的『鬼佬孌童』。」

「你想利用『男色』殺他們？」春長樂很吃驚，也很感興趣。

「利用女色殺人已不稀奇了，」古如龍點點頭道：「上次我們利用『小黃鶯』殺春長安，我們如果再用女色殺他們，只怕不能得手。」

「有後患麼？」

「絕不露出痕跡。」

「哦，」春長樂很好奇：「怎麼個不露痕跡？是不是那『鬼佬孌童』有武功？」

「不，」古如龍搖頭：「靠武功殺人已落伍了，再說他們的武功都很高強，最起碼都不是泛泛之輩，小孌童縱算有武功，

也絕殺不了他們。」

「小變童既無武功，如何殺人？」春長樂問：「莫非又是波斯媚葯『黑蒼蠅』？」

「不是，」古如龍仍然搖頭：「『黑蒼蠅』乃波斯一位異人之特製媚葯，我因緣際會得到一小瓶。上次爲了殺春長安，最先試驗給你看，用去了三分之一；後來又試驗給『小黃鶯』看，又用去了三份一；留下三分一全給『小黃鶯』拿去殺春長安，現在已經沒有那種媚葯了。」

「那小變童如何殺他們？」春長樂大感疑惑：「總不會是他們的屁股會殺人吧？」

「你說對了，」古如龍竟然點頭道：「就是要他們死在小變童的屁股上。」

春長樂傻住。

——世上居然有人的屁股能殺人的？誰相信？

春長樂不相信。

「差不多半年前，有一個波斯商賈向我買一批絲料的時候，他告訴我在他的國家正流行著一種怪病。」古如龍緩緩的說：「他們波斯語稱之爲『愛髭病』……」

「愛髭病？」春長樂聽都沒聽說過，忍不住打斷他的話：「甚麼叫愛髭病？」

「就是男人玩男人的花柳病。」

「花柳病？」

春長樂笑了起來：「男人玩男人也會得花柳病？這倒是我第一次聽到。」

「我也是第一次聽到，」古如龍說：「據說得這種病的人，除了全身潰爛而死之外，任你是華陀再世也救不了。」

「那豈不是絕症了嗎？」

「如果不是絕症，如何能殺得了他們？」

春長樂驚訝道：「你的意思是說，利用波斯變童讓他們得到愛髭病？」

「不錯，」古如龍頷首：「只要他們得到那絕症，不就死定了嗎？而且這種死法，只怕誰都不知道他們是怎麼死的，再高明的大夫也只能說他們死於怪病吧了；這種殺人方法，只怕連他們本身都無法明白是怎麼死的，更不用担心會留下後患。」

春長樂一臉驚異：「這簡直令人難以置信。」

古如龍微微一笑：「我早就料到遲早要結果他們，因此我就利用這個機會，要找那位波斯朋友再來中土之時，特別帶來三個染有愛髭病的變童……」

不等他說完，春長樂又是輕輕歎了口氣。

他只歎了一口氣。

可是他這一歎，却比方才的連續三歎意味更多、更深、更遠、更長、也更複雜！

其中一項是：

——古如龍的確是「殺人高手」，留這種人在身邊替自己殺想殺的人，固然好用得很；可是，對這種人豈非也是「防不勝防」？萬一他又想出了更高明的殺人手法來對付自己，怎麼辦？

春長樂當然不會露出痕跡。

——他已不敢再在古如龍面前露出任何神色表情。

他同時發現：

——不被人瞭解固然是一件痛苦的事，可是太被人瞭解的話，無疑也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

——特別是像古如龍這種人！

* * *

因此，他並沒有將昨夜與施風眠「交易」之事告訴古如龍，當然也沒說出春長喜未死之事。

——讓古如龍知道得越少，春長樂便越有安全的感覺。

古如龍臨走的時候，春長樂補問了幾個問題。

「那波斯變童已經送來了嗎？」

「就是因爲已經送來了，我才會用這個方法殺他們。」

「你能確定他們會對鬼佬變童有興趣？」

古如龍顯得很有自信：「昨夜，我特別安排了江南小變童讓他們開齋，目的就是使他們對男色產生興趣；而男色這種東西很奇怪，一旦喜歡上，就像抽罌粟煙一樣，很快就會玩上癮來，從昨夜的情形看來，他們顯然玩出興趣來了，而且還約定今天晚上再來呢。」

微一頓，他續道：「人都有貪新好奇之心，不獨是對女色，男色亦然，因此我打算再讓他們再玩一兩次江南變童之後，再推出波斯變童。」

「你肯定那三個小鬼基佬有愛髭病？」

「不會錯，我那位朋友告訴過我有關那種病的初發特徵，我已從他們身上發現。」古如龍接著說：「據他說，罹染愛髭病者，通常活不過半年，因此這件事我們不能拖太久，必須要在波斯變童身體明顯潰爛以前，把他們送到秦充他們懷裡。」

春長樂沈吟了一下：「他們會不會發現波斯變童有病？」

「不可能，」古如龍很肯定回答：「畢竟他們沒聽說過那種病，怎會看得出來，這一點是可以絕對放心的；肯定他們會以鬼佬變童新奇有趣，大加享受還來不及，那會想那麼多？」

春長樂點點頭，停了一下，又問：「這二個波斯變童花了你很多錢吧？」

「比那些『白玉綿團花』還貴，」古如龍笑著說：「男色本就比女色來得不易，何況還得帶病的，那就更加難找了，他們足足花了我一大批上等茶葉與一大批特等天蠶絲料。」

「我知道你花的錢是小事，最主要是你花的心思與腦筋；」春長樂點頭：「我喜歡有腦筋的人，因爲我知道腦筋是無價的。」

說著，他從袍袖裡取出一個錦囊絲袋：「這是我父親在我二十歲生辰時候送我的天池玉石，名叫『貓兒眼』，你喜歡吧？」

春長樂從錦囊絲袋裡掏出「貓兒眼」時，古如龍那張本不太露出喜怒哀樂的臉，頓時蒙上一層驚喜：「貓兒眼？它可是價值連城的寶貝呢，世上有幾個人不喜歡？我當然喜歡啦。」

把「貓兒眼」放回絲袋，春長樂淡淡一笑：「你既然喜歡，那麼它就是你的了。」

「我的？」古如龍眨眨眼：「你的意思是說要把它送給我？」

春長樂已把錦囊絲袋放到他手上。

古如龍大喜：「這麼貴重的東西，我只怕……」

春長樂微笑著打斷他的話：「你應該得到，你是我最欣賞而又最信任的『親密戰友』，等我接掌大山幫時，你得到的將會比這更多，更多……」

古如龍臉上感激之色，堆得像山一樣高：「今生今世，我古如龍定當全力以赴，萬死不辭！」

眞眞假假人鬼聯婚

今天的天氣很奇怪，一早就頂了個大太陽，原本以爲將會是個大熱天，到近午時却又飄來一層層的烏雲，可是却又不下雨，只吹著陣陣不大不小的風。

將雨未雨。

好個陰涼的將雨未雨天。

春長樂向來喜歡這種天氣，所以他今天心情顯得特別好。

其實就算今天是壞天氣，他的心情也會很好的。

因爲今天大清早，古如龍就笑咪咪的對他說：秦充、梁不文與呂曉隆已經迷上那三個波斯變童了。

其實就算今天古如龍不來告訴他這個消息，他的心情也會很好的。

因爲他已經知道蘇雪林被抓到了。

——蘇雪林被抓到和他有什麼關係？

——他爲何高興？

* * *

蘇雪林被抓到和春長樂不僅有關係，而且還是非常大的關係，否則他怎會這樣高興？

* * *

人實在是一種很奇怪的東西。

當初不管你如何指天發誓一定要這樣這樣，或是非得那樣那樣不可，可是到頭來，往往既不是這樣，也不是那樣。

蘇雪林的情形就是如此。

當初她抗拒她父親蘇可染將自己送到大山幫守活寡而離家出走時，即下定決心這生人絕不再回家，寧可在外面餓死也不願「嫁」到春家當「守活寡的新娘」。可是，日子一久了，苦頭吃多了，信心也動搖了，想法也改變了，於是也就自動回家了。

人總是愛面子的，蘇雪林也一樣，她當然不好意思自動回家，她是在一個「明知會被發現的地方而被發現的」；也就是說，她故意在「點睛樓」的勢力範圍出現，然後再被「點睛樓」的人「抓」回去。

而且在她被送回「點睛樓」她父母身邊，然後再「嫁」到大山幫時，始終是低著頭，悶聲不哼。

——這當然是表示她實在沒辦法才被「嫁」到春家的。

這對蘇可染來說，這可是他攀龍附鳳的大好機會，才不管她有辦法沒辦法，很快的，在最短的日子裡，就來了個別開生面的「人鬼聯婚」，硬生生的將她往春家的大冰坑裡送。

——人嫁給鬼，眞是他媽的活見鬼。

這，當然在江湖上引起了大轟動。

可笑的是，婚禮居然比人娶人還要隆重盛大。

——人不如鬼，做鬼勝過做人，你能否認？

不過，有一點的確是不能否認的：參加婚禮的客人在送上賀儀的同時，心裡也一定在大罵蘇可染的可恥，以及春滿園的不仁。

春滿園不是笨人，他當然心裡有數。

——只因爲他實在有說不出的苦衷。

* * *

苦衷，就像是你臉上的青春痘，一生當中，總難免是會有那麼幾顆的。

特別是像春滿園這種「大人物」，他的苦衷自然也要比一般人來得苦、來得多，也來得大。

就拿「鬼娶新娘」這件事來說，雖然本就屬於「優良文化」的傳統之一，並不是他春滿園始作俑者最先獨創，但這畢竟是無知迷信的人才做得出來的事，春滿園乃堂堂武林豪傑，江湖大佬，竟也跟鄉夫愚婦一般，做出令人哭也不是，笑也不是的「鬼娶老婆」鮮事，實乃一肚子苦水沒處訴也。

他的苦處有誰知道？

春長樂知道。

——人鬼聯婚是眞，守活寡是假。

——因爲春長喜未死，蘇雪林必然會被送到「樂安喜山莊」與他洞房。

* * *

其實這件事是石琪提出來的。

她的目的當然是爲了春長喜著想。她希望蘇雪林能陪伴著春長喜渡過空寂而難耐的日子，這或許對春長喜痛苦的心靈有所幫助。

因此春滿園雖然反對這樁令人啼笑皆非而又極不人道的「人鬼聯婚」，石琪說什麼都要堅持到底。

至於蘇可染，他本就拿自己女兒的幸福當自己的墊脚石，那管他人不人道，更不管天下人之恥笑，一口就應承了「人嫁鬼」的混帳事。

春滿園雖有千萬個不願意，也只好答應了下來。

這，就是他的苦衷。

* * *

一個年輕貌美的女人，活生生的「嫁」給鬼當老婆，當然是高興不起來的。

蘇雪林被七彩大轎抬到春家時，臉上一點笑容也沒有，冷漠得像一塊冰。

但是，等到石琪告訴她春長喜沒死時，她總算有了一絲笑容。

石琪很耐心的說，一五一十的把春長喜假死的個中原委說給蘇雪林聽了之後，柔聲問她：「我們之所以這樣做，實在是事出無奈，妳肯保守這個秘密麼？」

蘇雪林點點頭。

——她敢不保守秘密嗎？

* * *

在一個風和日麗，陽光燦爛的下午，蘇雪林在春滿園與石琪的親身陪同下，來到了巍峩美麗的「樂安喜山莊」。

她果然在一個極隱密而又極爲舒適豪華的地道密室裡見到了春長喜。

當然，當天晚上她就與春長喜圓房。

* * *

他們洞房的時候，春滿園夫妻倆自然仍留在山莊上沒走。

他們心情的複雜與感慨萬千是可想而

知的。

「眞沒想到，我們的第一個媳婦竟是用這種方式娶過門的。」石琪平素很少喝酒，今天可眞喝了不少，美艷仍存的臉孔多添了一抹酡紅。

春滿園喝得更多，微顯醉意的長歎一口氣，苦笑道：「兒子娶媳婦，本該是件大喜事，我們夫婦倆却在此擧杯對愁眠……」

石琪冷冷打斷他的話：「要是當初你肯聽我的話殺了春長樂，肯定就不會有今天這種事了，不但不需要弄得春長喜一輩子見不得光，只怕連春長安也回來了都說不定……」

她一口仰盡一大杯酒，顯得有些激動的接著說：「你這個人什麼都好，就是遇事不夠果決明斷，老是心存婦人之仁，當初如果不留花常好一條活路，那麼也就不會跑出一個莫老虎來，也就不會弄得春長樂上當受騙，搞得他殺心大起……」

「妳現在提那件事有什麼作用?」春滿園略顯不快的截斷她的話：「事情都已經發生到這種地步了，妳老提從前的事，豈非太慢了?」

石琪一時抑制不住心中的悲痛，隱約現有魚尾紋的眼角泛起一片淚光，哽聲道：「可憐的春長喜，要不是有個狠心的哥哥，他今天該是多麼風光，多麼快樂……」

話落一半，忍不住伏案飲泣。

她兀自喃喃哭訴著：「還有我那個可憐的春長安，他究竟現在在那裡?究竟是死是活?如果不是春長樂這個畜牲，只怕他也把『武林第一花』柳橫波娶過門來了，誰都知道他們郎才女貌，是世界上最登對的情人，如果今天的婚禮是他們的，我想，全天下的人都要羨慕死了，至少要好過這令人作嘔的人鬼聯婚百倍萬倍……」

說到後來，她已泣不成聲。

春滿園一臉痛苦之色，遞了條絲巾給她：「今天是長喜的大喜日子，妳快把眼淚擦乾吧。」

石琪一面拭淚，一面又流著眼淚說：「你常說我偏疼長喜，我承認；你呢?從這一件事一開始發生，你其實早已懷疑是春長樂搞的鬼，因而並不積極的派人尋找春長安的下落，理由是怕把他找回來之後，深恐他們兄弟互相殘殺，然後又把春長喜弄成假死人，其實你眞正的目的無非是在幫春長樂的忙吧了，你以為我不知道你心中實際上一直都在偏袒着春長樂?」

春滿園痛苦的低下頭去：「我或許袒護他，但他無論如何是我們的大兒子，我怎麼下得了手殺他?」

石琪淚眼汪汪的瞪視著他：「春長安與春長喜同樣是你親生的兒子，難道你就忍心眼睜睜看他們過著一輩子生不如死的日子?」

「我當然不忍心!」春滿園抱住頭，用一種想哭的聲音說：「但是事情已到了這種地步，我們還有什麼辦法呢?一切不都太遲了嗎?」

「並不遲，」石琪冷冷的說：「只要你拿得起放得下，立刻殺了春長樂，然後將其罪行公諸天下，那麼春長安就會回來了，而且春長喜也就不用躲在暗無天日的地道密室了。殺了春長樂，我們雖然失去了一個兒子，但我們也因此而救回了兩個兒子!你不認為這是很值得的事嗎?」

春滿園搖頭：「這樣一來，整個醜聞豈不傳遍天下，受盡衆人恥笑了麼?」

「這個節骨眼上，已經不能再顧面子了。」石琪冷沈道：「世上那個人沒有醜聞?讓人笑又如何?我們今天這個人鬼聯婚不也受人譏笑嗎?那又怎樣?大山幫還是大山幫，還不是像一座大山那樣屹立著?誰能將我們怎樣?當年武則天殺了她兩個兒子，還不是照樣做她的周皇帝?這個世界，別說是殺兒子，就是殺父親而當上皇帝的就不知有多少，強權是公理，只要你是強者，白的就能變黑的，錯的也能變成對的，對嗎?」

「這個道理我知道，」春滿園抬頭歎氣道：「萬一我們殺了春長樂而春長安又不回來，那豈不弄巧反拙，反而憑白再失去一個兒子?」

「三個兒子當中，就是春長安最出色，我想他不會這麼簡單就死掉的。」石琪逼視著他：「春長樂一天不死，他就一天不會回來，無論如何你總得試試，如果春長安能回來當你的繼承人，肯定會强過春長樂……」

「不能!」春滿園打斷他的話：「這種事怎能試?簡直是拿自己兒子的生命在開玩笑!」

石琪張口欲言，春滿園不讓她說下去：「今天到此為止，我不想再談論這件事!」

石琪只好垂首不語。

整個室內立刻一片靜寂。

只聽得窗外風吹樹梢聲，以及花間蟲鳴聲。

不，還有一聲慘叫聲!

這聲慘叫聲其實非常細微，你如果不是耳力特別好的話，絕難聽得到，春滿園武功蓋世，無論是內力、眼力、耳力都絕對是一流的，他當然聽到了!

他的臉色忽然大變!

因為他很確定那慘叫聲是來自地道密室裡，而且那慘叫聲他也非常熟悉。

——春長喜的慘叫聲!

他已以最快的速度拉著石琪奔向地道密室……

＊　＊　＊

人有三急。

狡兔有三窟。

人比兔子還要狡猾，因此人不只三窟。

特別是像春滿園這種大人物，基於安全理由，只怕有好幾十窟吧，「樂安喜山莊」下的地道密室不過是其中之一。

以春滿園的財力物力，所建的「緊急臨時避難所」自然要比一般人的居家住所來得更好，這一點是不用說的；只是一點是沒想到，自己暗中設計的地道密室，原來是供自己有朝一日緊急避難用的，想不到却讓自己的最小兒子春長喜用上了。

然而還有更想不到的事：這本被春滿園認為是最安全、最嚴密的地道密室，竟然不管用了!

——當他們火速奔到春長喜的密室時，只見他已倒臥在血泊中!

誰？

誰能進入這麼嚴密隱蔽的地道來殺他？

當然是蘇雪林！

——因爲她就站在春長喜身旁，而且手上正提著一把亮晃晃而沾滿血跡的小刀。

春滿園與石琪是見過無數大場面的人，他們的反應當然很快——春滿園已撲向蘇雪林，石琪則衝向春長喜。

蘇雪林似乎是有自知之明，她看起來一點也沒有逃走的意思，而且根本也沒有反抗的意思，春滿園比喝冷粥還要容易的奪下她手中的刀，而且也非常輕易的點住了她的穴道，然後又回過頭來看春長喜……

石琪是個臨事不慌，非常冷沉鎮靜的女人，她當年就是靠這副膽色殺了夏詩仁、秋水藍，與及本是春滿園最愛的女人羅香綺。她很快的查視了一遍春長喜的傷勢，眉宇間透出了一股喜色：「還好，沒傷著要害，快，快把你身上的金創藥拿來！」

她一面對著春滿園催道，一面爲春長喜點住了幾處重要穴道，防止他失血過多；春滿園拿着藥膏，然後找了塊乾淨的布，拭淨春長喜胸前的傷口，再小心翼翼的敷上創藥……

兩夫妻分工合作，不過盞茶功夫已全部搞好，把春長喜傷口包紮好，並置放在床上讓他安睡休息，竟然沒驚動半個山莊裡的人。

人是救到了，但卻並不表示事情已完結。

春滿園解開蘇雪林部份穴道，讓她能夠從地上站起來，而且還能張口說話；春滿園的第一句話當然是問她：「妳爲什麼要殺他？」

蘇雪林臉上除了一片淡漠之外，毫無表情，連語音都極爲生硬：「我本來就是來殺他的。」

「爲什麼？」春滿園大惑不解，他心中暗忖或許春長喜初經人道，不懂憐香惜玉而激怒了蘇雪林。「你倆已是夫妻了，做老婆的怎能殺老公？」

蘇雪林冷冷道：「我不是他老婆，我也不是蘇雪林。」

石琪霍然而起：「妳的聲音不是蘇雪林的聲音，妳是誰？」

話聲中，她已玉掌翻飛，快若流星的抓向蘇雪林面門，手影掠過，一張極爲精緻的人皮面具從蘇雪林的臉上被剝下……

＊　＊　＊

石琪又驚又怒，甩手就是一記又狠又重的耳光，打得那名女人唇鼻噴血：「怪不得妳自進春家大門來一句話都不肯說，我道是妳心裡不高興，原來妳是冒牌貨，說！妳是誰？爲什麼要殺我兒子？」

那名女人微垂著蓬首亂髮，用眼角冷冷的睨著石琪，然後呸的一聲吐了一口的血水，冷冷道：「我只是一個爲錢賣命的女殺手，妳如果敢再動我一下的話，我保証無論妳問我什麼話，妳都聽不到我說一個字，不相信妳試試看！」

石琪果然不敢再打她，冰寒的臉孔擠出一絲笑容：「好，如果妳肯合作的話，我或許不一定會饒恕妳，但我保証會讓妳死個痛快，否則我必定會讓妳嚐嚐死後不敢再做人的機會，妳懂了麼？」

「懂，」女殺手顯得很識相的點了點頭：「如果妳肯給我一個痛快，那麼我就跟妳合作，妳問吧，只要我知道的，我就告訴妳。」

「很好，識相的人總是不吃眼前虧，通常也是屬於能活得長久的人。」石琪很滿意，竟然端了張椅子讓她坐下，然後開始問：「誰要妳殺人的？」

女殺手冷冷應道：「春長樂。」

「妳胡說！」春滿園怒叱一聲，斗大的拳頭已飛到她面門。

他出手如電，這一拳如果揍下去，恐怕那名女殺手不死也只剩半條命了。

可惜他這一拳並沒有打下去。

因爲石琪已冷冷的攔住他的拳頭，而且也冷冷的瞪著他說：「春滿園，你什麼時候變得這麼沉不住氣了？怎麼？在我面前，你也想殺人滅口？」

春滿園青筋怒突，額角冒著豆大的汗珠：「這怎麼不是胡說，春長樂並不知道春長喜未死，他怎有可能派人來殺他？」

「你怎麼知道他不知道？」石琪冷眼斜睨著他：「你袒護得未免太離譜了吧！」

春滿園張了張咀巴，却又一句話都說不上來，只好狠狠的瞪了那名女殺手一眼，寒聲道：「妳如果敢有一句虛言的話，告訴妳，我可會一刀一刀的剝下妳的皮來，而且還會把妳餵給狗吃！」

「我當然說的是實話，」女殺手面無表情道：「殺人者人恒殺之，我既已落在你們手裡，心知難逃一死，我之所以肯合作，只不過求你們讓我痛快一死而已，否則我又何必費這麼多口舌跟你們說這麼多？」

石琪爲免春滿園節外生枝，已接著問道：「這整個事情看來，蘇雪林並非眞的離家出走，而是妳們綁走了她，然後將她殺死，剝下她的面皮，再複製她的人皮面具之後，便喬裝成她故意被『點睛樓』的人抓回去，最後裝成萬分不情願的被迫嫁過來，最終目的就是想殺春長喜，我說得對不對？」

女殺手皮笑肉不笑的牽動了一下唇角：「跟妳這種聰明人說話有一個好處，可以免去很多不必要的口舌；妳說得不僅對，簡直就是對極了。」

一頓，冷硬的問了一聲：「妳還有什麼要問的嗎？」

「沒有了。」石琪冷漠的搖了一下頭。

「那麼，」女殺手望住她：「妳就遵照妳的諾言，給我一個痛快一死吧。」

「才沒有這麼容易，」春滿園怒瞪著她」：「誰能相信妳一面之詞，最起碼……」

話落一半，他忽然住口不說。

因爲石琪突然單手一揚，袍袖裡射出了兩點快如白駒過隙的寒芒，宛如兩條毒蛇般的噬向女殺手的咽喉！

春滿園大驚失色。

他料不到石琪會突然出手，因而想攔阻已來不及，那兩點寒芒已一絲不差的射入了女殺手的咽喉！

兩道血光激起。

女殺手連哼都沒哼一聲，便連人帶椅的栽了過去。

——石琪果然沒有食言，女殺手死得痛快無比。

春滿園不死心的跑前去摸了一下女殺手的鼻口，發現她業已氣絕之後，不禁怒瞪石琪道：「妳為什麼這麼快就結果了她？難道妳不認為應該留下她與春長樂對質嗎？妳……」

「你幾時變得這麼笨了？」石琪冷冷堵住他的話頭：「對質有什麼用？春長樂肯承認嗎？好，就算他肯承認，那又怎樣？難道你殺了他不成？你捨得？」

春滿園啞口無言。

——他絕對捨不得殺春長樂，那是他這一生中第一個叫他「爹」的兒子，他怎下得了手？

春滿園痛苦的跌坐在椅上，心如刀割，恨不得立刻死去……

石琪沒有再開口，也沒有看他；當她走到床邊，默默的注視著昏睡中的春長喜時，她那美麗猶存的眉宇間漾起了一撮可怕的殺機！

春滿園抬起眼孔時，一眼就看到了那撮殺機，他忍不住打了一個寒噤！

——人在想殺人的時候才會有這樣可怕的殺機，她想殺誰？

——春滿園跟她夫妻二十幾年了，他當然瞭解她的個性，她一向是敢作敢為的女人。

「不！」春滿園猛然的跳了起來：「妳絕對不能殺他！妳別忘記，他也是妳的兒子啊！虎毒不食子，無論如何妳絕對不能做出這種慘絕人寰的事！」

「他當然是我的兒子，」石琪側首瞪著他：「可是你也別忘記，難道春長喜就不是你的兒子？就因為春長樂是長子，所以他就可以隨所欲為的殺自己的親生弟弟？你不認為他這種人比老虎還毒嗎？」

春滿園痛苦的望著她：「妳非殺他不可？」

「為了春長安，為了春長喜，」石琪咬着下唇：「我們不能再忍讓了，姑息足以養奸，如果再不採取行動的話，說不定他連我們都想殺了呢！」

「不，不會的，他不是這種人！」春滿園搖著石琪的雙肩：「記得他小的時候，妳經常誇讚他是個好孩子，妳經常在人前炫耀他長大之後，一定會是個聽話孝順的孩子，難道這些妳都忘了？」

「我沒有忘。」石琪閉下眼睫，一顆淚珠滑到了不住顫抖的唇角；混亂的腦海裡不期然的漾起了第一次做母親的喜悅，她清楚的想起了春長樂第一次叫她娘的情景，她更清楚的記得，那時候她很驕傲的對人說她是世界上最幸福、最快樂、最滿足的母親！

「我永遠都不會忘記他小時那副天真可愛，逗人憐愛的模樣，」石琪長長歎了一口氣，蒼白咀唇不住顫抖：「但是他已經長大了；他已經不是小時候的春長樂；他已經有他自己的想法與做法……」

春滿園的眼梢掛著一串淚光：「是的，他的確不再是小孩子了，現在的他，是個充滿權力慾望與野心的大孩子，我們已無法改變他……」

他痛苦的歎了一口氣，一臉自責與悔恨：「這都怪我們平時太忙於自己的事情，而疏忽了他心理的成長，我們其實是幫兇，是我們害了他，我們只顧供給孩子豐富的物質享受，養成了他今天强烈佔有慾的個性，我們給了孩子過份而錯誤的愛，是我們的錯，我們不是好父母，不是，不是……」

說到末後，他的聲音已被淚水淹沒……

石琪悲從中來，忍不住抱住春滿園涕淚滂沱：「我們其實早該注意到的，當初我們殺了秋水藍、夏詩仁，逼走了花常好，為的就是奪權；我們為何沒想到孩子也會奪權啊……」

石琪這句話像一把利刀刺進了春滿園血淋淋的心房！

他猛然想起了一個人。

——羅香綺！

——那個跟他同甘共苦，他深愛的第一任妻子。

——她也不幸在那次奪權中被殺。

——是石琪假夏詩仁之手殺的！

羅香綺之死，他曾經難過痛苦了好幾年。

每當午夜夢醒時，他總會忍不住號啕痛哭。

好不容易，等到春長樂出世之後，他才逐漸的忘却了那段痛苦的回憶。

現在，石琪又勾起了他的創痛。

羅香綺赤裸裸的，血淋淋的死在他身上，那本已被淡忘的一幕，突然又呈現在他眼前，清晰浮現，猶如昨日……

——是石琪奪去了她的生命。

——他忍下來了。

——現在，她又想奪去春長樂的生命。

——他是否也能再忍下來？

他突然直勾勾的望住石琪，喃喃道：「是的，妳說得不錯，我最大的毛病就是遇事不夠狠快，老是心存婦人之仁，我已經犯了好幾次這種錯誤，無論如何，這一次我絕不能再犯……」

石琪仰臉注視他，心痛如絞，悲戚道：「為了我們另外兩個兒子，為了我們大山幫下一代的興旺，你必須拿出你的魄力結束這場鬩墻之爭，否則眞要如莫老虎所說的，大山幫終將不免於潰亡……」

「是的，是該拿出魄力的時候了。」春滿園點點頭，方正的國字臉上透出了一股絕決與堅毅：「長痛不如短痛，短痛不如不痛；世上再大的痛苦，只要你肯面對它，然後揮刀一斬，便永無痛苦了！」

他突然猛力推開了石琪！

石琪大驚失色！

她驀然狂哭驚呼，肝膽俱裂！

她悲嚎著撲向春滿園！

可是，遲了。

——當她抱住春滿園的身體之時，春滿園手中的刀也正好刺入了春長喜的身體！

＊　＊　＊

石琪醒過來的時候，她發現躺在自己的座車裡。

她也看見春滿園坐在自己身旁。

她同時也見到了遠處正燃燒著熊熊的

火光。

整個雄偉的「樂安喜山莊」正處於濃烈的火光中。

她的心碎了。

她忍不住又想昏過去。

可是她沒有，她本就是個極堅強的女人。

她甚至連責備春滿園一聲都沒有。

她掙扎著坐起來，讓自己的嬌軀給春滿園緊緊抱住。她也緊緊抱住春滿園。

這一刹那，她腦海一片空白，什麼都沒有想，只是靜靜的聽著春滿園在她耳邊訴說。

春滿園的聲音已變得極爲蒼白而衰邁，彷彿就是八十幾歲老人的聲音一樣：

「當年就因爲李淵的懦弱與猶疑不決，才造成了李世民不得不弑兄殺弟的『玄武門之變』，使得他這個受人稱頌的賢君留下千秋萬世不可磨滅的汚點；現在，我雖然負上了『殺子』的罪名，可是也免去了春長樂殺弟的罪名，而且也免去了妳殺春長樂的機會。殺子，沒有殺過的人是永遠不會知道那種痛苦的，與其讓妳承擔那種痛苦，不如讓我一個人來承擔好了……

「事情已不可避免，春長樂與春長喜必定要死一個，我選擇讓春長樂活下來，或許是基於我的私心與偏心，我不否認；但這也是基於既定的現有事實而不得不採取的措施：第一，春長喜我們本來就宣佈他已死，若殺了春長樂再讓春長喜『復活』，無疑要將我們春家的醜事劣聞宣諸於世，徒惹世人恥笑。再以更現實的觀點來說，春長喜無論在各方面的能力來比較，都要遠遜於春長樂，如果讓他日後接掌大權，只怕大山幫覆滅得更快，這是不符合我們春家千秋基業的利益。

「第二，蘇雪林的問題，很難糾扯得清，我們指她是假的，『點睛樓』當然力爭是眞的，誰都知道蘇可染再大膽子也不敢送個冒牌來頂替，我們既已殺死了假的蘇雪林，勢必很難向他們交待，不如就此放了一把火，連同山莊裡的所有侍衛、下人等一起燒死，既可推却天災人禍，蘇雪林不幸身亡，而侍衛下人之死，又可收保密與滅口之功……

「第三，一把火燃盡『樂安喜山莊』，從此也可免却妳睹物思情，徒增悲傷……」

石琪含著淚水，她努力的不讓它掉下來：「不管怎樣，你總是做了，這其間本就很難指出對與錯，我雖然失去了春長喜這個兒子，但春長樂也是我的兒子，我會更加疼愛他，希望這件事到此爲止，不要再生出任何枝節來……」

石琪的眼淚沒有掉下來，春滿園却掉下了一顆又冰又冷的淚。

因爲，他心裡淸楚得很，若要這件事眞正平息，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除非春長安永遠不要回來。

——他會不會回來？

春長安已經回來了。

他是趁著大山幫在辦人鬼聯婚「喜事」之時，偕同柳橫波、鄭寫眞喬裝成鄉下人混進京城裡的。

他本來不願柳橫波與鄭寫眞同行，因爲他這次回來的目的是殺春長樂的，當然，也或許是被春長樂殺的。

這麼危險的行動，他怎捨得她們同來冒險？

然則柳橫波與鄭寫眞說什麼也要跟著來。

她們的理由是：「我們既然是你的妻子，那麼我們就有權利與責任分擔你的一切，這自然包括危險在內。」

柳橫波更說：「我的武功比不上你高強，不過總也過得去，多一個人就多一分力量，無論如何我是能幫你一點忙的。」

鄭寫眞也說：「我雖然沒有武功，我無法幫你們殺春長樂，不過有一點是絕對能幫得上的，萬一你們不幸戰死的話，那麼我一定會替你們收屍，而且我也一定會跟你們同死在一起，同葬在一個墓穴！」

春長安哭著抱住她們。

他向她們發誓：「若我能順利殺死春長樂，若我能順利成爲大山幫的繼承人，我對天賭咒，我春長安絕不貧賤共處、富貴相背，若有見棄之心，願遭天雷擊頂、五馬分屍，永世不得超生！」

於是，就這樣，三個人一條心的回來了。

——帶著一條必勝、必死的決心回來。

＊　＊　＊

由於他們在窮鄉僻壤的鄉間，住了將近長達十個月之久，多少已經有「鄉下人」的模樣了，因此當他們喬裝起來，無論是扮相神貌，或是擧手投足間，倒眞有幾分鄉野之人的味道，竟然讓他們順利的混入京城，而不被任何人發現他們的眞正身份。

這是非常難得的，像他們三人是家喻戶曉的知名人物，若想不引起別人注意，實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他們心裡自然十分高興，但是他們也知道，除非是殺死春長樂，否則危險永遠不會過去，因此他們處處顯得戰戰兢兢的，就像是隨時等待與敵人撲殺的猛獸一樣，機警而穩沈。

他們選了一個極不爲人注意，而平時又極無人肯去的火葬場附近，租下一間獨立小木屋安定下來，然後晝伏夜出，暗中探聽春長樂的行踨。

春長安本就是一個極爲小心謹愼的人，尤其是刺殺春長樂這件事，更是一件兇險萬分的行動，絕不能魯莽行事，只要有一個閃失，便保証死無葬身之地！他死不足惜，還須累得柳橫波與鄭寫眞同赴黃泉，不，還有柳橫波肚裡尙未出世的孩子也將一同遭殃。

三屍四命，這可千萬開玩笑不得！

因此春長安在沒有找到十足十的把握機會，他絕不可能貿然出刀。

刀，只要他的刀一拔出腰間，無論誰勝誰敗，對春滿園與石琪來說，他們肯定又要再死一個兒子。

這一點，他們知不知道？

＊　＊　＊

這種殘酷的結果，他們當然知道。

只是他們不知道春長安已經回來了。

他們現在的心情非常矛盾，他們不只一次祈盼春長安能夠安然回來，可是又非常害怕見到他回來。

這種痛苦，只怕沒有經歷過的人，永遠也無法瞭解這種噬骨椎心之痛！

自從春長喜死了之後，他們忽然好像一夜之間老了十年，無論是神情擧止，都透著一股老邁悲涼的韻味。

春長樂當然看得出來。

他其實也很痛苦。

他本也愛他的父母，愛他的兄弟。只不過情勢逼得他已無選擇機會。

他變了很多。

他努力要使自己成爲父母親的好孩子。

這或許能彌補父母心中的創痛，包括自己。

＊　＊　＊

平靜無事的日子總是感覺過得特別快，不覺又是初秋時分。

這段日子，春長樂深居簡出，絕少應酬，大部份時間都呆在家裡，且每日不忘三省父母。

可是他心中仍掛記著兩件事。

第一件事是古如龍的「善後問題」。

第二件事是施風眠的「笨交易」。

前者已經有了消息，秦充、梁不文與呂曉隆已臥病在家，看樣子已經得到了波斯絕症「愛髭病」，離死之日不會太遠了。

這件事他相當滿意。

唯一令他猶疑不決的是，古如龍這傢伙到底要不要留下他？如果不要，要用什麼法子殺他？像他這種精明過鬼的人，能在神不知鬼不覺，不露任何痕跡之下殺得了他嗎？

這件事還好，不需太急，反正古如龍也跑不了，暫且可以將他擱置一旁。

倒是施風眠，那個既美麗又奇怪的女人，居然在那晚出現之後，從此就沒有再見到她。

這眞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她如果如其言的幫自己殺了春長喜，爲何不露面向自己提出「兌現交易」的要求呢？

——莫非她已知道自己絕對會反悔，而且也絕對會殺她滅口？

對這件事，春長樂的心裡也很矛盾。

每當夜闌人靜，或是午夜夢迴時，總是不期然的會想到她那光滑如雪的迷人背脊，以及她在不穿肚兜時那股迷人的風韻。

他曾經不只一次後悔過，爲何那晚要輕易的讓她就此離去？他如果用稍爲「強硬」一點的手段，她難道能不屈服就範？

他爲什麼對她這麼客氣？

他現在又爲什麼這麼想念她？

——他是不是眞的愛上她了？

如果她到來要求自己娶她，那下得了手殺她嗎？

春長樂一想到非殺她滅口不可的時候，便不由自主的希望她永遠不要出現。

——他就是在這種表面平靜，內心起伏不定之下過完一個炎熱的夏天。

＊　＊　＊

春滿園與石琪在療養心中的創痛期間，也想到了一個頗令他們吃驚而又疑惑的問題：

——那晚在「樂安喜山莊」的時候，那名假蘇雪林女殺手明明可以一刀將春長喜殺死，她爲何只殺傷他而已？

這是一個非常說不通的疑點。

憑春滿園與石琪的腦筋本可以很快的看穿這個疑竇，怪只怪他們當時心中各有所思、各有打算，因此而忽略了這個疑點。

現在想來，顯然那名女殺手並不眞的想置春長喜於死地，那她眞正的目的在那裡？

兩夫妻想了很久，終於大膽的下了一個結論：

——女殺手故意讓他們知道是春長樂派她來殺春長喜的。

——女殺手顯然是想激起石琪殺春長樂之心。

如果這是她眞正的目的，那她的意圖是刺殺春長樂了？

她是春長樂的仇人？

只可惜這個疑問永遠不會有答案，就在石琪倉忙間將她殺死之時，答案也被她殺死了。

不過有一點他們是可以肯定的：

——如果她的目的是想借石琪之手殺春長樂，毫無疑問的她非常瞭解春家的「奪權」內幕。

——除了當事人之外，其餘的外人有誰這麼清楚瞭解？

他們很自然的想到了一個人。

——莫老虎。

——這件事本就是他挑起的，他應該很瞭解個中內幕。

但是他們很快又推翻了這個想法。

因爲他們雖然放過了莫老虎，但却也派人嚴密的監視著他的一擧一動，他不可能做出什麼事來。

再說他跟春長樂也無仇恨，他犯不著殺他，他如果要殺春長樂，早就下手了，根本就不會等到現在；而且他也不需要借助任何人殺他，他本身就是江湖第一殺手，不是嗎？

不是他，那又是誰呢？

眞愛仇恨溢滿心腔

終於，春長樂接到了施風眠派人送來的信。

信上字跡娟秀，但却只有十二個字：明日午夜老地方見面。施風眠。

雖然寥寥數語，却令春長樂異常興奮。

——她總算出現了。

＊　＊　＊

這一晚，春長樂徹夜失眠了。

他在想：明日的見面，將會是怎樣的一個結果呢？

＊　＊　＊

春長樂比平日還要注意穿著儀容，他整整花了一個下午的時間，試穿了近百套的衣服，然後帶著一顆三分興奮、三分期盼、三分滿意，以及一分的緊張的心情赴約。

顯然，他比約定的時間要早到達客棧，因爲他去到客棧時，並未見到施風眠的人影。

他吩咐客棧送了一桌上好的酒菜送入房裏，一個人慢慢的獨斟淺飲。

等人，特別是等急於想見面的人，總覺得時間過得特別慢，彷彿就是蝸牛在爬似的。

＊　＊　＊

施風眠很準時，午夜一到，便在春長樂的房間出現。

她和上次一樣，朱紅色的短肩披風，水藍色的絲質勁裝，冷艷的臉龐、豐滿的胸脯、柳枝般細的腰肢、渾圓的美臀、高挑修長的大腿……

她，依然那麼美麗、那麼迷人。

春長樂走上前去，為她解下披肩，為她拉開椅子，然後又為她斟上一杯酒……

——他的一舉一動，愈來愈像個君子，愈來愈像個紳士。

他凝望著她：「妳還是這麼美，只可惜妳好像瘦了。」

施風眠微微一笑：「你却比上次看起來更加瀟洒、更加飄逸。」

一頓，她啜了一口酒：「你知道我今天約你出來的目的吧。」

「我知道的，」春長樂的眼睛始終沒離開過她的眸子：「但是有一點我不知道，妳為什麼這麼久才來？」

「久？」施風眠淡淡道：「我只怕太早來找你呢。」

「我不明白妳的意思。」

「春長喜被殺，你爺娘自然會特別注意你，」施風眠說：「我如果過早跟你接觸，萬一被他們發現，那我的處境豈不是危險得很？」

春長樂點點頭：「妳果然是個小心謹慎的人。」

「我份內的事情已辦妥了，」施風眠睨著他：「你呢？你是否履行諾言實踐我們之間的交易？」

「妳以為我是個食言而肥的人？」春長樂抿咀。

「很好，」施風眠逼視著他：「你打算什麼時候娶我過門？」

「妳說呢？」春長樂微笑。

「當然是越快越好。」撇了一下薄薄的櫻唇：「我幫你殺春長喜乾淨俐落，你娶我過門自然也不能拖泥帶水，是不？」

「說得極是。」春長樂點頭。

「那，」施風眠緊跟著問：「你什麼時候娶我？」

春長樂忽然說了兩個字：「現在。」

「現在？」施風眠搖頭：「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妳會明白的。」春長樂忽然走到她面前，輕輕握住她的手，眼光灼灼：「我們現在就做夫妻。」

施風眠沒有說話，她也沒有拒絕。

春長樂抱起了她柔弱無骨的嬌軀，然後輕輕的把她放到床上……

然後，他解開了她的衣服……

然後，他又看到了她那美麗的背脊，那讓他日思夜想、夢牽魂繫的背脊……

然後，他俯下了身子……

然後，他……她……

＊　＊　＊

「然後」之後，室內一片靜寂。

施風眠睡了。睡在春長樂的懷裏。睡得很甜。

春長樂却沒有睡。他睡不著。

他靜靜的凝視著偎在他臂彎裏的施風眠。

心中却像海潮般的起伏著。

——他已經得到了她、佔有了她。那麼，是不是也到了該殺她的時候了呢？

他本來就是這麼計劃的。

現在，一切事情都按照他的計劃發生。

現在，只要他一動手，肯定施風眠定要向閻羅王報到。

可是他一直沒有下手。他好像一點想下手的意思也沒有。

為什麼？他為什麼不殺她？

他不忍？

為什麼不忍？是不是愛上了她？

春長樂的內心在激烈交織掙扎著！

他痴痴的望著施風眠像殘留晚霞般的紅暈的粉頰，他清楚的感受到她的呼吸均勻，彷彿睡在自己的懷裏有著極大的安全感……

他實在下不了手！他眞的是愛上她了！

愛，原來是這麼簡單的事。

愛，原來是這麼奇妙的事。

愛，應該是甜蜜的。

春長樂却非常痛苦。

他不能愛她。他必須殺她。否則，日後必定會有極大極大的麻煩！

春長樂非常清楚這一點。

因此，他輕輕舉起了另一隻手，慢慢的朝施風眠那仍留有春長樂吻痕的玉頸……

他只要在她美麗的頸子輕輕一捏，肯定施風眠就此一覺長眠不起。

春長樂的手忽然微微顫抖起來。

因為他已摸到她那光滑的脖子。

這一剎那，他不禁又猶疑起來……

他奇怪自己怎麼突然變得如此心軟了？他連自己親生弟弟都捨得殺，為何對一個女人下不了手？

難道說：兄弟之情比不上男女之情？愛情的力量眞是無堅不摧？

「不！我一定要殺她！我不能愛這個女人！」春長樂的心中狂叫著，同時震抖的手已捏住了施風眠的頸項。

但是，他驀然又縮回了手！

因為施風眠忽然微微的轉換了一下睡姿。

她把整張臉都埋在春長樂的懷抱裏，他又看到了她那挺直雪白的背脊呵！

終於，春長樂忍不住輕輕的歎息了一聲。

他又伸手過去。

——他抱住了那片光滑如玉的背脊，而且，輕輕的、愛憐的、柔情萬千的撫摸著……

這一瞬間，他眞希望世界就此停頓。世界並未停頓。

施風眠已幽幽醒過來。

「你沒睡？」她在他耳邊問。

「沒有。」春長樂給她一個柔柔的微笑。

「為什麼？」

「因為我如果睡了，那麼我就欣賞不到妳迷人的睡姿了。」

施風眠笑了，微微的笑，嬌柔的笑。

「那麼你就慢慢欣賞吧，反正我已經是你的人了。」施風眠摟住他的脖子，豐腴無骨的胴體貼著春長樂，又矇朧入夢鄉了。

一直到天亮，春長樂竟然就這樣望著施風眠的海棠睡姿，不曾闔眼入睡。

* * *

天氣越來越冷了。

又近寒冬。

柳橫波的肚子也越來越大了。

算算日子，孩子大概明年春天就出世了。

春長安的心情也越來越緊張。

柳橫波與鄭寫眞打趣他：「瞧你，緊張得這副模樣，是不是因爲快做父親的緣故？」

「這當然是原因之一；」春長安表情肅穆的回答：「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令我心情緊張。」

柳橫波是個腦筋反應極快的人，她很就問：「你不是已找到了下手的機會？」

「是的。」春長安點頭說：「我已經發現春長樂這兩三個月來，幾乎是每天深夜的時候，獨自跑到一家客棧內去與女人幽會，然後又在天將亮的時候獨自回到大山幫，這無疑是下手的絕佳機會。」

鄭寫眞望住他：「你打算什麼時候動手？」

春長安舐了下唇角：「就這幾天。」

柳橫波與鄭寫眞也跟著緊張起來了。

* * *

「天涯客棧」在京城裏算得上是相當有名氣的一家客棧。

春長樂就是在這家客棧與施風眠幽會。

春長樂買通了全客棧的人，嚴禁透露任何有關他們緋聞的風聲。

今天春長樂比往日要來得早了一點。

可是施風眠却比他更早。

當他來到時，施風眠已在房裏等著他。

春長樂有些詫異。

因爲施風眠從沒有早到的現象，她通常都是晚些才到的。

今天她不但早到，而且還獨自喝了不少酒，喝得兩頰紅嘟嘟的，好像塗了一團紅胭脂似的。好美。

春長樂走近她的時候，還嗅到了她一咀濃烈的酒味；不禁大感奇怪：「妳今天這麼早就來了？」

「是的，客棧沒打烊我就來了。」施風眠打了一個酒呃。

「妳喝了不少酒？」春長樂拿下她手中的酒杯。

「不多，」施風眠醉眼迷矇的勾視著他：「不過喝了一壜多一點的竹葉青。」

「一壜還不夠多？」春長樂皺起眉頭：「妳不能再喝了，來，我扶妳休息去。」

施風眠拍去他的手：「不，我還要喝，我還能喝，喏，給我斟酒。」

春長樂不肯：「妳難道不知道酒喝多了會傷身？」

他溫柔的把她攬在懷裏，拂著她的髮絲：「妳從來都不是這樣子的，今天怎麼了？」

「沒什麼，」施風眠掙脫他的懷抱：「我只不過今天酒癮發作，想喝酒吧了。」

「別騙我，」春長樂一雙眼睛像釘子般的盯住她：「妳有心事？」

「別瞎說，我有什麼心事？」施風眠又去倒酒，却被春長樂一把搶了過來。

「好，妳沒心事，妳沒醉；」春長樂像是在哄小孩子似的哄著她：「妳先睡一會，等一下我再陪妳喝個夠，好不好？」

「不好，」施風眠居然也像小孩子般的吵將起來：「我不管，我現在就要喝……」

春長樂沒法，只好依她，倒了一小杯送到她唇邊：「好，那妳只能再喝一杯，喝完這一杯，無論如何不能再喝了，知道嗎？」

施風眠一口喝乾，却仍又嚷著：「你別管我，我就是要喝，人家想喝嘛！」

春長樂有些惱火，不管三七二十一，抱住她的腰肢往床上放，輕叱道：「不准妳再喝了，酒乃穿腸毒藥，任何人喝酒不加以節制的話，肯定會弄壞身體，妳安靜的躺一下，我去叫他們弄碗醒酒湯來讓妳解解酒，妳別再不聽我的話了……」

「我爲什麼要聽你的話？」施風眠忽然冷冷的瞪著他：「你是我甚麼人？你憑什麼管我不能喝酒？」

春長樂呆住。

他想不到她會冒出這句話來。

他沒有話回答她。

——因爲，他也不知道他是她的誰。

——丈夫？情人？朋友？

——甚至是敵人？

他與她之間的關係是什麼？他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終於，春長樂也倒了一杯滿滿的酒，然後狠狠的灌入自己的肚子！

苦酒。

心更苦。

春長樂苦澀的望著冷漠的施風眠，音調低啞：「妳說呢，我是妳的誰？」

施風眠翻過身子，把臉龐埋在背枕間；她語音模糊，但是春長樂却字字聽得很清楚，而且每個字就像一把刀似的紮在他的心版上！紮得他心中淌滿了血，痛得他幾乎想立刻就死去：「我不知道你究竟是我的誰，不過我知道你只要再過十個月，即將成爲我肚裏孩子的父親！」

春長樂沒有動。

但是他的手、他的脚、他的全身每一根神經都在動——抖顫震動！

他第一個感覺是：

——他要做父親了；他欣喜若狂。

他第二個感覺是：

——他絕不能做她肚裏孩子的父親；他哀痛欲絕。

高興與痛苦；絕大的高興與絕大的痛苦，盤据著春長樂本已脆弱的心靈。一時間，他有承受不住的感覺，他費了很大的努力，才在蒼白而不停顫抖的唇間迸出了一句話：「妳有了？」

「你覺得很稀奇是嗎？」施風眠走到他面前，表情僵硬而怪異的瞪著春長樂：「任何正常的男人和女人，他們只要曾經上過一次床，就有可能生下孩子，難道這麼簡單的道理你都不懂？」

男人和女人，只要雙方正常，如果上過床，自然就有可能生孩子，這不是道理

，這其實是做爲「大人」的最基本常識。
這麼簡單的常識，春長樂不懂？
懂！當然懂！
只是，他沒想到自己竟會和施風眠有了孩子。
——他始終認爲自己會很快就殺死她的。
可是，每一次跟她上床之後，他總是對自己這樣說：「下次再下手吧。」
下次，這次有下次，下次當然還有下下次；就這樣，一整個秋天過去了，春長樂仍然還徘徊在他的「下次」裏。
想不到，居然「下」到有了孩子出來了！
這絕不是春長樂的本意。
但它却千眞萬確的發生了。
春長樂現在混亂的腦海裏只有三個字：怎麼辦？
他能怎麼辦？
一個施風眠他都已經下不了手，何況是她現在懷有了他的孩子？
春長樂好後悔。
他不應該跟她上床的。
他早就應該殺死她的。
現在後悔有什麼用？
無論如何是到了面對現實的時候了；他不能逃避，再逃避的話，徒然使事情越來越惡化、越來越頭痛吧了。
他平靜的注視著施風眠：「現在，妳認爲應該怎麼辦？」
施風眠也一臉平靜：「殺了我。」
她望著瞠目結舌的春長樂，淡淡的又說：「在我殺死春長喜之後，你本來就打算殺我滅口的，不是嗎？」
「妳！」春長樂忍不住跌坐在椅上，面色慘白：「妳，妳既早已知道我有殺妳之心，妳爲何還來找我？而且還陪我上床？爲什麼？」
施風眠冷冷望著他：「事情已到這種地步，多說已無益，我只問你殺不殺我？」
春長樂痛苦的搖著頭：「妳知道我如果捨得殺妳，早就不會留到今天才下手了。」
「好，既然你不殺我，那我走了。」施風眠冷冷的接上一句：「我的意思是說，我們之間已完了，你這輩子再也見不到我了……」
不等她說完，春長樂已跳起來抓住她的臂膀：「妳要離開我？」
「不離開你怎麼辦？」施風眠瞪著他：「難道你眞想娶我不成？」
春長樂頹然的鬆開手。
——他絕對不能娶她。
施風眠冷笑一聲，一臉絕決的向門口走去……
春長樂望著她熟悉的背影，眼角不禁泛起一滴淚光：「妳眞的就這樣走了？一夜夫妻百夜恩，妳我共度了一個美麗的秋天，纏綿了無數個激情的晚上，難道妳竟毫無留戀之心……」
說到末後，他顫抖的喉結已哽咽住。
施風眠原本堅定的脚步忽然變得踉蹌，她彷佛是支持不住似的倚靠在門墻上……
春長樂飛奔前去，一把把她摟在懷裏，摟得緊緊的，生怕她飛走了似的；他喃喃道：「不！妳不能走，妳知道我對妳是眞心的，妳如果走了，我肯定會痛苦一輩子；妳如果走了，孩子怎麼辦？他不成了沒父親的私生子麼嗎？」
末後這句話，像箭般的射入施風眠的心坎，這她再也忍不住的放聲痛哭：「我不想走，我更不想讓我的孩子一生下來就成了受人嘲笑的私生子，我眞的不想，一千個、一萬個眞的不想！」
「那，」春長樂抱得她更緊了，淚也流得更多了：「妳就不要離開我好麼？」
這一晚，施風眠果眞沒有離開他。
這一晚，他們比任何時候都要來得瘋狂恣愛、纏綿悱惻……

＊　＊　＊

一連三天，春長樂連房門都沒跨出一步。
一連三天，他從早到晚都喝得彌天爛醉。
一連三天，他都沒有再見到施風眠。
三天，短短的三天，對春長樂來說，就像是三年，不，是三十年那麼久。
他發現自己原來愛施風眠愛得那麼深，那麼痴，已經到了一天見不到她就會發狂的地步。
——愛、任何一種愛，只要你愛得夠深，那麼肯定你也會有生痴發狂的感覺。
——愛，本來就是非常奇妙的東西，特別是男女間的愛，更不是一加一等二那般有邏輯的「東西」。
——愛，究竟是甚麼東西？
對春長樂而言，無疑施風眠就是他所有的愛、全部的愛！

＊　＊　＊

第四天的黃昏。
春滿園與石琪夫婦倆探望過春長樂之後，古如龍接著來了。
古如龍一見到春長樂的樣子，不禁嚇了一大跳：「聽說你病了，我立刻趕來探你，原本以爲你只是微恙小疾，想不到你病得這麼厲害，氣色壞到差點連我都認不出是你了。」
一頓，他顯得極爲關心的問：「你的身體一向好得像條牛，怎麼突然病成這副樣子？到底患了甚麼病？」
「沒甚麼，」春長樂靠著牀邊，淡淡道：「大概是這兩天天氣突然轉冷了，受了點風寒吧，過兩天便沒事的。」
「那我就放心了。」古如龍含笑接著說：「我今天順便來告訴你一個好消息，說不定這項好消息對你的病情有所幫助呢。」
「甚麼好消息？」春長樂懶懶的問了一聲。
古如龍壓低嗓子：「秦充、梁不文與呂曉隆那三個小子已得到『愛髭病』啦。」
「眞的？」
「是眞的。今兒一早，我就到他們三人家裡轉了一趟，發現他們身上的皮膚已經開始潰爛了。」
古如龍眉飛色舞的說：「依我看，他們肯定過不了清明年。」
最近春長樂除了幾乎每晚都與施風眠幽會之外，白天絕少出門，也不會去古如龍那裏玩「白玉綿團花」，差點就忘記了秦

充、梁不文與呂曉隆之事；現在古如龍一提，他才像是想起了這件事似的：「這件事你果然做得神不知鬼不覺，簡直是天衣無縫呢。」

他望著古如龍說：「你是我所見過最聰明的人。」

心中一動，他不禁暗想：像他這麼聰明的人，一定也能解決我與施風眠之間的難題。

主意既定，當下便道：「有一件事我一直忘了跟你提起，看來這樁事你也得替我出個主意，想想辦法才行……」

古如龍連忙說：「別說是一件，就是十件、百件我也盡心盡力替你解決；你說，到底是甚麼事？」

＊ ＊ ＊

古如龍聽完春長樂與施風眠之事時，臉上一片沉肅之色。

「你為甚麼不說話？」春長樂見他沉默無語，不禁問：「是不是這件事也難倒你了？」

古如龍歎了一口氣：「這件事到了這種地步已經很難辦了。」

他望住春長樂：「其實這本來是很容易解決的事，當初你要是一刀送她上西天，那麼今天就不會有這種難題了。」

春長樂苦笑：「我本以為自己是個拿得起放得下的人，誰知道我會墮入情網呢。」

「自古英雄難過美人關。」古如龍歎息道：「歷史証明，由古至今，不知有多少英雄豪傑為了一紅顏美女傾國傾城，身敗名裂，何獨是你？」

他望住春長樂一字一字道：「你中了施風眠的『美人計』了。」

「美人計？」春長樂呆住了。接着驚異問：「你的意思是說，她是故意讓我愛上她？」

「是的，一點也不錯。」

「為甚麼？」春長樂不相信，他追問一句：「她這樣做對她有甚麼好處？」

「當然有。」古如龍說：「如果對她沒好處，她怎會笨到陪你上床？」

「她的好處在那裡？」春長樂迫不及待問。

古如龍只說了兩個字：「報仇。」

「報仇？」

春長樂睜大著眼。他不明白古如龍的意思。

但是他不是笨人，他很快就想通了。

他那原本就非常難看的臉色變得更加難看了，就像是從墳墓裡挖出來的棺材板似的。

春長樂這時候只覺得一顆心倏地下沉、下沉……

沉到無底深淵！沉到萬丈地獄裡去！

他努力掙扎著，試圖追回那顆失落的心；可是他把它捧回來的時候，却發現它已是一顆破碎而血淋淋的心，一顆彷彿被千刀萬剮沾滿血漬的心……

多殘忍呵！

春長樂哭，心哭。

心哭，是無聲的；但是……却是最痛苦的！

＊ ＊ ＊

其實，春長樂早就應該知道，施風眠既然能派人綁走蘇雪林，將其殺死，取其面皮製成精巧面具，再著殺手藉「人鬼聯婚」而進入春家刺殺春長喜，這等精密的殺人方法只怕連職業殺手也要自歎弗如，由此可見施風眠是怎樣一個絕等聰明的人了，她怎會笨到要春長樂娶她為妻？她當然是有目的的。

她的目的就是報仇。

報春滿園殺她父親「鬼手神醫」之仇！

她報仇的計劃是極其深謀遠慮的，而且其間還帶著極大的危險性與冒險性，當然，她還得犧牲自己的色相與貞操。

照春長樂與古如龍的推理判斷是——

施風眠先以刺殺春長喜為由與春長樂接近，博取春長樂的信任，然後委身取得他的感情，使他深深愛上自己。她明知春長樂絕不可能娶她，因為春滿園無論如何也不會答應春長樂娶「仇人」之女為妻，目的是要造成春長樂與他父親春滿園之間的衝突與矛盾！

如果，春長樂真的愛她愛得刻骨銘心的話，那麼，他是否為了想得到她而不顧一切與他父親決裂？

也即是說，衝突與矛盾昇到極端頂點時，春長樂會不會不顧一切而殺了春滿園？

如果會，如果春長樂真的殺了春滿園，那麼，施風眠的報仇計劃不就成功了？

這個計劃對施風眠來說，無疑具有絕大的風險，簡直就是一件搏命賭注：

——如果春長樂並非如她預期的愛上她，那她豈不反被春長樂一刀結果白白喪失了性命？

——如果春長樂雖然如她所料的墮入她所佈下的情網，可是却不一定會為了她而與他父親決裂，就算決裂，他也未必殺得了春滿園，那她豈不賠了夫人又折兵，白白賠上自己寶貴的貞操？

是的，施風眠當然十分清楚自己的報仇計劃非常危險，而且也未必成功；可是，除此之外，她還有更好的報仇方法嗎？誰都知道想殺春滿園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誇張的說，簡直是比登天還難！因為春滿園是當今江湖上的第一強者，施風眠不過是個微不足道的可憐弱者，弱者欲想打敗強者，或許有，畢竟是在神話與童話故事裡才有，在現實世界裡，那是極之不可能的。因此，她才想出了犧牲自己來博博運氣，企圖利用春長樂之手殺春滿園；因為春長樂是春滿園的兒子，兒子接近父親是件容易的事，當然兒子殺父親也不是件難事，不是嗎？

問題是，春長樂會不會殺他父親？

他敢殺自己的親生弟弟。

父親呢？他敢不敢？

＊ ＊ ＊

「你敢不敢？」古如龍望著面色起伏不定的春長樂，低低的問了一句。

「甚麼敢不敢？」春長樂側眼地望住他。

「我的意思是說，」古如龍舐了一下唇角，壓著嗓子說：「目前這件事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殺了施風眠，如果是不忍心殺她，那麼你就應該忘了她，從此不再跟她來往；如果忘不了她，如果一定要娶她，那只有另外一條路可走了……」

春長樂凝聲截斷了他的話：「你要我殺自己的父親？」

「不，我不是這個意思。」古如龍連忙搖頭道：「我只是說這只是你可以考慮選擇的方法之一。」

春長樂面無表情的瞪視著他：「依你看，你認爲我應該選擇那條路走？」

古如龍沉默，他不敢說。

春長樂也沒有逼他說，畢竟這件事非同小可，除了當事人之外，第三者是很難替他拿主意的。

春長樂緘默了一會：「你陪我到外面走走。」

＊ ＊ ＊

初冬的夕陽特別短暫。有幾分悲索、冷瑟、蒼凉。

就和春長樂此刻的心情一樣。

他沒有帶侍衛，自從他認識了施風眠陪她上「尾巴胡同」吃蛇羹之後，他就發現一個人獨來獨往要比被一大堆人簇擁著來得自由暢快多了。

他身邊只帶著古如龍一人。

冬天的夜晚來得特別快，春長樂走出城郊之時，已是夜幕深垂了。

古如龍不知道他要去那裡。

春長樂自己也不知道。

他只是漫無目的的走著。

他從來沒有這樣過。

由小到大，他很少一個人出門，也絕少出門走路的；自從與施風眠幽會之後，他才發現一個人出門走路原來也是件挺愜意的事。

——施風眠令他改變了很多。

——愛情，眞正的愛情，本來就可以改變一個人的。

施風眠呢？她現在在那裡？

春長樂好後悔不曾問她住那裡，否則他現在一定會衝到她家裡去。

其實，就算他問，她肯告訴他嗎？

她的目的只想報仇，怎會透露她眞正的住處？她必然不住在「鬼手神醫」原先的住處，她一定找另一秘密的地方將自己隱藏起來。

她……

爲甚麼老想她？

她也只不過是個女人而已，世上女人多的是，想嫁春長樂做妻子的女人，大概可以從這裡排到波斯國，爲甚麼獨獨要想她？

「不，我再也不想她了，她只想利用我報仇，她並不愛我，我爲甚麼要對這種女人浪費感情？」春長樂邊走，心中邊對自己說：「我是個拿得起放得下的男子漢大丈夫，女人算甚麼，八妻九妾，只要我一開口，還怕沒有麼？天涯何處無芳草，春長樂，你要忘了她，一定要忘了她……」

可是，他心中又响起了另一種聲音：「不，你絕忘不了她的，你別自己騙自己，從你第一眼見到她的時候，你其實已經深深的愛上她了，你只是不敢承認而已，你連愛一個女人都不敢承認，算甚麼男子漢大丈夫？你只不過是一個可憐蟲吧了……」

這個聲音越來越响，越來越大，大到令春長樂熬忍不住的狂叫一聲：「我該怎麼辦？」

＊ ＊ ＊

這裡是甚麼地方？

古如龍不知道。

春長樂也不知道。

他只知道他走累了便停在這裡，但見四野一片漆黑，不見燈火，只有呼呼的北風吹著。吹得春長樂感到一陣冷，心冷。

古如龍始終不敢開口說一句話，默默的跟在他身邊；他知道春長樂徘徊在痛苦的抉擇邊緣，因此不敢驚動打擾他。

但是春長樂還是又問他了：「古如龍，如果這件事發生在你身上，你怎麼辦？」

古如龍嚅著咀：「我可以不回答嗎？」

「不，你非說不可。」春長樂語氣堅決。

古如龍只好說了：「殺了她。」

「誰？」

「施風眠。」

「我下不了手。」春長樂痛苦的搖了一下頭。

「那麼，忘了她。」

「不，我也忘不了。」

「那……」古如龍停了一下，沙啞的說：「那只好殺你的父親了，只要令尊一死，你就是大山幫的現任幫主，你就有足夠的力量去掩飾施風眠的身份，令堂也就無從反對了……」

「住口！」春長樂陡然喝斷他的話：「你怎麼可以要我殺自己的父親？你這句話是人說的嗎？」

古如龍楞住，連忙低聲道：「是，是，我不該說這種話。」

春長樂冷冷的瞪著他：「除此之外，你沒有其他的方法了嗎？」

古如龍低垂著頭：「沒有。」

春長樂冷笑：「你不是挺聰明的麼？怎麼這件事拿不出主意來了？」

古如龍挺直的鼻尖冒著汗：「你既不肯殺，又不肯忘記，無論如何令尊是不會答應你娶她的，這件事，我實在是江郎才盡，無能爲力了。」

「很好，好一個江郎才盡。」春長樂微微一笑，淡淡道：「那我還留著你幹甚麼？」

古如龍倏然變色！他張了張咀：「你……」

他只說了一個字，便突然住口。

因爲他已看見一抹冷冽的刀光像閃電般的狂撲過來！

他驚駭！他猝退！

然後他試圖拔出腰間的劍。

他拔了一半。

但只拔了一半。

因爲他那隻拔劍的手已被那抹刀光劈斷！

血，在北風中飄舞。

醜陋的血。居然還是熱的。

古如龍悲號。

他怒瞪着春長樂：「你，你爲甚麼要殺我？我一直都爲你這麼賣命，殺了我，對你豈不是一項損失？」

「因爲你太聰明了，也因爲你太自負了；」春長樂平靜的注視著他：「因爲你認爲我需要你，所以你很自信我不會殺你，

但是，我却沒有這個自信，我只怕我有一天會死在你手上，因此你的死對我來說固然是一個損失，但跟我的命比較起來，我還是寧願殺了你，懂嗎？」

古如龍㥄然一笑：「懂，我懂了，只可惜我懂得太遲了……」

一頓，他痛苦的望著春長樂：「其實我早已料到你會殺我，我也正如你所說的終有一天會想出殺你的方法，本來我實際上是準備了四個波斯美男，其中一個就是留來殺你的，只可惜你不喜歡男色……」

他踉蹌的跌出兩步，斷手血流如注，痛徹心脾，幾乎要昏眩過去；他艱辛的制住穴道，努力的支撐著不穩的身子：「但是，有一點我還是不懂，你為甚麼要這麼快殺我呢？至少目前我留在你身邊，無論如何可以為你做很多的事，不是嗎？」

春長樂面無表情：「是的，我本不打算這麼快殺你的，只因為……」

「只因為甚麼？」

「只因為我現在想殺人。」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會明白的，」春長樂蒼白的臉色漾著幾分猙獰：「因為我現在心中痛苦，我想殺施風眠，但我不忍；我又想殺我父親，但我又不敢。因此，我只好殺了你，明白了嗎？」

「明白了，」古如龍露出一個淒㥄的笑：「怎麼說我都是一個替死鬼，一場權力鬥爭之下的倒霉替死鬼……我不怪你殺了我，歷史上誅滅功臣的事代代都有，不只是你……」

一頓，他逼視著春長樂緩緩的又說：

「在你殺死我之前，我可不可以問你一句話？」

「你問。」

古如龍慘白的唇角慢慢的牽起一絲笑容，語音平靜而冷，像箭般的射入春長樂已痛苦的心房：「你，殺了我，或是再殺更多的人，你，快樂嗎？」

古如龍再強調下去：「無論如何，你這輩子註定要活在痛苦中，因為你還有愛，你愛施風眠，你愛你父親，這証明你還有人性，你會悔恨你從前所做過的事，你殺死了你弟弟，施風眠的父親其實也因你而死，你還殺死了很多不該殺的人，你還……」

「不要說了！」春長樂驀然狂吼：「我不准你再說了！」

古如龍却突然仰天狂笑：「你為甚麼要怕我說？原來你只是個怕聽眞話的可憐蟲，將來無論你是否大山幫的幫主，無論你是多麼有權有勢，你其實是世上最可憐的可憐蟲，竟然連一個女人都無法放膽去愛，世上有誰比你這種人更可憐的，有嗎？」

春長樂沒有回答。

就算他回答古如龍也永遠聽不見了。

因為春長樂已一刀砍下了他的腦袋！

＊　＊　＊

古如龍死了。

春長樂活著。

活著又怎樣？活著的人比死了的人更快樂嗎？

對春長樂來說，恐怕不會。

他望著刀鋒上的血，彷彿也看到了自己心中所流的血，濃濃的血……

醜陋的血。

他現在才知道：血，原來是這麼醜陋的。

＊　＊　＊

春長樂踏著黑暗。

他看不到目標。

＊　＊　＊

不知甚麼時候下起雨來了。

雨，不大，却很冷。

再加上呼呼的北風，更冷。

春長樂整個人就浸在一片無際的冷意中。

他沒有加快步伐，他慢慢的拖著沉重的脚步，不知甚麼時候已來到了「天涯客棧」前面。

他不想進去。但是他進去了。

就像他不想去想施風眠，却偏偏無時無刻的想起了她；想她的冷漠、想她的孤傲、想她的一顰一笑、想她的鼻子、想她的咀巴、想她的胸脯、想她的腰、想她的腿、想她的初夜、想她的呻吟、想她的背脊……

房間是暗的。

她還是沒有來。

春長樂坐在施風眠慣常坐的那張雕花椅上，他沒有點燈，也沒有換濕衣服，就這樣，一個人被漫漫的黑暗與潺潺的冷意包圍住……

他孤獨，非常非常孤獨。

他從來沒有如此孤獨過。

不，他並不孤獨。

因為他突然看見床沿上坐著一個人。

房間很暗，沒有光，但是他閉著眼睛也可以認出那美麗的身影。

施風眠！

她來了！她終於來了！

春長樂激動得想哭。

但他還是竭力的使自己平靜下來，他努力的使自己的音調不致抖顫得太厲害：「妳來了？」

「我很早就來了。」施風眠的聲音也和他抖得一樣厲害。

春長樂衝動得想撲上前去，但他還是裝做若無其事的燃上燈……

燈亮。

他看到了一張臉。

施風眠的臉。

憔悴枯瘦的臉。眸角有楚楚淚光的臉。

這一剎，春長樂心痛如絞。

這一剎，春長樂血液澎湃。

這一剎，春長樂早已淚水奪眶的飛撲前去！

他再也熬不住，就在他緊抱住施風眠那一剎那，他早已哭聲喃喃：「我就知道妳會來，我就知道妳會來……我知道妳是愛我的，我知道妳是愛我的……」

施風眠也哭，每一滴眼淚都讓春長樂心痛欲碎，她哭聲淒艷：「我本不想再來的，我本不想愛上你的，我本不想為你懷有孩子的，我只想報仇……」

春長樂不讓她說下去，他用最冷的唇、最熱的心吻住了她……

四片咀唇；冰冷的咀唇。

四行眼淚；激熱的眼淚。

還有兩顆痛苦徬徨的心！

這一瞬間，已緊緊的絞合在一起了；這瞬間，已分不清誰是誰的了……

＊　＊　＊

人類之所以能主宰這個世界，是因爲他的智慧。

智慧，令人類能與大自然互相抗衡；智慧，令人類能征服比他兇猛十倍的動物野獸；智慧，令人類一日千里，開創了史無前例的進步與文明。

但是，不管人類再怎麼聰明智慧，却永無法抗拒愛、永無法征服愛！

這一點，春長樂沒有想到。

這一點，施風眠也沒有想到。

當初，春長樂只是抱著利用與佔有色慾的心態與施風眠交往。

當初，施風眠亦只是抱著報仇雪恨的心態與春長樂交往。

他們都是絕等聰明、絕等冷靜的人，他們都自以爲能夠把持得住，自以爲能夠征服對方，却少算了一點——愛！

多愚蠢呵，人類如果沒有了愛，豈不和石頭一樣，怎能進步到今天！

只可惜他們知道得太遲了。

——他們已陷入苦戀的深淵而不能自拔！

＊　＊　＊

怎麼辦？

這三個字，在施風眠發現自己竟也在不知不覺中愛上了春長樂之後，她就一直不斷的在心裡問自己怎麼辦、怎麼辦？

一直「問」到了她發現自己已有身孕，她還不知道怎麼辦，而且更加不知道該怎麼辦。

她哭著對春長樂說：「不如乾脆讓我死了算了吧，人一死，不就一了百了了嗎？」

「不行！自殺是弱者的行爲！」春長樂含淚反對：「妳死了我怎麼辦？我活著還有什麼意思？我居然連自己的女人與孩子都保不住，我算什麼男人？只要妳自殺，我肯定也會跟著妳去……」

施風眠的確想死，可是每當她一想起春長樂對她的溫柔愛撫，對她的千憐萬愛，她就狠不下心尋死；特別是春長樂這番話，更令她打消了尋短見的念頭：「我們不能死，我們這麼年輕，我們的人生才剛開始，我們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彼此適合可以互相依存的愛，無論如何不能這麼輕易的就死去，絕不能……」

他抱著施風眠說：「相信我，我一定會找出一個解決的辦法，給我時間，給我信心，好麼？」

施風眠點頭，溫順的點著頭。

她一直自認爲是個堅强的女人，現在才知道，在愛的面前，她其實只是個脆弱的女人。

＊　＊　＊

窗外仍一片黝黑。

却已鷄鳴催曉。

施風眠像往常一樣，帶著一顆極其不捨的心情離開春長樂溫暖的懷抱。

通常，春長樂也一定會起身幫著她着衣梳髮，很細膩的摟著她吻別，然後送她下樓，一直看到她登上整夜守候在門口的專用馬車離去，他才獨自慢慢走回大山幫。

但是他今天却沒有起來。

他睡得很甜。

顯然，一連幾天來的失眠與心力交瘁，在見到施風眠之後，那股支撐力一下子就散了，忍不住呼呼大睡。

施風眠本想喚醒他，見他唇角漾著滿足與幸福的微笑，心中着實不忍，也就悄悄的獨自離去。

出了客棧大門，登上馬車，踏上回家的路程。施風眠與春長樂三日不見，如隔三秋；所謂小別勝新婚，昨夜的激情纏綿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她覺得有點累，不覺靠著車座便睡覺了。

她睡得很沈，竟然連馬車中途停下來，而且還有兩個人上來她都沒有察覺。

一直到其中一個人輕輕搖動她，她才猛然醒過來。

她一見到那兩個人，整個睡意立刻全消，連臉色都變了……

——因爲那兩人就是她的殺父仇人春滿園與石琪！

——也是她的情人春長樂的父母親！

春滿園與石琪的臉上沒什麼表情，只是坐在她對面靜靜的望著她。

施風眠臉上有激動之色。

不過她很快就平息了下來，她的鎮定功夫令春滿園夫婦倆感到吃驚。

施風眠也靜靜的望著他們。

誰都沒有說話。

良久。春滿園輕輕的歎了一口氣，首先打破了沈默：「我殺死了妳父親，妳讓我殺死了我最小的兒子，却又愛上了我的大兒子，而且還懷有他的孩子，我們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

施風眠沒有回答。

誰能回答？

這麼複雜的關係，誰分得清呢？

施風眠臉上有痛苦之色。

春滿園與石琪當然也有。

這麼痛苦複雜的關係，只怕任何人置身其中也會痛苦不堪吧。

「我們夫婦倆費了相當大的功夫暗中調查這件事，」石琪語音深沈：「妳爲了報父仇，不惜綁殺蘇雪林，再著人假扮刺殺春長喜，而之所以故意不殺死他，用意乃在刺激我爲了保護春長喜而萌生對春長樂之殺心；其實妳早已向春長樂透露我的殺心，冀盼挑動我們母子火併，其結果我丈夫也一定會介入，無論誰贏誰輸，妳都達到了妳報仇的目的，妳這個計劃可說是一石幾鳥，聰明絕頂，令人防不勝防……」

「可惜的是，」春滿園接口說：「結果並非如妳所料，我犧牲了春長喜，杜絕了與春長樂火併的機會；妳見事情不成功，乃對春長樂再施美人計，希望他能爲了娶妳而與我夫婦反目……」

一頓，他重重歎了一口氣：「妳這個計劃似乎成功了，春長樂顯然已深深的愛上妳，而且他似乎也起了殺我之心。」

「不，我並沒有完全成功，」施風眠冷漠的搖了一下頭：「他雖然是愛上了我，可是他並沒有殺你們之心，我看得出來，他眞的沒有殺你們之意。」

「他或許現在沒有，」春滿園苦澀的笑了笑：「也許等到妳的肚子愈來愈大時，

他的壓力無疑也將會越來越大，說不定在那種情況下，他逼不得已就會起殺心了。妳知道，世上再壞的人，誰也不想殺人，誰也不想做壞事，可是在環境所逼而又無計可施時，那就變成了誰也敢殺，什麼壞事都敢做了，就如妳為了報父仇，逼於無奈，連妳自己的生命、貞操都敢犧牲了，所謂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每個人潛意識裡都有這種或多或少的傾向，妳能說不是嗎？妳能否認嗎？」

施風眠不能否認。

——世上「好人」也會做壞事。

——世上「壞人」也會做好事。

——世上本就無好壞人之分！有嗎？

任何爭端與衝突，任何一方都高叫自己是「好人」、高呼自己「代表公理正義」，指責對方是「壞人」、大罵對方「奸邪妖佞」，實際的情形是怎樣呢？

歷史告訴我們：勝者為王，敗者為寇。

勝者就是「好人」、就是「正義公理」；敗者就是「壞人」、就是「奸邪妖佞」。

多滑稽的事啊！

不幸的是，世上却很多人深信不疑。

＊　＊　＊

世上既無好人壞人，那麼春長樂是屬於什麼人呢？

人。

他就是人。

一個不是「好人」、「壞人」的人。

一個和全世界所有男人一樣有七情六慾、有喜怒哀樂的男人。

施風眠呢？

她當然也只是一個和全世界所有女人一樣的女人。

她當然也有愛與恨，就跟春長樂一樣，就跟你我一樣；那麼，她愛上春長樂，春長樂愛上她，這豈不是一樁非常平常的事？

男人要女人、女人愛男人，難道不是天經地義的事？否則造物者為何要創造兩性之分呢？

春滿園與石琪非常瞭解這一點。

因此他們全無怪施風眠愛上自己的兒子。

他們甚至誇讚施風眠：「妳跟春長樂，其實是非常登對的一對。」

施風眠痛苦的低下頭：「只可惜我們之間有仇恨……」

「在我們談仇恨之前，」春滿園望了望她：「妳是否可以告訴我一個疑問？」

「你說。」

「妳派來的女殺手，故意不殺死春長喜，又故意告訴我們是春長樂派來的，目的是想挑起我們一家人火併，這一點我們已經想通。」春滿園緩緩的說：「如此一來，女殺手豈非穩死無疑，她無論如何是逃不過被我們格殺的，難道她已存了必死之心？世上難道有不怕死的人？」

「這沒什麼，」施風眠緩緩道：「那個女殺手兩年前因一次刺殺行動失敗，反中了人家一種厲害無比而不知名的毒，奄奄一息倒臥荒山中，適逢我爹路經發現而將之救起……」

石琪恍然：「原來她是報妳爹救命之恩，怪不得她有必死之心。」

「這只是原因之一，另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施風眠淡淡一笑：「她身上所中之毒乃千年奇毒，並無解藥可消去此毒，我爹僅能憑精湛之醫術壓制其體內毒不讓它發作……」

春滿園接口：「妳爹一死，她也活不了，因此她就豁開性命為妳策劃這宗精密絕倫，鋌而走險的復仇計劃，是嗎？」

「不錯，」施風眠點點頭：「否則憑我一個人之力，我實在想不出也做不到這麼絕妙的報仇計劃。」

一頓，她注視著春滿園，又望了一下石琪：「妳們還有什麼問題嗎？」

「有，」石琪望著她說：「現在妳打算怎麼辦呢？」

「什麼怎麼辦？」施風眠冷冷一笑：「我既然落在你們手裡，我能怎麼辦？」

「妳以為我們會殺妳？」春滿園輕歎。

「當然。」施風眠只說了兩個字。

「為什麼？」石琪問。

「很簡單，我們之間有仇恨，不是嗎？」施風眠冷澀道：「仇恨，本就是能使人不顧一切去殺人的理由之一。你們殺了我父親，我的復仇計劃使你們失去了一個兒子，以及你們未過門的媳婦蘇雪林；現在，也許就要引起你們另一個兒子對你們反目，我們之間的仇恨已愈來愈深，愈來愈解不開了，不對嗎？」

「的確，」春滿園沙啞道：「仇恨就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大到足以讓人毀滅……」

微微停住，目光忽像火炬般的炯炯注視著施風眠的眸子：「除了妳所提的仇恨之外，妳顯然漏掉了更值得一提的東西……」

「什麼東西？」施風眠覺得他的眼光挺有神，令她有不能仰視的感覺。

「愛。」春滿園只說了一個字，一個非常簡短而又非常有力的字。

石琪追上一句：「妳對春長樂的愛。」

施風眠痛苦的垂下眼簾。

她的腦海裡不期然的又漾起春長樂的影子，她想揮去，却越揮越大、越揮越清晰……

施風眠長吸一口氣，咬著下唇：「這是一樁錯誤的愛……」

「不，」石琪有力的打斷她的話：「男女之間，本就天生有愛人與被愛的權利。妳沒有錯，他也沒有錯，世上的人除了追求榮華富貴、功名利祿之外，如果缺少了愛，就等於吃飯不配菜，妳會發現人生多麼沒趣，多麼無聊，妳不認為是？」

施風眠閉上眼睛。

她當然認為是。

她已經深深體會到，在那短短三天沒見到春長樂的日子裡，她真的有世界末日的感覺。

春滿園的聲音在她耳邊响起：「仇恨與愛，妳認為那個重要呢？」

施風眠沒有回答。

可是她知道答案。

仇恨是暴戾的；愛是溫馨的；仇恨是醜陋的；愛是甜美的。

仇恨與愛，那個重要？

只怕連白痴都知道這個答案。

「所以，」春滿園低沈有力的說：「我

們不是來殺妳的，我們只想來幫助妳更愛我兒子，也讓他能更愛妳，妳明白麼？」

「但是，」施風眠痛苦的搖了搖頭，眼梢掛上一顆晶瑩剔透的淚珠：「我忘不了我爹之死。」

「誰也忘不了，」春滿園艱辛一笑：「任何人也忘不了自己的父母親之死；同樣的，如果春長樂為了妳而不惜殺了我們，妳認為他會忘得了？本來仇恨是在妳我之間的，如此一來，你們之間原本濃深的愛，豈非增添了不必要的仇恨種籽？這顆仇恨種籽或許一時間不明顯，可是日子久了，當你們有任何些許的磨擦時，這顆仇恨種子是否會愈來愈明顯呢？妳能保證不會？」

施風眠掩面喃喃自語：「我眞的不知道該怎麼辦，眞的不知道……」

「對妳來說，不，對任何人來說，這無疑是件令人很難抉擇的事：」春滿園嘆著氣說：「但是我仍然要再問妳一句話作為妳的參攷，如果，我願意讓妳無條件的殺死我，妳爹能死而復生麼？」

當然不能！

死人就是死人，任何死人都不可能死而復生的，即連「轉世」、「再世」都是一些屁話、鬼話！

春滿園又問了一句，語音深沈：「我如果眞願意這樣做，妳下得了手嗎？」

施風眠倏然抬首、睜眼：「為什麼下不了手？我本來就是要殺你報仇的。我為什麼下不了手？只怕你不肯眞讓我殺吧！」

春滿園却平靜道：「我肯。」

施風眠吃驚的望著他，她以為他在開玩笑。

春滿園全無開玩笑的樣子。

石琪也沒有。她竟然很正色的補上一句：「我也絕不還手。」

施風眠瞠目結舌。

她想不到春滿園與石琪不但不殺自己，居然還肯束手讓自己殺！

為什麼？他們瘋了嗎？

更令施風眠駭異的是，春滿園竟然還從長統鞋裡抽出一把利刃交到她手上：「妳下手吧。」

施風眠握著刀，緊緊握著：「你們以為我會中了你們的『苦肉計』？你們眞以為我下不了手？」

春滿園與石琪沒有說話。

他們雙雙閉下了眼睛，而且兩人抱做一團，似乎眞的在引頸就戮，等待做同命鴛鴦。

施風眠激動！

這是眞的，他們眞的肯願意束手就死！

這種報仇的大好良機，豈非天賜？

此時不下手更待何時？

施風眠已舉起了刀……

這一剎那，她想起了父親的慘死，她永遠忘不了驟然失去父愛的痛苦！

這一剎那，她也想起了只要一刀刺下去，春長樂也要立刻失去父母！

——他也必將痛苦一輩子！

自己痛苦不夠，還要將這種痛苦加到自己所愛的人身上，這樣做對嗎？應該嗎？值得嗎？

仇恨是否大過愛？

仇恨是否應該無止境的延續下去？

恨不該有結束的時候嗎？

殺死他們就能結束仇恨嗎？

這一剎那，施風眠心念急轉，不知轉了幾百轉、幾千轉，無數個問號像閃電般的在她腦海裡迴旋、激盪……

不知過了多久。

她終於慢慢放下了刀。

這一瞬間，她悟出了一個眞理：世上只有愛才能消弭仇恨。

＊　＊　＊

是的，自有人類以來，世上就有恨與愛。

有人說，消滅仇恨的最好方法是：以戰止戰、以殺止殺、以血還血、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以毒攻毒、以狠還狠、以暴易暴、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說不盡的殺，訴不完的殺，殺！殺！殺！殺！

結果呢？

事實殘酷的證明：自人類飲血茹毛到今天上天下海、開天劈地的幾十萬年進化史，依然到處存在著人殺人、人吃人、人鬥人、人坑人、人騙人、人打人、人搶人、人姦人、人踩人……的各式各樣悲劇！

這不是說明了以戰不能止戰、以殺不能止殺、以暴不能止暴嗎？

如果人類不太愚蠢的話，如果人類不吝惜他們的愛的話，如果人類願意付出更多、更眞摯、更持久的愛的話，那麼今天的世界各個角落裡，怎還會有仇與恨的容身之地？

愛，就是消滅仇恨的最有效方法！

只可惜世上眞正懂得的人太少了，眞正肯做的人更少了，眞正肯持久不懈去做的人更是少之又少了。

所以，今天的世界比任何時候都要亂！比任何時期都要恐怖！完全是咎由自取啊！誰能說不是？

春滿園與石琪已悟出了這個道理。

在他們「殺子」之後，兩人閉門思過，深深領悟昔日的愚昧與無知。

他們自從絞盡了腦汁，費盡了心機，不惜設計逼走花常好、殺死了夏詩仁與秋水藍、且犧牲了羅香綺，然後一手獨攬大山幫，汲汲經營，不出十數年便使大山幫一躍而為江湖第一大幫，但却也因此而疏忽教育他們的孩子，以及忽略了孩子心態的正常發展。

家世的顯赫，物質的極端豐裕，權勢的龐大，養成了他們養尊處優，高人一等，目中無人，盛氣凌人的自大與驕傲心態；更養成了藐視人類倫理親情，否定人與人之間的價值觀，只是沉迷於權勢無敵的作祟心態。因此不堪「江湖第一殺手」莫老虎的一句話挑撥，立刻展開了一場無情而持久的權力鬥爭！

春滿園與石琪雖有心力挽狂瀾，避免悲劇發生，却使他們活生生的殺死了自己的親生幼子！

這麼慘痛的代價並未足以阻止悲劇的發生：春長安生死未卜，隨時隨地有回來奪權的可能，春長樂為了與施風眠的結合，隨時隨地有弒父殺母的可能！

春滿園夫婦雖然已發現這種現象，但是他們又能怎樣？難道再殺一個兒子不

成？

不，如果連施風眠也殺的話，豈非還殺死了他們未出世的孫子或孫女？如果是雙胞胎或三胞胎，那麼他們豈不成了「殺子」兼「殺孫」專家？

世上有誰下得了手？

春滿園與石琪再怎麼狠，畢竟也是一個人，只要是人，都有人性，再壞再惡的人都有！他們當然下不了手，絕對下不了手。

下不了手，怎麼辦？

難道眼睜睜的等自己的親生兒子來殺自己？

與其這樣，爲何不乾脆讓施風眠下手來得好些？

他們這樣做，反却使施風眠下不了手。

——因爲他們已對自己的子女付出了最眞摯而又最正確的愛。

眞摯的愛，正確的愛，化解了醜陋的仇恨，消弭了錯誤的仇恨！

＊ ＊ ＊

施風眠在放下刀的時候，順勢在春滿園的衣袍上割下了一塊，顫聲道：「這一刀，已結束了我們之間的仇恨，永遠的結束。」

春滿園與石琪靜靜的望著她，眼角閃著淚光。

施風眠也眸角掛淚：「其實，我也讓你們殺了春長喜，而且我也殺了你們的媳婦蘇雪林，仇恨本早就該結束了。」

「孩子，」石琪兩眸濕潤，淚眼模糊的呼喚著施風眠：「我，可以抱妳嗎？」

施風眠本不想動，她一下子適應不了；可是當她很眞確的看到了石琪淚影裡的慈愛、歉疚、悔恨與濃深的期盼之時，她已熬忍不住飛淚撲進她的懷裡……

石琪放聲痛哭，緊緊摟着施風眠，喃喃哭道：「孩子，這輩子，我將會以最大的愛心來彌補妳……」

「謝謝妳……」施風眠哭得像個淚人兒。

馬車內一片哭聲。

一哭泯恩仇。

噢，不，馬車外也有哭聲！

男人的哭聲。

誰在哭？

＊ ＊ ＊

春滿園驚訝的推開車門時，立刻見到了春長樂正跪伏在地上掩面痛哭，口中不住低喃：「爹，娘，原諒我，原諒我……」

「孩子！」春滿園淚眼縱橫的撲出去，一把抱住他：「一切都過去了，一切都是爹的錯……」

父子相擁抱頭痛哭。

石琪與施風眠也加入了「哭抱的行列」。

——人，大概只有在掉眼淚的時候才是眞情流露的一刻吧。

——童稚最純眞，所以他們也最會哭，不是嗎？

＊ ＊ ＊

闃靜寒冷的街角，總共有四個人在灑着熱淚。

春滿園、石琪、春長樂與施風眠。

其實不止。

街的對角暗處也有人在哭。

三個人。

春長安，柳橫波與鄭寫眞。

他們哭着奔向春滿園與石琪。

春滿園與石琪也哭着衝向他們。

他們抱做一團、哭做一團。

＊ ＊ ＊

就在他們哭的地方，後人就叫它爲「哭街」。

也有人稱它爲「哭墻」。

＊ ＊ ＊

「弟弟，」春長樂朝春長安跪了下去，含淚道：「請原諒我這個不肖哥哥……」

「哥哥！」春長安立刻跪伏於地，淚涕滂沱：「往事已矣，我知道你一定會成爲我世上最好的哥哥，我也一定會成爲你世上最好的弟弟……」

兄弟倆哭抱成堆。

這個地方，後人也給了它一個名字：「兄弟跪」。

＊ ＊ ＊

春滿園與石琪夫婦倆，整整花了一個月的時間，將他們奪權的經過，以及春長樂的手足相殘，春長安佯同柳橫波、鄭寫眞的流亡出走、春長喜的裝瘋詐死、施風眠的復仇致使春滿園殺子……等等，一五一十的，毫不隱瞞的寫成了一本書，題名「醜陋的刀」，裝印成册，就在春長樂與施風眠、春長安與柳橫波、鄭寫眞同時舉行婚禮的時候，分贈給來觀禮的賓客，同時還將這本書懸掛在春家祠堂上。

＊ ＊ ＊

「春滿園與石琪爲甚麼要這麼做？」後世有人看到這本書的時候，這樣問：「我的意思是說，他們將自己的醜聞公諸於世，豈非自揭瘡疤，家醜外揚，徒受世人訕笑譏嘲？」

「不，」有人如此回答：「他們是經過深思熟慮才這樣做的。」

「他們的目的在那裏？」

「他們最大的目的是在警惕春家的子子孫孫，讓他們知道『權力鬥爭』的可怕，上一代人已付出了慘痛的代價，無論如何不希望他們的子孫爲爭權奪利而步上他們的後塵；同樣也勸告世人在面臨權力鬥爭時，最好以和平方式轉移，否則不僅動輒引發血流成河、人頭落地萬千的慘酷爭戰，而且還可能禍及三代。」

「權力鬥爭眞是這樣的可怕嗎？」

「絕對是。世上再也沒有比它更可怕的東西了，它簡直就是世上最鋒利、最可怕而又最醜陋的刀了，它能令你殺朋友、殺父、殺母、殺妻子情人、殺兒子兄弟、殺所有你能殺的人！」

「這麼說，權力鬥爭是毫無理性、也無是非了？」

「不錯，它取決於四個字。」

「那四個字？」

「勝王敗賊。」

問者又問：「你認爲春滿園與石琪自揭瘡疤，豈不讓他們的子孫引以爲羞，抬不起頭來？」

答者長歎了一口氣：「我們的老祖宗的確留下了很多好東西給我們，但無可否認的也留下了不少壞東西給我們，像甚麼『家醜不可外揚』啦，其實，人生在世，那

一個人沒有醜聞呢？或多或少、或大或小吧了。我們國人受了這句話的影響，養成了報喜不報憂、死愛面子、死不認錯等等的民族劣根性，造成了自以為是、自以為大、自以為了不起的自大個性。一個人有了老大自居的心態，當然也就不會再進步了，所以我們今天淪為被人譏笑的『三等民族』，實在是咎由自取啊！」

「可不是，家醜不揚，就好像一個人生了病諱疾忌醫，不死已經算夠運了，難道還寄望她强大？這不是痴人說夢麼？」

「所以，春滿園與石琪的自揭家醜，實際上是一個勇於知錯與認錯的人，他們打破了傳統的包袱，把血淋淋的醜事懸於祖宗祠堂，固然使後世子孫難過，其實反更激起他們的悲憤向上，努力保持，發揚大山幫的强大，這豈不是一個很好的反面教材嗎？」

問者聳然起敬：「是的，我們的長輩總喜歡板着臉，裝成一副聖人的樣子，一絲不苟的教訓我們，專說些又英勇、又偉大、又完美的人與事來說教，彷彿那些人好得不像是這個世界上的人；春滿園夫婦竟敢向傳統挑戰，實在算得上是極有勇氣的豪傑，你說對不對？」

「是的，」答者肅穆點點頭：「雖然他們做了很多錯事，可是他們敢自揭錯處，不再犯同樣的錯，當然算得上是豪傑了，人，誰沒有做錯事呢？」

「人類本來就是一種最會做錯事的動物，人本就在錯誤中成長，不是嗎？」

答者微笑：「你還有甚麼問題嗎？」

問者想了一下：「我還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甚麼？」

「春長安一心要回來殺春長樂，他已經找到了下手的機會，為何始終不見他出手呢？」問者說：「是不是春長樂的武功比他高，春長安不敢出手？」

「這倒不是，」答者緩緩的說：「三兄弟當中，屬春長安最出色，論武功，只怕也要比春長樂還要高些。而他之所以遲遲沒有出手，我想，這大概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甚麼？」

「春長安的心裏是抱着不成便死的決心回來的，最初一段日子苦無下手的機會，等到他發現春長樂每晚與施風眠幽會時，柳橫波的肚子已有了六、七個月大，春長安在心理上感覺孩子就要出世了，心理上的壓力也就更大，所以他也越來越緊張，越來越害怕失手，越來越怕死，因為只要他一死，最少就是三屍四命，如果是你，你敢不敢隨意出手呢？」

「刺殺這項工作，只要心中有一個『怕』字，顯然就很難做得好了，如果是我，也一定會等到『不怕』的時候才出手。」

一頓，他問：「第二個原因呢？」

「第二個原因應該是顧念兄弟情而下不了手。」

「我不同意這點，」問者搖頭：「春長安若非小黃鶯捨身相救早就死了，實際上等於春長樂已經殺了他，他怎會下不了手呢？」

「春長樂雖然殺春長安，畢竟並非面對面的擧刀肉搏互殺，在心理上感覺是不一樣的。」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比方說，你很氣很氣某個人的時候，沒見到他時破口大駡，恨不得一口口水淹死他，可是一見到他面時，氣却消了，所謂見面三分親，就是這個意思，你明白麼？」

「我明白了，所以春長安雖然跟踪了春長樂有一些日子，就因為兄弟情與夫妻情，還有未出世的父子(女)情，而使他遲遲不肯出手，這麼說，春長安實際上是個多情的人囉。」

「他如果不多情，怎會娶兩個老婆？」

「最後一個問題，後來那個發癲的花常好怎樣了？」

「這還用說嗎，」答者含笑道：「春滿園既然敢把一切事情公開，就表示他已認錯，他當然將花常好接回大山幫照顧，而且連同江湖第一殺手莫老虎都接來了。」

問者長長吐一口氣：「故事雖然悲慘，父殺子、子殺父，兄弟手足相殘，母欲殺子……總算結局還有那麼一點人情味。」

「還有問題嗎？」

「沒有了。」

* * *

筆者後記

我却有一個問題：權力鬥爭進化演變到今，被我們譏為「生番蠻夷」的鬼佬，却有了和平轉移的「民主」方式。民主，或許還有很多缺點；民主，或許不是人類最終理想的權力轉移方式，但是在現階段而言，無疑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和平、最不血腥的模式，他們已行之有年了。

我們呢？

遙望海峽兩岸，苦難的中國人，自詡為「龍」的傳人的中國人，自豪有五千年悠久歷史的中國人，你們什麼時候才能享受到眞正的民主，而免於遭受權力鬥爭之苦與權力鬥爭之害呢？

誰知道這答案？

（全文完）

小故事大道理

春夏秋冬

過去一個多月來，我接到各方來信，有人說，「這一年好容易就過去了」；有的說，「這一年好不容易又過去了」。時間是不變的，一年就是一年，一年中發生了許多事，也處理了許許多多的事，時間是不會等待我們的，一年容不容易過去，純為心理作用，對於一個有信心、有勇氣、永遠朝着既定目標奮鬥不懈的人，他深信多過一年就更接近成功一年。

一年中有春夏秋冬，每個人一生中有酸甜苦辣，國家有衰退復興的時候，個人的事業有成功失敗的時候，只要我們信心不動搖，冬來春去，苦盡甘來，失敗之後乃有成功之時。否極泰來，我們不要去計較寒冬和失敗，我們中華民國要朝着自己應該努力的方向，遵照憲法與總統蔣公的訓示，奮發圖强，有信心、有勇氣，則我們可以堅決相信：我們一定會復興我們的國家，只是時間的長短而已。（選自蔣總統經國先生的言論集。）

梁山泊英雄傳之七　　　　　　高石・編繪

晁蓋上梁山（三）

［水滸傳］是我國一部古典文學名著，此書描寫宋江等一百零八名好漢，他們各有不同的出身、背景和遭遇，有朝廷官員，有家財萬貫的富户，有普通老百姓，但在各種不同的原因之下，他們終於聚合在一起，構成一節又一節精彩動人的故事。



82　東西兩岸好漢，一齊動手，排頭搠過來，把巡檢和許多官兵都搠死在爛泥地裏。



83　阮小二從船艙裏把何濤提上來。晁蓋饒了他的性命，叫阮小七用小船送他到大路口，放他回去給濟州府送個信：休要再來太歲頭上動土！



84　阮小七把何濤送到大路口，拔出尖刀，把何濤兩只耳朵割下來，放他上岸。何濤得了性命，自尋路回濟州去。



85　晁蓋、公孫勝和阮家三兄弟及十幾個打魚的，大獲全勝，一齊駕了五、六隻小船，離了石碣村，徑投李家道口來。



86　他們和吳用、劉唐的船隻會在一處，一路講着大破官兵的事，一同到旱地忽律朱貴的酒店裏來。



87　朱貴見許多人來，說要投奔梁山，連忙迎接。吳用將來歷照實說了，朱貴聽了大喜。



88　朱貴一面吩咐安排酒食欵待衆人，一面寫了入伙好漢姓名，先派軍士坐船送到大寨去報知。



89　次日早晨，朱貴喚一只大船，請好漢們下船，又帶了晁蓋他們的船隻，一齊向山寨裏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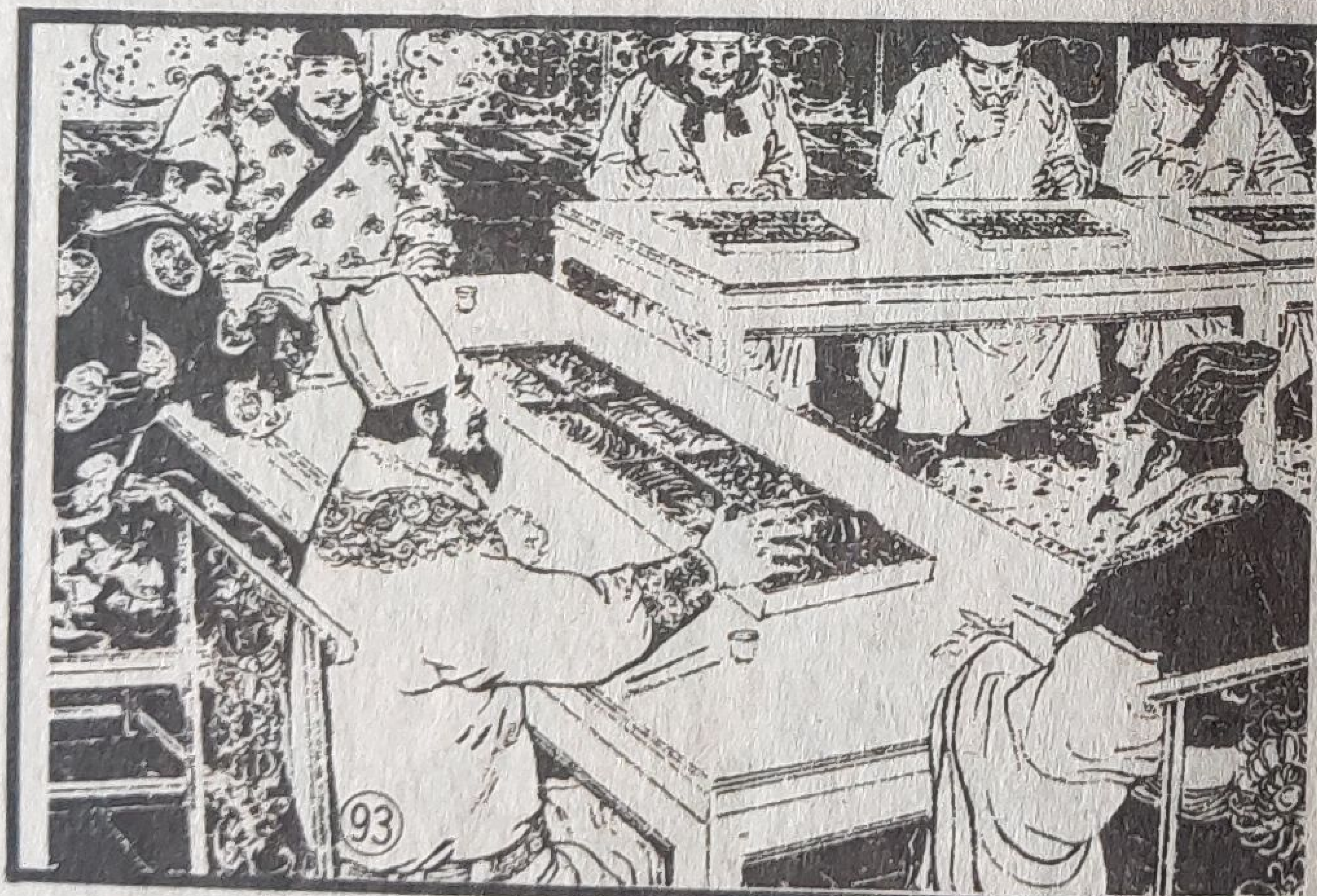
90　來到金沙灘，只聽得岸上鼓响鑼鳴，早有小頭目和幾十個軍士下山來，迎接衆好漢上岸。



91　到了關口，王倫領着林冲、杜遷、宋萬等一班頭領出關迎接，逐一相見。



92　到了大寨聚義廳上，晁蓋等七人在右邊一字兒坐下，王倫與衆頭領在左邊一字兒坐下。王倫喚階下小頭目前來見過，吩咐擺席。



93　山寨中鼓樂齊鳴，衆頭領飲酒中間，晁蓋把劫取生辰綱，大破官兵的事，從頭至尾，說了出來。王倫聽了，暗暗吃驚，虛作應答，心裏又在打主意。



94　散席後，王倫送七人到客館內安歇。晁蓋因見王倫表面上殷勤招待，非常感激。吳用却早已看出王倫並沒有眞心收留他們。



95　晁蓋忙問吳用，梁山如不能安身如何是好。吳用因看出林冲在席間對王倫的態度大不滿意，決定探探林冲口氣，再作計議。當夜七人安歇了。



96　次日天明，林冲果然來訪。七人連忙迎接，邀請林冲到客館裏面敘話。



97　吳用故意用話試探林冲，林冲實說王倫並無收留誠意，他恐怕七人因此退去，所以特來挽留，表示他自有道理。



98　林冲走後，王倫派軍士來請七人到山南水寨亭子上宴會。



99　晁蓋等已知林冲有火拚王倫之意，去赴宴的時候，就各把兵器暗暗藏在身上，準備見機行事。



100　王倫、林冲、杜遷、宋萬和朱貴迎接晁蓋等七人在水亭子上坐定。酒至數巡，晁蓋提起入伙聚義一事，王倫便把閑話支吾開去。吳用看林冲時，只見林冲一言不發地瞅着王倫。



101　又飲了一會，忽見兩個軍士捧着大盤子，盤裏放着幾錠大銀，來到席前。王倫便起身把盞，對晁蓋說要他們七人另投別處去。



102　晁蓋連忙起身，表示不收禮物，就此告別下山。



103　一言未了，只見林冲雙眉剔起，兩眼圓睜，喝問王倫；吳用假意勸林冲息怒，拉了衆人要走。



104　王倫見林冲當衆觸犯他，拍案叫怒。晁蓋等七人起身要下亭子。



105　林冲把桌子一脚踢在一邊，從衣襟底下掣出一把刀來。晁蓋、公孫勝、劉唐便回上亭子來虛攔住王倫，阮小二去勸杜遷，阮小五去勸宋萬，阮小七去勸朱貴，吳用也假意來扯林冲。



106　林冲早拿住王倫。王倫見勢不好，叫道："我的心腹在那裏？"他雖有幾個心腹，但見林冲這般凶猛，誰敢向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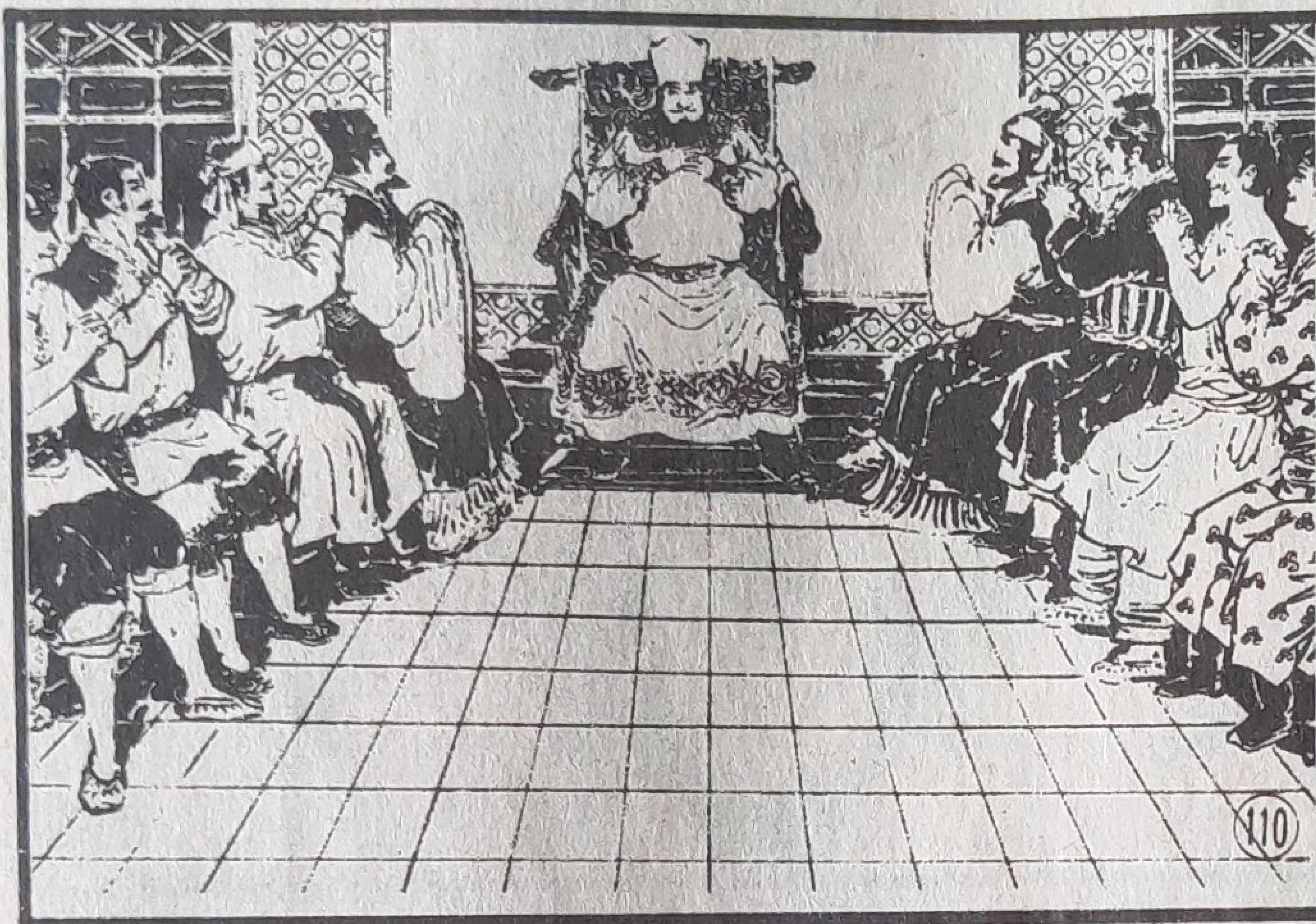
107　林冲罵了一頓，一刀把王倫搠倒在亭上。晁蓋見王倫死了，各掣刀在手。嚇得杜遷、宋萬、朱貴都跪下了。晁蓋等慌忙扶起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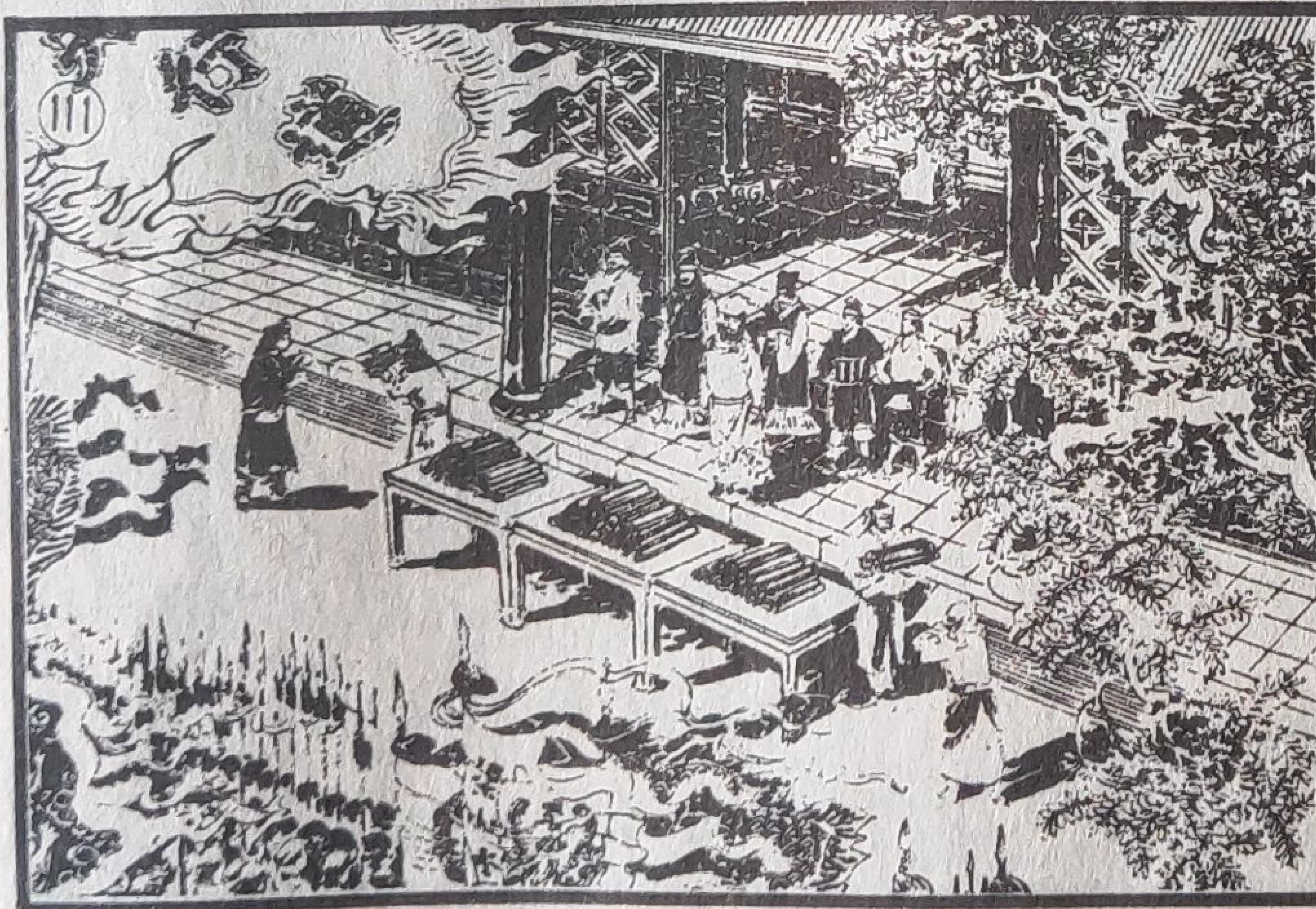
108　林冲當衆聲明，他因王倫心胸狹窄，成不了大事，因此火拚，自已沒有圖位之意；又說晁蓋仗義疏財，智勇雙全，應該立爲山寨之主。衆人齊聲說好。



109　晁蓋再三推讓，林冲早把他推在交椅上，衆人先就亭前參拜了。



110　隨後都到大寨義廳來。全寨大小頭目也都到齊。衆人扶晁蓋坐定第一把交椅，然後互相謙讓了一會。吳用、公孫勝、林冲、劉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杜遷、宋萬、朱貴，依次坐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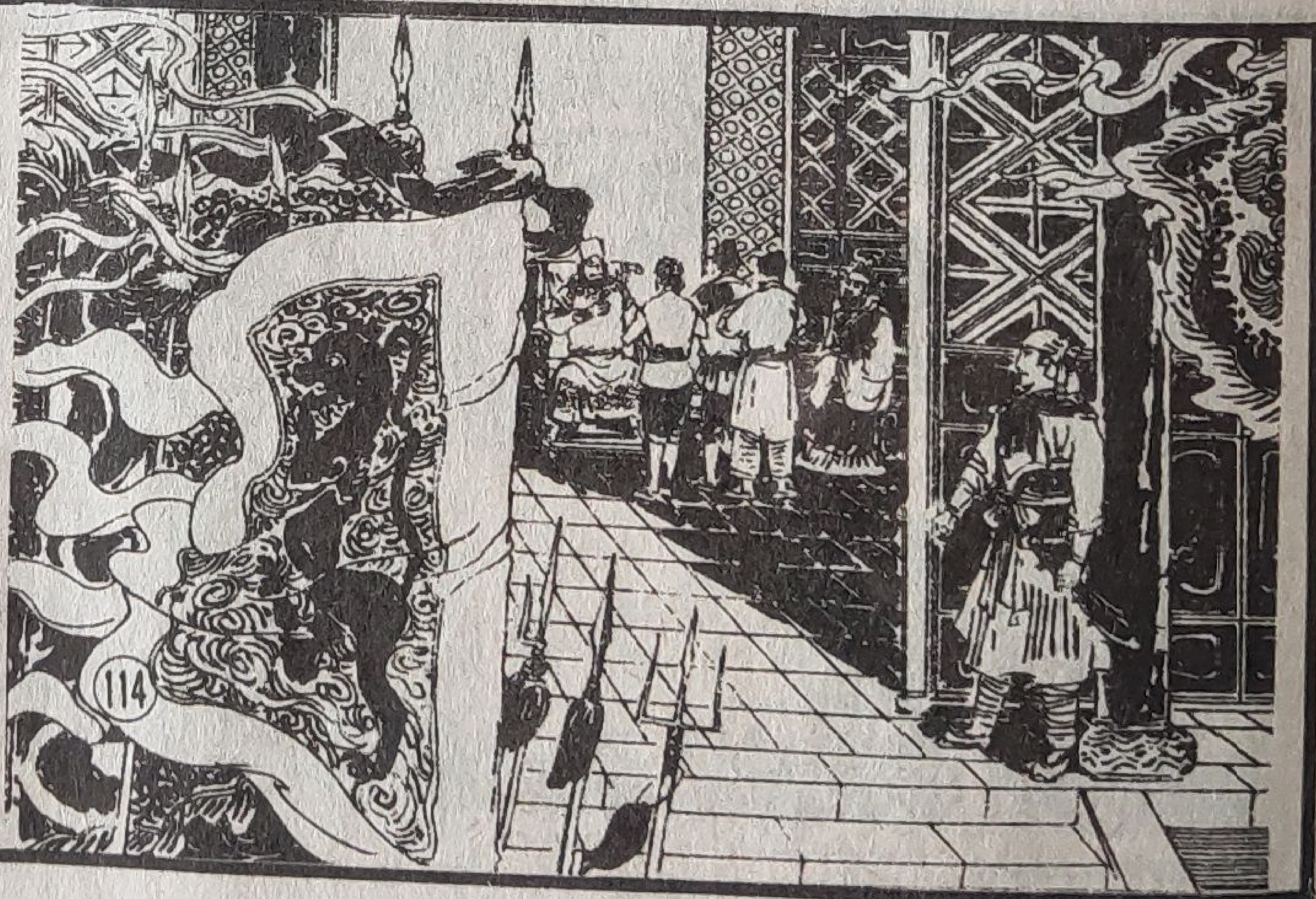
111　山寨共七、八百人都來參拜了。晁蓋派吳用做軍師，林冲等教練人馬；勉勵衆人，守備山寨，竭力同心，共聚大義；又把劫來的生辰綱和自家莊上的金銀財帛，取出一部分賞給衆小頭目和軍士。



112　其餘的銀錢都拿來修理寨柵，打造刀槍弓箭和衣甲頭盔，安排大小船隻。從此山寨裏天天教演馬步水兵，準備迎敵官軍。



113　且說濟州府尹，自從何濤逃命回去，報告石碣村官兵全軍覆沒情形，又探得晁蓋在梁山做了寨主，就差團練使黃安，帶着一千多官兵，拘集船隻，分兩路來攻打梁山泊。



114　晁蓋聞報，同軍師商議。吳用隨即喚阮氏三雄，附耳低言，如此如此……又喚林冲、劉唐，吩咐這般這般……，再叫杜遷、宋萬，也一一吩咐，當下佈置定了。



115　那黃安帶領船隻，看看漸近金沙灘，只聽得水上一片畫角之聲。他叫人把船彎住，再看時，三隻船遠遠搖過來，每隻船上只有五個人，四個人搖着雙櫓，船頭上各立一人，正是阮家兄弟。



116　黃安下令，兩邊四、五十隻官軍船紛紛殺奔前去。那三隻船唿哨一聲，一齊調頭便回。背後官軍船上把箭射將去，那三阮去船艙裏各拿出一片青狐皮來遮擋箭矢。



117　黃安只顧趕，背後一隻小船飛也似划來報告；另一路官軍，也是這樣趕入東海，被梁山杜遷、宋萬用一條大篾索截住水面，在岸上用灰瓶、石子打來，官軍都棄了船隻，落水逃命。



118　來人還說：旱路上的接應人馬也被林冲全部殺死，馬也被他們索去了。黃安聽了，心慌意亂，便把白旗招動，叫衆船不要去趕，快些回來。



119　衆船剛撥轉船頭，前面那三隻船却早撥轉身，又引着十幾隻船，每隻船都只有三、五個人，手裏搖着紅旗，口裏吹着呼哨，飛也似趕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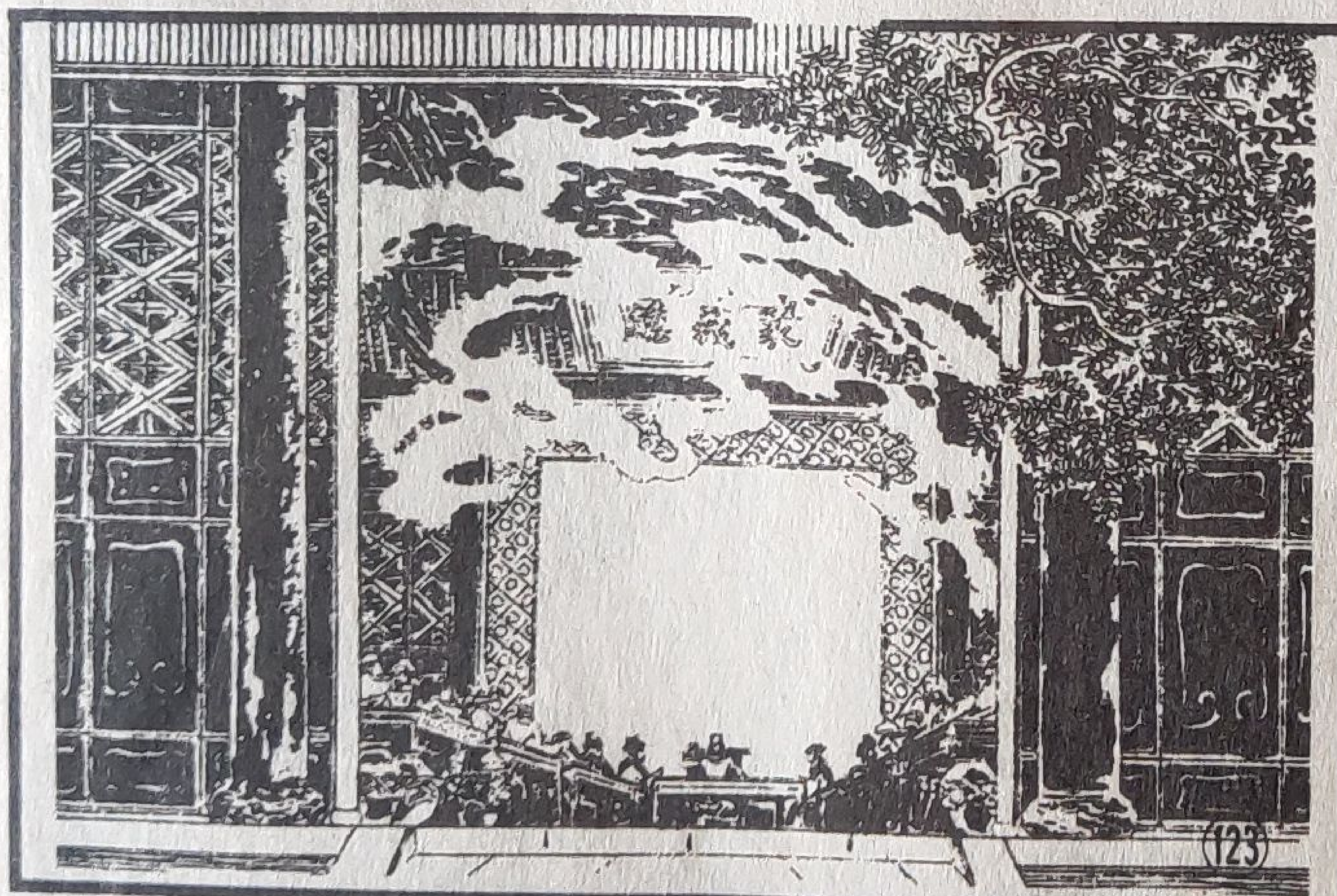
120　黃安正要把船擺開迎敵，忽聽得蘆葦裏一聲號炮響。黃安看時，四面八方都是紅旗，兩邊小港裏站出四、五十隻小船來，船上弩箭如雨點般射來。



121　黃安想奪路逃走。他跳上一隻快船，盡力想搖到岸邊。不料蘆葦邊一隻船上，立着劉唐，一撓鈎搭住黃安的船。劉唐跳過來，一把將他捉住。其餘的官兵，有的被箭射死，有的被活捉。



122　大小頭領得勝回寨，點檢共奪得好馬六百餘匹，船隻軍器無數，生擒得一、二百人。林冲、杜遷、宋萬、三阮和劉唐，各記了功勞，衆軍士都有賞賜。



123　聚義廳上，大擺慶功筵席。晁蓋等飲酒至天明，席間決定要做兩件事情，一是到濟州府去買通官吏，救出白勝；一是派劉唐帶些黃金，到鄆城縣去酬謝宋江。當下調派停當，分頭去辦。　（本段完）

上文提要：

賭城骰寶王陷入孤立處境，派助手夏利來香港游說精湛賭術的羅門高徒史加義助一臂之力，詎料夏利是晚突被人殺害，爲偵查殺死夏利的主兇及事件眞相，史加邀師叔羅江重出江湖，與師妹柳芳婷等三人，分頭飛赴三藩市、洛杉磯，史加藝高膽大獨闖龍潭虎穴，與紅心皇后和黑桃A周旋起來……

史加奇案錄之二／陳查利·文
可飛·圖

義助（中）

馬場風詭雲譎　青蛇貪財上鈎

＊　＊　＊

黑桃A手上拿到一對陰陽K，外加一張方塊Q，牌是不會輸給紅心Q的，史加的牌不在他考慮之列，他很爽快地跟了。因爲他不相信紅心Q會與他一樣，拿了陰陽10，第一輪發牌，出現面對陰陽對子的機會很微。

再輪到史加時，他跟了後又加上一片金色的5000，把紅心Q和黑桃A愣住了。這是他們從事賭業以來，沒有遇上過的場面！兩人心中不禁在暗罵：「雖然是遊戲，不是眞的賭錢，但說好是較量技術的呀！史加這樣亂來，簡直是兒戲，像小孩子在『玩坭沙』！」兩人均不約而同地凝視着史加，站在旁邊的「四紅」和「四黑」，也忍不住竊竊私議，傳出「嗡嗡」吵聲。

史加却是一本正經地端坐着，臉上沒有一點嬉謔的表情。紅心Q和黑桃A彼此看了一眼，跟了。

第三輪的牌是：紅心Q添了一張「紅心A」；史加的是「黑桃4」；黑桃4卻多了一張「紅心Q」。牌面有了新變動了：黑桃A的是一對Q對子最大；紅心Q一對10對子次之；史加是黑桃245，同花順子的趨勢。

應該黑桃A首先落注，他考慮了一下，放下了四枚金色的5000，希望將其他兩人踢出局，因爲他手上拿了K和Q各一對，KQ在牌面未出現過，很有可能是Full House。

紅心Q再一次小心看了底牌，心中忖道：「我現在是三條10，即使黑桃A拿着兩對也騎着黑桃A來吃，史加已擺明同花順子格局，又有可能是同花或順子，現在不把他們踢走，給黑桃A博到Full House，史加博到順子，我也吃虧的。」

紅心Q跟了，另外加上四片金銀相間的10000。

史加毫不考慮地跟了，並加上十片10000。這一注一共十六萬，又引來了更嘈吵的「嗡嗡」聲。

這局面沒有人非議史加了，因爲誰都在想把別人踢走。但史加到目前爲止，還未看底牌，這是「嗡嗡」的主要原因。

黑桃A和紅心Q跟了，再不敢加注。

第四輪牌：黑桃A得到「紅心K」；紅心Q得的是「紅心10」；史加的是「黑桃6」。

紅心Q現在拿的是「四條10」；黑桃A拿的是「K三條加Q對子」；史加牌面是「黑桃2456」。

紅心Q只擔心史加會是同花順子，故僅下注100000；黑桃A這次考慮了很久，還是跟了；史加這時却把面前的籌碼全推了出去，還是未看牌底，却把它翻開來，是一張「黑桃3」。

當二十束目光詫異地凝視着，攤開在史加桌面的「黑桃23456」同花順子時，史加落漠地解釋：「你們用不着奇怪，我知道我會拿到這副順子，我同時也知道紅心姐拿的是四條，黑桃兄的是Full House，我甚至知道下次我們的牌將是：紅心姐拿的是順子；黑桃兄的是三條；我是兩對。所以我設法在這局裏把錢都贏來了，因爲兩位都不信邪，你們都會跟的。」

黑桃A當然不信紅心Q會是四條，最

多只不過是10三條的Full House；史加最大不會超過是同花，因爲誰拿了開局牌的黑桃2和3，也不會跟進的。

紅心Q已知道吃定是黑桃A，對史加的看法與黑桃A不謀而合，當然要跟進！

紅綫不服氣，跑至桌前將籌碼撥開，整理好牌立即洗牌。「黑貓」趨前切了牌，紅綫便依次發牌，大家都目不轉睛的看着，按牌的走勢，知道三副牌的形勢必定堅持到最後一張，沒有任何一人願意被踢出局。最後的一張牌發完後，大家怔住了，結果眞像史加所說的一樣。

當衆人將難以置信的目光，從桌上的牌局移向史加臉上時，史加說話了：「對人的精神和腦力，產生預兆及第六感的事例，各位沒有遇上過亦會聽說過。在『超心理學』中將它叫作『特殊感應』ESP，只有腦電波特別强的人，才能有這種力量。但是，這種能力也可以鍛鍊出來的，只要有恆心，懂得竅門，便可辦到。」

史加的神乎其技、有聲有色、鑿鑿有據的兩個事例，不但引起了大家的驚詫，同時將他們帶進了一個神秘的領域。人特別對神秘莫測的事物，都免不了抱着一顆好奇心，可以說是人的天性之一。

黑桃A的好奇却是出自利害關係：「『羅門』就是掌握了這種『竅訣』？」

史加轉頭看着黑桃A：「是的，但這只不過是『羅門』技藝之心理戰術之一。如剛才我故意不看底牌，及時反加注等等，使你們產生兒嬉的錯覺，令你們入彀，是另一種『心控術』。當然，還有五花八門的技巧，目的在於訓練眼、耳、口、鼻、手的敏捷和技能，不一而足。」

「這樣說來，豈不是逢賭必贏了？」黑桃A鍥而不捨。

「『羅門』弟子不是每人都能練到『心控術』的境界，甚至連『心控術』能掌握得好的也不多，多半是技能方面超越常人吧了。『羅門』的第一誡條是『騙』，認爲賭是一門高深的藝術，像奕棋一樣，講究『品』，以技藝取勝。」

黑桃A對這理論一竅不通：「人們說『十賭九騙』，你剛才的表演，以第六感取勝，藉着你的先知條件，引我們入彀，不也是『騙』嗎？」

史加不以爲忤：「『騙』是以不正當手段，或欺詐方法來達到自己的利益目的。因此，是一種不忠誠和卑鄙的行爲。我有用過這種方式嗎？」史加用銳利的目光環視各人，他們無言以對：「其實，是兩位的自信心，自己欺騙了自己，迫使自己入彀的，我沒有騙你們入彀！由於你們浸淫在賭業久了，看得多也懂得多，每一個念頭，每一個思想，都有固定的過往經驗，來替你們作客觀的分析和判斷。因此，產生充滿智慧的自信心，是理想當然的。過份的自信，亦即高估了自己，而相對地低估了別人，我便有機會製造成一面倒的局面。」

紅心Q和黑桃A事實上相信第六感的，因爲在賭的場合裏，他們曾「心血來潮」地，避過了不少風險。可是，剛才自己却被數學上的「或然率」所欺騙了，機會是這樣微，還是出現了。世事就是這樣的「人算不如天算」，不到你不服。

其實，世界上可以說沒有僥倖這一回事，最偶然的意外，都是事必有因的，祇不過紅心Q和黑桃A，對這件事的眞正原因無知而已。史加並沒有再作深入的解釋，因爲說下去就洩露師門隱秘了。

黑桃A仍死心不息：「事實上，這個牌局一開始就不會繼續下去的了，誰會拿了『黑桃2和3』這樣的壞牌跟注的？」

史加點着頭：「黑桃兄說得有理。但你不能否定一粒細小的種子，可以長成一顆大樹。『賭』字與『博』字經常連到一起，含有『攫取』和『博鬥』的意思。『賭博』這種競賽，並不是快捷者獲勝，亦不是强大者能稱雄，時間和機會各人都是均等的。競賽中不存在同情，不分貴賤，沒有過去；只有敵對，時機的掌握，智慧技巧的靈活運用，運氣的降臨，毅力和忍耐帶來新希望……。不能犯錯，把握最微細的機會。「黑桃2和3」也是機會，堅持下去便會最後勝利。是嗎？」

道理是說得通的，賭場就只有一綫機會，典當了最後的飾物，勇作垂死掙扎的人，比比皆是。這就是賭場旁邊，往往設有當押店的原因。但黑桃A主觀上認爲，拿着黑桃2和3，要不是史加預早有先兆，決不可能賭到桌面籌碼達三百萬的局面。

黑桃A不服氣：「理論是理論，實際上要是我拿着你的牌，我看了底牌後，就立即投降了。」黑桃A凝視着史加：「因爲我沒有特殊感應！」

史加沒有什麼堅持己見：「我們首先要澄清事情，就是這次賭局的目的——爲了鞏固對付『竹幫』的信心。剛才的示範及解釋，證明我具備有這種能力，目的已經達到了。是嗎？大家只要知道，世界上是有這種情況存在，也就夠了！」

紅心Q插言道：「對，目的已經達到了。不過，我不怕承認，要是史加和我賭，不管賭什麼或怎樣賭法，我知道我準會傾家蕩產，甚至輸到裸露畢裎！」

大家聽到紅心Q的話，想來有道理，不禁笑出聲來。與未卜先知的人賭，怎賭？黑桃A不禁想道：「假如史加跑到我賭場去賭輪盤，我的賭場不立即關門才怪！」想到這裏竟然前額冒汗。

「紅心姐不要說笑，」史加也笑了：「我雖僅是『羅門』記名弟子，但亦要遵守門規的。」

「幸虧羅門門規這麼嚴，弟子不多！」紅心Q心有餘悸。

黑桃A有同感：「羅門爲什麼徒衆不多呢？」

史加嘆了一口氣：「一方面是門規嚴，另一方面選徒亦嚴——凡是品性不良、天資不合要求的，都摒於門外。就是這樣，『羅門』已經人才凋零了！」

紅心Q和黑桃A沉思了一會，異口同聲道：「天資是與生俱來的，心智都會較强，這是事實；但天才往往像鑽石一樣，要發掘才能找到，要磨厲才能讓它顯出光芒。何況，天才有時是一種不斷的專心致志，無限的慘澹經營，橫逸的心智，就像一塊沃土，如不耕耘，則長莠草。」兩人回顧自己所走的歷程，有感而說。

史加點頭同意：「這是一個惡性循環

，『羅門』在正道的目光中有點邪門，也是原因之一。我爲什麼僅是記名弟子，除了本來另有師門，最大的理由亦是這個！」

黑桃A發覺傳聞與史加所說有差異：「據說羅家已經淪爲家學不外傳了，甚至達到傳媳不傳女的程度，你怎會入得羅門的？」

史加看了一眼黑桃A：「不錯，這是由於我本身師門與羅家過從很密，江叔看得起來，才指導我幾手看家本領，而無師徒名份的，是我自己要執師徒之禮吧了。」

紅心Q很欣賞史加，經過這次競賭，更佩服了：「好了，現在不是對『親家』，」她笑着凝視黑桃A：「你想把女兒下嫁史加嗎？要查家問底的！」

黑桃A不禁啞笑：「想就想了，就是蘇珊沒有這種福氣啦！她才只有十三歲，」想起自己的女兒，作父親的忍不住開心地笑了出來。

紅心Q笑得「格格」的很開心：「現在的女孩子比較早熟，十三歲已經可以結婚了！你沒看到這兒的中學生，已有不少在談戀愛，甚至玩性的遊戲了嗎？」幹她們這個行業的，口舌難免沒遮攔。

紅心Q這句話，引來哄堂大笑，「橋牌房」的氣氛也輕鬆了。史加知道紅心Q的心意，也不以爲怪地隨着大家一起笑。一個知道怎樣去調節歡笑和事務的人，永遠不會受環境支配。史加對紅心Q的瞭解，又加深了一層。

黑桃A解嘲地笑道：「我現在總算明白，社會爲什麼越來越開放，原來是妳在攙鬼的！」

「天下間沒有不吃腥的貓兒！它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天生出來就會，用不着別人慫恿和教導的。你自己也是過來人，不要冤枉好人！」紅心Q嬌聲瀝瀝的，是男人也吃不消。

＊　＊　＊

史加的深夜到訪，王保軾像遇到了「救星」，激動得愣住那裏，眼眶濕潤地說不出話來。

史加看着這位身材臃腫的，曾經左右逢源、名遂功成的叱咤風雲人物，心裏忖道：「『骰寶王』怎會這樣，連情緒也控制不住了？」懂得賭的人都知道：冷靜才能使自己頭腦清醒，才能使自己對眼前的事物觀察入微，才能作出正確的判斷。職業賭徒與一般賭客的差異地方，就是擁有觀察力的程度不同。大多數賭客以填滿自己的口袋爲目標，追求的是刺激和滿足貪慾；職業賭徒則是明辨的，經常保持冷靜的警覺和銳利的目光，能攻能守，沒有一樣動作及表情，能夠逃離他的視綫，因此，他知道什麼時候進擊，更清楚什麼時候該撤離。

「夏利死了！這是他的骨灰！」史加將雙手捧着的、一匣用白布包着的包裹呈給站在王保軾身旁的老人，那老人用抖顫的手接了。

「看到你獨自到來，又帶着那樣的『東西』，我們就知道夏利遭受不幸了！想不到他……他們竟然會這樣心狠手辣。」王保軾說話仍非常清晰鎮定，史加知道他的淚是爲夏利而流的，自己的看法錯了。

「是『竹帮』下的手，江叔替夏利處置了凶手了。但眞凶還在這裏，所以我和江叔來了！」

王保軾突然目露精光：「羅江？他也來了？」

放置好骨灰再走回來的瘦小老人亦驚詫地道：「是羅江替夏利報仇的？」

史加將事情的經過說了，接着遺憾地說：「可惜我遲到了五分鐘！僅五分鐘……夏利就出事了。我猜夏利一定是秘密出發的，『竹帮』能接踵跟踪，及向我威脅，這裏一定有內奸。否則，他們不會這樣消息靈通！」史加將目光投向王保軾。

王保軾萬分無奈地點着頭：「夏利曾經爲找內奸這件事，花了兩個月時間，才揪出了兩名跟隨了我多年的手下，證實是他們受環境所迫，出賣了我的。本來認爲已經肅清了，夏利又出了事，看來還有！」

史加不知夏利已經清理過門戶，稍作思索：「還有沒有內奸這點還不敢肯定，談及我的問題，是在什麼時候提出的？」

王保軾又是睛光一亮：「對，要想聘請史先生來坐鎭這個構思，在兩月前我們屢受挫折時便提出的了。」

「這樣說來，他們調查我的資料也有兩個月了，怪不得知道得這麼清楚。你們清理門戶後，夏利的一舉一動，都在他們監視之下了，並且以他爲目標，毀了他就等於斬下王先生的右手！」史加深怪夏利的疏忽，因而招來殺身之禍。

「我也曾建議夏利多帶一名助手同行的，夏利否決了，認爲多一人也沒用，而且亦太招搖。當時，他完全沒有信心請得動你。」說話的是瘦小的老頭子——夏利的父親，神情充滿着哀傷。

「夏伯也不要太悲傷了。我瞭解夏利，夏利所以喪失警惕，完全因爲他對生活失去了意義！」史加試圖安慰，誰知越塗越黑。

夏伯痛心得流下了淚：「是的，是我間接害了他！」聲音充滿了內疚。

「唉！」王保軾嘆了一口氣：「要不是我缺少了心腹，也不會把夏利拉入這個圈子的！怪起來的話，我才算是主要的罪首。」

「現在說這些也沒用了，還是先解決目前重要的事情要緊。」史加轉換了話題：「有沒有秘密的地方，我們商議一下計策？」

王保軾和夏伯一起點頭，帶領着史加進入一間密室。史加不放心地仔細巡視了一番，才坐下來與兩名老人細語相談。

＊　＊　＊

「龍門茶棧」前廳是一間古色古香裝潢的品茗茶座，座上客多數是上了年紀的中年老年人。臨窗處掛着大大小小、各式各樣的鳥籠，相思、黃鶯、畫眉……等鳴聲婉轉，互異其趣地引吭高唱，混和着交頭接耳的閑談聲，十分煩囂。這班茶客是天還未亮就到的常客。

後廳的嘈吵却充溢着殺氣，人們在賭得性起時的叫喊聲，都是希望「你死我活」的。不錯，後廳是一個廿四小時開放的賭場——保留着中國古老傳統的賭具，在這裏一個叫得出的舊式賭具，在這裏一個紅木櫃裏

，都展覽出來了。但很多的賭具，都給人們摒棄了，來這裏賭的客人，僅集中於幾張桌上：骰寶、翻攤和牌九，他們認爲來往快，刺激大。當然，閣樓上傳來的麻將和天九骨牌聲，說明還有人喜歡持久戰的，其中刺激的個中味道，別饒風格，亦可以變得來往快，刺激也會大。否則怎麼有人糊出或被「截糊」大牌時，會爆微細血管暴斃的？

史加化裝成一名中年人，穿著着像前廳客人一般，全部中化，但絕不寒酸，而且顯得頗闊氣。從他後面有兩名隨從緊跟着，他剛入來，「骰寶王」就親自出迎，寒暄讓座等等，說明他的身份必定有來頭——非富則貴。

坐在骰寶和翻攤桌旁的各兩名三十來歲賭客，亦受到史加的氣派吸引了，四人禁不住多看了史加幾眼，瞳孔轉動着，並互相交換着難被人發覺的眼色。

史加注意到了，微笑地走至骰寶桌前。他站在桌旁像是觀察着骰子的走勢，並觀看着過去開出的記錄。看了三局後，史加接過隨從換來的籌碼，開始下注了。

史加發現兩名「青竹蛇」的手下，只不過用數學的級數落注法押注的。用的是等差級數，即贏不到這一注，下一注的注碼就要增加至所輸的注碼另加上基本注碼，直至到贏回一注後，輸去的本錢便可贏回，才眞正的贏了一注。這種賭法本來很容易被巡場發覺，可以「勸」令離場的。但他們有兩人共桌，彼此呼應，故不易看出他們應用着這個方法。

史加用的方法很簡單，利用他的特殊感應——聽骰的本領，把那兩人連輸數注的大注碼贏了。當他們發覺史加手氣順，跟着他下注時，他又偏偏輸了。一個鐘頭下來，史加和那兩人，籌碼都輸光了。史加氣惱地離開骰寶桌，轉移至翻攤桌。

翻攤桌結果仍是一樣，史加的賭興也沒有了，離開了「龍門茶棧」。四名「青竹蛇」的手下，亦帶着「八袖淸風」相繼離去。

史加走出「龍門茶棧」大門時，太陽已經出來了，已經是早上八時多。他登上一部等候着他的「林肯」巨型房車，風馳電掣而去，目的地是洛杉磯國際機場。

汽車到達機場却不駛去登機大樓，却長驅直入地駕駛至一個航空俱樂部。史加下車後走進了俱樂部的餐廳，看見紅心Q由紅綫陪着，安閑地在用着早餐。

史加走了過去：「兩位早晨！」

「還早晨？我們連咖啡也喝了快兩壺了！」紅綫嘟着嘴，用埋怨的眸子看着史加，語氣像發洩什麼。

「對史先生說話，不要這樣沒禮貌！」紅心Q佯怒地怪責紅綫，轉頭向史加微笑道：「一切都弄妥了嗎？贏了多少？紅綫這妮子不能跟我們一齊去，因而在賭氣。」

史加抱歉地向紅綫笑了笑：「爲了免至打草驚『蛇』，我們不能不這樣，『四黑』不是也不准去嗎？」

「哼！誰稀罕！」紅綫還是嘟着嘴。

「該起飛了，司機久等了！」史加向紅綫揚揚手，跟着紅心Q走了。室外傳來飛機引擎的呼嘯聲。

＊　＊　＊

「鈴鈴、鈴鈴……」的電話鈴聲，引來了一名高瘦的中年男子，他不耐煩地拿起話筒：「哈囉！」聲音非常的冷漠，上身裸露，下身不整地像惱了全世界的人。

「……」

「我就是！」瘦長的中年人緊蹙雙眉：「說大聲一些！」講的是閩南方言。

「『竹苑』昨晚輸了七萬五千多……」

「你們怎麼攪的？才離開兩天就出事……兄弟有沒有把錢『追』回來？」

「怎追？是個『滿堂紅』，能追那一名賭客？」

「『滿堂紅』？怎樣發生的？」

「賭場前晚來了一名土包子，手氣很好，每注押五元都贏，大家跟風而起的。」

「『土包子』？土包子贏了多少？」

「大概三百元！大伙跟風的就每人五六千不等。」

「錢是怎樣發的？」

「賭客都嚷着要現金，我迫不得已，只好到每處堂口收集。爲此，竹苑昨晚停業一天了。」

「事情既已解決了，找我幹嗎？」

「我怕今晚事件重演，特地報告老闆，希望你能抽空回來坐鎮一兩天。」

「事情有蹊蹺？」

對方遲疑了一下：「本來那土包子贏了二百多元便滿足地要走，其他賭客懇求他多賭三注，那土包子隨便地丟了一個五元籌碼，誰知却落在『三條一』格子上，那土包子本來想作移動，人們反而勸他別動，事實就發生了。所以我覺得是邪門。」

「開『圍骰』反而要賠個滿堂紅？」瘦長的中年人暴跳如雷，聲音簡直可以震聾對方的耳膜。這是他從賭二十年，所聽到的最難置信的事。通常骰寶桌上「圍骰」這幾個格子，形同虛設，難得會有人押注在那裏。現在聽說「竹苑」的爆廠，竟然出現在「圍骰」的局裏，豈止邪門，而且邪門透了。

「是……是的。」

「我馬上回來！」瘦長的中年人，用力地砸下電話，滿臉怒容的嘴裏唸唸有詞，把世界上的母親及女兒，都問候到了。

當他走入房間時，一隻全裸的「金絲貓」，嬌慵獨怯地從被窩裏鑽出來，不識相地以玲瓏浮凸的健美胴體，糾纏取悅這名盛怒的男人。「呢喃」地發出夢幻般的囈語，勾魂奪魄的，正常的男人聽了骨也變得酥軟。

「去妳的！」怒氣沒處發洩的中年人，將她無情地摔了開去。發着怒的人往往不會酌量自己的力氣，這隻「金絲貓」却遭殃了，被摔得翻到床的那一邊，「逢」的一聲重重地碰撞在床櫃上，便一動不動，一聲不哼。

中年人忙着穿衣服，待要打領帶時，才用英語說道：「別裝蒜了，快來替我打領帶吧，我馬上要趕到三藩市，一兩天才能回來！」

……

中年人不見有反應，回頭一看，怔住了！「金絲貓」像一堆爛坭般，不雅地癱瘓在床上，峯巒起伏，私處纖毫畢現，溪徑

呈露，就是頭部垂得太低了，竟然低至將要觸及雙峯，口角滲出的血漬，正沿着乳溝慢流而下。

「他媽的！怎會這樣不經摔！眞是頭頭遇着黑。」中年人不用再多看一眼，已知「金絲貓」的頸骨折了，匆匆連領帶也不打，穿上上衣往外就跑。

當他在街上截了一輛街車，傳來他的叫聲：「機場。」街車便絕塵而去。原來中年人要趕九時正的班機。

若然他知道他剛離去，便立即有人以百合匙開了他寓所的門走入屋裏的話，他更暴跳如雷了。

三個鐘頭後，四名三十多歲的人垂頭喪氣地走來，原來是在「龍門茶棧」輸光錢的「青竹蛇」手下。

當他們回到「青竹蛇」的臨時寓所時，竟踏入了警方佈下的陷阱，全部被警方拘留了，理由是「協助調查」。陷阱是警方接到一個匿名電話，報上這個地址，發生了謀殺案，警方破門而入，發覺「折了頸骨的艷屍」時佈下的。因爲隣居指證這個單位，經常有四五名中國人出入。

「青竹蛇」就此便成爲洛杉磯的通緝犯，也是加利福尼亞州的通緝犯。這是「青竹蛇」始料不及的，要是他走得不這樣匆忙，毀屍滅跡，對他來說是輕而易舉的事，即使他的手下，也很易辦妥。這就是他放心離開的原因，只要他手下回來，不用他打電話吩咐，他們也會替老闆清除「手尾」的。誰會知道，當他一離開，便有人開門入屋搜索，事後並報了案的？

誰報的案呢？是「黑貓」。「黑貓」被分派了任務，到「青竹蛇」的暫時寓所，搜索有關資料的。

＊ ＊ ＊

當「青竹蛇」林青，剛上了洛杉磯至三藩市的班機後，不久，隣座也來了一名乘客。林青抬頭一看，發現竟會是史卑——黑桃A。

「史先生，湊巧！想不到在這裏會遇你。」林青當然知道黑桃A這名洛杉磯的地下賭業巨子，並且曾在一次場合中，經人介紹彼此認識了的。

「噢！」史卑也很愕然地嚷道：「原來是林先生，有……有三年沒見面了。怎麼到了洛杉磯也不給我電話？大家聚聚舊嘛！」史卑伸手握着林青遞過來的手。

「史先生到三藩市公幹？」

史卑稍作猶豫：「也不算是公幹，只不過到那裏迎接兩位由星加坡來的客戶——我和紅心Q的共同客戶，順便陪他們在三藩市玩上兩天。」

林青聽得很感興趣：「是嗎？怎麼紅心皇后不跟你在一起？」

「我趕不上坐她的飛機，她借來了一架私人噴射機先走了。她會先接了豪客，然後在機場等我。」史卑笑了笑：「女人接機比男人好，你明白的啦！哈哈！」

林青不禁想起躺在他床上淌着血的「金絲貓」，尷尬地咧着嘴：「是的，女人……好！」

史卑像忽然想到什麼，停了笑：「由於他們到日本時，匆忙地通知我今天到，我正發愁不知怎樣安排節目，你是三藩市娛樂業大亨，介紹一些給我參考好了。」

林青見史卑一面誠意：「這要看他們的嗜好，才能介紹得當的。」

「男人的愛好還會有多少？當然離不了『酒色財氣』啦，還能有些什麼？」

「你是指『嫖、賭、飲』？」

史卑點點頭：「否則怎會是我和紅心Q的大客戶？你以爲是商業巨子嗎？他們在星洲、印尼及馬來西亞，幹的也是我們這一行。來這裏一方面想吸取一點新玩意、新點子；另一方面也借機豪賭一番！」

林青心裏突然一動：「他們希望在三藩市也『觀光』一下嗎？」

「事在必行，否則他們爲什麼要停在三藩市？而且又把我和紅心Q都召了去，目的是替他們作嚮導。我將林先生介紹給他們，作三藩市的嚮導，最恰當不過了，是嗎？林先生認爲怎樣？」

難得林青還會謙虛兩句：「我這名不登大雅之堂的村野之夫，恐怕心有餘而力不足吧？」

「林先生說自己村野之夫，那我該是『草莽之夫』了。不要推搪了，一於就這樣辦！」

你一言，我一語，四十多分鐘的飛行，很快便到達三藩市國際機場。

＊ ＊ ＊

豪華的機場酒店「咖啡室」裏，紅心Q和化裝成中年人，穿着畢挺西裝的史加，正埋頭在一大堆報章及大小册子的馬評報導中，連史卑和林青兩人走近也沒有發覺，用金筆在各場的馬名上、長操記錄上圈圈點點。

「你們在忙些什麼呀？」史卑在打招呼。

紅心Q抬頭，看見史卑來了：「你到了，快來看看這匹『三藩市之光』狀態好不好？李先生今天下午想入馬場玩，要我提供『貼士』，我却是門外漢，那裏會有什麼心得？」

史加站了起來，與史卑熱情地握手：「兩年不見了，你還是風采依然！」

「彼此，彼此！」史卑也在寒暄。

史加像忽然發現史卑身後還站着有人：「這位是……」奇怪地看着史卑。

史卑拍着自己後腦：「你看，我是不是老糊塗了？顧得看見李先生時高興，就忘了替你們引見了！」轉頭指着林青道：「這位是三藩市大名鼎鼎的林青先生！」又回身向着史加和紅心Q：「李浩先生，星洲的華僑大亨；紅心皇后小姐，大家是行家，相信神交已久！」

「原來是『竹桿』先生，怪不得眞的高人一等！」紅心Q首先伸出豐盈的玉手。

「竹桿」很有禮貌地先與紅心Q和史加握了手：「難得各位都到了三藩市，希望能賞臉讓林某略盡地主之誼，今晚我設宴『竹苑』，聊表敬意。」

「今晚的事慢些再談。李先生，林先生是外圍馬專家，整座『城隍廟』自動來到你跟前，你該求到好『籤』了吧！還怕今天下午不贏馬？對了，林先生，『三藩市之光』是市長的馬，勝出機會一定很高，是嗎？」紅心Q說。

「我說牠就不可靠！」史加插言道：「市長的馬就一定勝出，豈不是很容易贏錢？」

「那麼你第一場選那一匹馬？宇宙之光？金剛鑽？還是友誼萬歲？」紅心Q熱心地拿着『馬經』，將幾隻熱門馬名都唸了出來。史卑也拿了另一張報紙在看。

「都不是，我喜歡的是『黑炭頭』。」

紅心Q以纖纖玉指查閱預測賠率：「這隻馬很冷呀！估計賠率是一賠七十五。」

「黑炭頭……唔！」史卑口中唸唸有詞：「黑炭頭是匹傷病馬，今天是停賽半年後復出，又沒有正式很好的晨操記錄，騎師也是『冷板櫈』級，我看機會不大！何況牠過往是跑長途的，這場僅跑六化朗？」

史加振振有詞地說：「賭馬講究心血來潮的，我選黑炭頭的理由是：第一，牠是黑人馬主的馬；第二，現在各處都搞黑人運動，士氣高漲；第三，黑人的短跑成績是世界第一。」

三人聽了史加的解說，有點啼笑皆非。林青差點笑了出來。忍不住問道：「李先生，你這樣喜歡『黑炭頭』，你準備落多少注？」

史加愕然地看着林青：「我和紅心皇后商議過，我準備帶十萬元入場，每場選一匹馬，就可以贏幾百萬回來了。紅心皇后笑我異想天開，你說我該不該生氣？」

「李先生準備每場都下注？馬都挑好了？」

「我的心得都選妥了，但每匹我挑選的，紅心皇后都批評得我一錢不值，我也把心不定。原因是倘若我一下注，那匹馬就馬上變熱了，贏到的錢，不會像預期的多。假如我將第一場所贏的，夾疊地將贏到的錢，都投入第二場，恐怕已變到一賠一也沒有了，還談得到將第二場所贏的，夾疊下於第三場嗎？」史加將他的煩惱，告訴了林青：「林先生有什麼高見？」

「高見談不上。按你的想法，不希望因落大注碼而將賠率降低的話，唯一辦法是將賭注落在外圍啦！」

史加眼睛一亮，懇切地問道：「有這樣的地方，接受這樣大的注碼嗎？可不可靠的？」

林青笑了：「我旗下就有這樣的公司，專營這種生意，李先生將你的心得說出來，讓我替你想想辦法。」

史加將他手上的報紙，移近林青身旁，指着場次表說道：「我選的第一場『黑炭頭』；第二場『第三世界』；第三場『權力萬歲』；第四場『赭色轟炸機』……」

林青雖然沒有親自主理他的外圍馬部門，對馬方面不能不每日都注意，否則開跑前的報表送呈上來，他不能控制局面。如何配合馬房情報，那裏需要補票，那些可以不理……完全由他最後決定。紅心Q說他是外圍馬專家，一點也不過份。

「李先生請等一等，我去打個電話。」林青拿了史加的報紙，起身離去。

「你都拿準了？」史卑關心地望着史加。

「有眞有假的，跑起來一定很精彩！」史加在微笑，紅心Q「咭咭」地笑出聲來。

「這個下午，夠他忙的了！」紅心Q最後還是忍不住說了句幸災樂禍的話。

「江叔呢？」史卑問。

「在酒店房間裏，正在養精蓄銳。」史加說。

「他回來了！」紅心Q面對着林青的來去方向。

「你準備怎樣落注？李先生，我們公司可以接受你的投注。」林青坐了下來，向史加詢問。

「林先生，我只不過想贏馬場的錢吧了。贏你的錢怎好意思？」史加以退爲進。

「賭博是我的行業，有賭必有博。何況說不定我會贏你呢？李先生，請不要客氣。」林青怕史加退縮，眞的跑去馬場，那他就跑掉了一筆大生意。

「林先生，『先小人後君子』，由於我選的馬賠率平均也有三四十倍，以落注一萬計，一個『孖寶』勝出，恐怕也會贏幾百萬。我可以馬上付現金，林先生提出怎樣的保證？我們才剛相識呀！」史加要將林青綁住：「我看，還是大家到馬場玩玩好了，免傷和氣。」

「對，還有兩個多鐘頭就開跑了，我們先吃些東西，然後去馬場吧！」紅心Q徵求史卑的意見。

史卑見林青仍在沉思：「林先生，算了吧，李先生是保守派，我們每次與他豪賭，都是拿了眞金白銀、房產地契，大家亮了相，才開始賭的。現在時間倉卒，你是來不及了。」

林青咬着牙筋：「李先生，你告訴我怎樣落注好了，我們可以到律師樓去辦手續，我把房屋地契放在那裏，請律師作中間人。怎樣？」

史加作審愼狀考慮了一會：「還是維持原議，每場一萬元獨贏，二萬元位置；然後每兩場一個『孖寶』，每個孖寶五千元，一共九個『孖寶』。合計三十四萬五千元。我出的都是銀行本票，但希望保存在律師樓裏，因爲一旦我贏了的話，我希望拿回現金，再賭時用現金方便得多，是嗎？林先生同意嗎？」

這是林青開設外圍公司後，所面臨的破天荒大交易，難免有點心怯。但一想起剛才和手下聯絡的情報，這三十餘萬差不多已經穩可以入自己的口袋，便毅然點頭道：「一言爲定，我先到銀行保險箱拿房產地契，半小時後在××律師樓會合。」說罷轉頭就走。

「××律師樓可靠嗎？」史加有點擔心。

「我和紅心Q都是聘用這家律師樓，大概這行的，都選用他們了。我打電話回洛杉磯，叫那邊的主管律師，打電話關照一下這邊，就有保障了！」

「你接通電話叮嚀好後，再由我接着加兩句，湯遜律師不認眞也不行！」紅心Q熱心地說。

他們結了帳，登上江叔的房間打電話。

黑桃A和紅心Q第一次與江叔相見，很謙虛地要執後輩的禮。江叔不喜歡這一套，結果大家熱烈地握手，寒暄了幾句作罷。

「今晚的計劃又怎樣？」紅心Q希望好戲連場上演，她委實很久沒這樣開心過了，每天都被瑣碎的業務，糾纏得分不開身。

江叔也想活動一下腦筋：「按史加的計劃，本來要在晚上安排一局麻將的，就怕幾場馬輸下來，『青竹蛇』的蛇窩見了底。『竹苑』才輸了七萬多，就捉襟見肘了。你們查出『竹幫』有多少家底沒有？」

黑桃A史卑稍作沉吟：「按賭局的規模，撐得起這樣的場面，動產和不動產，最少也要五百萬；至於外圍、淫業和黑貨，我就不得而知了。」

「我的估計與史卑差不多。」紅心Q補充：「外圍和淫業，週轉資本不大，有地方便可以撐開，資本是利用他人的錢和身體，成本僅是房租和打手、收帳人的薪俸，亦可用抽佣方法解決，故這兩項生意，不動產比動產多，管理得好，就財源滾滾來了。黑貨嘛，是押本的生意，經常需要儲備現金，準備隨時入貨的。一手貨起碼要幾百萬，甚至幾千萬。現在貨源到處都緝得緊，有貨不入，誰敢說下一水什麼時候才能到？就是不知道『竹幫』何時入過貨，否則就可知道他們有多少現金儲備了。」

「紅心Q說得對，」史卑說：「這方面我從朋友的談話中，却聽到一些消息。據說這幾個月來，西岸的『反毒組』功績彪炳，緝獲不少黑貨。相對地說黑貨貨源很缺，價格相應漲了不少。」

「豈不是說『竹幫』的儲備也有不少？」紅心Q開心叫出聲來：「今晚的鵠局有着落了。」

黑桃A揶揄地說：「妳就開心啦，可惜我對麻將一竅不通。」

「你也不要灰心，」紅心Q有點不好意思：「我和你合股好了，贏了錢兩家分。」

「那麼輸了就不用攤了。」

「你就想了。」

電話鈴突然響了起來，江叔起身去接。

「喂！……找誰？……史卑先生？對的，他正好在這裏。稍等。」江叔把話筒交給走過來的史卑。

「我是史卑。」

「……」對方說了約三分鐘。

「有這回事？」史卑突然間興奮起來。

「……」對方又說了一會。

「好，將資料DHL過來好了。」史卑輕鬆地蓋上電話，吹着口哨地走回原座。

「有好消息？」史卑要等的，就是紅心Q這句話。

「史加，難怪別人說你是『東方的福爾摩斯』，『黑貓』按着你的指示，偷入『青竹蛇』的暫時寓所後，眞的尋到了『青竹蛇』的致命證據。林青現在已經是洛杉磯的謀殺疑凶了，明天公文到了我這裏，也就是三藩市的通緝犯之一。」史卑將『黑貓』的發現，及報案後緝獲四名疑犯的經過，告訴各人。

「那麼，要把林青的老本搾出來，只有今天的時間了。」紅心Q焦急地說。

「爲了安全，『竹苑』今晚也不能去。」史加說：「並且要把林青引離他的根據地遠遠的，讓他與大本營斷絕消息來往，鵠局已經安排好在郊外的別墅裏進行。」

「這樣一來，林青在天亮時，輸乾輸淨後，回到『竹苑』『自首』去了，哈哈……史加，我服了你了。」紅心Q開心地補充。

史卑看了看腕錶：「是時候了，我們走吧！」

江叔仍留在房間裏，其他三人走了。

＊　＊　＊

在律師事務所返回來後，紅心Q嚷着要出馬場實地體會一下這場豪賭。大家都同意去，但史卑和林青兩人要晚一些才能去，因爲他們兩人還要去準備一下晚上另一局的豪賭——籌備現金。

史加和紅心Q兩人先去了，他們兩人準備在馬會俱樂部的餐廳裏舒適地用午膳。

「史加，你究竟是怎樣安排的？」紅心Q的好奇心重，希望先有一點綫索。

史加看着紅心Q的焦急樣子微笑：「當妳知道了後，就一點也不刺激了，而且在林青面前，很易露出馬脚。我很需要妳眞情流露的幫助，尤其是不要偏袒，妳對林青遭受挫折時，或者我受挫折時，應抱着同等的同情心，並給予同等的鼓勵。妳能做到嗎？」

「不知怎的，我對你和對林青的印象，各走極端。」紅心Q很坦白：「我無論如何，都沒法對林青產生同情心。我第一次看到他，就由心裏生起惡感。你就不同了，完全是另一回事，你知道早上紅綫爲什麼堅持一起來嗎？我猜這妮子已經愛上你了。」

史加很驚詫：「這是沒可能的事，我和她一共談了還不超過十句話。」

「愛情就是這樣莫名其妙，你有沒有戀愛過？它是青春的一陣薰風，當它吹來時，是這樣的突然和神奇，是智慧、經驗和邏輯都沒法制止，你只能任由它自然地奔放。」紅心Q充溢着憧憬，眸子發光地望着遠方。

史加沒有作聲，他不想驚破紅心Q現在的心境。他知道以她這樣的年紀，最大的安慰莫過於在緬懷中尋回消逝去了的快樂時光。史加並不了解紅心Q，事實上要了解人是很困難的一件事，史加這樣做，充其量只不過是一種諒解的容忍。他認爲自己這樣做，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會縮短些。

好一會，紅心Q終於找回自己，凝視着史加：「人就是這樣傻，是嗎？」

史加搖頭：「妳一點不傻，只不過仍未滿足吧了。世界上比不上妳的人如恒河沙數，當妳知道妳已經有過，妳所擁有過的，就夠妳一生無憾了。」

史加的話很含蓄，紅心Q還是懂了，她友善地拿捏着史加的手：「謝謝你！紅綫無論如何也配不起你，儘管世界上能配得起她的人不會很多。」

史加有點抱歉：「告訴她，與一個知道她腦子裏想着什麼的人相愛，是很可怕的。」

紅心Q不明白：「她會說：能徹底了解她的人不是很好嗎？」

「她會懂的，只要多想一會就懂了。」

「原來你們在這裏談情說愛。」是史卑的聲音。

「那會倆姐弟談情說愛的？」紅心Q反應很快。

「什麼時候妳忽然多出一位弟弟來

了？我看妳想成為世界第一富婆才眞。」史卑仍不放鬆。

「好了，別扯淡了，錢提來了沒有？辦正經事要緊，要不，晚上亮相的賭本便寒酸了。」

「我出馬還能出錯嗎？都在這裏了。」史卑揚起手提着沉重的公文箱。

史加立即提筆寫了幾場馬的編號，交給史卑。

「為什麼是後面四場？」史卑奇怪地問。

「你照指示買便行，快去落注吧，林青來到就不方便了。」

史卑沒話說，轉頭就走。

紅心Q擔心地問道：「當我們收錢時，林青看到了怎樣解釋？」

史加神秘地笑了一笑：「他不會看到的，因為他自顧不暇。」

「自顧不暇？」紅心Q覺得史加的話越來越另有玄機，問了也似懂非懂，不再問了。

「是的，妳還是先培養一下對林青的好感吧，把他當作紅心Q的殷客，把他當作妳客人中的一隻『肥羊』好了，這種戲妳演慣了的。」

紅心Q苦笑：「我試着辦吧！」

兩人再沒有說話，彷彿演員般在演出前培養感情，另一方面在等黑桃A回來。

半個鐘頭後，史卑終於回來了：「你們還在這裏？快開跑了。」

「我們在等你回來吃些東西呀！」紅心Q關心地說。

「我剛才已經吃了一個『漢堡飽』，原來『漢堡飽』的味道也很不錯。」

「餓的時候，什麼也好吃的，難道你忘記了十二歲時的窮況了嗎？」紅心Q心有感觸。

史卑呆了一呆，苦笑：「誰會忘記當年的痛苦日子？就是因為這樣，我們才團結起一班苦難兄弟姊妹，幹起『劫富濟貧』行業了，是嗎？」

「可惜我們『濟』不了這麼多的『貧』，」紅心Q的確心有餘而力不足。

「好了，別談家常事了，先看好戲要緊。要是這一次如史加所設計一樣，這筆款項足可設一間二千病床的醫院，那時便眞的『濟貧』了。」史卑充滿信心。

他們付了帳一起走向看臺，公衆席那邊人山人海。

「猜不到下注的人這樣多，排隊輪到我的時候，我佔了那櫃枱窗口，足足二十多分鐘。」史卑大概很久沒有嚐過輪候的經驗了，有點抱怨。

「數鈔票也數到手軟了。排在你後頭的人，更加不耐煩啦！」紅心Q說。

「誰說不是？他們不是每一櫃枱都有數鈔票機的，為了我，專程搬了一架來。我後邊的人，都改排別處了。」史卑說：「春季大賽馬竟然這樣擠擁。」

「不要再談這些了，林青找來了。」史加眼尖，老遠就看到林青：「洛杉磯的電話打了沒有？」

史卑點頭：「他們在十七點前準到。」

「其實這裏亦可調動『萬法』門的，但他們的實力不及你們强。」史加解釋了一句。

林青離開紅心Q等人還有十多公尺，由於他「高人一等」，故很輕易看見他們而走來：「原來你們在這裏，」林青身後還有兩名矯健的跟班，各人都提着一個手提箱。看來林青設想週詳，有備無患地帶來大批現金，情況不對時可以立即補票，史加向林青微笑點頭。

「馬匹已經開始入閘了，兩三分鐘內，第一場就開始了。李先生，你的信心有沒有動搖？」林青意氣風發，向史加展開心理攻勢。

史加慢條斯理地道：「我還想加注呢！」

林青的目的未達到，把目光轉向黑桃A和紅心Q：「你們不下注嗎？」

兩人異口同聲地答道：「我們對賽馬完全外行，今天是專誠來捧林先生和李先生的場的。」

「開跑了，」林青身後的跟班，提醒老闆要把注意力投向跑道。

衆人的注意都集中於跑道。

十三號馬「黑炭頭」全身漆黑，騎師衣飾是白紅，很易辨認，只見牠一出閘就搶入內欄，產生了些微碰撞，就立即領先帶出了大半個馬位，但與後隨的馬差距不大，十多匹馬競得很激烈。

紅心Q緊張起來了，高聲嚷道：「『黑炭頭』！13號！加鞭呀！」她轉頭對着史卑：「人家拚命落鞭，為什麼騎黑炭頭的不下鞭？」

史卑聳肩：「妳問我？我問誰？」

「有些馬匹是不受鞭的，『黑炭頭』的脾性，這名『冷板櫈』騎師竟然知道。」林青額角冒汗了，因為電算機打出的13號最後賠率為94，而黑炭頭還是節節領先。」

終點到了，黑炭頭第一匹衝過終點。

「史……史卑，」紅心Q高興得差點洩了底：「李先生贏了。」紅心Q擁抱一下史加，但史加並不顯得高興，反而緊蹙着雙眉。

史卑也很高興：「李先生，一元一注，你贏了九十四萬，不知位置派彩多少？」

紅心Q看見林青在拭着汗，同情道：「林先生就慘了，第一場就輸了這樣多。」

「派彩未正式打出來，還不能定誰贏誰輸。」林青還抱着奇跡出現的幻想。

「Objection！」林青的跟班給老闆帶來了希望。

「『抗議』？什麼意思？」紅心Q問道。

「抗議表示這場的騎師中，有人提出控訴，抗議現在電算機打出來的名次。」林青滿懷希望地解釋。

衆人沒有說話，目不轉睛地瞪着電算機，心情都很焦急，心態却走向兩個極端。

雖然是幾分鐘的等待，患得患失的賭徒心情，就像拉滿了弓的弦，緊張極了。這種刺激不是心臟衰弱的人，或者是血壓高的人所能承受得了的。

電算機的名次表在轉動了：「反對有效，」又是林青的一名跟班叫出聲來，顯然他對賽馬很瞭解。

13號的名次改了——第四。

紅心Q心裏雖然失望，但還是强顏地對林青笑道：「林先生眞鎭定，臨危不亂

的能反敗爲勝。」

林青雖然背部仍濕膩的，口裏却輕飄飄：「這種『冷板櫈』騎師，控馬技術這樣差，不被馬匹癲下座騎，已經運氣好了，黑炭頭有狀態，可惜馬主爲了賠率高，鞍上放錯了人。」林青側頭向着史加：「李先生，輸了三萬五了，要再投入多少挽救一下嗎？」

史加苦笑：「見財化水，還是看看第二場再說吧，你還可以接受新投注嗎？」

林青笑了：「當然啦！多多都吃。」

「現金？」

「現金。」

史加顯得信心不足：「位置也接受？」

林青心裏忖道：「位置勝出的機會高達百分之二十幾，賠率平均在一至十之間，他選的是冷馬，賠率就超過這平均數了。」想罷，對史加說道：「位置我已經接受了你二十萬了，再接的話難向公司交代了。」

「那麼算了，買獨贏的話，贏得太多不好意思。」

史加的眞心話，林青當作耳邊風，認爲史加是自我解嘲：「加注罷，怎樣？」

「加注？好，我就加注一萬在第三場的『權力萬歲』上吧，敢接受嗎？」

林青看了看手上的馬經：「你還敢落注在這冷板櫈騎師身上？」

史加點頭：「一萬元獨贏，現金交易，接不接？」史加的語氣像看準林青不敢接受。

林青對這匹「權力萬歲」了解得比「黑炭頭」更多，血統是優良的，可惜第一次參賽就傷了脚，變成了三脚馬，屢戰屢敗。林青在這匹馬上，曾從黑人手上贏過不少錢，奇怪的是每次「權力萬歲」出賽，黑人還是願意拿錢捧牠的場，今天也沒有例外，外圍公司裏也接了不少注碼，都是黑人「進貢」來的，史加願意參加黑人的行列來「進貢」，林青是多多笑納的。

「一言爲定，」林青伸出右手。

「一言爲定，」史加握了握林青的手：「黑桃和紅心作見證。」

「第二場快開跑了，」又是那名跟班提點醒着老闆。

第二場眞的開跑了，「第三世界」這匹馬却坐了包廂，被數匹馬圍着，衝不出重圍。

「他們怎可以這樣？」紅心Q忿戾地打抱不平：「擋着人家前面不讓路，簡直無理由，沒有體育道德！」

「這種情形經常有啦！」史卑有感而說：「賭馬要看馬的狀態比較易；晨操、食慾、肌肉、毛色、健康情況……都可以直接看出；但馬匹、練馬師、馬主、騎師和其他操控集團的心意，就變化莫測，難以捉摸了。所以我從來不喜歡賭馬！」

第二場史加也輸了。10號的第三世界，就像現實的國家一樣，坐着包廂，一籌莫展的跑到終點。

「林先生又多贏了三萬了。這場是騎師有意幫着你贏的！『第三世界』有力也發不出來。」紅心Q沒有忘記史加的叮囑。

＊　＊　＊

林青一連贏了兩場，信心更大增。尤其是第二場騎師的表現，明擺着是聯同杯葛黑人馬主，今天史加所下注的，又全是屬於黑人的馬。因此心情越想越輕鬆了。

紅心Q看見史加有點頹喪，又擺出同情弱者的姿態：「李先生，用不着洩氣！只不過才跑了兩場，還有八場贏錢的機會呢！」

史卑看了看紅心Q，吹噓地道：「妳什麼時候見過李先生洩過氣的？三五七萬算什麼？就是三五七萬，也祇不過是九牛一毛！」

林青對這句話感興趣：「李先生，星加坡的生意很蓬勃嗎？」

史加搖頭：「『到處楊梅一樣花』，世界搶食的人越來越多了！尤其是一些後起之秀，簡直不把我們這一輩的人看在眼內，什麼面子也不給，少花一點精神，就會被他們吃掉。眞是『世風日下，人心不古』了，要不是我們掌握住東南亞的錫、金、橡膠和棕櫚，我們沒有地方站脚了。這次出差到處跑，主要想闖出新路，多開一些各地賽馬在東南亞收外圍，像賭英國『足總盃』一樣，但要各地的朋友支持，打入馬會圈子，爭取到一點影響力量，才能有充份的把握。」

林青對這個計劃很欣賞：「李先生魄力眞好，訂出這樣龐大的計劃來！說眞的，我也曾想過將我的外圍生意擴大，因人手和人面不足而流產了。李先生若看得起兄弟，三藩市方面，我倒可以幫幫手的。」

「林兄今天在馬場上把我挫敗的話，就可以證明你的實力。看了結果怎樣才談吧，我有的是時間，林先生就沒有我這麼多了。」

紅心Q黑桃A和聽到史加最末的那句話差點忍不住要大笑出來。他們也不知道史加葫蘆裏賣的究竟是什麼藥？是「欲擒先縱」？還是「貓戲老鼠」？無論怎樣，事情發展到現在，兩人的心情越來越緊張了。要不是史加展示過他的特殊感應，就算是有人用鎗指嚇着，他們也不會拿錢出來，支持史加的計劃，何況還是自願和樂意的支持？

第三場就快開跑了！

「李先生，這是你的重『加士』戲，用心欣賞吧！」林青滿肚密圈地揶揄着，並將他的手下掛着的望遠鏡，拿了過來給史加。

「林先生，你自己用吧，你是用得着的。我的眼睛很好，雖然老花了，變成了遠視，正好！」史加抱拳表示謝意。

紅心Q想橫手接過望遠鏡，遲疑了一下作罷：「開跑了，11號的『權力萬歲』是大外檔，跑長途兜的圈子大，豈不是路程跑長了？」

史卑解釋道：「牠可以切入內檔的呀！」

「牠沒有。現在仍保持在外檔！」

「看來這位騎師已經吸收了上一場的經驗，跑外檔可以避免去『坐包廂』。」

「上一次當，學一次乖，人之常情嘛！」紅心Q引長了脖子看去：「11號還是在外檔，已經快要轉入直路了。」

「牠一轉入直路就不會吃虧了，現在的位置排第幾？離頭馬有多遠？」史卑有一點近視。

（未完・二）



上文提要：

江湖三大鏢局之一的大漢鏢局半個月前失了鏢物，總鏢頭朱魯東求助司馬如虹破案，柳花花與獨孤美聯袂赴邀，途經臥佛庵留宿，在用茶之際，被人暗中下了興奮藥物——神仙草，致使獨孤美性慾大發，寬衣解帶放浪之極，柳花花大為驚訝，不知下藥的人是誰？……

江湖外史秘辛錄／傅紅雪・文
可飛・圖

快樂的毒藥

三漢子遇害　裸美人現身

一輪明月高掛著。

順著石階路，他們走到了臥佛庵後側的一座小亭。

亭子蠻新的，也很雅緻。

可是他們並沒有進去坐。

因為亭子裏早有一個人坐在那裏。

那人看來年紀很輕，一襲雪白儒衫，令人覺得賞心悅目；尤其是皎潔的月光斜斜照下來，很快便能讓人發覺他是一個相當帥的美男子。

一個人如果長得美，不管是男是女，總是能贏得許多人注目的。

柳花花和獨孤美不禁多看了他一眼。

那人注視著柳花花，唇角的微笑很瀟洒：「你，就是柳花花？」

柳花花停下腳步，淺淺一笑：「我好像不認識你？」

「我叫賈男。」那人站起身子，「我是個無名小卒，很多人都不認識我，不只是你。」

柳花花攙扶著獨孤美上了亭子。朝賈男淡淡道：「任何人在沒有成名以前都是無名小卒的，我也是。」

「你很謙虛。」賈男坐回身子，朝獨孤美禮貌微笑，仍然望著柳花花：「一個懂得謙虛的人，無論如何是不討人厭的。」

柳花花拂去石椅上的沙塵讓獨孤美坐下，自己也跟著一屁股坐下，「一個懂得讚美人家的人，總是能博得人家的好感的。」

「雨後的月亮通常是不錯的，」獨孤美微笑著說：「你真會選地方，這裏賞月果然不錯。」

賈男望著她，「妳果然長得很美。」

「你認識我？」獨孤美很覺訝異。

「不認識，」賈男微微一笑：「但是自從冷星堡主姬重生那件事情以後，江湖上的人都知道柳花花身邊有一個不但美、而且機智絕倫的女人，我想，妳大概就是獨孤美？」

獨孤美很開心的瞟了一眼柳花花，「是的，我就是獨孤美，也是花花大少的總管。」

「妳是他的總管？」賈男好像很覺有趣：「妳管些什麼？」

獨孤美睨著柳花花吃吃在笑：「什麼都管。」

柳花花瞪了她一眼，獨孤美朝他做了個鬼臉，轉首向賈男問道：「你是來臥佛庵避雨的？」

「不是，」賈男搖搖頭：「避難。」

「避難？」獨孤美望著他：「你看來不像個有難的人。」

柳花花淡淡道：「原來臥佛庵不但可以避雨，竟也能避難，只是不知道你避的是什麼難？」

「人都有落難的時候，」賈男的聲音也很淡：「我避難的原因是因為有人要殺我。」

獨孤美歎了一口氣：「這好像是大難，如果有人要殺我，我想我也會避一避的。」

賈男也嘆了一口氣：「問題是，我似乎已經避不了。」

「想殺你的人已經知道你在臥佛庵了？」獨孤美問。

「不但已經知道，」賈男點點頭：「而且已經來了。」

獨孤美沒有說話

因爲她知道他說的是實話。

就在這個時候，已經有兩人站在亭外路口上。

* * *

今天是十五。

月圓。月明。

所以柳花花和獨孤美可以很清楚的看清來人。

一個比較胖的男人，大概卅來歲的樣子，他的鼻子很容易讓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因爲他實際上只有半得個鼻子。

另外一個男人更令人一見難忘，因爲他不僅高而且瘦，簡直就像是根竹竿。

賈男沒有動，臉上也沒有表情。

柳花花兩手環胸，把兩隻脚翹在石桌上；眼睛靜靜的注視著賈男。

獨孤美把嬌軀挨近了柳花花，壓著嗓子問：「花花柳，你認不認得那兩人？」

柳花花搖搖頭。

「原來你有幫手。」胖子的聲音很大，也很冷：「賈男？是你們出來，還是我們進去？」

「他們不出來，你們也不進去。」回答的人不是賈男也不是柳花花，更不是獨孤美，而是一個頭戴大斗笠，手持青竹竿的人。

天殺劍展三絕！

可惜的是胖子和瘦子並不認識他，只見瘦個兒冷睨著他，語氣輕蔑而冷傲：「你是誰？憑什麼管這件事？」

展三絕靜靜立在兩丈開外的一棵松樹下，看不到他臉上的表情；只是那一張咀，緊閉的咀，帶有稜形的咀，閃漾著太多的絕傲：「我就是我，就憑我，所以我想管這件事。」

賈男突然嗤了一聲，他那張俊美的臉上湧了一副鄙夷、譏嘲、不屑，語氣更是輕蔑而孤傲：「他們要殺的是我，跟你全無關係，犯不著你插手，你以爲我會領你的情？」

一頓，朝那一胖一瘦的人一揚首：「你們進來吧，我在這裏等著你們，已經等了很久了。」

「好，」胖子冷笑一聲，晃著手中狼牙棒：「我最喜歡爽快的人。」

話聲中，他那胖胖的身子已衝向小亭裏。

憑心而論，他雖然是胖了一點，但身手却是絕對不弱，尤其是他手中那支狼牙棒，少說也有幾十斤重，當他掄著狼牙棒時，只聽得一片呼呼之聲。

與此同時，那個瘦子也已經掠起身形，他手中已多了一隻短槍，在月光映照下，那隻短槍看起來就像是條毒蛇吐信一樣兇猛。

無可否認，這兩人淩厲的攻勢，對賈男來說，應該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因爲賈男看起來只是一個文質彬彬的柔弱書生。

獨孤美不禁替他擔心起來。

他應付得了嗎？

很快的，獨孤美發現自己的擔心是多餘的。

因爲，那兩人根本就沒有衝進亭子裏來。

他們永遠進不了亭子。

他們已經躺在地下，一動也不動的躺在地下。

獨孤美並沒有看清楚他們是如何被殺死的，可是她知道動手的人不是賈男，因爲賈男一直坐在那裏，連動一下都沒有。

誰殺的？

自然是天殺劍展三絕。

柳花花的心中在歎息，他已經很久沒有見過像展三絕這麼快的劍法了。

他有點懷疑，如果展三絕向他刺出一劍，他是否接得住？

賈男冷冷的瞪着展三絕。

展三絕靜靜的站立著。

誰都沒有說話。

良久，展三絕慢慢轉過身子，緩緩的朝黑暗中走去……

他的脚步看來相當沈重。

* * *

柳花花喜歡喝竹葉青，所以司馬如虹的座車裏放的都是竹葉青。柳花花拎了幾瓶下來，坐在房中與獨孤美對飲。

「花花柳，」獨孤美放下酒杯，「你不覺得今天的事情很奇怪嗎？」

柳花花喝得不少，他的臉有些紅，通常他只喝到六分醉就不喝了；現在他看起來已有五六分醉意，他歪斜著步子走到床上躺了下來，長長的吁了一口氣，才懶懶道：「那些事很奇怪？」

「首先，」獨孤美把椅子拉到床邊，兩脚翹在床沿：「大刀王屠天山爲什麼要殺戴茂？」

「妳的問題才奇怪，」柳花花閉著眼輕笑：「江湖上人殺人是每天都有的事，如果這個世界有一天不發生殺人的事，那才是令人感到奇怪呢。」

柳花花苦笑，她發現自己的問題很蠢；柳花花說得不錯，人與人之間的互相殘殺，絕不是今天才有的事，這有什麼好奇怪的呢？

「依你看，」獨孤美用鞋尖輕輕頂著柳花花的腰，「天殺劍展三絕和賈男是什麼關係？」

「我怎麼知道他們之間什麼關係？」柳花花瞪了她一眼，哼著聲道：「莫非妳是吃了神仙草以後人變得笨了？要不然怎麼老問這些蠢問題？」

碰了兩個釘子，獨孤美覺得沒趣；看看柳花花，那個懶鬼一副想睡的樣子，不禁又用脚尖撩撥着他：「說起神仙草，我倒想問你，你知道的有多少？」

「我只知道，」柳花花笑著說：「它能使一個女人想强暴男人。」

獨孤美紅著臉踢了他一脚，瞪著眼道：「你如果不相信神仙草的效力能使人做出不可想像的事，那天我設法弄點讓你試試看。」

柳花花道：「不用，我不是已經試過了麼？」

獨孤美掩唇輕笑：「那是因爲藥量輕微，再加上你內功好，定力夠，否則你準也會做出莫名其妙的事來。」

「聽說這玩意能使人上癮，」柳花花坐起身子，「妳不是也上癮了吧？」

「只要讓我再吃一兩次，不上癮也差

不多了。」獨孤美瞇著眼微笑道：「無論如何那滋味的確夠誘人，一般人是無法拒絕它的。」

兩手抱靠著牀頭，柳花花說：「幾年前我就聽說過有這玩意，我始終以爲只是傳說。」

「傳說有時候是眞實的。」獨孤美眨著眸子，「你認爲茶裏的神仙草是誰放的？」

「妳說呢？」柳花花反問。

微微沈吟，獨孤美說：「應該是百醉書生賀萬杯。」

「爲什麼？」柳花花微笑。

「你想，」獨孤美說：「如果不是他放的，他爲什麼會及時出現，而且還給你天竺神油？」

「但是我想不通他的用意在那裏。」柳花花眼中有疑惑。

「也許，」獨孤美想了一下說：「他只是尋我們開心，你知道他是一個怪人。」

柳花花苦笑，「他的確是個古怪透頂的人，天下最毒的天竺神油以及最絕的神仙草他都有，我不知道他究竟還有什麼古怪的東西？」

獨孤美低頭沈思。

「妳想什麼？」柳花花不禁問。

「我在想，」獨孤美抬起臉龐：「賀萬杯是想告訴我們，江湖中眞的是有神仙草這個玩意。」

「他爲什麼要告訴我們？」柳花花蹙起了眉頭。

「因爲，」獨孤美含笑道：「他知道你是一個喜歡管閒事的傢伙，而且也是一個有能力管閒事的傢伙。」

柳花花沒有說話。

他知道獨孤美的話有道理。

神仙草，這種玩意吃了雖然令人快活如神仙，但是一旦吃上了癮，只怕就不是神仙了，也許連一隻狗都不如了。

因爲神仙草實際上只是使人取得短暫的快樂而已，藥性發作的時候，能讓人整個精神意志鬆懈，而且還能使人產生幻想，得到解脫的快感；可是它卻能使人上癮，而且癮頭會愈來愈大，所需要的藥量也會愈來愈多，到最後，也就是癮頭達到最頂點的時候，服用的人會形容枯槁而死。

所以，神仙草事實上是一種「快樂的毒藥」。

其實，也是世界上最可怕的毒藥。

凡是吃上癮的人，以後他活着的目的就是爲了神仙草而活。

他可以傾家蕩產；他可以出賣妻子兒女；他甚至可以出賣他自己的靈魂……只要他能得到神仙草。

這樣一個可怕的東西，如何能讓它流傳於世？

幾年以前，少林吃虧和尚曾經聯合五大門派的掌門人明查暗訪，結果卻是一無所獲。

之後，江湖中就不曾聽過神仙草的事。

現在，百醉書生爲什麼會有呢？

他又爲什麼知道天竺神油能解神仙草的毒癮？

柳花花歎了一口氣：「獨孤美，可能妳說的對；但是賀萬杯爲什麼不明說呢？」

聳了下香肩，獨孤美說：「這個我就不清楚了。」

頓了一下，她接著說：「其實，這件事我們好像還不應該管。」

「不錯，」柳花花笑著說：「我們目前該管的是大漢鏢局的事。」

說著，他翻身下牀，朝門口走去。

「花花柳，」獨孤美叫住他，「這麼夜了，你還想上那去？」

柳花花回過頭，「妳既然知道夜深了，爲何還不睡覺？」

獨孤美瞪著他，「既然要睡覺，爲何還往外跑？難道外面有牀？」

柳花花也瞪著她，「外面沒有牀，但是有車，我到車上去睡。」

「爲什麼？」獨孤美問。

「爲什麼？」柳花花覺得好笑：「妳難道不知道房裏只有一張牀？怎麼夠兩人睡？」

「爲什麼不夠？」獨孤美瞪著他：「這張牀大得很呢。」

柳花花呆了一下，怔怔的望著獨孤美。

獨孤美的樣子很認眞，不像是開玩笑的樣子，她的唇角浮起一絲挑戰的意味：「你不敢跟我一起睡？」

「不敢。」柳花花搖搖頭。

「爲什麼？」獨孤美覺得詫異。

「因爲，」柳花花笑著說：「我不喜歡被人強暴。」

說完，他已笑著走出門外。

獨孤美拎起枕頭往他用力丟去……

＊　＊　＊

踩着皎潔的月光，柳花花懷著一顆後悔的心走向後院車馬房。

爲什麼不跟獨孤美上牀？

那將是一件令人快樂的事。

總比一個人睡在冷清清的車上好多了。

像獨孤美這麼美的女人，那個男人不想一親芳澤？

柳花花好後悔。

他眞想回頭投入獨孤美軟玉溫香的懷抱裡。

可是他沒有。

他聽到有人在叫他：「柳花花。」

柳花花停下脚步，只見不遠處的花圃中，有人坐在石椅上。

月光很亮，柳花花很快的看清楚那人就是賈男。

賈男的樣子好瀟洒，朝著柳花花微笑道：「月光這麼美，爲何不坐下來聊聊？」

柳花花望了望他，便走到他身旁坐下。

賈男側著身子問：「你爲何落單了？那位美麗如花的總管呢？」

柳花花輕輕笑：「你喜歡我的總管？」

賈男也笑：「只要是男人都會喜歡的，難道你不喜歡？」

他接著又說：「如果你不喜歡，爲何不割愛給我？」

柳花花覺得很好玩，笑著說：「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只要她一天不成爲人妻，我想，誰都可以喜歡她的，自然你也不例外。」

「你果然很瀟洒，」賈男睨著他道：

「你以爲我不是你的對手？」

柳花花大笑。

「你是一個可愛的對手。」柳花花朝賈男說了一聲，便起身離去……

望着他遠去的背影，賈男喃喃低語道：「花花大少，他看起來一點也不像……」

＊　＊　＊

當柳花花打開車門的時候，他不禁一怔。

馬車裡竟然有人。

百醉書生賀萬杯。

只見他獨自在喝著酒。

桌上放著好幾瓶空瓶子，他顯然喝了不少，可是却看不出有任何醉意；他朝柳花花淡淡一笑：「你既然不肯請我喝酒，我只好偷你的酒喝了。」

柳花花跨進馬車，在他對面坐下來，「我以爲你走了。」

他自斟了一杯酒，淺淺啜了一口，又道：「你知道我會在車上過夜？否則你怎麼會在這裡等我？」

賀萬杯咕的一聲，一口仰盡杯中酒，「方才那麼好的機會你都不肯和她上床，自然你會睡在車上了。」

他斟著酒，望著柳花花又說：「像獨孤美這樣的女人，世上只怕不多，你竟能把持得住，你眞是一個奇怪的人。」

柳花花淡淡一笑：「一個人同時擁有天竺神油和神仙草，我想，你才眞是一個奇怪的人。」

一頓，他眨著眼問：「你爲什麼要讓我和獨孤美吃下那種玩意？」

「你說呢？」賀萬杯微笑著問。

柳花花斜躺著身子，冷冷瞪著他不作聲。

半响，柳花花才道：「爲什麼你喝酒的時候一點醉意都沒有？不喝酒時反而一臉醉態？」

賀萬杯仰首已是一杯，他看來眞有萬杯之量，「我如果醉了，主人還肯請我再喝酒？所以我喝酒時是絕不會有醉態的；不喝酒時醉了何妨，反正沒酒喝了，不是嗎？」

「你的話好像很有道理。」柳花花笑了起來，「但是，你做的事爲什麼沒道理呢？」

「我做那些事沒道理？」賀萬杯瞪著他。

柳花花冷冷道：「你爲什麼要殺戴茂？」

賀萬杯的臉上滑過一絲驚異，「你看見我殺了他？」

柳花花搖搖頭。

「既然你沒看見，」賀萬杯冷笑一聲：「憑什麼肯定人是我殺的？」

「我本來不敢這麼肯定的，」柳花花淡淡道：「起先我以爲是妙手聖醫包爾生殺的。」

「大夫當然也會殺人，不是嗎？」賀萬杯又斟上一杯酒，「何況他還是江湖人物，江湖上，人殺人，就像人吃飯一樣，那是極爲正常的事。」

「大夫自然也會殺人，」柳花花淡淡道：「問題是你有沒有注意到一點，如果妙手聖醫要殺戴茂，他絕不會笨到去割他的咽喉。」

「爲什麼？」賀萬杯瞪著他問：「割斷咽喉雖然殘忍了一點，那不是最有效的殺人方法之一嗎？」

柳花花微一笑：「可是他如果這樣做，豈非脫不了殺人的嫌疑？」

賀萬杯皺起眉頭：「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是說，」柳花花緩緩道：「他大可以不用那種手法殺戴茂，因爲戴茂當時的傷勢已非常嚴重，全身刀傷達廿一處之多不說，單是致命的刀傷就有五口，如果我是妙手聖醫，我只消在那五處刀傷隨便那一處，輕輕補上一刀，戴茂便準死無疑，而且絕不會露出任何痕跡，誰會懷疑他殺人呢？」

「不錯，」賀萬杯點點頭：「他大可推說戴茂傷重不治，畢竟他只是個大夫，並不是活神仙，誰都不會怪他救不了人的。」

微微一頓，賀萬杯輕輕歎了一口氣：「你果然是個觀察入微的人，但是，你有沒有注意到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柳花花問。

賀萬杯微微一笑：「既然妙手聖醫不會用那種笨方法殺戴茂，爲何我百醉書生就會用呢？難道你認爲我比他笨？」

柳花花啞口無言。

半响，柳花花方才苦笑道：「你當然不是笨人，我想，世界上最笨的人大概是我了。」

賀萬杯微笑不語。

柳花花突然臉色驟變！

＊　＊　＊

遠處正傳來急促的脚步聲。

柳花花人已衝出車外。

他聽得出那脚步聲是獨孤美的。

她發生了什麼事？爲何脚步聲如此慌亂？

他已像激星般的掠到獨孤美跟前。

獨孤美一把撲進柳花花懷裡。

月光下，柳花花發現她那張姣美的臉龐上漾著驚悸，他還發現她柔若無骨的嬌軀微微顫抖著；摟著她的肩，柳花花儘量把音調放得平穩：「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

獨孤美緊緊抱住柳花花，把臉兒埋在他胸前；她喘息著：「花……花花柳，有死人……」

長吐了一口氣，柳花花輕拍著她的背脊，笑聲道：「世界了每天都有人出生，自然爲有人死，死人有什麼好怕的？妳不是見過很多了嗎？」

「問題是，」獨孤美仍緊緊抱著他，她現在覺得安全多了，就算天塌下來她也不怕：「我每次看到死人時，都有你在身邊……」

「我現在不就在妳身邊了嗎？」柳花花托起她的下巴，唇角含著微笑：「妳如果好好的睡覺，爲什麼會看到死人呢？」

獨孤美總算鎮定了下來，可是却依偎在柳花花懷裡；她嘟著小咀說：「我就是因爲想上牀睡覺才看見死人的。」

柳花花輕輕推開她，含笑道：「死人睡在牀上？」

「不，是在牀下，」獨孤美說：「當我脫下鞋子，把它擺正在牀下時才發現

的。」

「妳看清楚是誰嗎？」柳花花問。

「嚇都嚇死我了，」獨孤美伸出舌尖：「我那還敢看是誰？」

柳花花笑了起來：「那麼現在妳敢不敢去看？」

獨孤美點點頭：「有你在，我什麼都敢。」

＊ ＊ ＊

當柳花花帶著獨孤美回到房間的時候，果然看到床底下有死屍。

竟然是妙手聖醫包爾生。

更令柳花花吃驚的是，死人不止一個。

還有大刀王屠天山！」

他們和戴茂一樣，都是咽喉被割斷而死的。

顯然他們是被同一個人殺死。

柳花花確定那個人必定是個用劍高手。

只有這樣的高手才能準確的割斷喉嚨，一分也不多，一分也不少。

這樣的高手並不多。

是不是百醉書生賀萬杯？

他算得上是個高手。

可是當他與獨孤美回到車上時，賀萬杯却已不見踪影，只留下一堆空酒瓶，以一車廂濃烈的酒味。

柳花花倚著窗口，望著天上的明月一陣發呆……

獨孤美坐在他身旁，陷入了沉思……

終於，獨孤美忍不住問道：「花花柳，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柳花花沒有回答，他忽然怔怔的望著窗外遠處發楞……

獨孤美不禁引頸向窗外望去。

她發現後院廊下站著一個人。

白衫儒巾。

是賈男。

這麼晚了，他爲什麼還不睡？他站在那裡幹什麼？

他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會不會是他幹的？

看到賈男，不禁想到天殺劍展三絕。

天殺劍，單聽這個名字，就知道他的劍法如何了。

像他這樣的人想殺人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也許比吃飯還容易。

那三條人命，是不是他幹的？除此之外，還有誰有嫌疑呢？

獨孤美想不通。

想不通的事，自然只有問柳花花。他一向都是古靈精怪的。

可是獨孤美並沒有問。因爲她已看到柳花花一臉迷茫之色。

顯然他也和自己一樣墮入五里霧中。

「花花柳，」獨孤美用肩頂了一下柳花花，「告訴你，今夜我無論如何不敢一個人睡，說不定我睡到半夜時，眞會有死人爬到我床上來；如果是這樣，我敢跟你打賭，我肯定會活活被嚇死，你相信不相信？」

柳花花回過頭來，望著她苦笑。

獨孤美從夾層裡拿出兩個枕頭，丟了一個給柳花花：「放心，獨孤美不會强暴你。」

柳花花抱著枕頭到對面座椅躺下，「我不放心的是，如果柳花花强暴妳怎麼辦？」

獨孤美脫下鞋子，她沒有辦法像柳花花連衣帶鞋都可以睡覺。「如果是這樣，我會閉起眼睛。」

她躺下了身子，而且也眞的閉下眼睛。

但是柳花花並沒有眞的强暴她，他閉著兩眼忽然說：「妳覺得賈男這個人怎麼樣？」

「你認爲他有嫌疑？」獨孤美睜開眼問。

柳花花緩緩道：「我是說妳對他印象怎麼樣？」

獨孤美側過身，「什麼印象怎麼樣？」

「妳不覺得他長得一表人材嗎？」柳花花說。

「豈止一表人材，」獨孤美道：「他簡直就是世間少有的美男子哪，我想，那潘什麼安的再世，大概也不過如此吧？」

轉了一下烏溜溜的眸子：「你突然提這個幹嘛？」

柳花花淡淡道：「我好像聽你說過，妳最喜歡美男子，對不對？」

「何止是我獨孤美喜歡，」獨孤美嬌笑著說：「我想，大概全世界的女人都喜歡美男子吧，就像全世界的男人都喜歡美女一樣，不是嗎？」

「是的，美男喜歡美女，美女喜歡美男；」柳花花笑著說：「怪不得賈男那麼有把握。」

「你到底在說什麼？」獨孤美皺著眉頭。

「他對妳有意思。」柳花花翻過身來，背向著她。

獨孤美終於明白他的意思，她掩唇輕笑：「你爲什麼要告訴我這些？」

柳花花淡淡道：「我只是提醒妳，像他這麼美的男人，世界上好像並不多。」

「謝謝你，」獨孤美的聲音也很淡：「我也想提醒你，如果你不改變話題的話，我可要睡覺了。」

柳花花沒有應聲，他似乎已經睡着了。

獨孤美也只好睡了。

可是她翻來覆去怎麼也睡不著。

窗外的月光像水銀般的灑進來。

她不禁坐起身子，倚著窗口，欣賞著柔和的夜色。

夜風拂面，夏蟲盈耳。

獨孤美愈發睡不著。

她忽然看見不遠處的一棵松樹下有一個人影站著。

她以爲是賈男。

她很快知道那人不是賈男。

因爲那人是個女的。

獨孤美看不到她的臉。她是誰？

是不是晚膳前看到的那蒙臉女人？

獨孤美看不清楚那人現在是否臉蒙黑紗，她只發現那人的身材眞好，比她的還要好；她突然興起了一個念頭，她想去看看那人的面貌。

她有一個直覺，那女人一定長得很美。

獨孤美躡手躡脚的彎下身子，正想穿

上鞋子，却見柳花花翻過身來，瞪著她道：「獨孤美，妳是不是想作賊去？」

「你不是睡了嗎？」獨孤美微笑著說：「我不是要作賊，我只想看看站在松樹下的人是誰；我想她一定是世間上少有的美女，你去不去？」

柳花花坐起身子，把頭探出窗口，然後又躺了下來，懶懶道：「妳大概是見鬼了吧。」

獨孤美不禁向窗外望去。

四野闃靜，那有人影？

獨孤美只好睡了下來，口中喃喃道：「眞可惜，她走了。」

柳花花疑惑的望著她，「妳又不是男人，爲什麼也喜歡看女人？」

獨孤美含笑道：「其實愛美是人的天性，那怕是一隻漂亮的小狗小貓，或是一塊美麗的石頭，我都會想看上一看的。」

「我什麼都不想看，」柳花花打了一個呵欠：「我只想看到妳乖乖的一覺睡到天亮；別忘記，明天還有一件更令我們頭痛的事情正等著我們。」

「我知道，」獨孤美噘著小咀：「不管發生什麼事，我們都應先把大漢鏢局的事情先搞好。」

＊ ＊ ＊

他們雖然睡得晚，却一早便起來了。

因爲卧佛庵的尼姑們清早便起來做早課。

悠揚的誦經聲傳遍了卧佛庵每一個角落。

吃完早齋，柳花花和獨孤美已經準備上路。

柳花花攙扶著獨孤美上車的時候，却見賈男踏著輕快的步子走來。

「一大早便要上路了？」他看來精神很好，穿著也很爽目，在白天更能讓人相信他是個世間上難得一見的美男子。「兩位昨夜可睡得好？」

柳花花微笑道：「你看來好像是不用避難了，人在平安的時候，通常精神都是很好的。」

「你說得不錯，我已經不需要再躲在卧佛庵。」賈男的微笑就和他的人一樣俊帥，「如果你不介意，我想搭你的便車。」

「這部車可坐十個人，自然不差你一人。」柳花花點點頭，向他擺擺手，示意他上車。

賈男也不謙讓，當先進了車廂裡，在獨孤美對面坐了下來。

「我們走吧。」柳花花朝張快、李穩打了個招呼，便跳上車來。他在獨孤美身旁坐下，朝著賈男道：「車裡有酒，你喝不喝？」

「我沒有喝早酒的習慣。」賈男搖搖頭，含笑道：「這部車眞美，尤其是有獨孤美這麼美的女人坐在這裡，我想，香車美人大概就是最貼切的形容了。」

獨孤美心花怒放，嬌笑道：「雖然我每天都聽到有人讚美我，我想，我最喜歡聽的還是你這句話。」

一頓，她接著問：「你在那裡下車？」

「城裡。」賈男回道。他掃了柳花花一眼說：「你們如果是到大漢鏢局的話，那麼我們便是順路了。」

柳花花微怔：「你知道我們要到大漢鏢局？」

賈男微微一笑：「我只是隨便猜猜吧了。」

獨孤美望著他，「你爲什麼猜得這麼準？」

賈男道：「大漢鏢局失鏢的事，大概全江湖上的人都知道了；大家還知道，敢劫大漢鏢局的鏢車，必然不是普通人幹的，想破這件案子恐怕不是這麼容易……」

獨孤美插口道：「你爲何肯定我們會插手這件事呢？」

「誰都知道大漢鏢局一向最傾向飛鷹堡，朱魯東遇到解決不了的事，自然向司馬如虹求助。」賈男含笑道：「誰也都知道，這幾年來，司馬如虹的事幾乎就是柳花花的事，不是嗎？」

獨孤美點頭道：「你的消息還蠻靈通的嘛。」

賈男淡淡一笑：「想在江湖中混的人，如果消息不靈通，只怕很快就被淘汰了。」

柳花花兩手環胸，凝視著他道：「你還知道些什麼？」

賈男也注視著他問：「你是指那方面的？」

柳花花緩緩道：「有關大漢鏢局失鏢的事。」

賈男搖搖頭：「江湖中的人只知道被劫走了一車鏢銀，其餘的也就沒聽說了。」

柳花花沈默了下來。

他忽然躍到座椅後面的空椅上，一面躺下一面說道：「我這個人最討厭坐車，但是却最喜歡在車上睡覺，我希望除非是我自己醒來，誰也不要叫醒我。」

獨孤美轉首瞪著他道：「你這是待客之道嗎？」

柳花花閉著眼睛沒應聲。

獨孤美把咀翹得老高。

賈男微笑道：「他果然是個很懶的人。」

獨孤美望著窗外，俏臉上佈滿了不高興。

賈男靜靜的注視著柳花花好一會，才朝獨孤美道：「你爲什麼不高興？」

獨孤美頭也不回，「我爲什麼要告訴你？」

賈男輕笑起來：「我好像不受你們歡迎。」

獨孤美沒有說話。

賈男似覺沒趣，只好把臉望向窗外。

車中突然靜下來，只聽得轆轆輪聲。

獨孤美突然從夾層裡取出了一瓶竹葉青，她拔開塞子，竟轉過身子把瓶咀塞入柳花花咀中。

柳花花連忙奪過酒瓶，一面拭去唇上的酒漬，一面瞪眼道：「獨孤美，妳想嗆死我？」

獨孤美也瞪著他：「嗆死總比睡死要好。」

賈男看了大笑。

柳花花苦笑，只好又坐回獨孤美身旁。

賈男笑道：「一個人如果睡太多了，不但容易發胖，而且腦筋也容易遲鈍哪。」

「你說得不錯，」柳花花苦笑道：「我的確是愈來愈笨了。」

獨孤美望著窗外，臉兒繃得緊緊的，一句話也不說。

柳花花顯得有些尷尬，朝賈男攤了攤手。

車中的氣氛不太好。

「柳花花，」賈男微笑道：「如果我是你，我會跟她道歉的。」

柳花花無疑是很失禮的，無論如何他不該一個人跑到後頭去睡覺，讓獨孤美單獨去面對不太稔熟的搭客，獨孤美自然該生氣。

可是她並沒有繼續生氣，因為柳花花已經跟她道歉，他學着獨孤美昨天的口吻說：「別這樣嘛，不管怎樣妳總得還就我一點，難道妳沒聽說過好女不與男鬥？」

獨孤美嗤的一聲笑了出來。

「好個好女不與男鬥。」賈男笑著說。

獨孤美白了柳花花一眼，嬌笑道：

「無論如何，我喜歡認錯的人。」

賈男忽然說道：「如果方便，請讓我在這裡下車。」

柳花花和獨孤美一怔。

「你不是要到城裡的嗎？」獨孤美眨著眼問。

「我已經改變了主意。」賈男朝她瀟洒一笑，隨即望著柳花花說了一聲：「你是勝利者。」

柳花花瞪著他。

＊　＊　＊

賈男已離去。

車裡只剩下柳花花與獨孤美。

「他走了眞好，」獨孤美學著柳花花躺在座椅上，可是很快又坐了起來，她似乎仍無法習慣在車上睡覺。她拿出酒瓶與酒杯，口中說道：「花花柳，我希望你下次別隨便讓陌生人搭便車。」

柳花花接過她遞來的酒杯：「我只是想讓你多接觸他。」

「為什麼？」獨孤美低著頭啜酒。

柳花花淡淡道：「像妳這種年紀，難道不應該多接觸男人？」

「為什麼？」獨孤美仍低著頭，她的聲音很冷。

「妳如果多接觸男人，」柳花花的聲音很柔：「自然也就增加妳選擇男人的機會與能力，不是嗎？」

獨孤美抬起頭。她緊緊盯著柳花花，緩緩道：「你應該知道，我現在唯一想接觸的男人是誰？」

「不，」柳花花搖搖頭，他的聲音很堅定：「妳應該嘗試去多接觸，妳有權利這麼做，這對妳有好處的。」

獨孤美盯著他，一句話也不說。

柳花花看到她眼裡的神情，忍不住心中一陣盪漾；他趕緊別過頭去，望著窗外的景色，淡淡道：「獨孤美，告訴妳一個好消息，我們馬上可以享受一頓豐盛的午食了。」

果然不錯，馬車的速度已經緩下來，獨孤美探出頭去，只見前頭不遠處有一個三岔路。

路口旁有一間相當不錯的茶寮。

茶寮不只是賣茶而已，大宴小酌一應俱全。

現在雖非日正當中，但離午時也不遠了，柳花花與獨孤美今天起得特別早，坐了近兩個時辰的車，肚子的確也有點餓了。

＊　＊　＊

人在吃過午飯的時候，通常都會顯得比較懶散的。

柳花花尤其是。他是一個相當怕熱的人，他準備睡一個午覺再啓程，這裡離大漢鏢局頂多不會超過一個時辰的路程，他大有時間睡個舒服的午覺。

可是獨孤美正好和他相反，她看來精力充沛，一點也不怕熱的樣子。當柳花花躺在竹製的臥榻上時，獨孤美却端著一大盤的蘇州蜜餞坐在他身旁。

「花花柳，」她用竹籤串起一塊蜜棗兒塞入柳花花咀中，自己也吃了一塊。「我記得你曾經跟我提過，你就在這裡見過朱魯東父女，對不對？」

柳花花並不十分喜歡吃蜜餞，可是獨孤美又遞了一塊過來，他只好張口接住。

「我發現你眞饞咀。」

獨孤美一連吃了幾塊，朝他擠了個鬼臉兒：「你沒聽說過能吃就是福？」

柳花花苦笑道：「妳如果肯讓我好好睡上一個午覺，我就相信我是世界上最有福氣的人了。」

「只知道睡，」獨孤美嘛著小咀說：「我有時候眞懷疑，像你這麼懶的人，如何練成一身絕世武功？」

「我也覺得奇怪，像他這麼懶的人為何不會發胖，而且身材還保持得那麼好？」

一陣嬌婉的聲音自門外傳來，接著門被推了開來，大步走進一名紅衣女郎。

那名紅衣女人看來年紀比獨孤美大一點，却要比柳花花小一些；她也許不如獨孤美漂亮，但是那雙又大又黑的眸子，宛如要滴出水來似的，却無疑能與獨孤美的星眸分庭抗禮。

獨孤美打量了她一下，微笑道：「妳是朱娟？」

「妳能一眼猜出我是誰，」紅衣女郎拉了一張椅子在獨孤美面前坐下，含笑道：「你一定就是獨孤美了？」

柳花花歎了一口氣，坐了起來：「妳為什麼要選在我想睡覺的時候來呢？」

「你比我預計的要早到這裡。」朱娟盈盈一笑：「否則我會更早在這裡迎接你們大駕。」

「妳太客氣了。」獨孤美倒了杯茶給她。

「謝謝妳，」朱娟朝她笑笑：「妳果然是個很美的女人。」

「妳來得正好，」柳花花說：「昨天妳爹到飛鷹堡的時候，我正好不在，妳現在是不是可以把失鏢的經過告訴我們？」

「我自然要說給你們聽。」朱娟的笑容很甜。

朱娟很有述說能力，當她把失鏢的經過娓娓道完之時，柳花花與獨孤美不禁陷入沈思中。

這件事的確透著古怪。

約莫半個多月以前，大漢鏢局保的那趟鏢，其實也不是什麼貴重的東西，只不過是廿萬兩紋銀而已。

廿萬兩銀子，在窮苦人家來說，自然是個大數目；但是在富有人家來說，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

特別對大漢鏢局來說，這並不算是大宗生意，充其量只是一件不算小的生意吧了，所以並未特別重視這趟鏢，依例交付屬下的鏢師照正常手續運鏢。

可是，誰也想不到，那趟鏢出了鏢局不到一個時辰，便在「落雁坡」失鏢了。

落雁坡，離這裡並不遠，如果快馬加鞭的話，也許只消一炷香時刻便可到達；大概周圍百里的人無人不知道這個地方，因爲它是一個很美的地方，每年春天到來之時，必有成羣結隊的雁鳥棲落於此，蔚爲奇觀，因而得名。

值得一提的是，落雁坡並不是一個地勢險惡的地方，它實際上是這附近的名勝，按理講，一般劫匪是不會選擇這種地方劫鏢的。

因爲一般的名勝，通常是有廟宇古刹、或是居家商店存在，劫匪如果在這種地方下手，只怕難逃衆多耳目。

可是，鏢銀卻偏偏在這裡失去。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護鏢的鏢師及五名趟子手竟連劫鏢人的影子也沒見著，那車鏢銀就在光天化日之下不見了！

當時的情形是這樣，鏢車抵達落雁坡的時候，巳時還不到，遊客稀少；鏢師們由於趕了近時辰的路，便在落雁坡的「千手觀音寺」歇息。

也許，這並不是一趟重要的鏢，所以當時只留下一名趟子手看守著，其餘的人都到廟裡喝茶、解手；但是，當他們在半炷香之後出來，只見那名留守的趟子手昏迷在地上，鏢車竟不翼而飛！

事後，也就是在那些鏢師們遍尋不遇之後，朱魯東曾經親自出動鏢局所有人手，找遍周圍百里之地，一直到今天爲止，連個蛛絲馬跡也沒有。

偌大的鏢車，如何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消失？

那是不可能的事。

可是它卻偏偏眞的發生了。

嚴格說來，這不是一樁劫鏢案，而是「偷鏢案」。

因爲自始至終，鏢師們並未見到劫鏢之人，而且也未與劫匪殺生格鬥，只不過一名趟子手昏迷而已。

這樣的情形，怎能說是劫鏢？

但是，如果說是「偷鏢」，江湖中好像還沒有聽說過有這樣的事。

這無疑是一件古怪的事。

＊　＊　＊

「那名看守鏢車的趟子手爲何突然昏迷？」獨孤美眨著眸子問。

朱媚道：「他到現在還不知道爲何會忽然昏過去。」

水汪汪的眼珠掠了柳花花一眼，接著又說：「我想，你們一定會想到監守自盜這個問題；在這裡我可以提供護鏢的鏢師以及五名趟子手的資料給你們。」

說著，她從懷裡揣出一張紙箋遞給柳花花。

柳花花打開紙箋，獨孤美湊過頭去看；半晌，獨孤美搖頭道：「每人在大漢鏢局的資歷都在七年以上，而且護鏢的次數都在百次以上，從來不曾出過紕漏……」

朱媚接口說：「尤其是護鏢的丁鏢師，我還沒出世他便在大漢鏢局了，他一向最受我爹的信任，我們有一千萬個理由相信他絕不會監守自盜；至於那個看守鏢車的趟子手廖小維，他是我們全鏢局最忠厚老實的一個，我們更相信他絕不會幹這種事。」

柳花花與獨孤美沒有說話。

「或許我這樣說還不夠肯定，」朱媚又說：「丁鏢師與五名趟子手，已經同意如果查不出劫鏢之人，願意分攤賠償廿萬兩銀子；丁鏢師十萬，其餘每人各兩萬。」

「這的確是最好的洗淸嫌疑的方法，」獨孤美說：「既然要賠，誰還願意去偷呢？」

「我爹自然不會要他們賠，」朱媚笑着說：「莫說區區廿萬，只怕再十個廿萬，大漢鏢局還是賠得起的；只是，這個臉我爹他丢不起，他是一個很愛面子的人，畢竟大漢鏢局在他手中已連續十六年未曾失過鏢。」

柳花花在房中踱著方步，忽然轉身問：「鏢主是誰？」

「太湖的武林第一世家岳光輝。」朱媚望著他道。

「是不是以暗器獨步江湖的『雪芙蓉』岳光輝？」獨孤美的聲音有些驚訝。

「是的，」朱媚點點頭：「我們鏢局接他的生意已不是第一次，他是我們的老主顧，所以無論如何我們一定要追回鏢銀，否則一定會失去一個好客戶。」

柳花花又問：「收鏢的人是誰？」

朱媚道：「快樂山莊的不足劍客皇甫霏。」

「哇呀，這個更有名，」獨孤美睜眼道：「聽說她是江湖第一美人，可是眞的？」

「我不知道，我沒有見過她；」朱媚搖頭道：「江湖中見過她的人很少，她實際上是因爲大敗啞巴殺手才出名的。」

「花花柳，」獨孤美側首問：「你見過她沒有？」

柳花花瞪了瞪她，搖搖頭。

獨孤美笑著說：「我以爲美麗的女人你都見過呢。」

「馬上就會見到了，」朱媚笑著說：「她現在已經在我們鏢局裡。」

「她爲甚麼來？」柳花花的神色有些詫異。

「就是爲了鏢銀的事，她親自來看看追查得怎樣了。」朱媚朝他含笑道：「雪芙蓉岳光輝昨天也到了。」

「他也來了？」柳花花皺起了眉頭。

「是的，」朱媚點頭道：「也因爲如此，所以家父不克到此迎接大少大駕。」

柳花花沒有說話。

他的臉色突然變得很奇怪。

＊　＊　＊

朱媚是一個爽直、開朗、活潑、而又充滿著熱情青春的女人，獨孤美對她也頗有好感。

有人說：「三個女人可以成爲一個墟。」

其實用不著三個，只要兩個就夠了，至少現在的獨孤美與朱媚的吱吱喳喳講個不停，就讓柳花花有如身墟市的感覺。

碰到這種情形，柳花花通常是會走開的。

他藉解手溜出了房間。

可是外面更吵。

現在正值日正當天中，太陽熱得像火爐，整座茶寮坐滿了避暑熱的人。

柳花花想轉回房裡去，却聽得背後有人叫他：「花花大少。」

柳花花回身望去，當他看清楚叫他之人時，他顯得有些意外。

那人看來年歲和柳花花差不多，但身材看來要比他魁梧，唇咀上留著一小撮鬍子，蠻好看的。

柳花花認得他，他就是天狼幫的幫主戴星野，也是昨夜死在臥佛庵的戴茂的大兒子。

柳花花入座的時候，戴星野摒退了身旁兩名大漢；他看來氣色不好，但是他爲柳花花斟酒時，仍然帶著一絲微笑：「上大漢鏢局去？」

「是的，」柳花花含笑接過酒杯，輕呷了一口：「你呢，上哪兒去？」

「臥佛庵。」戴星野的聲音很低沉。

柳花花一怔，「你已經知道了？」

戴星野點點頭：「大清早，百醉書生來通知我。」

柳花花又一怔，淡淡道：「你不會以爲是我殺的吧？」

戴星野淡淡一笑：「你如果要殺他，一年前他便死在你手裡了。」

柳花花垂下眼簾，輕啜著杯中酒……

「無論如何，」戴星野的聲音很低，也很誠摯：「我爹雖然死了，我仍然感謝你的援手之恩。」

柳花花抬起頭：「百醉書生爲甚麼會通知你？」

戴星野喝了一口女兒紅：「他和我爹一直都很談得來。」

柳花花停了一下，緩緩道：「大刀王屠天山爲甚麼要殺你爹？」

戴星野搖搖頭。

柳花花又問：「你認爲你爹是誰殺的呢？」

戴星野還是搖搖頭。

柳花花沉默下來。

戴星野突然問：「你有沒有她的消息？」

「誰？」柳花花的聲音很低。

「紀小翠。」戴星野的聲音也很低。

柳花花的臉上毫無表情，停了下來，他才緩緩的搖了一下頭。

「也許，」戴星野輕輕嘆了一聲：「我爹的死跟她有關。」

柳花花低垂兩目，一隻手捂着鼻子，他彷彿在想什麼。

他顯然掉入了沉思裡，竟連戴星野走了都不知道。

不僅如此，即連獨孤美坐在他眼前，他都一無所覺。

他在想什麼？

獨孤美靜靜的望著他。

她突然發現，柳花花最迷人的時候，也就是他不說話的時候，特別是他在沉思的時候。

她覺得，他有一股成熟美。

她喜歡成熟的男人。

「獨孤美，」柳花花的姿勢沒有動，只是長長的吐了一口氣，他的聲音很輕：「妳爲什麼不問我在想什麼？」

「紀小翠，」獨孤美徐徐道：「她是怎樣的一個女人？」

柳花花沒有說，因爲朱媚已經走了前來，笑瞇瞇道：「我們是不是該動身了？」

* * *

大漢鏢局。

朱魯東親自到門口迎接。

他看來神采飛揚，滿臉意氣風發。

無論如何，他認爲名滿天下的花花大少蒞臨大漢鏢局，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光榮，而且也是一件最有面子的事。

他是一個非常愛面子的人。

可是柳花花却相當不給他面子，當他步下馬車，跨入大漢鏢局的門檻的時候，他朝着滿臉笑容的朱魯東說：「朱總鏢頭，在我着手辦這件刼鏢案之前，我想，我有些事要跟你先說清楚。」

「大少，你儘管說。」朱魯東連忙應道。

柳花花雖然在微笑，可是聲音却很淡：「第一，你不要安排我不想見的人來見我……」

朱魯東楞住，獨孤美與朱媚也都楞住。

「可是，」朱魯東吶吶道：「晚上的飲局，我已經安排好一些名流士紳與大少接風……」

「第二，」柳花花接著說：「我的膳食，你派專人送到我房裡來，除了獨孤美之外，我不跟任何人一起吃飯。」

朱魯東說不出話來。「爲什麼？」朱魯東忍不住問。

「不爲什麼，」柳花花含笑道：「這是我的習慣，我在辦一件事情的時候，通常都是這樣，我不喜歡被人打擾。」

朱魯東臉上的笑容很不自然。

「朱總鏢頭，」柳花花望著他道：「只要我把這件事辦妥，我一定陪你喝通宵，你說好不好？」

朱魯東的笑容好看多了，「大少，你辦事的精神眞令人佩服。」

一頓，他接著說：「你大概也知道，不足劍客皇甫霏與及雪芙蓉岳光輝已經在這裡，他們等著跟你吃晚飯呢。」

柳花花淡一笑：「他們是你的客戶，你應該去陪他們；我今天誰也不想見，我只想睡覺，天黑的時候請把飯送到我房裡來。」

他掩著咀打了個呵欠，懶洋洋道：「現在，誰帶我到房間去？」

「我。」說話的人是朱媚。

「謝謝妳。」柳花花朝她微微一笑：「妳一定是世上最美麗的帶路人。」

* * *

房間極爲豪華而舒適。

柳花花剛剛脫下靴襪，却見獨孤美閃了進來。

「幹嘛？」柳花花瞪著她：「我不是跟妳說過我要睡覺嗎？」

「你睡得着，我可睡不着。」獨孤美噘著咀。

「妳不會要朱媚帶妳四處走走麼？」柳花花翻身上床。

「不要，」獨孤美坐上牀沿，「你不去，我一個人去有什麼意思？」

「那妳想怎樣？」柳花花皺起眉頭，「總不能說妳不睡，也不讓我睡吧？」

「你睡你的，我沒有礙著你。」獨孤美的咀巴翹得比鼻子高。

柳花花不理她，眞的閉起眼睛就睡了。

「懶豬。」獨孤美罵了一聲。

可是她沒有走，就坐在床沿上。

「柳花花，你今天架子怎麼這麼大？居然連飯也不跟朱魯東吃。」獨孤美嘟噥著說：「你從來都不是這樣的人。」

柳花花動也不動，他居然眞的睡著了。

「說睡就睡，你簡直比豬還厲害。」獨孤美推了他兩把，不見他有動靜，忍不住又唸了一句。

獨孤美乾脆把繡花緞子鞋也脫了，竟然就在他身邊躺下來。

她忽然發現自己的心跳速度加快。

她從來沒有和男人睡在一起。現在，她就睡在柳花花身邊。

她覺得心臟快要跳出口腔來。她還發現自己渾身燙熱如火。

她聞到了柳花花身上的氣息。那氣息令她覺得全身軟綿綿。

她忍不住用眼角去瞄柳花花。

柳花花却鼻息均勻，一副安穩睡態。

獨孤美那雙美眸已漾起激情。她已經衝動得想去抱住柳花花。

可是她沒有。

因爲她已經聽到有人朝這裡走來。

脚步聲在隔壁房間停住。

那是來找她的。不用說一定是朱媚。

她爲什麼要這個時候來？

儘管獨孤美滿肚子不高興，她還是很快的穿上鞋子，理了理衣衫，拂了拂鬢髮，跑了出去。

敲門的人果然是朱媚。

她似乎有點驚訝，她想不到獨孤美會在柳花花房中走出來；當獨孤美走到她面前時，她微笑著說：「什麼事？」

「我本來以爲妳會無聊的，」朱媚轉動著大眼睛，攤著手說：「我只是想帶妳四處走走。」

「妳一定是最好的响導。」獨孤美笑著說。

大漢鏢局自然比不上飛鷹堡，可是無論如何她是武林三大鏢局之一，獨孤美發現大漢鏢局果然建築宏偉，佔地寬廣，頗有氣派。

其間，獨孤美碰到不少鏢局裡的人，個個對她執禮甚恭，她也都一一微笑點頭爲禮。

「到底還是妳沒有架子，」朱媚在花園中的涼亭上坐了下來。「他並不像傳聞中所說的那麼隨和。」

獨孤美倚著朱紅色的欄杆，望著隨風搖曳的玫瑰花。「他是一個奇怪的人，他經常做出奇怪的事。」

「妳喜歡他？」朱媚那張瓜子臉在夕陽的映照下顯得特別有韻味。

「妳不喜歡？」獨孤美微笑著轉過身子。

「他看起來並不怎樣。」朱媚笑了起來。

「有一種男人不是用來看的，妳必須去接觸他。」獨孤美瞇著如星的眸子，「就像山中的清泉，妳必須喝一口，才能發現它原來如此甜美。」

朱媚望著她，她彷彿在品味著獨孤美那句話；良久，她輕輕一嘆：「妳是個幸運的女人。」

「幸運通常是要自己去追求的。」獨孤美微笑著望著她，「妳有沒有要好的男人？」

朱媚眺望著天邊的歸鴻，那雙水汪汪的大眼透著憧憬：「我一直都想有。」

她忽然嘆了一口氣：「也許，我娘過世得早，我爹只有我這麼一個女兒，打從十五歲開始，我便幫著我爹處理局中的大小事務，有時候，我會覺得我像一個男人。」

「我看得出來，妳是一個很能幹的女人。」獨孤美凝視著她，「或許我應該說妳是個女人中的男人。」

朱媚的咀角浮起一絲笑容，「一個太能幹的女人並不是一件好事。」

獨孤美怔怔的望著她，她不懂朱媚這句話的含義。

「我不懂妳的意思。」獨孤美有些迷惘。

朱媚笑笑，她忽然說：「有人說，女人在一起總是談男人，我們爲什麼不談別的？」

「妳想談什麼？」獨孤美問。

「談女人，」朱媚把脚架在石桌上，「名女人。」

「名女人？」獨孤美覺得有趣，她在朱媚對面坐了下來，「誰？」

「皇甫霏。」朱媚說：「我來找妳之前剛剛見過她，她果然稱得上是江湖第一美人。」

「哦？」獨孤美喃喃道：「她果眞這麼美？」

「想不想見她？」朱媚問。

獨孤美微笑著搖頭。

「爲什麼？」朱媚覺得有些意外。

「我眞是很想見她，她是江湖中的傳奇人物。」獨孤美輕聲道：「但是以我現在的身份，我不宜單獨見她，畢竟我只是個無名小卒。」

「妳太客氣了，」朱媚笑了起來，「自從冷星堡姬重生事件之後，誰人不知道獨孤美三個字？」

獨孤美淡淡一笑，「我有自知之明，憑我獨孤美現在的武功，只怕一輩子也成不了名；妳應該知道，人家之所以知道我的名字，那是因爲柳花花的關係。」

朱媚說：「就憑柳花花三個字，妳就有資格去見皇甫霏。」

「我不想，」獨孤美輕搖着頭，「沒有柳花花在場，我不會隨便去見一個江湖中人。」

朱媚詫異的望著她，「我以爲妳是一個很有獨立性的女人。」

「女人或許該獨立，」獨孤美緩緩道：「但是女人不能永遠沒有男人，就像男人不能永遠沒有女人一樣。」

朱媚靜靜的注視她，半晌才嘆了一口氣：「妳是一個肯爲男人犧牲的女人。」

「妳不肯?」獨孤美也注視她。

「我不知道，」朱媚輕輕道：「我還沒有碰到我看得上眼的男人，我也許肯，也許不肯。」

「我祝福妳能早日找到。」獨孤美微笑著說。

「謝謝妳。」朱媚嫣然一笑。

「有一件事我覺得奇怪，」朱媚忽然又說：「一個衆所周知的花花公子，竟然不想見江湖中最美麗的女人，妳不覺得奇怪麼?」

「我跟妳說過，」獨孤美笑著說：「他本來就是一個非常奇怪的人。」

朱媚想說什麼，忽然站了起來。

獨孤美順著她的眼光望去。一個女人輕盈款步的向這裡走來。

她的脚步很穩重，一襲素色衣衫加上她那頗爲姣美的臉上淡描輕粧，給人一種端莊文靜的感覺。

「姑姑，」朱媚迎上去拉住她的手，「她就是獨孤美。」

「我叫朱海靈。」朱媚的姑姑朝獨孤美輕輕點頭。

獨孤美連忙回禮，「很高興認識妳。」

「妳不是跟柳公子一起來麼?」朱海靈細細瞧著獨孤美。

「他在小睡。」獨孤美微笑著說。

朱海靈並沒有坐下，「這次的刦鏢案，有勞你們費神了。」

獨孤美只好仍站著，「我們盡力而爲。」

朱海靈微微一笑，「妳們繼續聊，我只是隨便走走。」

說著，她緩緩走下階梯，朝花園中走去。

獨孤美目送著她離去，她覺得對她的印象很深刻。

她很年輕，也許大不過朱媚三歲，可是獨孤美感受到她的眼神、以及她的言行舉止，彷彿已經是四五十歲的人了。

與其說她是個穩重的女人，毋寧說她是個老成的女人。

「妳姑姑很年輕。」獨孤美坐了下來。

朱媚倚著亭杆，「她跟我爹是同父異母的兄妹，所以年齡相差很遠。」

「我看得出來，妳對她很尊敬。」獨孤美說。

「當然啦，」朱媚笑了起來，「她是我的姑姑嘛。」

獨孤美望著她，忽然發現她臉上的表情奇怪。

* * *

夏日的黃昏很美。

獨孤美却無心欣賞。

其實她出來的時間並不長，可是她覺得離開柳花花好像很久了。

她婉拒了朱媚的陪送，一個人走回自己的房間。

她把脚步放得很輕，幾乎像做賊般的躡手躡脚的走向柳花花的門口；他一定還在睡，她不想吵醒他，這樣她便可以悄悄的在柳花花身邊睡下來。

她發覺那是一件很刺激的事，雖然她和柳花花並沒有做出什麼事情來。

但是她只站在門口，並沒有進去。

她忽然聽到房裡有人在講話。

聲音不大，然而她却能很清楚的聽到說話的人除了柳花花以外，還有一個女人的聲音。

那女人的聲音好嬌婉。

會是誰?

獨孤美當然好奇，也許還有幾分妒意，她摒住氣息，完全不發出聲响的把眼睛湊向一扇尚未關好的窗子下，然後一寸一寸地往上移。終於，她看到了裡面的情景。

其實她並不能全看到，雖然柳花花面對著她這個方向，可是她看不到他的臉。

那個女人她可以看到她全身，可是却是背著她，獨孤美只知道她穿著一襲鵝黃色的輕衫；她還注意到她的身材，單看那背影身材，獨孤美便可以肯定她是一個非常非常美的女人。

「妳爲什麼不願意見我?」黃衫女人的聲音很悅耳，却有幾分幽怨，「你應該知道，我決不會爲了區區廿萬兩銀子專程跑來大漢鏢局，我只想藉這個機會見見你。」

獨孤美的心差點跳出來，原來那女人就是皇甫霏。

皇甫霏，快樂山莊的不足劍客皇甫霏，也是江湖中的第一美人。

她爲什麼要見柳花花?

「十年了，整整十年了，日子過得眞快；」皇甫霏的聲音很輕，有點像是夢囈：「你改變了很多。」

「人都會變的，」柳花花的聲音很生硬：「可是妳看來一點都沒改變，妳仍然是世上最美麗的女人。」

這句話，令獨孤美覺得非常不舒服。

「柳，你是否仍然愛我?」皇甫霏忽然說：「像十年前一樣愛我?」

柳花花沒有開腔。

原來他們十年前便是情侶，獨孤美心中的醋意一下子被打翻了。

過了很久，才聽到柳花花說：「妳說呢?」

「我不知道，」皇甫霏嘆了一口氣：「現在的你，並不能讓人一眼便可以看穿你的心思。」

她接著又說：「但是我可以試試看。」

她忽然站了起來。

獨孤美呆住了。

因爲她發現皇甫霏站起來的時候，身上的衣服竟全部掉在地上。

她已經完全赤裸!

* * *

獨孤美的心跳得很厲害。

她看到了皇甫霏的裸體。

雖然那只是背面，可是已足夠了。

她相信，那無疑是世界上最迷人的胴體。

她睜大着眼。

她很快又想到柳花花。

她看不到他的臉，她很想看看他臉上的表情。

可是她仍然只能看到他的身體。

他依然端坐不動。

室內一片靜謐。

良久，只聽得柳花花輕輕歎息一聲：「十年前我就說過，妳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女人，十年後的今天，妳仍然是。」

「既然如此，」皇甫霏的聲音就和她的胴體一樣誘人，「你爲什麼還坐在那裏，你不抱我上牀？」

獨孤美的心中在歎息着，她也覺得柳花花好笨，他爲什麼還呆坐那裏？她相信，如果她是男人，只怕早就衝上去了。

柳花花並沒有衝上去，他的聲音突然變得很冷，而且充滿着譏誚：「如果我是妳，我一定趕快把衣服穿好，妳應該知道在外面看的人未必會輸給妳。」

皇甫霏輕笑着：「我知道，我也想讓她看，難道她能勝過我皇甫霏？」

獨孤美忽然覺得好喪氣，搞了半天，原來他們早就知道自己在外面偷看了。她覺得自己好笨。

她推門進入房裏的時候，皇甫霏已經披上最後一件外衫。

獨孤美終於看到皇甫霏的眞面目了。

她眞是一個奇怪的女人，不但脫衣服快，連穿衣服也快得很。

她忍不住歎息道：「我的確比不上妳。」

皇甫霏沒有說話，她只是靜靜的注視着獨孤美，嫣紅的唇角噙着一縷淺淺笑意，漾着兩個小小的酒窩。

她忽然朝柳花花淡淡道：「在你找到那車鏢銀以前，我都一直在這裏，你可以選擇，是她，還是我？」

柳花花面無表情的瞪着她，一句話也不說。

皇甫霏睨了獨孤美一眼，便輕盈的離去。

獨孤美沒有坐下，她的聲音很低：「對不起，我不是有意偷看……」

柳花花朝她微微一笑，倒了杯茶遞到她面前，「大漢鏢局美不美？」

獨孤美灼灼的注視着他，答非所問：「她眞的很美。」

柳花花仍然微笑着：「那裏美？」

獨孤美的心裏酸酸的，「全都美，全身無一處不美。」

柳花花忽然輕笑起來：「妳都看清楚了？」

獨孤美點點頭，她覺得想哭。

＊　＊　＊

天還沒有黑，朱媚就已經把晚飯送來了。

這是一頓豐盛的晚餐，把整個大圓桌都擺滿了。

送飯的人都走了，朱媚却仍在房中，而且還坐了下來。

柳花花望着她：「我好像說過，今天的晚餐我只想與獨孤美一起吃。」

朱媚朝他盈盈一笑：「我也好像記得，你並沒有說不跟我朱媚一起吃，有嗎？」

「我的確沒有這樣說。」柳花花苦笑。

菜不但多，而且燒得極爲可口，可是獨孤美只吃了兩口便不吃了。

經過沐浴的她，雖然打扮得明艷照人，却顯得意興闌珊、悶悶不樂。

柳花花皺起了眉頭：「妳怎麼吃得這麼少？」

獨孤美沒應聲，她忽然起身道：「我想早些休息。」

說着，她便離開了房間。

房裏只剩下柳花花與朱媚。

（未完·二）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黃鷹・文　可飛・圖

殭屍先生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九叔的兩個徒弟文才、秋生都中了邪，一個被女鬼小玉迷住，一個中了殭屍毒，文才不知是不是糯米混了粘米，對屍毒洗不清，有了屍性，自己發現變形，又怕師父把自己焚燒，將婷婷的胭脂塗在面上，假裝正常人，使九叔看了以爲文才用糯米水洗面，吃了糯米粥就沒事了，因此專心對付女鬼小玉，跟着秋生回他姑媽的家裏，果然途中遇到小玉將秋生迷住，二人糾纏下去，秋生把九叔劃的符咒都抹去，被鬼迷得兩腿發軟，由九叔孭回義莊，不防文才變屍性，反將秋生追逐捕殺，九叔發覺已遲，先將小玉化灰烟滅，專心對付文才……

茅山法術　火燒殭屍

秋生繼續撒米，文才一呆一呆的，逐步向秋生迫近，眼看避無可避，一條墨斗繩飛來，捲住了文才，墨斗繩着處?文才身上白烟冒起，隨着墨斗繩的一抽，凌空飛摔在地上。

九叔接將墨斗繩在文才身上繞幾週，文才全身震動，癱軟地上。

九叔鬆過一口氣，來到米袋旁邊。「沒這道理的。」手一插，挑起了一把米攤開一看，一呆大叫：「秋生！」

秋生從米袋後爬起來。「師父。」

「你怎樣做事的，叫你去買純正的糯米，不要混上雜米，你看——」

秋生細看亦一呆，道：「這麽多粘米的。」

「文才可被你害死了。」

「一定是那個米舖的老闆！」秋生叫起來。

「我不管是那一個，你馬上替我將糯米揀出來。」

「幹什麽?」

「你被那個女鬼弄到神魂顛倒了，難道還看不出文才快要變殭屍?」九叔接一脚，將布袋踢翻，糯米粘米洒滿了一地。

「快揀，我去燒水。」

「師父，我去燒水好了。」

九叔一巴掌打去，將秋生打翻地上

秋生爬起來，看着一地的糯米粘米，傻了臉。「這如何揀得來?」

× × ×

這一頓飯絕無疑問是複雜得很。

飯菜桌面上擺開，幾乎是人各一份

文才吃糯米粥，秋生大魚大肉，婷婷則吃齋，九叔拿着碗筷，左看右看，大有不知如何落筷的感慨，吃一口，搖頭歎一口氣。

文才由頂至脚都洒遍糯米，一面吃粥，一面眼瞟着秋生面前的大魚大肉，乘九叔不覺，伸手便向一塊肉抓去。

秋生馬上大叫：「師父！」

九叔應聲回頭，文才抓的肉已到了嘴邊，連忙停下，尷尬的笑



九叔冷笑。「吃啊！」

「一塊也不成？」文才又將那塊肉放下。

「你說成便成。」九叔也不想解釋。

「只是吃糯米粥，不是味兒。」文才苦着臉。

秋生接一句：「我也是這樣說，大魚大肉，吃得多也是有些厭。」

「你命好。」文才盯着秋生。

秋生接將餸推到婷婷面前。「你也吃一些。」

「我吃齋可以了。」婷婷搖頭。

秋生還要說，九叔已冷冷地。「婷婷服孝一定要吃齋。」

「吃齋可沒有什麼營養。」秋生接一句。

文才冷笑，道：「是啊，每一個都像你這樣虧，一定要大魚大肉，還要喝當歸水。」

「這怎也好過只是吃糯米粥。」

九叔喝住。「還說，快些吃完了去睡覺。」

秋生尚未有反應，文才已急急的應：「知道了師父。」

「我是叫秋生，沒你的份兒。」九叔悶哼。

「那我——」

「不停的動，保持血液流通。」

文才沒精打采的再吃糯米粥，也實在不是味兒，越吃便越慢。

武時威帶着一羣捕快這時候又進來，看見九叔還是客客氣氣地向前打了一個招呼。

「找到那條殭屍了？」九叔接問。

「還沒有找到，所以特找你老人家，看看可有什麼辦法追查到那條殭屍的下落。」

九叔沉吟起來，文才插口一句：「我看便沒有了。」

武時威冷冷的看文才一眼。「一定有的，爲了大家的安全設想，九叔，你仔細想想。」

文才又一句：「爲了你自已吧。」

武時威又冷冷的看文才一眼，婷婷亦插口：「文才，怎麼你這樣說？」

「是眞的，」他完全是爲了自已要升官。」

婷婷搖搖頭。「找到那……找到了我爺爺，大家也放心一些。」

武時威立時一聲：「還是婷婷你明白事理。」

文才忙又叫：「別聽他胡說。」

九叔輕喝：「吃粥便吃粥。」

「師父，你眞的很有辦法？」文才奇怪。

武時威緊接着：「九叔，說出來看是否可行？」

「有也許有的，」九叔沉吟着。「不過我就沒有多大印象了。」

「這怎麼辦？」

「找下去吧。」

「找不到便唯有等他自生自滅了。」

武時威喃喃地說道：「幸好有墨斗繩綁着。」

九叔不以爲然。「怎也要找出來一把火燒掉了才放心。」

事實山洞永不停滴下，縛着殭屍的墨斗繩現在已完全變成白色，完全失去作用的了。

× × ×

殭屍再掙扎，墨斗繩始斷開，殭屍雙手終於恢復自由，伸伸縮縮。

一隻老鼠在石縫竄出，殭屍即時伸手，迅速的一下抓住了那隻老鼠。

鼠血從殭屍的指縫滴下。

殭屍隨即跳動，跳到有隔光的地方，一縮而回。

日間在陰暗的地方他也活動，到夜間，有什麼結果？

× × ×

夜深

殭屍回到任家的大堂，左右來回跳動，殭屍尋舊路，還是回到家裏去。

沒有人知道，事實一入夜，大家都已回家關上門，之前更已將糯米撒在屋子周圍。也所以殭屍嗅不到人氣，沒有闖入其他人的屋子。

任家的僕人阿保阿勝却在這時候摸偷往家來。

「阿保，還是離開好了。」阿勝有些心慌，拉着阿保，便要回頭去。

「已經走來了。」阿保反對。

「要是被看見，要坐牢的。」

「看見也不會懷疑我們的，我們是這裏的僕人。」

「現在我們可是進去偷東西？」

「偷什麼？是拿。」阿保伸手摸到了一盞油燈。

「你要幹什麼？」阿勝一口氣吹過去，要將油燈吹滅，阿保及時將油燈移開。

「你就是沒種，黑沉沉的，怎分得出那些是金銀，那些是珠寶？老爺的房間在那邊，跟我來。」阿保轉過身子，油燈突然又一陣晃動

「還吹氣？」阿保手往油燈一遮。

阿勝却是目定口呆，他已經看見屍體立在阿保身後

「啊……啊……」他終於叫出來，聲音也變了

阿保回頭一眼：「走吧，膽小鬼，我給你膽子。」

然後他突然發覺阿勝神態太特別，循所指望去，終於看見了那條殭屍。

兩人不約而同突然大叫一聲，油燈同時從阿保手中跌下，打翻地上，立即燃燒起來

殭屍雙手緊接抓到，又快又準，阿保阿勝完全沒有閃避的餘地。

× × ×

阿保阿勝的屍體被發現，已經是天亮之後，他們被殭屍抓死的時候，慘叫聲傳出老遠，却是沒有人敢走過來一看究竟。

武時威隨即下令燒屍，根據九叔提點的老辦法，以荔枝柴搭成火堆，將屍體燒爲灰燼，以絕後患。

包圍着火堆看熱鬧的羣衆一面看一面七嘴八舌的，看見武時威走過來又住口

武時威一次不在意，再而三都這樣，到底忍不住，拉過一個捕快。「那些人在說那一個的壞話。」

「說你的。」

「我？我有些壞話他們說嗎？」

「他們說你辦事不力，看如何在縣太爺面前搬弄是非。」

「沒有你們的份兒。」

「有當然有一些，但到了老太爺面前，怎也是頭兒你承担的了。」

武時威一時間又捋鬍子又摸下巴的，也就於這時候衆人齊叫一聲說：「九叔來了。」

武時威循聲望去，只見九叔帶着文才秋生婷婷排衆而出，連忙上前。「九叔，你老人家來得正是時候。」

九叔看燃燒着的屍體，歎一口氣。「我不是已經警告過，什麼人也好，晚上暫時不要留在家的了。」

武時威立時目光一掃衆人，大聲應着「我也已經下了命令，他們偷偷的跑進去，也沒有辦法，以我推測，阿保阿勝這樣偷進去，一定是心懷不軌，既然立心不良，自是死有餘辜。」

他瞎打瞎擅一番，這一次竟然讓他說對了。

衆人不由一陣議論紛紛，有些不住的點頭。

武時威一看衆人反應，更就放心，理直氣壯的。「經過我審慎觀察，再加上我豐富的辦事經驗，精密的頭腦，絕對可以肯定，他們是死於殭屍的手下，所以我當機立斷，立刻吩咐用火將他們燒掉！」

「做得好。」九叔不由說這一句。

衆人又是一陣議論紛紛，齊齊點頭。

武時威洋洋得意的一個轉身，面向九叔。「不過我實在很奇怪，九叔你不是說過那條殭屍是被墨斗繩縛着，不會再害人的？」

九叔沉吟着：「我也說過，一定要找到他燒掉了才是萬全之策。」

「對，這條是殭屍，不是什麼壞人，怎樣對他我真的沒有經驗，真的比不上九叔你老人家。」武時威這番話當然是不懷好意。

九叔聽不出，洋洋得意的一聲：「你到底自認比不上我了。」

武時威隨即向衆人：「所以我想大家都不會怪我的。」

衆人不由點頭。武時威接向九叔一揖「這件事，拜託九叔你老人家了。」

九叔一陣飄飄然，拈鬚微笑

文才旁邊聽着不由大歎。「好厲害、鴛鴦膊。」

「一邊懂得卸，一邊懂得托吧。」秋生接上口

武時威看着文才秋生，又問九叔道：「是了九叔，我們現在怎樣去找那條殭屍呢。」

「不用找，他一定會再回來這裏的」九叔說得很肯定。

一個父老連隨問：「是什麼原因？」

「找親人啊。」九叔衝口而出。

衆人一齊恍然大悟，「啊」的齊一聲，目光不由落在婷婷的身上。

另一個父老接問：「要是找不到，是不是每一天晚上都會進鎮呢？」

「應該是。」九叔有問必答，不知後果。

又一個父老再問：「找不到了就不會再來的了？」

「也許吧。」九叔沉吟着。

武時威插口一句：「九叔，你好像不大肯定。

「殭屍這種東西到底罕見，尤其是這麽厲害的。」

「是啊，無緣無故竟然會跑出一條這樣的東西出來。」

「那又不能説是無緣無故。」文才接口：「要不是任老爺不將他的父親葬在那個蜻蜓點水的墓地，根本就不會出現殭屍了。」

秋生不覺再接口：「要不是開棺再葬，這條殭屍亦不會跑出來。」

文才點頭。「對，歸根到底——」

秋生突然省覺，以肘一撞文才，文才這時候亦省覺，連忙住口。

衆人已向婷婷包圍上來。

文才秋生連忙擋住婷婷身前，一個父老即時手指婷婷。「對，歸根到底，都是任家的人弄出來的。」

另一個父老緊接：「所以任家的人一定要負責這件事。」

「一定要——」衆人異口齊聲。

秋生雙手一攔。「婷婷雖然是任老爺的女兒，到底沒有她説話的地方，這件事跟她並沒有關係。」

「對！」文才接口：「現在任家只剩下她一個人，一個弱質女流，難道你們忍心來欺負她？」

爲首的父老搖頭。「我們不是欺負她，只是要她帮帮忙。」

另一個緊接：「今天晚上就把她留在這兒，那條殭屍一定會找到來的，到時候，九叔不是可以乘機收拾那條殭屍了。」

文才叫出來。「那不是等於拿她的命來開玩笑。」

秋生接嚷。「別管他們，婷婷，我們走！」

文才亦一聲：「走——」

兩人擁着婷婷便要離開。爲首的父老已叫出來。「千萬不要讓他們離開。」

衆人隨即一齊上前，武時威一見風頭火勢，連忙擋住婷婷面前道：「表妹，不是我不站在你這邊，但爲了大家的生命安全……」

婷婷偏開臉，文才叫出來：「啊，那就不理會婷婷的生命安全了。」

秋生亦大叫：「是啊，你們這樣做不覺得自私？」

文才接揮拳。「那一個敢阻擋我們帶婷婷離開，幹掉他！」

秋生隨亦磨拳擦掌的。

衆人同時拉起袖子，衆捕快亦伸手抓住刀柄，文才秋生齊皆怔住。

九叔急喘：「文才秋生！」

「師父——」

「算了。」九叔揮手。

文才垂頭喪氣。「不算也得算。」

秋生亦苦笑。「那麽多人，如何動得了。」

武時威隨向九叔一揖。「九叔——」

九叔揮手截住。「這件事交給我辦好了。」

武時威轉身，雙手一舉。「大家聽到了，九叔答應替我們弄妥這件事好了。」

衆人平靜下來，九叔目光一掃。「痲煩大家替我準備大量的火盆、火把、生油、糯米，還有墨斗綳。」

武時威語聲一提。「大家聽到了。」

衆人應聲散去，秋生姑姑、米舖老闆走到最後，先後來到九叔面前。

米舖老闆鄭重的。「九叔你放心，這兩天我已找來了幾百担糯米，足够應付的了。」

「帮帮手吧。」九叔客客氣氣。

「手可就不帮的了。」米舖老闆急着離開。

秋生的姑姑接上前，看看九叔，九叔當作没有看見，姑姑隨即一把將秋生拉到一旁。「秋生，你知道的了。」

「我九代單傳。」

「是三代單傳。」姑姑偷眼看着婷婷。

「女孩子多的是，不要賠上性命啊。」

秋生笑笑。「我知道怎樣的了。」

姑姑這才笑了。「這我便放心了。」

她笑着離開，文才目送她遠去，才走到秋生身旁。「你要怎樣做？」

「你怎樣做我便怎樣做。」

「總算我没有看錯你。」文才面上這才有笑容。

九叔看着他們，點點頭，轉向婷婷。「你不用害怕的。」

婷婷點頭，文才接一句：「我們怎也保護你的。」

「謝謝！」婷婷感激看着文才秋生。

秋生接問九叔：「師父，你是不是有十足把握？」

九叔沉吟着。「這東西已經氣候十足，要看看婷婷的造化了。」

「什麽？」文才秋生一怔。

× × ×

又是入夜。任家的前院到處放着火盤，插着火把，照亮得光如白晝，堂前一個壇擺開，上面放着九叔的所有法寶，兩側放着幾個大米缸，滿載糯米，另外一個油桶，還有十數個墨斗。

婷婷坐在壇前櫈上，左看右看，有些恐慌。

文才在壇後擺着各種法寶，就是不見秋生。

九叔終於伸着懶腰從裏頭走出來，到米缸旁邊，以手掌挑起了一把米。

文才一眼看見。「放心吧，師父，這糯米我看過的了，是純正的。」

「秋生呢？」

「入夜便不知所踪了。」

「到那兒去。」

「回他姑姑店子吧。」

「他不是這種没有義氣的人。」九叔懷疑。

「那是姑姑不肯讓他離開了，看開一些吧師父，他三代單傳的。」

九叔無可奈何的歎一口氣，來到婷婷身旁。「婷婷，你不要害怕。」

婷婷點頭，文才却突然一句：「不怕才怪。」

「文才——」九叔一喝。

「師父，那東西什麽時候到來？」

「應該是二更時份，那個時候陰氣開始重。」

「會不會提前？」

「以我估計……」九叔話還未説完，

文才已突然打一個冷顫。「怎麼陰風陣陣的。」

九叔搖頭：「我不覺得。」

「越來越寒了。」文才擁着肩膀。

「沒有這種事。」九叔不由四望，立即發現火盒火把的火焰逐漸弱下來，「怎會這樣的？」

「偷工減料吧。」文才隨即發現漏了口風，連忙補上一句：「一定是陰氣開始加重了。」

「胡說——」

「我是跟你說的。」

「還未到三更天呢。」

「你跟那條殭屍約好，人也未必這樣準時。」文才一望。「奇怪還未出現？」

「那一個？」九叔接問。

「那……那東西啊。」文才突然有所發現的望着門那邊。「來了來了。」

九叔回頭，秋生扮的殭屍從門外跳進來，左望右望，左跳右跳正向婷婷跳來。

他身材跟那條殭屍差不多，臉搽得白白的，連九叔也分不出來，這當然是他在寶香齋賣化粧品日久有功，事實要化成殭屍也不困難。

跟着殭屍越來越近，婷婷花容失色，九叔亦不禁有些手忙腳亂，連聲：「拿來，拿來！」

文才一手拿桃木劍，一手拿八卦鏡

「師父要八卦鏡還是桃木劍？」

「糯米——」九叔大叫。

「幾缸糯米都在你身旁。」文才居然還能夠這樣鎮定說話

九叔這時候只顧看着那條殭屍，並沒有在意文才的態度有異，一看糯米缸果然在身旁，再看殭屍已迫近，大喝一聲，一把接一把糯米撒出。

秋生這條殭屍當然沒有反應，繼續跳近。

九叔一撒再撒，抓起一把糯米一看，大小完全一樣，也絕無疑問全都是糯米。

「怎可能？」九叔手中糯米撒出，反手抄起杓子，一杓生油潑去，再翻掌三指往油燈一挑，三昧眞火燃起來，一劃，每個火盤冒起一條淡淡的火綫，蜘蛛網一樣撒向秋生，可是一到秋生身上，白烟冒起，迅速消散

火盤的火同時熄滅，九叔一看更奇怪，疑惑地看着自己的手指。

秋生這假殭屍更接近了，九叔抄起一文火把插往油缸，一插之下火把反而熄滅，他一驚更驚，拿火把一看，一呆，再看油缸，脫口大叫：「怎麼是水不是油？」

「文才——」他目光轉向墨斗：「快來幫手！」

文才佯裝驚慌的縮到一旁。「師父，我害怕。」

九叔要喝問，秋生這假殭屍已伸手插來，慌忙滾身避，順勢抄起墨斗，一個接一個，墨斗繩紛紛飛出射向秋生。

墨斗繩纏在秋生身上，秋生一掙，紛紛斷去，這當然又是秋生做的手脚。

九叔大驚，以爲這殭屍經過墨斗之後已不再畏懼，一時間束手無策，急叫：「婷婷快走——」

婷婷已攤軟在椅上，眼巴巴的望着秋生這條假殭屍

秋生雙手隨即落在婷婷身上，婷婷不由尖叫，秋生忙低聲叫住：「是我啊，秋生啊，來救你的啊。」

婷婷呆住，秋生接將婷婷抱起來，往外跳去。

九叔猛撒糯米，接近瘋狂，見毫無反應，撲到壇前，一手抓起桃木劍，「我跟你拚了。」

他揮劍撲前，冷不防文才一脚伸來絆倒地上，桃木劍亦砍在地上，斷爲兩截。

九叔爬起一望桃木劍，斷口齊齊整，以糯米糊黏住着，再拿起地上的墨斗繩，輕輕一拉便斷去，立時明白了幾分，轉望文才。

文才正望着秋生離開的方向，不覺喃喃自語：「你這個小子，這一次便宜你了。」

九叔一聽，那還不明白，一巴掌摑去，將文才打翻地上。

「師父，你怎麼打我？」文才地上爬起來。

九叔怒罵：「原來是你們兩個弄鬼，生油換了生水，墨斗繩弄到霉爛啊。」

「是……是秋生。」文才連忙往秋生身上推。

九叔又一巴掌摑去。「還騙我，沒有你，秋生能夠幹出什麼來？」

文才撫着臉，無可奈何的。「我們也只是爲了婷婷。」

九叔頓足大罵：「這一次可給你們害死了，萬一來的是那條眞殭屍。」

「那有這麼巧。」

「若是眞的現在來了？」

「可以開溜。」

「跑得了今夜跑不了明天。」

文才突然眼一直。「來了——」

九叔回頭一看，一條殭屍從門外跑進來，大吃一驚，再看殭屍拖着婷婷，知道是秋生，才鬆過一口氣。

文才亦看出了，搖頭。「你這個小子，跑回來幹什麼？」

秋生尚未回答，九叔已大喝一聲：「秋生——」

「師父——」秋生非常張徨。

九叔冷笑。「你還有我這個師父？」

「師父——」文才即時亦大叫起來，他是看見殭屍從門外跳進來。

「你也是！」九叔背着門，沒有看見殭屍。

「師父——」文才語聲也變了，秋生回頭一看，拖着婷婷急忙從九叔身旁奔過，奔入大堂。

「還跑到那兒去？」九叔怒罵。

文才大叫：「師父，快走吧，眞殭屍來了。」

九叔這才吃一驚，回頭一看，殭屍已飛快躍到，雙手抓來，他及時避開，殭屍緊接追撲。

他狼狽閃避，一把抓起糯米撒去。

糯米撒在殭屍身上，一　青烟冒起，殭屍一呆，又追上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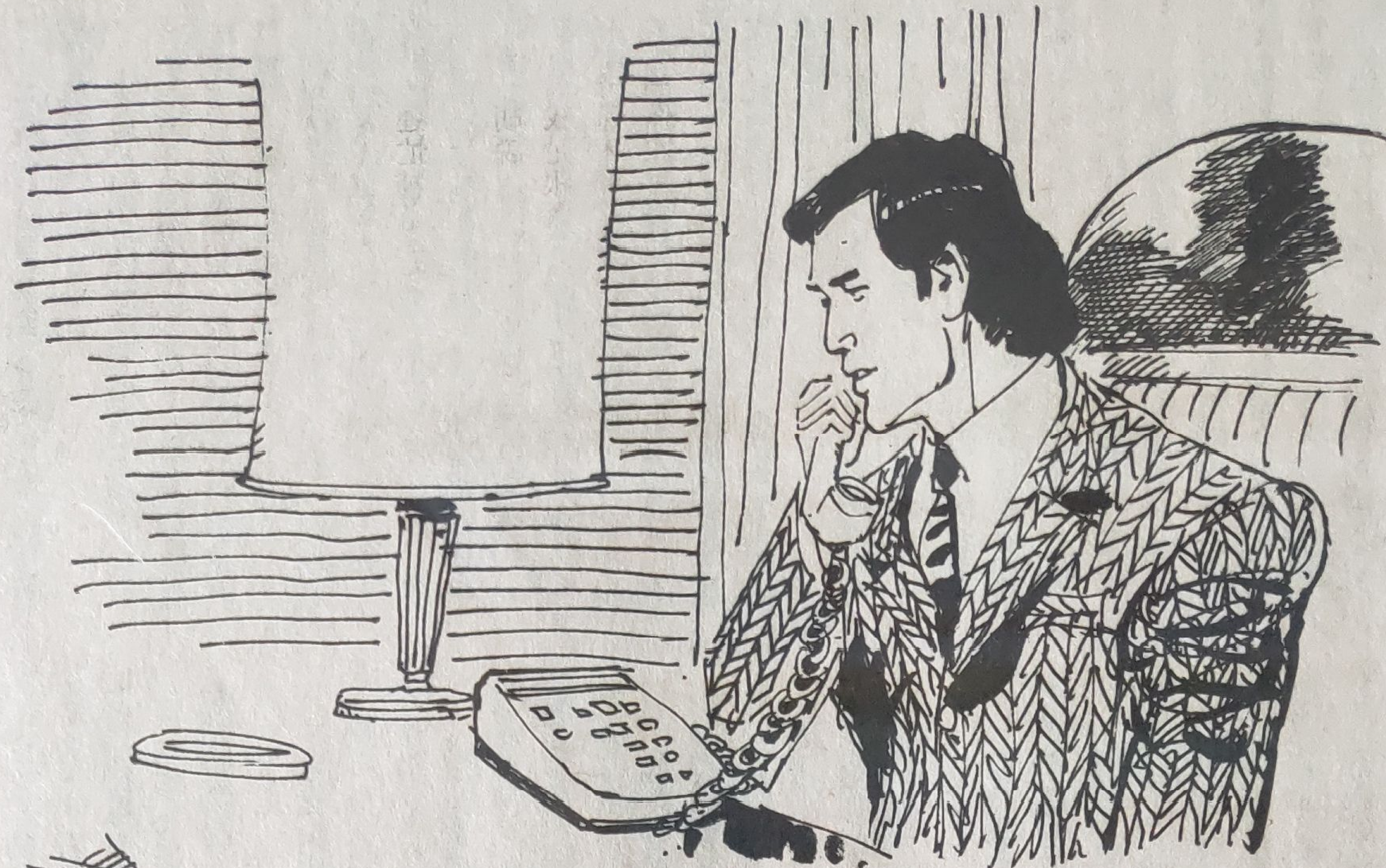
九叔一閃再避，奔進大堂，殭屍緊接追入，擋着的東西完全被抓碎。

秋生婷婷九叔文才在堂內也待不了多久又奔出來，殭屍亦相繼跳出。

（以下轉入第129頁）

上文提要：

司馬洛安排三名青年持刀恫嚇瑪莎與其歡好，以便查測瑪莎身手，但她寧死不就範，證明瑪莎沒有嫌疑之處……在飛車追截中，阿安指責司馬洛在偵查他，且認爲瑪莎是因司馬洛而受傷，遂用利刀向司馬洛刺去，並承認自己殺死碧嘉和李國彬，原因何在？……



奇俠司馬洛故事／馮嘉・文　可飛・圖

血雨（四）

山上大廝殺　美色爲禍端

那把閃電般的剃刀又來了。一連兩記，司馬洛兩次向後跳，避是避過了，但是西服的肩上，已被破了一個口。司馬洛忽然覺得可惜，並沒有帶槍在身。如果他能把槍拔出來，情形就簡單得多了。

司馬洛再退了兩步，以快速的動作把上裝脫了下來，拿在手中，揮動着。這件上裝雖不是一件武器，但起碼抵擋得住那刀子，可以擾亂視綫，就像鬥牛勇士那塊紅布。

阿安又上前來了，明晃晃的剃刀遞在前面。司馬洛揮舞着那件上裝。

「我也要殺死你，」司馬洛說：「而且我也能殺死你，不過在未問出口供之前，我又捨不得殺死你！」

阿安的臉上，現在就像是罩上了一只猙獰的面具。司馬洛雖然認識了他不久，但在他的印象中，他一直以爲阿安是一個純良的青年，做夢也想不到，當他醜惡起來的時候，竟然這樣利害，他一向以爲他是善於相人的。

「我要割斷你的血管！」阿安喃喃着：「我要使你的血流乾了，然後我要剃掉你的頭髮，再把你割開成馬將牌般大的一小塊一小塊。」

「也許我也會對你這樣做。」司馬洛說着，手中那件上衫一晃，阿安的刀子也反應地動了一動。

「你沒有刀子！」阿安說。

「你有刀子，」司馬洛說：「我用你的刀子就行了。」

阿安暴怒地一跳，又猛揮着刀子向司馬洛進攻。他的攻勢是狂暴的，但是現在司馬洛的手上有了一件上衫作武器，揮動着上衫，就可以打消阿安不少的攻勢，然而，那件上衫，卻給刀子劃得破爛不堪。

阿安的身手很高，但如果認眞的打起來，以司馬洛的豐富經驗，以及他所受過的嚴格訓練，他是可以打倒阿安的。

但暫時，他卻無意使出殺手招數來。

他只是動着腦筋，思索着如何可以從阿安的口中探出秘密來。爲甚麼他要殺死碧嘉？爲甚麼李國彬要代人受過？替他認罪？他們之間的關係究竟是如何的？

但有甚麼方法可以令阿安把秘密說出來？

阿安又一陣兇悍的進攻，卻給司馬洛用上衫打消了，而且司馬洛的上衫最後一下橫掃，掃中了阿安的眼睛。

阿安的眼睛一時睜不開，連忙跳後，順勢打着轉退開了。

「現在是你敗仗的第一步！」司馬洛冷冷地說：「第二步，我要把你的牙齒全部打下來。」

阿安轉身就逃，脚在地上一塊石上一踼，身子便向前仆去，在草地下仆倒了。

他聽見司馬洛的脚步聲逼近，忙一跳起身，手中的刀子以弧形的綫路劃過去。司馬洛的脚步中途窒住，略爲向後一跳，避過了這一刀。

阿安又起來了，但他又退後。

司馬洛現在發覺，阿安也是很怕死的，而且很怕痛苦。司馬洛的上裝在他的眼睛上一掃，雖然相當痛，但到底不會做成什麼嚴重的傷害，然而這卻也掀起了阿安的一陣哀叫，低低地發自喉嚨間。

也許他這種恐懼心理是一個破綻，可以加以利用的。

司馬洛擺好了架式，等着他過來。

剃刀又一連串地閃動。現在阿安的眼睛已經可以視物了，他的刀子又可以使得閃電一般靈活和迅速了。

司馬洛一連退了幾步，接着，他在後面的脚也踢着了一塊石頭，便倒了下來。

阿安大喜地向前一撲。

司馬洛倒在地上，看來像是失足跌倒，實在並不是如此，他這一跌是有意的。當他一跌倒，他就在地上抓起了一把沙，向阿安迎面撒去，這也是司馬洛在S組受訓時學到的詭計之一種。當對方用刀，而自己手無吋鐵時，第一個方法就是把上裝脫下來抵擋，第二個方法就是就地取材，抓起沙土來破壞對方的視綫。

這實在是相當簡單的方法。對方的視綫受到了破壞，自然再不能繼續揮刀了。

阿安掩着眼睛，大叫一聲，連忙往後跳。而這個時候的司馬洛，便像一隻巨大的跳虱般，跳了起來，跳得離地有五六呎高，右脚向阿安一踢。

眼睛再度受創的阿安，連影子都沒有看清楚，額上便給司馬洛踢中了一記。托！他整個人翻了一個觔斗，跌倒在地上。

迅速而瘋狂地，阿安再跳了起來，刀子遞到前面去，盲目地亂揮着，抵擋任何可能來臨的進攻。這對付普通人是可以的，對付司馬洛就不行了。司馬洛懂得利用任何環境，採取對自己最有利的招式和戰術。

司馬洛又跳了起來，向阿安直飛過去。他的一隻脚踏着了阿安的持刀手腕，另一隻脚就向阿安的胸前踢去。

「蓬」阿安的胸部又中了一脚，那響聲聽了也要使人心弦顫慄，更別說身受的人了。

阿安大叫一聲，又打了一個觔斗。這一次，他却退到了斜坡之處，直向斜坡底下滾去。

這一連串的滾動，使他天旋地轉，當他終於停了下來時，雖然知道自己並未受到怎樣嚴重的傷害，却也暈眩到無法再爬起身了。

他擦着眼睛，拚命咬緊牙齒，使自己的神經鎮定下來。當他聽見司馬洛的脚步聲急急地跑下來，忙擧起刀子來抵擋時，才覺得刀子已不在手中了。

他在滾動的途中，已經把刀子丟掉了。他慌張地向周圍摸索着，要把刀子摸回。

但是當然沒有那麼幸運，那把刀子，已經不在他的身邊了。

他的另一隻手則拚命擦着眼睛，要使自己的視力回復過來。

司馬洛來到了他的身邊，他的眼睛張開來了。視力雖然不是完全恢復，起碼看得見來者。

司馬洛來到了他的面前。

阿安擺好了迎敵的架式。但是，對司馬洛這樣一個人，單單看見是不夠的，尤其是阿安的手上又已經沒有了刀子。

即使他完全看得清楚，他也不是司馬洛的敵手，更何況他只有一半視力而已。

他看見司馬洛對他獰獰地微笑着。司馬洛說：「阿安，你想知道你的刀子在何處嗎？」他的拇指，向後面一指。

阿安隱約看見了，在他後面大約五十呎之處的山坡上，一件金屬的東西在陽光之下閃爍着，就是他丟下的那把剃刀了。

五十呎，這和一百哩沒有什麼分別，他是沒有希望跑得上去把它拾回的。

「你想把刀子拾回嗎？」司馬洛吃吃笑：「那我把你送上去好了。」

司馬洛這樣說着時，阿安忽然看到他的拳頭動了一動。阿安的拳頭忙伸上去擋架，司馬洛的脚，却從下盤橫掃過去。

阿安的脚踁被掃中，整個人飛了起來，打了一個觔斗，仆在地上。咀巴也凑到了一堆泥土上，弄得一咀巴都是泥土。他連忙爬起身來，現在的阿安，是充滿了恐懼，他已經招認了殺死碧嘉，如果他給司馬洛制服，那他就完蛋了。因此，雖然明知不敵，他也要奮力抵抗。

司馬洛却不在他的面前。阿安迷惘地忙轉身向後面去，仍然看不見司馬洛。

司馬洛又在後面說：「唏，在這裏！」

阿安猛然再轉過身去，就看見了司馬洛。現在的司馬洛似乎變成了一個神出鬼沒的人，想出現就出現，想躲起來就躲起來。

阿安一看見司馬洛的時候，司馬洛的拳頭就到了。這隻拳頭的勁力强到幾乎能使阿安的頭離開脖子。

他打了半個觔斗，又仆在地上。咀巴裏滿了液體，他忙把這些液體吐出來。跟着液體出來的是一枚牙齒。

他大聲咒罵起來。失去了一顆牙齒，他感覺得像失去了一件什麼無價之寶似的。

「我說過我要把你送到刀子那裏去的。」司馬洛微笑着：「現在你已經近得多了；我看，大概再掉五顆牙齒，你就可以到達了。」

阿安顫巍巍地爬起身。司馬洛一跳又過來了，快到使阿安失却預算。「砰」拳頭又擊中了阿安的牙床，阿安又打了兩個轉，向山坡上跌了上去。果然這一次，他又接近一點那把刀子——又接近了十呎。

這時他距離刀子已經不到卅呎，似乎，再跌兩次，他就可以到達刀子那裏的。

這一次，他吐出了兩顆牙齒。

每被擊中一次就要失一兩顆牙齒，那麼，這一段路，要把它挨完，可是眞不容易的呢！

「哈哈！」司馬洛在輕蔑地笑着：「起來吧！怎麼你老坐在那裏？看你不是那麼膿疱的吧？」

阿安遲疑着，如果起來，司馬洛的拳頭就會來的。但是憤怒又使他覺得不能老是躭在那裏，所以結果，他還是一跳又跳了起來。

司馬洛一閃身就躍了起來，一隻脚踢向阿安的頭部。

他已經是夠快的了，而另一方面，阿安連翻受擊，動作又變得特別呆滯。此消彼長之下，更顯得司馬洛的動作是其快無比的了。

「托」阿安覺得世界在白光亂閃之中爆炸了。

阿安又跌上了差不多十呎之遙，再坐起身來的時候，耳朵也冒出血來了，而他被踢中的那一邊臉的耳朵，發出一陣隆隆然的聲音。

「不要！」他哀求起來了：「不要——司馬洛——」

他的哀求，完全沒有令到司馬洛心軟，而且，反而更加使司馬洛怒從心起了。司馬洛喝叱一聲，已飛過去一腳。這一次，他是根本不等阿安爬起身來。

他的腳箭似的飛了出去，腳尖又踢中了阿安的頭部。

「哇」阿安這樣叫着，又像一隻風車似的跌了開去，而這一次，他的世界，則是在一股血紅的光中爆炸了。

他的眼前是一片血色的，他懷疑他正在陷入昏迷之境。

不過，結果他並沒有昏迷過去。那一陣血色消散了，他又可以看到眼前的景物了。他看見司馬洛又是站在他的前面。

司馬洛正在說：「拾起來吧！」

一時，阿安不明白司馬洛是在說什麼。

這時，阿安的眼睛，才看到那把在太陽下閃爍着的剃刀。原來他已經跌到了剃刀的旁邊了！而司馬洛距離他還遠，來不及制止他把剃刀拾起來的。

阿安一伸手，就把剃刀撈了起來。這樣做時，由於猛的一動，兩顆已經脫落了的牙齒，又從咀唇間跌出來了。

阿安忍着痛苦和暈眩站了起來，刀子遞在前面，對着司馬洛。

司馬洛的臉上，則是毫無懼色的。阿安用刀的本領如何，他已經盡見了，不錯是一個好手，不過還未至於好到非他所能控制的程度。最初的時候，阿安手上有武器他也應付得綽綽有餘，現在阿安已經傷得半死不活的，本領必然打了折扣，他是更無所懼了！

司馬洛等着，阿安又逼近了，刀子一晃，就向司馬洛的臉上劃過來。司馬洛既不招架，亦不把他擊倒，只是伸手一執，就把他持刀的手腕執住了。

阿安發覺，司馬洛這隻手，竟然像一隻鐵鉗一樣，把他的手腕鉗得緊緊的，使他完全不能動。

阿安立即揮動另一隻拳頭，擊向司馬洛的脅下。

司馬洛也用不着看，一見阿安的肩頭一動，他便伸出另一隻手去迎接，準確地執住了阿安那隻握拳的手腕。又是像鐵鉗一樣，鉗得緊緊的。

阿安的雙手是完全不能動了，而且他發覺，他的腿子也是動不來。他想抬腿踢去，可是司馬洛已經把一條腿伸進了他的馬步之內，把他的腿絆着。

而且，他還發覺司馬洛正在發力把他持刀的手腕拗轉，使那把刀子向他的臉上迎過來。

「不！」阿安尖叫着：「不要！不要！」

但是，那把刀子仍然無情地向他頸子逼近，最後，刀鋒已經擱到了阿安頸子的皮上了。

「不要！」阿安又叫着，恐懼得全身毛管直豎。

司馬洛的手上再一發力，刀子便割破了阿安的頸皮。

鮮血滲出來了。

司馬洛的手仍然緊逼着，使那把刀子的刀鋒繼續按在阿安的傷口上，使得阿安每動一下，那傷口就割得更深，血也流得更多。

阿安完全不敢動了，而且他持刀的手也不敢用力了。他正恐怕在爭持之間，司馬洛會過份用力，就會傷及他的大動脈。那時，他就眞的沒命了。

司馬洛對他狂笑着。原來凡是人類，多多少少，都總有一點虐待狂的，那就是最好虐待那些自己所憎恨的人。司馬洛發揮這種虐待狂的機會是較少的，由於他的恨意通常都不深。他對人，通常都是憐憫多於憎恨的。現在，却是一種比較特別的情形了。他是那麼憎恨阿安，他要盡可能給阿安多受痛苦，然後才把他置諸死地。

阿安的頸子破了一個口，現在血就流得更快了。他自己也知道，起碼，他就感覺到，他的一邊身子都痲痺了。

他吶吶着哀求道：「司馬洛，不要這樣……放開手……讓我們好好地談談吧！」

「這樣說比較好一點！」司馬洛說：「在這種情形之下，你一定樂意把你所知道的全部告訴我！」

「我——告訴你好了……」

「爲什麼？」司馬洛問：「爲什麼你殺死了碧嘉？」

「我……她知道了我的秘密……」阿安吶吶着：「我……是非殺死她不可的。」

「說得淸楚一點！」司馬洛喝道：「她知道了你的什麼秘密？」

「我不能告訴你！」阿安哀道：「如果我告訴你，你一樣會殺死我的。」

「你不告訴我的話，你會死得更快的！」

司馬洛說着，手上又一用力，阿安連忙也發力抗拒，一面尖叫起來。

「救命！救命！」

「只有你自己能救自己！」司馬洛說。

「我——我去到她那裏，去找李國彬——她正在洗澡——她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她——誘惑我——。」

他說得沒有錯，他說出來，司馬洛就眞的想馬上把他殺掉了。無論情形如何，他知道，碧嘉是不會引誘什麼人的。

「眞的！」阿安叫道：「她引誘我！我受不起，我要碰她，但是她不肯！女人都是這樣的，跟着她就說要把我抓去警局！我……我得殺死她！」

司馬洛知道大概是什麼回事了。他去找李國彬，李國彬不在，碧嘉來開門，她正在洗澡，也許是穿得少一點，阿安受不住誘惑，就動手了。這是相當自然的反應，碧嘉是個很美麗的女人。

「於是你就殺了她！」司馬洛說。

「我——也不是有意的——我只是一時錯手。」

司馬洛也懶得和他辯駁這一點了。他知道這是怎麼回事的。如果是一時錯手，怎會把人家的血都放盡呢？

「爲什麼你去找李國彬？」司馬洛問。

「我沒有錢用。」阿安說：「我常常去找他的！」

司馬洛難以置信地：「你怎會去向他拿錢的？」

「我們——是世交。」阿安說：「我們的上一輩對李國彬的上一輩有恩，他的報恩方式是時常幫助我！」

「怎樣的恩？」司馬洛問。

「那是我父親和他父親之間的事。那一次，鄉下裏水災，李國彬的父母和李國彬一起被洪水冲去了。慘事每天都有發生，我們兩個家庭之間也不是特別有交情的；但是我的父母，却盡了他們的能力去救他們。結果他們被救了起來，我的父親就淹死了，這可以說，我的父親就是爲了他們而死的。」

司馬洛心裏有點奇妙的感覺。這是一個相當動人的故事。他說：「李國彬就是因爲這個原因，就常常接濟你？」

「他不應該嗎？」阿安憤然地說：「我的父親死了，我們就因此而家道中落，我的母親爲了養我而捱苦。她是捱不慣的，我的家庭本來很富有，她捱了兩年，便死掉了？我的生活更苦！」

「李國彬也不見得很有錢。」司馬洛說。

「他起碼比我好得多了。」阿安說：「而且，他的老頭子臨死的時候叮囑過他的，他要照顧我的生活，李國彬最聽他老頭子的話。」

「但李國彬怎會代你認是兇手呢？」司馬洛問。

「他在我殺死了碧嘉之後回家來。」阿安說：「當他看見那情形的時候，他哭了，只是哭：他能怎辦呢？他對他的老頭子發過誓，他會保護我的，難道他就這樣把我抓上警局嗎？」

司馬洛可以想像這種情形的。李國彬的確是那種人，很講道義，也重諾言的。

「那他怎辦呢？」

「反正碧嘉已經死了，他沒有辦法把她救回來的，於是他叫我別担心，他會保證我沒事，他先走了，他叫我十分鐘之後再走。」

「誰把屍體擲下去的？」

「我。」阿安承認：「他要認是兇手，我要使人的印象深一點！」

司馬洛的血脉又奔流得快速一點了，他的手，又想一動而割下去了：「然後你就走了？」

「是的。」阿安說。

「以後呢？」司馬洛問：「以後，你又到那間小屋子去殺死了李國彬，爲什麼？」

「我不放心。」阿安說：「他可能改變主意的，他活着，對我是一種危險。」

「於是你就到那木屋去找他？」司馬洛說：「你知道他會在那裏的！」

阿安點頭：「我非如此做不可。」

「我想不出一個適當的字眼來形容你。」司馬洛說：「最惡毒的字眼，都不足以形容你的。」

阿安仍然哀求着：「我不能不這樣做的，而且，他欠我們家一條命，我取回他一命，那不是很公平嗎？」

「很公平。」司馬洛說：「但是，碧嘉那一命呢？她並沒有欠你！」

「別殺我！」阿安大聲叫着：「我不想死！」

司馬洛沒有動力。

「你知道我爲什麼不馬上動手殺死你嗎？」司馬洛問。

「我知道你是一個慈悲爲懷的人，」阿安吶吶着：「呃——呃——你一定會手下留情的！」

「不，」司馬洛搖着頭：「你猜錯了，我只是想着，用甚麼方法，可以使你死得更慘！我要想一個比你那個方法更殘酷的方法！」

阿安又流淚了，簡直像開了水喉似的，淚水流下去，和血混在一起：「我不想死，司馬洛，求你放過我吧！我——不想死！你要我做甚麼都可以！」

司馬洛的臉上又露出了一個冷酷的微笑。

司馬洛的刀子，似乎在他的頸上移動了，似乎打算隨時要割下去似的。阿安的喉嚨間發出了一陣格格的聲音，似乎他想說話然而却有些甚麼東西塞住了他的喉嚨，使他說不出話來似的。跟着，司馬洛就覺得阿安的身子很重，就像阿安完全放棄了支持自己的體重，這就令到司馬洛想支持他也不容易了。

司馬洛低頭看看他，發覺他的眼睛已經閉上了，而且，看來他是暈了過去的。

司馬洛看着他，微笑着。阿安暈得正恰好。現在，他可以想出一個好辦法來了。

＊　＊　＊

阿安的暈厥，並非假裝，他是眞的暈了過去的。

當他慢慢醒過來時，他覺得一陣虛弱，天旋地轉的。他霎了好幾次眼睛，才看得清楚周圍的環境。他發覺他是坐在跑車的司機位上——那部紅色的野馬跑車。

第一件事，他就是伸手到自己的喉嚨間去摸摸，發覺那裏的血已經乾了。他的傷本來並不嚴重，血一乾了，就沒有甚麼了。

阿安再側頭一望，看見司馬洛就坐在他的身邊。這使他又起了一陣劇烈的抖顫，因爲他對司馬洛的恐懼，是更甚於對傷口的恐懼的。傷口可以醫好，但是，司馬洛却像是瘟疫，司馬洛跟在他身邊，他就死定了。

「你——你想怎樣？」阿安深吸一口氣問道。

「我還是在想，」司馬洛說：「我還在想一個好辦法來把你殺死！」

阿安的眼睛在閃爍着，忽然發覺，情形對他是還有希望的。車匙仍然插在鍵盤上，司馬洛那邊的車門則是打開了的。太陽正在頭上晒着，周圍熱得很，所以司馬洛要打開着車門，好讓新鮮空氣能夠透進來。

「我們來談談條件吧，」阿安說：「如果你饒我一命，我甚麼都依你。」

「你有甚麼可以給我的呢？」司馬洛說：「你又沒有錢，又沒有本領。」

「我可以爲你殺一個人，」阿安說：「你說出名字來我替你殺！」

「有甚麼人是我殺不到而你可以殺的？」司馬洛問。

「不是這個問題，」阿安說：「你去殺人，你就成爲了殺人犯，但是我呢？我反

正已經是——」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阿安，你眞是無可救藥！你當自己是神嗎？人是隨便讓你殺的麼？」

「我們每天都殺生果腹，」阿安說：「我們每天都殺豬、殺牛、殺鷄、殺鴨和殺魚，爲了生存，我們就有權殺！」這個半白痴的青年人，倒說出了一些相當有哲理的話。

「但殺人是不同的，」司馬洛搖頭：「殺人是完全不同的！」

「求你吧！」阿安在司馬洛的腿子上伏了下來：「求你饒我一命，讓我能夠將功贖罪！」

司馬洛冷笑，正要說話時，阿安就動了。他動得很快，原來，他伏在司馬洛身上時的姿態是早有預謀的，他的姿勢擺得很好，忽然一發力，便用肩把司馬洛推出了車子的外面。

司馬洛打了一個滾，跳起來，阿安已迅速把門拉上，把門按了下去，這使司馬洛要再拉開車門，也不可能了。跟着阿安就把車子開動了，兜了一個圈子，向司馬洛撞過來。但是沒有那麼容易，司馬洛在地上打了兩個滾，便到了他自己的車子的後面。

他也打開車門上了車。

阿安的車子差點撞到了司馬洛的車上，連忙煞車，退後，再兜了一個圈子，把油門踏盡了。那部跑車，便以很高的速度離開，駛在山路上。

這個時候的司馬洛，也已經把他的車子開動了，緊緊地追在後面。

在司機位上，阿安露出着一個詭譎而自滿的笑容。

司馬洛要追上他，是甚不容易的，大家的車子都是那麼快，而他開車的技術，又是優良的。

司馬洛眞疏忽，竟會讓他逃脫！

接着，那條路已到了一個緊急轉彎的地方，阿安把煞掣踏了下去，使車子的速度稍爲減低，以便安全地轉那個彎。

這個時候，他才覺情形不對，而且，情形是很不對！因爲，那煞掣踏下去，竟然是完全沒有反應的。車子的速度，完全沒有減低。

怎可能這樣的？阿安在想。這種事情，是不應該發生在這樣高級的一部車上的呀？尤其是，這部車又是經常由他檢查着的。

除非是有人有意破壞了煞掣系統——

對了，司馬洛把煞掣弄壞了！怪不得他會讓他逃掉，原來早有詭計的。

阿安只好放了油門，而且把手放到車匙上去，要把馬達扭熄。但他的手結果沒有碰到車匙。不錯，關了馬達，車子就會慢下來，終於會停定。但那時又如何呢？那時司馬洛會追了上來，他還是會死的！

轉眼之間，那個急彎已經到了面前。

阿安咬緊牙齒，拚命一扭軚，車子便轉過去了，轉的時候，簡直有兩隻車輪是離開了地面的，車身也幾乎打了一個滾。

阿安總算轉過去了，但是也只差一點，就衝下了崖！

他的額上凝滿了汗珠。還要轉多少次這種驚險萬狀的彎角才能回到市區呢？照他所記憶，起碼超過十個。

來的時候就經過起碼十個這種彎角。而且，這一直下去，都是下斜坡的路，他的車子沒有了煞掣，根本就沒有可能在半路中途停下來的。

阿安的胃裏發緊。他從來沒有嘗試過做這樣的事情——駕一部沒有煞掣的車子，在危險的山路上飛馳。

很快，第二個彎角又到了。S形的彎角。阿安的汗冒得像水一樣了，他不相信他的車子可以轉得過這個彎角！

這是不可能的事。

但他還是極力扭軚，企圖把車子跟隨着那公路的路綫而轉，但是速度太高了，結果是衝出了路面之外。路面之外，還有一條大約十呎寬的泥地，這條泥地之外就是懸崖了。

車子在這條泥地上打起轉來，難以控制地轉向那懸崖的邊緣，後輪幾乎出了懸崖的邊緣外，但幸而此時，衝力已經消減了，而車頭剛好是朝着公路的。

阿安踏下油門，車輪把沙土轉得飛向後，然後車子便繼續在路上飛馳。

司馬洛的車緊隨而至。

阿安的心裏，又怒又恨地對司馬洛再度咒罵起來了。

他痛恨這個可惡的司馬洛，竟給他設了這麼險惡的一個陷阱，車子沒有煞掣，不但不容易逃走，而且連反擊的機會也沒有。如果車子的煞掣是仍然完好的，他還可以企圖把司馬洛逼下山崖去。但是沒有煞掣，則這件事是簡直沒有可能做到的！

司馬洛的車子很快地趕了上來，阿安很想煞慢車子，用車身把司馬洛的車子逼到崖下去，但是他却做不到。

他只能看着司馬洛的車子趕了上來，趕到與他並排了。

司馬洛通過車窗，猙獰地對他微笑，叫着：「再見，阿安，現在我送你到地獄去！」

阿安的心一動，如果司馬洛越過他，那就好極了。他可以追上去，向司馬洛撞過去。叫他落後也許他不能，但是要他加速，他却是辦得到的！反正是要死了，不如同歸於盡了！

但是，他連這個最後希望也失掉了。司馬洛並沒有越過他。司馬洛只是和他並肩行駛了一段路，一直看着他獰笑着，後來又墮後了。

阿安的心好像給一隻巨手抓住了似的。他知道他的死期將至了，這一次，是沒有脫身希望的。

他把頭一抬，對司馬洛吐出了一連串的惡毒無比的咒罵。

司馬洛只是在後面笑着。

跟着，阿安又沒有機會罵了，因爲前頭又有彎角出現。

而這一次出現的，是更加險惡的彎角了。前頭固然有一個彎角，而彎角之後，又是另一個以相反方向的彎角。

阿安知道，也許他勉强可以轉得過第一個彎角，但是第二個彎角，他則是無論如何轉不過去的。

阿安的眼中，忽然淚如泉湧，他知道他是快要離開這個世界了。

但是他仍然盡了他的能力去掙扎。第

一個彎角到達他的跟前了。這時他已經把馬達關掉了，車子只是藉着剩餘的衝力前進而已。還是衝得很快。

他扭動軚盤，車輪在路面上硬擦過去，發出「吱吱」的響聲，跟着，車子就轉了過去，險得很，車子差一兩吋就要離開路面，衝出崖外了。事實上，如果不是路邊欄杆把他的車身一攔，使他的車子彈回了路中心去，他就已經完蛋了。

車子在路中心打了兩個轉，車頭朝着路的前面，而雖然車子還沒有開動馬達，斜路却使車子又繼續向下衝去了。

阿安看着第二個彎角的最彎處迎面而來，連忙又扭軚，已經來不及了。車子直向路邊的欄杆撞過去。

由於這一次是正面直撞過去，那欄杆不能把車子彈回頭去了。

車頭撞在欄杆上，那欄杆碎作片片，向四面飛開，車子便衝過去了。這驚險的幾秒鐘，在阿安的感覺之中，却像是很長的一段時間。

車子向崖下墮去，接着崖壁上突出來了一塊大石，向他迎上來，車身在那大石上一撞，阿安受到了一下劇烈的震動。

人與車分離了，車繼續墮向崖下，但他的人却飛到了崖邊，墮在一塊凸出來的，大致平坦的泥地上。

他以爲，他一定已經當場死掉了。死掉了是一件好事；死掉了，他就用不着受到永不完的威脅，用不着怕司馬洛了。死的滋味原來就是這樣的嗎？只是靈魂這樣飄飄浮浮的，浮上天空，既看不到甚麼，亦感覺不到甚麼。

但是，人家說，死亡之後靈魂是與肉體脫離了的，爲甚麼他又感覺到痛楚呢？

左邊的身子痛極了，好像火燒一樣。

他聽見「轟隆」一聲和爆炸的震動，大概是那部車子爆炸了；但是，他如果是已經死了的話，他怎會感覺得到爆炸呢？

爆炸之後，周圍就靜了下來，但是，他的耳朵內却有一陣轟鳴的聲音，如雷貫耳的。那不是外來的聲音，而是發自他的體內的，這是一個人傷重的時候才會發出的聲音。

劇痛仍然來自他身子的左邊，他想張開眼睛，却張不開，他想動，也動不來。他焦急極了。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他等着，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好像過去了很久很久，後來，他聽見身邊脚步踢着一塊石子的聲音。有一塊石子滴溜溜地滾下山去了。

忽然，他發覺耳邊那轟鳴的聲音過去了，如果不是如此，他也不會聽到石子滾動的聲音了。而且，他忽然又發覺，他的眼睛也能張開來了。他所看見的第一樣事物，就是司馬洛那張臉。

他又大吃一驚，驚得全身都冒出了冷汗，怎麼又碰到了司馬洛？

這裏一定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獄，而是人間，不然他不會碰到司馬洛的。司馬洛正在對他作着一個狡猾的微笑。

阿安要動，還是不能，而左邊身子的痛楚愈來愈劇烈了，就像他的身體隨時要爆炸似的，如果爆炸得開來那倒還好，但就是爆炸不開了，而痛苦在體內愈來愈利害。

司馬洛吃吃笑着說：「眞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阿安，你這個下場，就是連我也始料不及的，沒有比你的死法更慘了。」

阿安發覺司馬洛的臉是很紅的，好像，司馬洛的臉上是充滿了鮮血似的。但是，一定不是如此，因爲司馬洛的後面，那天空也是紅的，一切都是紅的，因此，這紅色一定是存在於他的眼睛裏面，就像隔了一層紅色的透明膜。

「你自己看得見嗎？」司馬洛說着，指指阿安的身子的左邊。

阿安極力把眼光望過去，就看見他的左胸突起了一條長而尖的紅色東西。那是甚麼？又不是骨頭，骨頭不是這種形狀的。他的體內並沒有一條這麼粗而又尖的骨頭呀！

「你會被釘在這裏，直至你的血流盡了，」司馬洛說：「沒有人能救你，因爲你是不適宜移動的，而這裏的山勢是那麼崎嶇，要把你救上去，也是十分困難的。」

阿安起先是完全不明白司馬洛在說甚麼的，但後來他就明白了。那尖而粗的東西，乃是一支石筍，這支石筍，從他左邊的背後刺了進去，再從左胸穿出來。

司馬洛又在身邊冷笑了。

「阿安，」他說：「你會死的，你會流血到死爲止！」

「救我……救……我……」阿安呻吟着，哀求着。

「沒有人能救你的！」司馬洛說。

阿安哭了起來。在那一片紅光之中，他的淚有如泉水一般直湧出來。

「再見，」司馬洛說：「我已經送了你到地獄門口，我不打算再陪你進去了。」

阿安哭得更厲害了。

司馬洛却已走遠了，他順着那崎嶇的斜坡爬上去，爬到了路邊。阿安睜着眼睛看着他，咀巴在有氣無力地不斷叫着：「司馬洛……司馬洛……」

司馬洛是聽不見他叫了。司馬洛爬上了路邊，站在那裏，回頭望下去。阿安現在躺在那下面，是小如一件玩具般，而且，一大半邊身子都變成了紅色。

阿安是沒有人能救他的了。那部紅色的野馬跑車在谷底燃燒，火已差不多熄掉了，正在冒着烟。如果有人經過看見，是會發現他，替他報警之類的。但是即使報警，也還是不能及時救他的。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就走開了。

*　　*　　*

當司馬洛那部車子回到瑪莎的家裏時，瑪莎是仍然在房中未醒的。司馬洛把車子在車房裏停了下來，走進屋中，進入了她的房間裏，脫下衣服，進入浴室裏洗了一個澡，然後在她的身邊躺下來，睡着了。

當他醒過來時，他看到時間已經是接近晚間了，因爲太陽已斜。瑪莎已經起了床，正坐在梳粧檯的前面弄着她的臉。

司馬洛坐了起身。

瑪莎對他哀哭似的說：「我這臉，弄不好的！」

司馬洛笑了起來：「眼睛打黑了，總要休息一兩個星期才能復原的，你就是用油漆鬆上去，也遮不住了！」

瑪莎丟下了化粧品，走到司馬洛的身邊來，按着他的肩：「你累了嗎？要不要我替你按摩！」

「別傻吧！」司馬洛摸摸她的臉：「你已經夠辛苦了，還要——」

「你救了我的命，」瑪莎說：「我當然應該好好服侍你的！」在司馬洛一陣慚愧之色，她又說，「噢，對了，有一個姓莫的人打電話來給你，奇怪他怎會知道我的電話號碼？」

「噢，那個是——呃——我的老板！」司馬洛說：「我不能不讓他知道在那裏可以找到我的。唔——我應該撥一個電話給他！」

「你去吧！」瑪莎說着，又走到窗前去，皺着眉頭向外面張望着：「奇怪，阿安到那裏去了？他又開了我的車子去亂闖了，終有一天，他會闖出禍來的！」

「說不定他已經闖了禍了！」司馬洛說。

瑪莎很通氣地出去了，讓司馬洛打電話。

司馬洛打電話給老莫，自然又是馬上由老莫本人接聽。

老莫這一次顯得十分之焦急，簡直是憤怒的，他叫了起來：「媽的，司馬洛，你在幹甚麼了？那婊子說你睡着了，竟然不肯叫你起身。」

司馬洛勃然地伸直了身子：「別這樣說，她不是那種人。」

老莫冷笑：「司馬洛，我們在那懸崖下找到那車子，燒掉了，那個阿安掉在半崖……」

「他已經死掉了嗎？」司馬洛問。

「死掉了，」老莫說：「流血過多！你似乎對這件事知道得不少。」

「阿安就是殺人兇手，」司馬洛說：「現在殺人兇手已經伏法了。」

「你知道他是在那裏，你却沒有叫人救他，」老莫說：「這不是你的作風！」

「沒有人能救他的！」司馬洛說：「反正他是死定的了。」

「你就讓他在那裏流血到死爲止。」老莫說。

司馬洛冷笑：「想一想碧嘉吧！她是怎樣死的？李國彬又是怎樣死的？」

老莫沒有做聲了。他當然記得這兩個人是怎樣死的，而他也當然會爲了這兩個人的死而痛心，他在表面上不流露出來。雖然他在表面上總顯得像是一個毫無感情的人。

「究竟發生了甚麼事？」老莫終於問。

司馬洛把經過情形大略說了出來。老莫嘆了一口氣。

老莫說：「司馬洛，爲甚麼你不直接把他抓回來呢？」

「抓回來沒有甚麼用處，」司馬洛咬着牙：「我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他又不是一個間諜，你不需要問他口供，那抓他回來幹甚麼？」

老莫沒有做聲了。

「總之，現在事情已經解決了。」司馬洛說：「現在，我們可以鬆弛下來了！」

老莫沉默了很久，想着司馬洛這句話，也許，他也認爲，司馬洛這些話是對的。

終於，老莫說：「談起鬆弛，菲菲打電話給你！」

「菲菲是誰？」司馬洛問。

「司馬洛，」老莫說：「你不是那麼多情又那麼善忘的吧？那個無上裝女郎，她和你有過一段風流韻事，她供應過情報給你的。」

「哦，那個菲菲，」司馬洛笑起來：「我差點忘記了，她怎麼了？」

「她要找你，」老莫說：「她似乎對你難以忘記，她要我把你交出來。」

「告訴她我沒有空，有空的時候我自然會去找她。」

「這樣似乎心腸硬一點吧？」老莫諷刺地。

「我和她只是工作上的關係而已，」司馬洛說：「我從未與她談過情說過愛。」

「好吧，我這樣告訴她好了！」

放下電話不久，瑪莎又進來了，仍然担心地皺着眉頭。她說：「阿安不知怎搞的！」

「別担心他，」司馬洛拍拍床邊：「來，躺下來睡一覺吧！」

瑪莎躺了下去。

(全文完)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高皐・文

蝶飛蘿蘭花滿樓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狄飛虹身處萬毒谷內求見谷主，但那自稱谷主的聲音却又非常熟識，竟然就是花滿樓。狄飛虹追問兒子璇兒的下落，花滿樓說沒有將璇兒留在谷中，怕他年幼體虛，況且谷中毒氣又重，但她却說如果狄飛虹也讓她生一個孩子的話，到時她便會將璇兒還給他，狄飛虹雖然曾在她的閨房住過，有損她的名聲，但正邪不兩立，又豈可答應她的要求呢？狄飛虹一再懇求玉羅刹義伸援手，解救那些曾遭毒物所害的人，但仍未得要領，花滿樓與玉羅刹反要求他暫住谷內，狄飛虹不允，未幾，他却又改變了主意，只因爲……

袪蠱劇毒　再赴少林

羅蘭道：「谷主，咱們如何才能復元？」

玉羅刹道：「看來只有暫住敝谷了，保證半年之內讓妳們奇毒盡除。」

羅蘭哇哇大叫道：「要半年，豈不悶死人了。」

狄飛虹道：「谷主，能否將治療時間縮短？因爲咱們俗事太多，實在躭誤不得。」

玉羅刹道：「好吧，咱們用伶聘丹試試看，能夠提前多少時日痊癒，這點我可沒有把握。」

羅蘭道：「伶聘丹是什麽？」

玉羅刹道：「是天山雪蓮和十餘種珍貴藥物煉製而成，它不僅可治百毒，也可以治療百病。」

狄飛虹道：「這伶聘丹太珍貴了！谷主還有沒有別的法子。」

玉羅刹道：「再珍貴的藥也是爲了救人，你就不必迂了，姐姐，咱們換個地方。」

她讓這兩對主婢各居一房，並分派兩少女侍候她們，然後取出伶聘丹爲她們療毒。

待一切就緒，他們才發覺花滿樓已不告而別，狄飛虹急道：「玉姑娘，在那兒可以找到花滿樓？」

玉羅刹道：「沒有人能找到她，咱們交往多年，每次晤面，總是她來找小妹的。」



狄飛虹道：「如果妳有急事需要找她呢？」

玉羅刹道：「那也只好等她前來。」

狄飛虹道：「妳也不知道天慾敎的總壇設在何處了？」

玉羅刹道：「它萍踪無定，誰知道它在何處？」

狄飛虹道：「這話怎麽說？」

玉羅刹道：「據本妹所知，天慾敎的總壇是設在交通工具之上，有時候是車，有時候是船，它隨時都在移動，没有固定的位置。」

狄飛虹道：「原來如此，谷主，我妻子她們的毒傷，需要多久才能痊癒？」

玉羅刹道：「放心吧，一個月之内定可還你兩名嬌滴滴的妻子。」

狄飛虹道：「多謝谷主。」

玉羅刹道：「你能找來萬毒谷，咱們總算有緣，你就不必客氣了，來，待我替你解開穴道。」

她爲狄飛虹解開了受制的穴道，使他的功力得以恢復，此後他除了陪伴兩位妻子，便是跟玉羅刹學習毒藥的常識。

一晃經月，覃羅主婢毒傷盡除，於是他們離開了萬毒谷，偕同玉羅刹主婢三人，逕向少林寺奔去。

景物依舊，人事全非，這座佛門聖地，的確已今非昔比了。

了凡掌門原是一個德高望重，武功卓絕的高僧，不僅是佛門弟子的表率，也爲一般信男善女所景仰。

也許是今年的氣候有點反常吧，這位佛門高僧忽然變了，他首先招來數十名並非少林出身的僧人，再撤換各部門首腦，更令人不解的是，少林寺重要僧人，全被他下了慢性劇毒，使得這座名滿天下的叢林寶刹，不只是面目全非，而且籠罩在一股凄風苦雨的陰影之下。

這對江湖各派的影响太大了，執天下武林牛耳的少林寺，如果變了質，陷入邪魔外道，那樣的後果豈不十分可怕！但，這是既成的事實，似乎没有人能够使它改變。

不，也有擇善固執，誓與邪惡週旋到底的。

他就是狄飛虹，以及多年孤軍奮鬥的黄蜂谷這一夥，現在他們已經到達少林山下，却被寺僧攔住去路。

「各位施主請留步。」

八名手横長棍的和尚往路中一站，想不留步也不行。

祝京娘哼了一聲道：「你們這是作什麽？」

「貧僧正要問施主作什麽？」

「咱們進香來的，怎麽，不行？」

「施主說對了，正是不行。」

「什麼，小和尚，寺廟是十方善地，施主是你們的衣食父母，你竟敢不准咱們進香？」

「本寺業已封山，不情之處請施主鑒諒。」

「既然如此，就見你們的掌門吧。」

「對不起，本寺在封山時期，掌門不見任何外客。」

拂琴怒哼一聲道：「難道連査案也不行？」

和尚道：「査什麼案？」

拂琴道：「有人報案，少林寺窩藏江洋大盜，你敢不讓咱們去査？」

和尚目光流轉，向狄飛虹等打量一眼道：「施主莫非是公門中人？」

拂琴道：「不錯。」

和尚哈哈一陣大笑道：「這位施主必然是女捕頭了！怎麼沒有聽人說過？」

拂琴用手一指狄飛虹道：「這位是洛陽將軍狄飛虹，你應該聽人說過了？」

和尚神色一呆，道：「出家人不管俗事，而且貧僧並不認識洛陽將軍。」

拂琴怒道：「好個刁滑的和尚，你居然不相信咱們！」

羅蘭道：「別說廢話了，廢了他們就是！」

拂琴道：「是，夫人。」

她取出金色短捧，晃身一躍，撲向適才說話的和尚，短棒吞吐之間，這名和尚就悶哼一聲萎頓下去。

祝京娘長劍一挺，向其餘的和尚展開攻擊，他們以二敵七，並沒有浪費多少時間，每人亮了個三招兩式，八名少林和尚，就全部趴在地上了。

這場打鬪雖然暫短，却已驚動個少林，空中閃着旗花，急驟的鐘聲也遙遙傳來，少林寺戒備如此嚴密，倒大出狄飛虹意料之外。

他脚下未停，只是回頭向走在身後的玉羅刹道：「谷主，如果有天慾教的鐵甲人或白痴向咱們攻擊，妳有沒有法子制服他們？」

玉羅刹道：「有，我可以使毒，他們的神智雖被控制，仍然是有生命的血肉之軀。」

狄飛虹道：「但白痴的人數十分之多……」

玉羅刹道：「你放心，就算是千軍萬馬，我也能夠叫他們一起躺下。」

狄飛虹道：「那好，如果當眞遇到他們，請谷主相助一臂之力。」

玉羅刹道：「這還用說，我既然跟你出來，就會禍福與共，如今麼，咱們更是風雨同舟，你還客氣什麼。」

狄飛虹道：「好，好，在下就不再客套了。」

他們說話之間，一片雜亂的脚步之聲已經飄入耳鼓，狄飛虹依然從容舉步，對未來的兇險，一點都沒有放在心上。

此地山路廣闊，濃蔭夾道，他如果再配以古寺鐘聲，僧侶梵唱，人入其中，必然有塵俗皆消，心胸舒暢的感覺。

祇可惜他們聽到的是金戈鐵馬之聲，這片林蔭山道，也籠罩着無比的殺機！

狄飛虹査覺兩側濃蔭之內藏有不少敵人，如若他們以暗器招呼，除非闖進樹林，要閃避頗爲不易。

於是他們展開身形，向前急闖，所幸敵人並未施放暗器，他們很平安的闖出了這條濃蔭覆蓋的山道。

但闖出正道之後，形勢並未好轉，一羣劍拔弩張的和尚，爲數約有三十餘名之多，正在這兒等着他們！

狄飛虹向這般和尚打量一眼，發現他們滿臉橫肉，一副兇像，找不出一點出家人的氣質，由他們的眼神中推斷，其中不乏身手驚人的高手。

狄飛虹雙拳一抱道：「在下狄飛虹，請見貴掌門了凡禪師。」

一名虬髯滿腮，目若冷電的中年和尚道：「本寺正值封山時期，掌門不見任何外客，狄施主請回吧。」

狄飛虹道：「在下有要事必須面見貴掌門，請大師代爲通報一下。」

虬髯和尚哼了一聲道：「施主擅行闖山，並行兇傷人，按寺規就應該捕拿嚴辦，姑念爾等無知，本座不予追究，如若再不退走，你們就後悔莫及了。」

拂琴道：「姑爺，別跟他們說廢話了，讓小婢來教訓他們。」

狄飛虹道：「好吧。」

拂琴踏前數步，冷冷道：「和尚，咱們狄大人是辦案來的，莫非你想揹個窩藏盜匪，圖謀不軌的罪名！」

虬髯和尚狂笑道：「別拿鷄毛當令箭，小姑娘，洛陽將軍唬不了人的。」

拂琴怒叱一聲道：「狗賊藐視朝庭命官，目無法紀，形同叛逆，本姑娘先除了你再找了凡算帳。」右臂一振，一招點出去。

虬髯和尚使的是一柄厚背斬馬刀，口中一聲暴吼，揮刀劈向拂琴的腕脈。

此人不僅刀沉力猛，招式之精奇，在江湖上亦屬少見，他使的並非少林武功，而是失傳已近百年的「翼手」刀法。

此種刀法出招快如閃電，所攻擊的部位，以及變招換式，均反常規，因而毒辣陰損，令人防不勝防，它最厲害的殺手，是身軀忽然騰空，以疾雷撼山之勢猛烈下劈，無論功力如何高強之人，都難以逃過這招殺手。

拂琴功力極高，在黃蜂谷，甚至放眼天下，除了狄飛虹夫婦三人，很難找到堪與一搏的對手，想不到少林寺藏龍臥虎，會有習得翼手刀法的和尚！

觀戰的狄飛虹也看出虬髯和尚的刀法詭異，拂琴接戰才兩三招，就已手忙脚亂，險象橫生，急向覃小蝶道：「妹子：這和尚使的是什麼刀法？怎會如此邪惡。」

覃小蝶道：「好像是傳說中的翼手刀法，在百年前，它曾風雲一時，在江湖上掀起一股風浪，但也只是曇花一現，後來就再也見不到此種刀法了，想不到這名少林和尚竟然習得此一邪門武功，豈不是一件怪事！大哥，你要注意一點，翼手刀法最厲害的殺手，是騰身空際，揮刀下劈，其威力具有雷霆萬鈞之勢，不是血肉之軀所能抗拒的，虬髯和尚如若騰身而起，你要立刻以降龍神抓助拂琴一臂之力。」

狄飛虹道：「我知道了。」

此時拂琴已鬥過十招，形勢也逐漸穩

了下來。

其實天下任何一門武功，都有它一定的常規，只要能夠摸清這一點，就可以找出制勝之道，拂琴絕頂聰明，十招以後，她就能有攻有守，一過三十招，她已取得主動，勝券在握了！

覃小蝶吁了一口氣道：「拂琴這丫頭眞不賴。」

羅蘭道：「那可不，金帶五婢，名滿天下，五婢之首還能錯得了？」

覃小蝶道：「妳如果喜歡，我就送給妳。」

羅蘭道：「謝了，君子不奪人所好，何況我的兩個丫頭還說得過去。」

覃小蝶道：「這倒也是。」

她們說話之間，鬥場已經發生驚人的變化，敢情虬髯和尚在力拚五十招後，他的翼手刀法不靈了，原是佔在上風的，此時却將上風讓給人家了，而且完全沒有了攻勢，因爲他動輒得咎。

不過他雖驚不亂，因爲他還有殺手鐧沒有施展出來，現在他找到了拂琴的一個破綻，大刀一掄，急攻琴姑娘的下盤，他却借這一擊之勢，身形騰空而起，準備敗中取勝，作驚天動地的一擊。

誰知他剛剛騰身空際，一股旋轉的金光，忽然冲霄而起，以無可比擬的速度，擊中件他的前胸。

這像是一個鋒利的尖錐，刺進一個氣球之內，噗的一聲，氣球洩了氣，迅速落了下來

不過他不是洩氣，而是放了血，落地之後，大活人已經變作一具屍體了。

狄飛虹當虬髯和尚飛身躍起之時，原已準備出手的，但他同時發現突然間金光暴盛，就知道不必多此一擧了。

拂琴殺了虬髯和尚，立即引起一場混戰，在一片吼聲之下，三十餘名少林門徒，瘋狂般的衝了上來

狄飛虹嘆息一聲道：「我本不想傷人，看來是難以避免了。」

羅蘭道：「這般人分明是魔徒喬裝的假和尚，殺了正好替世人除害。」

羅蘭沒有說錯，這般和尚的確是魔徒喬裝的

就算他們心存慈悲也不行，你不殺人，人就殺你，連玉羅剎主婢，也一起捲入戰火之中了

這批假和尚之中，雖然還有幾名高手，怎當得狄飛虹他們一擊，不到半炷香的時間，三十多名假和尚已經全部趴在地上了！

覃小蝶向鬥場打量一眼道：「大哥：我們一路殺上去不是辦法，倒不如兵分兩路。」

狄飛虹道：「好，妳們仍然前往寺門，我單獨潛入寺內去找了凡掌門。」

玉羅剎道：「狄大俠：我跟你去，如果發現了鐵甲人或是白痴，我也好帮你對付。」

狄飛虹道：「多謝谷主，不過我想少林寺內如是當眞有鐵甲人及白痴，必會用以攻擊闖寺之人，妳一走開，豈不是一項失策！」

玉羅剎道：「狄大俠儘管放心，我這兩名侍女，已經得到我的全部眞傳，有她們在不必懼怕鐵甲人及白痴，但少林寺今非昔比，只要踏入寺內，可能是步步危機。」

經玉羅剎這麼一說，狄飛虹是同意了，但羅蘭却不放心他孤單深入。

「大哥：我跟你去。」

「不，妹子，咱們闖山殺人，必會遭到強烈的反擊，咱們人手原本不多，妳再一走，力量就更單薄了。」

「我不放心你嘛。」

「不必担心，我是暗探，不是明闖，只要小心一點，不會有事的。」

「好嘛，你可得步步謹愼，千萬不能亂來。」

「我知道，谷主，咱們走。」

他們專找僻靜山區，一路輕登巧縱，終於到達少林寺的後院　這是因爲寺前有覃小蝶等闖山，吸引了寺僧的注意，否則他們就不會如此順利了。

如今他們藏身之處，是一間儲藏室，裏面是服裝及一些傢具！

狄飛虹心頭一動道：「谷主：咱們改扮一下。」

改扮並不困難，這兒有現成的衣物困難的是頭部，因爲和尚都光頭，狄飛虹頭髮不長，還勉強說得過去，玉羅剎就難了，他長髮如雲，分披兩肩，無論怎樣打扮，都能一眼瞧出她是一個女人。

這裏面也有僧帽，可以罩着她的長髮，但那是執事以上的高僧，穿袈裟時才戴的。

玉羅剎見狄飛虹爲難，不禁微微一笑道：「不要緊　我有一個主意。」

狄飛虹道：「谷主有什麼主意？」

玉羅剎道：「我裝病，用布巾包着頭，你扶着我，或抱着我走，別人就不會疑心了。」

這似乎是無可奈何之中唯一可行的辦法，狄飛虹只好同意她這個主意，於是他們改扮之後，一起步出儲藏室

「狄——大哥：咱們往那兒走？」

她忽然改了稱呼，將狄大俠改爲狄大哥，狄飛虹乍聽之下，難免神色一呆。

其實這也沒有什麼，人嘛，本就是有感情的，由陌生而熟識，感情自然就發生了，既然有了感情，叫狄大哥又有什麼不對？想到這些，狄飛虹也就坦然了。

「向左邊走着看，我記得方丈住的靜室，是經過五百羅漢殿再向左轉，通過一道月洞門就到了。」

按照狄飛虹的記憶，要找方丈室，就得先找到五百羅漢殿，只是他們兩人全都環境不熟，並不知道如何走法才能找着這座大殿！

少林寺大厦千間，殿宇無數，身入其中，就像進了迷宮似的，如非熟識之人，很容易在其中迷失。

寺外已然發生打鬥，而且十分劇烈，全寺的僧侶如非參與搏殺，便是到鬥場附近看熱鬧，因而狄飛虹與玉羅剎如入無人之境，沒有遇到任何困難。

這麼說並不是少林寺內的和尚已空羣而出，各殿堂輪値的是不能擅離職守的，只因狄飛虹他們身法太快，閃避得宜，所以到現在未生意外。

（未完・四十二）

上文提要：三人都戴上了面具，星夜潛入谷山南麓，任雲秋葉菁菁分別嫌開祁連雙兇，鳳簫女則輕易擎走了小黑人，得手後任雲秋負責帶小黑人返白雲觀搶救中蠱毒的衆豪杰，詎料任雲秋誤上黑衣教的船隻，因不諳水性險些遭毒手，小黑人因念任葉等不殺之恩，暗施蠱毒救了任雲秋……

鳳簫女一身男裝，並吩咐了任雲秋葉菁菁，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新月刀

揭櫫抗暴　四方響應

剛說到這裏，瞥見岸上銀虹飛閃，似是有人動上了手，只因相距較遠，看不清人影，但這道銀虹，他可認得正是葉菁菁的新月刀！

想起黑衣教既會要獨角蛟喬扮船家守在船中，自然也會在岸上埋伏人手。一時心頭不禁大急，說道：「不好，岸上也動上了手，我們快趕回去。」

口中說着，急忙一個箭步掠到船梢，低頭一看，還好，那獨角蛟使的兵刃是一支鐵槳，是他自己帶來的，這船上原有的一支木槳，依然橫擱在船篷之間，他無暇多說，抽出木槳，用力朝岸上划去。

瘦小黑人道：「岸上是什麼人？」

任雲秋道：「是我的朋友，她和我一路護送你出來的，只是她沒下船來，在岸上被黑衣教的人截住了。」

瘦小黑人道：「黑衣教果然不是好人，他們一定是來追我的，哼，我武功雖然不如他們，但他們這樣對我，就怪不得我給他們一個厲害。」

任雲秋運起神功，只是拚命的划槳，連他說些什麼也沒有聽見，水聲嘩嘩，小船像箭一般衝浪前進，往岸上飛馳過去。

＊　＊　＊

葉菁菁剛剛逼退韓自元，又有四、五條人影，在叱喝聲中，撲攻過來。

這五條人影有三個是湘西七怪中的老大羊東山、老二祁辛、老五來得順，另外兩個則是殷長風和矮路神令狐宣。

這五個人中以殷長風、令狐宣和羊東山三人武功較高，使的都是長劍。殷長風是昔年玄陰的護法，精擅「玄陰掌」。令狐宣的闊劍和羊東山的七星劍，在江湖上均是極有名的劍術名家，祁辛的雙環，來得順的雙叉，也極爲慓悍。

這五人同時攻上，威勢自是非同不可。

韓自元檢查之下，自己長劍只被削去了一截劍尖，也立即回身撲來，口中喝道：「大家小心，這小子手上是一柄利器。」長劍揮動，加入了戰圈。

葉菁菁看清了撲上來五人的面貌，心下不禁暗暗攢眉，心想：「看來黑衣教中晏天機帶來的一批高手，幾乎全在這裏了，今晚之局，自己若要突圍，也許不難，但自己突圍之後，又不能立即回去，這一來豈非給鳳姨帶去麻煩，如果不回去，這些人若在身後窮追不捨，又怎麼辦呢？」

最使她躭心的還是任雲秋，不知他識不識水性？要是不識水性，翻了船，豈不糟了？

她心中有事，但一柄新月刀却舞得一片刀光，層層寒鋒，獨鬥六大高手，依然毫無遜色。

大家雖然把她圍在六人之中，但因她刀光像銀虹般耀目，誰都識得厲害，自己的兵刃不敢和她刀鋒接觸，心存顧忌。

何況人數縱然衆多，圍着一個人動手，左右閃避和進襲，處處都感到縛手縛脚，他人妨碍了自己，不如單打獨鬥，可以放手施展。

這一來就變成了困鬥，但一時雖然無法得手，人總是被他們困住了，時間稍長，一個人的體力消耗，總比六個人消耗得多，何況他們後面，還會有援手趕來；只



要困住了，就不怕她插翅飛走。

葉菁菁越打越覺得焦急，右手迅快的把刀交到左手，正待施展師門殺手，突聽有人沉喝一聲：「住手！」

這人聲音不響，但却有威重之氣！

韓自元立即聞聲住手，紛紛往後躍退，却依然各佔一方，把葉菁菁圍在中間。

葉菁菁聽到喝聲，心頭止不住「咚」的一跳，暗暗叫了聲：「糟了，副教主晏天機到了。」

晏天機果然在黑暗中現身，跟着他同來的還有刀杖雙絕鐵杖翁和鐵刀婆婆。

晏天機目光如炬，朝葉菁菁手中新月鈎投來，口中喝道：「朋友是什麼人？」

葉菁菁心頭大急，身後是大江，前面又給他們截住了，如今又有援手到來，今晚要想突圍，已是大難，不覺橫上了心，喝道：「你管我是誰？」

突然躍起，揮刀朝晏天機面前衝了過去。

這一刀勢凌厲已極，是她拚上了命，但見一道銀虹挾着森冷刀風猛撲上去。

鐵刀婆婆口中不覺「咦」了一聲。

在這一瞬間，只聽韓自元等人暴喝一聲，六人揮動兵刃，合圍截上，但聞一陣錚錚噹噹之聲，韓自元、令狐宣、殷長風、羊東山四支長劍同時被新月鈎削斷。

殷長風怒喝一聲，右手劈出一掌，朝葉菁菁襲來。

他這一記「玄陰掌」掌風之中，挾着一股森寒陰氣，宛如一道無形波瀾，無聲無息的湧到葉菁菁身前。

葉菁菁一舉削斷四支長劍，精神一振，正待朝前衝去，突覺一道寒風湧了過來，她事先毫無準備，此時再待後退，已是不及，只得揮刀朝寒風劈去，立時身向後躍。

只聽晏天機沉笑一聲：「你還往那裏走？」

右手突然凌空拍出。

葉菁菁劈出的一片刀光堪堪把殷長風「玄陰掌」一道寒光擋住，晏天機又是一掌拍了過來，他這一記掌力，竟然重逾千鈞，正是佛門「般若掌」。

葉菁菁只覺一道令人窒息的掌力壓上身來，心頭大吃一驚，急忙左手一揮，把擋住「玄陰掌」的新月鈎撤回，揮起銀刀，朝壓力奇重的「般若掌」擋封回去。

殷長風看她撤回刀去，手掌朝前一送，催動掌力，加强勢道推出。

葉菁菁揮起一片刀光，本已遲了一步，雖然勉强把「般若掌」一道掌風擋住，一個人却被震得往後連退了四、五步。

就她後退之際，只覺一陣極陰極寒之氣，透體而過，不由自主打了一個寒噤，心知中了殷長風一記「玄陰掌」，暗暗切齒，罵了聲：「該死的殷長風。」但此時強敵環伺，她不敢運氣，只好又退後了兩步。

她往後退，那是退向江邊，晏天機等人當然不用逼進，因爲那是絕路，她除了跳下大江，無路可通。

就在此時，一條小船飛快的衝浪而至，任雲秋喝聲道：「兄弟，快下船來。」

他不好叫葉姑娘，就只好叫「兄弟」了。

葉菁菁聽到是任雲秋的聲音，驚喜的

道：「是任兄……」

任雲秋道：「妳快下來。」

他們說話之時，晏天機等人全聽到了。韓自元大喝一聲：「快截住他。」

葉菁菁新月鈎使了一招「橫瀾千里」，劃出一道銀虹，朝身後橫掃過去，雙足一點，凌空躍上小船。

任雲秋還沒划槳掉頭，已有四、五條人影掠到岸邊，但他們堪堪掠到，就身子一晃，一下子倒了下去。

任雲秋說了聲：「兄弟，快坐下來。」運起全力，呼呼兩槳，小船就像箭一般離岸朝江心飛，船駛了出去。

岸上叱喝的人聲，漸漸遠了。

葉菁菁收起新月鈎，在艙中坐下，喘息着道：「任兄，你怎麼會回來的呢？」

任雲秋一面划槳，一面說道：「這條船是黑衣教故意派人埋伏的，總算我發覺得早，把獨角蛟逼下水裏，那時才發覺岸上有妳的刀光，就急忙划了回來，方才有四、五個人掠近江岸，一下子就倒了下去，是這位老哥出手相助的了。」

瘦小黑人道：「小人放出去了六隻毒蜘蛛，他們只要走近，都會被毒蛛螫傷，只可惜小人化了八、九年工夫，才調養了七隻毒蜘蛛，今晚一隻也收不回來了。」（有一隻是給任雲秋「九陽神功」炙死的，此時放出去六隻，共爲七隻也）

任雲秋一面划槳，一面說道：「我們眞該謝謝你。」

瘦小黑人道：「不用謝，小人蒙你們放我回去，已經是大大的恩人了。」

葉菁菁坐在艙中，只覺身上越來越冷，不住的打着冷噤，心知剛才被「玄陰掌」擊中，陰寒之氣侵襲體內，這就坐着暗暗運功抵抗。

任雲秋不知她中了「玄陰掌」，他從沒划過船，但總看人家划過，不用學也自然會划。

但划船大有技巧，會划的人，不用很大的力，也可以運槳如飛，不會划的人就會笨手笨脚，划起來力氣用得比別人多。

任雲秋就是不會划船的人，他能把小船划得衝浪如飛，完全仗着內力精純，方才衝向岸邊，又由岸邊飛快的划向江心，只爲了心急葉菁菁安危，現在要他充作船家，划到對岸去，夜色之中，大江之上茫茫如霧，看不到對岸一點景物，划船的人如無經驗，就會茫無目標。

任雲秋只好全神貫注，船頭對着對岸筆直朝前划去，不敢說話分心，這一趟水程，當眞划得他滿頭大汗，連拭一把汗的工夫也沒有。

如果每一個划船的人，每一划都要貫注眞力，那麼划船的人，就個個成爲武林高手了。

在任雲秋來說，覺得划槳比使劍還要花力氣，眞正事倍功半，他足足划了半個多時辰，總算划到了對岸，也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船靠江岸停下來了，他長長吁了口氣，放下木槳，說道：「咱們上去吧！」

瘦小黑人當先躍上岸去。

任雲秋看到葉菁菁坐着沒動，忍不住問道：「妳怎麼了？」

葉菁菁牙齒打顫，說道：「任兄……我好……冷……」

任雲秋吃驚的道：「妳……」

葉菁菁道：「我……中了殷長風的……『玄陰掌』……身上好……冷……」

任雲秋道：「這怎麼辦？我先扶妳上去。」

葉菁菁點點頭，她身子冷得直是發抖，任雲秋扶着她站起，跨上岸去，瘦小黑人早已走得不知去向。

任雲秋看她身子軟軟的，不住打着冷顫，心頭更急，說道：「菁菁，我們情同兄妹，妳說是麼？」

葉菁菁望着他，不知他忽然說出這句話來是什麼意思，但還是點了點頭。

任雲秋道：「那麼我就是妳的大哥對麼？」

葉菁菁又點了點頭，心中暗道：「我早就叫你大哥了。」

任雲秋道：「那就好，我既然是妳大哥，妳是我的小妹，現在妳負傷，身上又冷又顫，我們又急着趕回嶽麓山去，妳跑不動，做大哥背上妳走，總可以吧？」

葉菁菁脹紅了臉，沒有說話，只是搖了搖頭。

任雲秋道：「妹子，對大哥有什麼好害羞的？我們趕到嶽麓山，才好設法替妳治療，快些伏到我肩上，別再遲疑了。」

說話之時，就蹲下身來，不迭的催着她。

葉菁菁冷得業已無法忍受，只好依言伏到他背上。

任雲秋直起身，反手把她身子托了一些，就展開脚程，一路奔去。

好在時已夜深，路上並無行人，不會被人看了不好意思，葉菁菁雙手摟着他頸子，只覺他身上傳來一股陽和之氣，胸腹之間就暖和了許多，不再冷得發抖，心頭更覺得暖洋洋的，這就閉上眼睛，任由他背負飛奔。

任雲秋先前不知道這是何處，但沒走多遠，就已經認出路徑來了。

這樣奔行了一刻工夫，便已趕到白雲觀，這一路上，竟然沒遇到巡山和崗哨，有如進入無人之境，心中大感驚異，一直奔入大廳。

廳上一片漆黑，但他目能夜視，這一注目，只見表叔和沈同、謝公愚、金贊廷、陳康和、陸浩川夫婦、鄷榮、江翠烟等人，都靜悄悄的坐在廳上，身邊還放着兵刃，但個個神色委頓，似是正在運功一般。

他堪堪跨入大廳，只見鄷榮雙目乍睜，一手抄起九環金刀，正待站起。

任雲秋看到這番情形，心頭登時恍然大悟，敢情大家中了蠱毒，正在發作，是以一路都沒人站崗巡邏了，表叔等人齊聚一處，是防備敵人萬一來襲，準備集衆人之力，孤注一擲了。

想到這裏，瞥見鄷榮手持金刀，正待站起，急叫道：「鄷老哥，是我回來了。」

他這一開口，春申君等人都立即睜開眼來。

春申君道：「雲秋，是你回來了。」

任雲秋應道：「表叔，小侄已經取到解藥了。」

他在說話之時，蹲下身子，放下葉菁

臂，一面低聲道：「妳先在這裏坐着等一等，我看表叔等人蠱毒業已發作，先給他們服了解藥。」

葉菁菁點頭道：「你快去找一個七石缸，化了解藥，我比方才好得多了。」

任雲秋急忙走出大廳，在大天井左首牆角邊，找到一隻七石缸，裏面還貯滿了清水，這就從貼身取出牛角小瓶，打開瓶蓋，把瓶中藥粉，倒入缸中，用手攪和了幾下，再返身走入大廳，找到一把茶壺，奔出天井，裝了一壺水，回到廳上，倒出一碗，送到春申君面前說道：「表叔，快把這碗水喝了。」

春申君接過，一口氣喝乾，任雲秋又倒了一碗，送給沈同，他依次讓大家喝了解藥，壺中喝完了，再到大水缸中去舀，一回工夫，大家都已喝過。

春申君道：「雲秋，雨亭他們都在後面，你去給他們也喝了。」

雲秋答應一聲，又去舀了一壺水，走到廳後的休息室，謝雨亭、雨奎、陳少華、陳福等人果然都坐在裏面，只是他們功力較差，看去已無法支持，這就叫道：「雨亭兄，兄弟給你們送解藥來了，快每人喝一碗就好。」

一面倒了一碗，先送給謝雨亭，然後雨奎他們也依次喝了，才行退出。

這時大廳上喝下解藥的人，一個個腹痛如絞。

金贊廷雙手捧着肚子，叫道：「任老弟，這解藥只怕不對。」

謝公愚接口道：「解藥沒錯，咱們中的是蠱毒，服下解藥必須把蠱毒瀉清方可無事。」

眾人聽他一說，就急着去上毛廁，他們經過一陣大瀉，把腹中蠱毒全數瀉清，就覺得精神清爽，方才痛苦不堪的情形，果然爽然若失。葉菁菁坐着的人，這時又漸漸感到全身發冷，不住的顫抖起來。

原來她伏在任雲秋的身上，任雲秋練的是『九陽神功』，陽氣傳到她胸腹之間，暫時使她得到溫暖，一經離開任雲秋的身子，體內陰寒之氣又漸漸發作了。

任雲秋看她身子又在顫抖，忍不住問道：「妳現在又發冷了麼？」

葉菁菁道：「方才覺得好了一些，現在……現在又冷起來了。」

春申君剛從廁所回來，身上蠱毒一清，步履也輕快了，一面問道：「雲秋，這位是……」

任雲秋道：「表叔，你老人家覺得如何了？」

春申君笑道：「這解藥很靈效，我體內蠱毒已經全消了。」

任雲秋這才放下心來，指着葉菁菁道：「表叔，她就是葉姑娘，中了殷長風一記『玄陰掌』……」

春申君吃驚道：「葉姑娘中了殷長風的『玄陰掌』！」

她想起那天青雲道長也中了他一掌，以青雲道長數十年的功力，還是化了不少時間，才算把陰寒之氣逼出體外，葉姑娘年齡不大，自然也無法自己運功逼出寒氣了，不覺攢眉道：「中他『玄陰掌』的人，除了他特製的解藥，只有功力深厚的人，才能運功把體內寒毒逼出體外，目前大家都是蠱毒剛清，就算沒中蠱毒，咱們這些人只怕也無法替葉姑娘逼出體內的寒毒了……」

任雲秋道：「小侄可以試試。」

春申君微微搖頭道：「你練的雖是『九陽神功』，原可尅制旁門陰功，只是你練功日淺，替人運功逼出寒毒，非有數十年修爲不可。」

任雲秋道：「目前除了小侄給她試試，已別無辦法了。」

接着又道：「表叔，大天井左首大水缸中，一缸清水，就是解藥，表叔等陳福蠱毒瀉清之後，就要他去舀了解藥，給大家喝一碗就可以了，小侄這就運功給葉姑娘逼出寒毒。」

春申君道：「且慢，運功替人逼毒，非同小可，只要一個疏忽，就會走火入魔，你就是要替葉姑娘運功逼毒，也要等沈兄、謝兄等人來了，大家可以守在旁邊，萬一你內力不繼之時，咱們幾個人也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正說之時，沈同、謝公愚、金贊廷、陳康和、陸浩川夫婦，和酈榮、江翠烟等人陸續進廳來。

金贊廷大笑道：「任老弟，你這解藥如何弄到手的？這一趟眞是辛苦你了。」

春申君道：「咱們全體中了蠱毒，目前咱們幾個總算好了，四莊的弟兄們，所受痛苦，只怕比咱們更嚴重，兄弟想請贊廷兄、康和兄、酈榮兄、江姑娘，以及裏面的陳福等人，分頭去給大家餵服解藥。」

金贊廷道：「總令主吩咐，咱們自當遵命，只是解藥在那裏呢？」

春申君道：「大天井左首那一大缸清水，就是解藥，每人喝一碗就好。」

金贊廷奇道：「大水缸裏一缸清水，就是解藥？」

任雲秋道：「小侄因咱們中毒的人，爲數極衆，所以把取來的解藥，化入清水之中，那一缸清水，即是解藥了。」

金贊廷道：「原來如此，咱們快些走吧。」

陳康和、酈榮、江翠烟三人跟着往廳外行去。

沈同已在廳上點了燈燭。

春申君道：「沈同兄、公愚兄、陸老哥和兄弟四人，要替雲秋護法，陸老嫂子請負責守護廳門，不得讓任何人入內。」

沈同問道：「咱們替任老弟護法？任老弟怎麼了？」

春申君一指葉菁菁道：「這就是葉姑娘，她中了殷長風的『玄陰掌』，雲秋要以『九陽神功』替她運功逼出體內陰毒，兄弟怕雲秋功力尚淺，萬一內力不繼，後果就不堪設想，但此時此地，也只有這個辦法可以一試，如果雲秋內力不繼，合咱們之力，大概就不成問題了，屆時，咱們只要各人以掌抵住另一個後心『靈台穴』，徐徐把內力輸入，咱們四人幾十年的修爲，加起來大概總也超過百年以上了。」

謝公愚點點頭道：「不錯，咱們把內力輸給任老弟，他練的『九陽神功』正是天下陰毒功夫的尅星，這辦法可以一試。」

春申君道：「雲秋，你和葉姑娘要面對面盤膝坐下，然後伸出雙手，手掌互相

抵住，由雲秋運功從掌心輸出，葉姑娘用心導引他輸入的眞氣，要和平時運氣行功一樣，循行經路一小周天。」

任雲秋答應了一聲，說道：「葉姑娘，妳快坐下來。」

葉菁菁冷得直是抖索，聞言就席地盤膝坐下。任雲秋跟着她面對面坐下。

春申君含笑道：「雲秋，你和葉姑娘都沒取下面具來，快把面具取下來了，愚叔才能看到你的臉色。」

任雲秋、葉菁菁依言伸出雙手，掌心互抵，雲秋緩緩運起了「九陽神功」，從掌心度了過去。

春申君、沈同、謝公愚、陸浩川四人臉色凝重，一言不發的站在任雲秋身後，只要發現任雲秋內力不繼，四人就會立時出手，由春申君用手掌抵住任雲秋後心「靈台穴」、陸浩川抵謝公愚「靈台穴」，各自運功輸出眞氣。

時間漸漸過去，任雲秋運起「九陽神功」，眞氣源源從掌心透入葉菁菁的掌心。

葉菁菁運氣導引任雲秋的眞氣，運輸全身經絡，但覺他炙熱的氣流所到之處，「玄陰掌」侵入體內的陰寒之氣，如湯沃雪，立即消失，不過片刻工夫，體內到處都充滿了陽和之氣，本來凍得發紫的臉上，此時也如春花一般，呈露出嬌艷的色彩來。

又過了一回，葉菁菁已把眞氣運行全身，這就低聲道：「任大哥，好啦！」伸着的雙手緩緩收了回去，任雲秋也收回了雙手。

春申君空自替他躭心，眼看兩人都已收回手去，春申君爲人謹愼，忙道：「葉姑娘、雲秋，你們兩人不可立即站起，還需各自再運一回功，才能起來。」

兩人聽了他的話，只好坐着不動，又運了一回功，才行站起。

任雲秋關切的問道：「葉姑娘，妳是不是完全好了？」

葉菁菁粉臉一陣紅暈，點點頭道：「謝謝你，我已經完全好了。」一面又朝春申君等人斂衽道：「多謝四位莊主了。」

春申君含笑道：「姑娘不用客氣，快請坐下來好說。」

一面朝任雲秋道：「雲秋，愚叔還替你躭心功力不夠，沒想你功力又精進了。」

任雲秋道：「謝謝表叔。」大家都坐了下來。

陸大娘笑着走入，說道：「你們都坐下來了，也不通知我一聲。」

任雲秋站起身道：「大嬸請坐。」

葉菁菁也跟着站了起來。

陸大娘笑道：「老婆子是開開玩笑的，任老弟、葉姑娘快坐下了。」

沈同問道：「任老弟，這次解藥，又是鳳副教主幫的忙了？」

任雲秋應了聲「是」，就把自己此行經過，詳細說了一遍。

春申君感形於色，說道：「鳳副教主如此大力相助，咱們不知如何謝她才好。」

任雲秋道：「表叔，上次救表叔和救小侄的……」

葉菁菁急忙低低的叫了聲：「任大哥……」

任雲秋道：「鳳姨雖然不肯說，但這話我自然要告訴表叔的了。」

春申君眼看任雲秋說到一半，葉菁菁叫了他一聲，似有阻止之意，這就含笑道：「上次救愚表和你的兩個蒙面人，大概就是鳳副教主和葉姑娘了？」

任雲秋道：「是的。」

春申君忽然輕輕嘆息一聲道：「黑衣教所作所爲，無一不是危害武林的勾當，鳳副教主怎麼不脫離黑衣教呢？」

任雲秋道：「這話小侄和鳳姨也說過，鳳姨說她留在那裏的好，當時鳳姨的意思，就是要葉姑娘隨小侄到白雲觀來，葉姑娘還不肯呢！」

春申君道：「愚叔先前還以爲葉姑娘還要回去，直到雲秋說出葉姑娘負傷經過，才知葉姑娘不回去了，葉姑娘投入咱們的行列，無異給咱們平添了一位得力高手。」

葉菁菁粉臉一紅，欠身道：「陳莊主太誇獎了，小女子以後要陳莊主多多指導。」

春申君大笑道：「葉姑娘，雲秋叫鳳副教主鳳姨了，你如不嫌棄，就跟着雲秋也叫我表叔就好。」

葉菁菁心裏十分願意，但粉臉驟紅了，低下頭，低低的應了聲「是」。

謝公愚道：「任老弟他們在谷山招待所看到的那個長髮怪人，定是桑老妖無疑，那個頭戴棉襖的人不知又是什麼人？」

葉菁菁道：「就是桑老妖，他是追踪鳳姨出來的，半路被頭戴棉襖的人截住了。」

陸浩川道：「此人頭戴棉襖，顯然不欲以眞面目示人，但能截得桑老妖，此人決非等閒之輩了。」

春申君攢着眉道：「桑老妖一身武功，高不可測，此人已經到了谷山，自然是衝着咱們而來，明天這一場決戰，咱們就毫無勝算了。」

任雲秋道：「桑老妖來了，小侄倒要鬬她一鬬。」

春申君微微搖頭道：「如果黑衣教只派出桑老妖一個人，晏天機就不會在谷山另設一個招待所了，谷山設下招待所，顯見派來的不止桑老妖一個了，祁連雙兇咱們這裏已經無法應付，如今又加上一個桑老妖，何況來的決不止只有個桑老妖一個……」

金贊廷大笑道：「春華兄遇事謹愼，這有什麼值得躭憂的？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咱們既然豎起了打倒黑衣教的大纛，他們自然要派人前來，咱們不是也有頭戴棉襖的異人在暗中相助麼，說不定明天也會來幫着咱們呢！」

陸大娘道：「金莊主說得有理，咱們以正義對抗邪惡，自然會有能人相助，這叫做得道多助，時光已經不早了，明天還有一場厮殺，依老身之見，大家還是早些休息，養精畜銳，多一份體力，就多一份勝算。」

春申君點頭道：「老嫂子說得是，大家早些休息吧！」

陸大娘道：「葉姑娘，妳隨老身來。」

葉菁菁就隨着陸大娘去女賓客房休息，大家也各自回房。

一宵無事，第二天清早，大家都起來得很早，用過早點，就聚集在客廳上，商討如何對敵之事。

只見謝雨奎匆匆走入，說道：「啓稟師父，青松道人來了。」

春申君剛哦了一聲，只聽一聲朗笑，傳了進來，青松道人背負長劍，手執拂塵飄然走入，稽首道：「陳莊主、諸位莊主，貧道奉長門師兄之命，趕來聽候差遣。」

春申君趕忙迎了上去，說道：「道兄言重，快快請坐。」

沈同、謝公愚等人也一齊起身，把他迎入。

春申君讓青松道人落坐，一面說道：「青雲道長也聽到消息了麼？」

青松道人道：「陳總令主揭櫫大義，共抗邪惡，這消息已經傳遍了江湖，掌門師兄因陳總令主今日約了晏天機，本要親自趕來，又怕黑衣教乘虛侵襲，不得不坐鎮本派根本重地，特派貧道率同玄慧、玄通等四人和本觀全體弟子，趕來聽候總令主調度，另外掌門師兄也精選了三十六名弟子，由掌門師兄親自率領，隨時可以前來支援。」

春申君聽說他把白雲觀百名弟子全數帶來了，自可大大的增强了實力，心中大喜，連忙抱拳道：「青雲道長這份盛情，實在難得，道兄適時趕來支援，也增加了咱們的實力……」

青松道人笑道：「陳總令主豪情大義，業已震動江湖，掌門師兄派出去送信的弟子回來時曾說，少林、武當兩派，鑒於敝派被襲，近日就會派門下弟子來支援呢！」

沈同喜道：「少林、武當兩派會派弟子前來支援咱們嗎？」

青松道人含笑道：「據貧道推測，江湖上趕來支援總令主的，只怕還不止少林、武當兩派呢！」

春申君道：「既然有這許多江湖同道趕來，是青雲道長發出武林帖的功勞，兄弟認爲這裏最好由青雲道長出面主持，青雲道長暫時無法分身，最好由道兄代爲主持，才是道理。」

青松道人大笑道：「總令主這是說笑話了，江湖同道是聽到你春申君的號召，才自動趕來支援的，端午衡山之會，是掌門師兄出的面，由敝派主持其事，還說得過去，這裏要敝派主持，即和端午之會有何不同？人家還以爲敝派無法應付黑衣教，才提前要大家在這裏集會了，此事萬萬不可由敝派出面，再說貧道把白雲觀撥交陳總令主了，此地就是以陳總令主爲主，貧道此次奉派前來，只是衡山派門下率領一部份衡山派的弟子，來聽總令主差遣的，並不是白雲觀主的身份，陳總令主只當貧道是各大門派來的人看待，千萬不可把貧道當作這裏的主人。」

陸浩川道：「春華兄，青松師兄這話說得很對，如果咱們把青松師兄當作這裏的主人，有許多事情就不好辦了。」

謝公愚也道：「青松道兄和咱們相處了數十年，大家都是老朋友了，春華兄，你也不用客氣了，咱們在這裏號召天下英雄，共同抗拒黑衣教，和衡山派發出武林帖，邀約各大門派助拳，雖然是一回事，但却有兩種意義：衡山派邀約的僅限於白道各大門派，咱們在這裏號召的，是江湖上不屬於各大門派的英雄，就是黑道中人，只要受到黑衣教的脅迫，幡然醒悟，願意前來效力的，咱們都在歡迎之列，所以不可和端午之會混爲一談，青松道兄也說得很明白，他只是衡山派趕來助拳的一份子，不是白雲觀主，這樣最好不過，總令主就請青松道兄率領他本派弟子，由陳福安排他們食宿就是了。」

由陳福安排，就是把他們當作來助拳的江湖同道，不是回到白雲觀來的白雲觀道人。

春申君只得點點頭道：「既然青松道兄這麼說，兄弟遵辦了。」

當下就吩咐陳福將一百名衡山弟子，由玄慧、玄通等四人率領，負責守護白雲觀。陳福領命退出。

只見謝雨奎又匆匆走入，躬身道：「啓稟師父，觀前來了一位白鬚老者，要見你老人家。」

春申君問道：「你可曾問他姓名？」

謝雨奎道：「弟子問了，他不肯說。」

春申君道：「好，你去請他進來。」

謝雨奎領命退出。沈同等人一齊退入後面休息室去。

一會工夫，謝雨奎領着一個霜眉白鬚，頭戴黑緞瓜皮帽，身穿古銅色長袍，手扶一支六尺長古銅色木杖的老者走了進來。

春申君急忙迎了上去，拱手道：「老丈光降，陳某失迎，還請老丈恕罪。」

說話之時，仔細看那老者面色微黑，壽眉下垂，看去少說也有八十歲了，雙目神光似是故意掩去了，心中不禁一動，暗道：「此人臉上分明經過化裝而來。」

那白鬚老者連連拱手道：「陳莊主英名遠播，老朽聞名久矣，今日得瞻高賢，老朽至感榮幸。」

春申君抬手道：「老丈請坐。」

白鬚老者也不客氣，和春申君分賓主落坐，一名莊丁送上香茗。

春申君道：「在下還沒請教老丈高姓大名？」

白鬚老者目光朝廳上看了一眼，廳上雖然無人，他似乎還不大放心，望望春申君，說道：「陳莊主，這裏說話方便嗎？」

春申君忙道：「老丈放心，這廳四周，俱有人輪値，老丈有什麼話，但說無妨。」

白鬚老者放下木杖，雙手合掌，說道：「老衲定心，忝掌少林寺戒律院……」

他這兩句話，聽得春申君心頭「咚」的一跳，連忙起身拱手道：「陳春華不知大師佛駕光臨，多多失敬。」

少林寺戒律院首席長老，即是監寺，地位僅次於方丈，監寺是很少出門的，他居然易容易裝而來，足見必有重大事故。

定心大師合掌道：「老衲改換服裝而來，陳莊主還請見諒。」

春申君道：「大師遠蒞，必有見教，陳春華洗耳恭聆。」

「見教不敢。」定心大師依然合掌道：

「老衲行蹤，還要陳莊主代為守秘。」

春申君道：「這個自然，大師吩咐，在下自當遵命。」

定心大師道：「如此老衲先行謝了。」

春申君道：「大師遠來嶽麓，必有重大之事了？」

定心大師道：「方丈師弟接到衡山青雲道長手書，得悉他曾被黑衣教副教主以『般若禪掌』擊傷，查般若禪掌在敝寺只有當上長老，方能練習，因此特命老衲前來查明此事……」

原來他還是少林方丈的師兄。

春申君江湖經驗何等老到，老和尚雖然沒說什麼，他已從老和尚口中，聽出端倪來了。

試想晏天機若是一個普通江湖人，他會使「般若禪掌」，少林寺要查的話，也只須由羅漢堂派一名武功較高的弟子前來就夠了(少林寺只有羅漢堂的人，負責江湖上的事，也經常在江湖走動)何用戒律院首席長老親自出馬，而且又是易容易裝而來？

老和尚縱然不肯說出來，但已可推想得到晏天機是和少林寺有着極大關係了。

要知少林寺方丈的武功，並不一定很高，但能當上戒律院的長老，武功却非高不可，因為戒律院是少林寺的執法單位，不論那一個人，犯了本寺清規，都須由戒律院執行，如果武功不高，犯法的弟子萬一自持武功抗命，那該怎麼辦？

少林寺凡是被戒律院選上執法僧的，都屬這一代弟子中武功最高的人，進入戒律院後，還得接受特別訓練，再加强他的武功，戒律院的長老，必須精通七十二藝中七種以上的高深功夫。

定心大師是戒律院九名長老中的首席長老，武功自然更高了，晏天機值得他親自趕來，其身份就可想而知了。

定心大師望了春申君一眼，接着問道：「陳莊主和晏天機有過幾次接觸，可否將他的情形見告嗎？」

春申君道：「在下只在衡山見過一面，此人臉色深沉，喜怒不形於色，武功更是極高，他除了『般若掌』，還會『玄冰掌』……」

「唔！」定心大師聽得臉色為之一變，口中「唔」了一聲，問道：「沒有人知道他的來歷？」

春申君道：「就是在黑衣教中，大概除了教主之外，沒有第二個人知道他的來歷了，據在下看來，他可能還戴了面具，大家所看到的，只怕並非他的本來面目。」

定心大師微微點頭，又道：「老衲聽說他和陳莊主訂下三日之約，他今天會來嗎？」

春申君聽得暗暗驚奇，他連晏天機和自己訂下三日之約都知道了，一面說道：「這是他向在下下的書，大概不會不來。」

「如此就好。」定心大師道：「若是晏天機來了，可否由老衲出手？」

春申君聽他願意出手，去對付晏天機，自是求之不得的事，這就點頭道：「大師如此吩咐，在下自當遵命。」

定心大師又道：「老衲和晏天機動手前，陳莊主對人只說老衲姓蒲就是了。」

春申君道：「在下省得。」

定心大師又道：「還有一點先要陳莊主說明了，吃飯之時，不可特別為老衲準備素齋。」

春申君道：「青松道兄和衡山派門下弟子，都是茹素的，廚下自會準備素齋，不是單為大師準備的。」

「阿彌陀佛。」定心大師道：「那就好了，老衲怕陳莊主要為老衲一人準備素齋，一來費事，二來怕走漏了風聲，讓晏天機得到了消息。」

春申君抬頭道：「陳福。」

陳福在階前應道：「小人在。」

春申君道：「你去請青松道兄，沈莊主他們到這裏來。」

陳福答應了一聲。本來青松道人和沈莊主等人都在後面休息室中，但怕老和尚多心，大家都從長廊轉了個圈，才從門口走入。

春申君給大家一一介紹了，說到老和尚，他只說：「這位是蒲老丈。」

大家都是江湖人，春申君介紹得含糊，自然也沒人多問，定心大師又從未出過少林寺大門，自然更沒人認識，大家心裏都不明白，暗暗納悶，心想：「這老人倒是神秘得很。」

春申君因黑衣教如有人來，除了晏天機、韓自元等見過的幾人，若是新調來的高手，大家都不認識，就不好分配人手，想到江翠烟是黑衣教主門下，認識的人較多，可備自己咨詢，就要玄璣、玄修去主持北路，把江翠烟調了回來，告訴她如果黑衣教有人來了，要她站在自己身邊。

江翠烟唯唯領命，她自然也希望調回來，就可以和任大哥在一起了，那知葉菁菁也投過來了。

兩位姑娘見了面，也有了伴，立時就談得很投機；但兩位姑娘的心裏，却暗懷疙瘩，這在表面上可絲毫也看不出來。

午餐時光，春申君就請定心大師和青松道人，玄慧、玄道坐了一席。

午後，有自稱姓商的弟兄三人，前來投效，說是河南洛陽人士，少林寺俗家弟子，風聞春申君揭竿抗暴，特地趕來效力。

春申君因三人來歷不明，怕是黑衣教派來臥底的奸細；但江湖同道趕來投效，又不得不收，就示意由金贊廷接見，順便略為盤問他們的師門來歷。(金贊廷是少林俗家弟子)

經金贊廷和他們談話之後，三人報出來的師門來歷，一點不錯，而且排起輩份來還是金贊廷的師侄，那就不會錯了，春申君就把三人撥到總管手下，協助陳福，一個下午，大家都在備戰之中，但却很快的過去，不見黑衣教有什麼動靜。

晚餐之後，總指揮酆榮親自巡視了東西南北四路，並要謝雨亭、玄璣等人加強崗位、巡邏，以防賊人夜襲。

白雲觀除了東首大廳，是大家聚會之處，燈火通明之外，其他各處，一片漆黑，靜悄如常，可是在黑暗之中，却人人都抱着緊張之情，靜待賊人前來。

初更方過，守護南路的謝雨奎便已接到密報，大路上發現有一簇人，朝南麓疾行而來，立即差人往觀中報訊。

春申君道：「他們果然來了，不知共有多少人？」

那報訊的莊丁道：「目前相距還遠，謝令主並沒說有多少人。」

春申君揮了揮手，那報訊的立即退出。

金贊廷大笑道：「今晚咱們活捉了晏天機，就殺奔黑衣教去。」

青松道人笑道：「金莊主可知黑衣教總壇在那裏麼？」

金贊廷道：「活捉了晏天機，還怕他不說出來麼？」

話聲未落，只聽階前有人道：「謝令主命小的前來稟報總令主。」

春申君抬頭道：「進來。」

那莊丁急步進入大廳，躬身道：「黑衣教賊人，現在距山麓約有一里，來人一共約有三十來個。」

春申君點點頭，揮了揮手，那莊丁剛剛退出，另一個報訊的莊丁又奔到階下，說道：「奉謝令主之命，稟報總令主。」

春申君又喝了聲：「進來。」

那莊丁跨入大廳，就躬身道：「黑衣教賊黨共二十七人，已到南山山麓。」

春申君一揮手，那莊丁迅即退出。

青松道人道：「晏天機來得很快，足見這二十七人身手都極高了。」

春申君起身道：「是時候了，諸位道兄，咱們到大殿上去。」

於是由春申君為首，大家一同起身，循着迴廊，來至大殿，殿上早已設了坐位，大家一齊落坐。

只一名報訊的莊丁急步來至大殿門口，說道：「小人奉謝令主之命，特來稟報總令主，黑衣教賊衆，已經上山來了，為首的是副教主晏天機、韓自元、令狐宣、殷長風、羊東山、祁辛、來得順七人，另外是二十名黑衣教的徒衆，共為二十七人。」

春申君道：「好，你退下去。」

金贊廷道：「奇怪，怎麼只有這幾個人？」

陸浩天道：「莫非晏天機這一行人是明的，還有一批高手暗中跟來準備偷襲？」

春申君笑道：「就算他們想偷襲，只要一進入周圍三里之內，咱們也立可發覺了。」

就在此時，只聽觀前有人洪聲喝道：「來的是什麼人？還不站住？」

那是總指揮酈榮的聲音，聲如金鼓，震得大殿上迴音翁翁作響！

喝聲甫落，觀前登時燈光大亮，把一片平台，照耀得如同白晝。

但見白雲觀大門左右兩邊，各站着一式青衣勁裝的漢子，左邊二十名：十名手持弓箭，十名手持齊眉棍，右邊二十名：十名手抱長劍，十名右手抱刀，左手藤牌，一個個挺胸凸肚，神態慓悍，好不威風！

大門口，只站着一個人，那是身材高大的紅臉老者，腰掛九環刀，正是總指揮酈榮。

廣場前面，正有一行人拾級而登，為首的是黑衣教首席副教主晏天機，他身邊緊隨着總護法韓自元、令狐宣、殷長風、羊東山、祁辛、來得順，最後是二十名手持長刀的黑衣教勁裝漢子。

晏天機目光一抬，拱拱手，冷然道：「酈兄請了，晏某和春申君有約，特來踐約，請春申君答話。」

酈榮朝右手一抬，說道：「你們速去報告總令主，說黑衣教晏副教主踐約來了。」

右首一名手抱長劍的漢子答應一聲，迅即奔入大門，在大天井中高聲說道：「啟稟總令主，黑衣教副教主晏天機踐約而來，現在觀外求見。」

他故意提高聲音，給晏天機難堪。大殿上春申君朗笑一聲，率同衆人迎了出來。

晏天機目光凝處，只見第一個是春申君，他左首是任雲秋，右首是一個青衫少年（葉菁菁）和江翠烟。接着是白雲觀主青松道人，另一個手持古銅色藤杖的白髯老者（定心大師）、金贊廷、陸浩川、陸大娘、陳康和等六人。

春申君呵呵一笑，抱拳道：「晏副教主依約而來，陳某有失遠迎。」

晏天機冷冷的道：「聽說陳莊主在嶽麓山聚集四莊人手，要和敝教作對，那是不肯和敝教合作了？」

說到這裏，沉喝一聲道：「陳康和，本座要你轉交陳莊主的一封信，你可曾轉交了？」

陳康和被他喝得悚然一驚，還沒開口。

春申君含笑道：「晏兄大鑒，兄弟已經拜悉，貴教委以副總護法職務，可謂對陳某十分隆遇了，但在陳某看來，當一個副總護法，不過和韓自元一樣，追隨你晏副教主身後，呼之則趨，揮之則退，僕從走狗何異……」

韓自元聽得勃然大怒，喝道：「陳春華，你敢藐視韓某？你敢不敢和韓某較量較量，分個勝負？」

春申君淡淡一笑道：「陳某何人？你要和陳某動手，那不是太抬高你的身份了嗎？陳某聽說令師桑老妖也趕來了，叫你師父出來，和陳某較較手，還差不多。」

韓自元瞋目喝道：「不知死活的東西，韓某先劈了你。」正待衝出。

晏天機緩緩說道：「韓副總護法，咱們踐約拜山而來，就是要動手，也該先禮後兵，不可失了江湖禮數。」

韓自元忍着怒火，應了聲「是」。

晏天機道：「陳莊主可知和敝派作對的後果嗎？」

春申君大笑道：「黑衣教想在江湖上做一番大事業，當教主的應該禮賢下士，如果他瞧得起陳某，就該親自前來見我，至少也要請我當個副教主，還差不多，不信，試想我陳某以少數莊丁，馳援衡山派，不是殺得晏副教主、韓副總護法統率的大隊人馬鎩羽而歸麼？陳某到了嶽麓山，自封總令主，消息傳出江湖，各大門派和黑白兩派，無不聞聲響應，我陳某的號召力又如何？區區副總護法，自然不會放在陳某眼裏，晏兄今晚來了，就把兄弟這幾句話，歸告你們教主，他如小覷了我，有如何後果，應該可以想得到的了。」

晏天機嘿然道：「陳春華，你好大的

口氣！」

「哈哈！」春申君大笑道：「兄弟要晏兄轉告你們教主，不可小覷了陳某，晏兄只是一名副教主而已，你若敢小覷陳某，那麼今晚晏兄就不用下山去了。」

晏天機怒笑道：「你有把握留得下晏某人嗎？」

春申君大笑道：「陳某若是沒有這個把握，就不會說出這話來了。」

晏天機點頭道：「那你就來試試！」

春申君往後一抬手道：「蒲老大，就請你去會會這位晏副教主吧！」

定心大師策杖而出。

晏天機心頭微微一動，暗道：「看來陳春華也約了帮手，不知這白髯老人是何來歷？」

他站着不動，目注定心大師，想從他身上看看是何等人物？

定心大師一直走到離晏天機七、八尺遠近，便自停住，沉聲道：「晏副教主請。」

晏天機道：「閣下請報個姓名。」

定心大師淡淡一笑道：「老朽姓蒲，山野之人，已有幾十年不用名字了，不說也吧。」

晏天機道：「閣下要和晏某動手，使兵刄還是拳掌？」

定心大師道：「老朽奉總令主之命，向晏副教主討教，晏副教主遠來是客，主隨客便，但憑晏副教主吩咐。」

韓自元道：「副座請退，讓屬下先向這位蒲老丈討教幾手。」

春申君大笑道：「韓副總護法要活動活動筋骨，咱們這裏自會有人奉陪。」

接着一抬手道：「就煩請青松道兄去奉陪韓副總護法走幾招吧！」

青松道人打了個稽首道：「貧道遵命。」

大步走出，抬手撤劍，左手拂塵一指，說道：「韓施主請賜教了。」

晏天機心中暗暗焦急，谷山方面的幾位供奉，說好了初更到這裏會齊的，怎麼還不來呢？此時看青松道人把韓自元接了過去，分明對方早已安排了人手，這姓蒲的老人就是專門對付自己的了。

心念這一動，不覺朗笑一聲道：「那好，在下就以這雙掌向閣下討教了。」

話聲出口，左手揚處，就是一記劈空掌，朝定心大師劈了過去。

定心大師點頭道：「甚好。」

右手往地上一拄，那支古銅色的藤杖悄無聲息插入地中，左手大袖一揮，捲起一道袖風，把晏天機劈來的掌風堪堪擋住，兩人功力悉敵，發出蓬然一聲輕震，雙方都沒佔上便宜。

晏天機心頭暗暗冷哼，忖道：「我還以爲你有多少道行，原來也不過如此。」

原來他這一道劈空掌，只是要掂掂對方斤兩，掌上只不過用了五成力道，發覺定心大師揮出的這一記衣袖，功力和自己不相上下；但不相上下，他就放了一半心，因爲對方不過如此，自己却有兩種極霸道的功夫尚未使出，不覺沉哼一聲道：「閣下再接晏某一掌。」

右手突發，又是一記劈空掌，劈了出來。



上文提要：

岳家宇報仇心切，和梅友竹宋象乾齊離開勾漏山向北進發，三人扮成喇嘛入得西藏，巧緣得到已死去卅餘年的奇女子谷中蘭的點化，學會了「鶴形八掌」蓋世武功，岳家宇依囑埋葬了谷中蘭遺體，築墓立碑，墓碑上書有岳家宇以指功寫的「亡妻谷氏中蘭之墓」字樣，誠是一段奇異的忘年婚姻……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東方白·文
可飛·圖

龍騰海仇

羞怒動干戈　竊議立盟主

梅友竹搖搖頭道：「這只是老夫猜想而已，尚待事實證明，因爲在表面看起來，他處處幫你，而且還救了你兩位女友，無論如何，你也不會想到仇人就是他！」

岳家宇正色道：「他如果確是岳家眞正仇人，爲何要處處幫助晚輩？」

梅友竹微微搖頭，道：「這就難說了！他人心中所想之事，老夫怎能知道？不過依老夫猜想，以及觀察他近來所作所爲之事，我只能往好處去想，我認爲那是一些贖罪的行爲……」

岳家宇冷冷一哼，沉聲道：「岳家四十一口，仇深似海！縱容龐起奴役武林，排除異己，殺戮十餘年，罪孽之深，罄竹難書，豈是市恩討好，略施小惠而能贖罪的？」

梅友竹慨然嘆道：「事實確是如此，但箇中恩怨，也許並不像局外人所知那樣簡單，所以我曾說過，你們之間到底是敵是友，是恩是仇？恐怕一時也弄不清楚！」

岳家宇揮拳切齒，厲聲道：「此仇不報，枉爲人子。一個人做了滔天大罪，僅憑些小恩惠，就想贖罪買命，豈非夢想！」

「可是……」梅友竹慨然道：「老夫只是就事論事；絕不偏袒任何一方，僅以他救活了萬、紀二女這件事來說，你能說不是恩嗎？須知萬、紀二女之傷，並非他本人及部下所傷，而且她們的絕症，除了他之外，當今武林無人能治……」

岳家宇冷冷地望着梅友竹，道：「梅前輩息事寧人之意，晚輩不便歪曲，但是……」他悲忿道：「晚輩感覺，梅前輩忽略了十八年前岳家四十一口受難的悲痛！」

梅友竹似有難言之隱，愴然搖頭道：「事實絕非如此！其實老夫和令尊雖非平輩，却因慕他的耿直及俠名，私交甚厚，岳家慘禍，對老夫來說，如同身受！只是昔年之事，不便深究……」

岳家宇忿然道：「除非家父昔年行爲失檢，確有取死之由，反之，前輩的話，失去了公正的立場！」

梅友竹長嘆一聲，道：「走吧！反正這件事已到攤牌的時候了，由於你的功力驟增，誰也無法再隱瞞下去，不過……」

他突然正色道：「人與人之間，恩仇糾結，極難分解，但是必須了解一件事實，昔年他殘害令尊及岳家數十口，也總該有個理由吧？假如這理由很充足，而只是發覺手段稍毒一點，事後反悔，及毅然立功贖罪，廣行善事，你又該如何？設若你對這些根本不加考慮，瘋狂地報復下去，其後果……」

岳家宇駭然道：「如此說來，家父昔年對他確有不可原諒之處了？前輩既知道雙方仇恨的關鍵，何不痛快說出來！」

「走吧！」梅友竹肅然道：「以老夫的看法，由你自己去體會，比較更妥當些！只希望你在處理這件事時，要平心靜氣，設身處地，切勿失之偏激。當能化干戈爲玉帛……。」

說畢，領先向谷外奔去，岳家宇一顆心直往下沉，他不相信父親會做出人天共憤之事，却也不信梅友竹是信口雌黃之

人。

．他望著谷中蘭的石像及一堆新墳，長嘆一聲，跺跺腳向谷外掠去。

＊　＊　＊

皖境馬鞍山的武林盟主府中，偃旗息鼓，籠罩著一片愁雲慘霧，已不像往常刁斗森嚴，不可一世，原來武林盟主突告失蹤。

但武林盟主失蹤之前，並無任何跡象，顯示盟主被人所殺，或者已經遇害。

因爲一個月前，龐起還由「綠袍判官」婁森相陪，出巡中原，而且白馬素車，爲母守孝，也曾贏得無數同道的讚譽，不過那些稱讚，多半是表面的，因爲誰都知道龐起母親在世時，他並非孝子，死後變孝，不過是做做樣子而已。

因此，龐起的失蹤，並未引起同道的關懷，也沒有派出大批部下去找尋，甚至有些高手（身手較龐起高的），私心竊喜，醞釀著聯盟統治武林。

此刻，在一個秘密地下室中，數十高手，正在商量一件大事。

這些高手，大約可分爲兩撥，身手較龐起高的坐在正面座上，有「銀弓小二郎」、「鬼王」康八，臉上蒙著青布罩，因生得太醜，「掌仙」紀曉嵐，星宿海老人「蛇魔」蘇鐵城，「血手孟婆」，「十抓九穩」畢振山，「半掌追魂」萬世芳，「血珠叟」和「墨弓大郎」等九人。

下首高手較多，有「鬼吹燈」，武林盟主府倉庫主人葉成龍（即岳家宇前往盜寶，以一套怪衣及短簫脫身之處），「金彈銀弓」盧蒼，鄧子瑛，「粉蝶太子」曹典，「好好先生」上官玉，「笑面狠心」百里彥，「大頭翁」宮保和「天馬行空」裴慶等。

此刻這兩撥人成爲兩個集團，竊竊私議，談論的焦點，並非爲龐起復仇，而是立誰爲盟主的問題。

顯然，由他們臉上的嚴肅神態看來，誰也不想獨當盟主之責，因爲事情很明顯，龐起失蹤，不論是否被害，事經一月有餘，音訊杳然，而他背後撐腰的絕世高手始終未露面，足證已遇上了勁敵。

連那位神秘人物都不敢出面收拾殘局，就憑在場中的高手，任何一個都沒有資格覬覦盟主寶座。

然而，這只是說他們還不敢也不願獨當一面，而非不想，因爲盟主年俸爲十萬紋銀，這數字超過當朝一品宰相若干倍，隨時有高手保護，但最重要的是武林大權集於一人，不啻南面王。

因此，大家都是心照不宣，如果能讓數人聯合統治武林，成爲一字併肩王，衆志成城，實力大增，則不懼任何大敵。

但那些高手，雖有此意，却誰也不願先提出這個意見，因九個高手之中，武功有高有低，到底應由那幾個聯合統御武林？甚難決定。

因而，自午時商討到紅日西沉，仍無結果。

此刻「笑面狠心」百里彥突然站起來，向那九個高手抱拳道：「在下有個建議，自認在目前勉強可行，但因人微言輕，易招嘩衆取寵之譏……」

這九人之中，若認眞評判，應以「銀弓小二郎」和「鬼王」康八二人聲譽最隆，是以其餘諸人都向二人望去。

「銀弓小二郎」爲人也極之自負，看看衆人的面色，似正在等待他和康八發表意見，心中甚是受用，立即微微抱拳向康八道：「百里兄素以機智見稱，既有高見，吾人自願與聞，康兄有何意見？」

「鬼王」康八冷冷地道：「康某久居「黑暗別府」，甚少與同道接觸，對於這位百里兄，甚是陌生，百里兄既有高見，吾人自願與聞，不知兄台之見如何？」

「銀弓小二郎」冷冷地四方掃視一匝，道：「百里兄既有高見，我想各位自也樂聞……」坐在他旁邊的「墨弓大郎」突然撫掌朗聲道：「吾弟說得不錯，百里兄一向機智，言之有物，各位必有同感，哈……」

此人確是「銀弓小二郎」的兄長，却因不學無術，處處虛張聲勢，自抬身價，鬧了很多次笑話，無人不知，但他自己仍然恬不知恥，臉皮之厚，做鞋底可以穿上三年。

此刻所有的人，都以輕蔑的目光看了他一眼，却無人表現得太露骨，那是看在「銀弓小二郎」面上。

「銀弓小二郎」側臉冷冷地瞪了他一眼，然後肅然道：「百里兄請講！此刻盟主失蹤，羣龍無首，吾人若不各抒己見，共挽狂瀾，必將各個被人消滅，不論尊見如何？無人敢於恥笑於你！」

「笑面狠心」百里彥肅然道：「現在事實擺在眼前，盟主和那位前輩既然都不敢出面，顯然已不重視這個職位，而且亦顯示對吾道興衰存亡，已不關心，吾人雖不便責難，却有謀求自保的義務，不過……」

這傢伙環視一匝，謹愼地道：「那位前輩都不出面收拾他自己一手創立的局面，顯然有所顧慮，證明對頭必是一位極了得的人物，所以吾人若想屹立不倒，必須推舉幾位德高與武功並臻之人，出面維持殘局，重振聲威，然而，今日商討半日，迄無結果，並非各位高人不敢出面，而是互相謙讓，這正是一種極好的現象，因此，在下建議由所有之人同時以不記名投票方式，選出八位高手，名爲『八馬聯盟』，聯合統治武林，以八位高手的合一，其聲勢之大，當今任何高手，亦不敢產生貳心，不知各位大俠尊意如何？」

「銀弓小二郎」雖同意他的建議，却反對由八個人聯治，因爲在這九人之中，至少有二三人沒有資格與他平起平坐。

他立即微微一笑，道：「百里兄意見甚佳，八人聯治，固然衆擎易擧，但人數太多，意見不易一致，有待商權……」

他對康八肅然道：「康兄之意如何？」

康八冷冷地道：「康某沒有意見！」

「銀弓小二郎」輕哂了一聲，只聞「血珠叟」陰陰地道：「百里兄之意頗佳，至于人數多寡問題，亦由全體於不記名投票時註明希望幾人聯治，則屬公允之擧，以得票最多寡按順序當選，一旦決定，無人敢予反對，不知兄台是否同意？」

「銀弓小二郎」知道「血珠叟」的意見，正代表這九人中大多數人的意見，不便反對，立即抱拳向衆人道：「在座各位如不反對二位的高見，吾人就立刻以不記名投

票方式，選出數人聯治，維持武林大計。」

地下室中竊竊私議一陣，然後衆口同音，道：「敝人贊成此法……」

「笑面狠心」立即準備一些紙片和筆墨文具，肅然道：「在下尙須略予補充一下，一人可同時選出二位，而且可投自己的票，選舉結果，可能有一二位大俠得票較多，也可能有三五位同樣各得一票，在此情形下，由多數人贊成由幾人統治者抽籤決定，以便湊足人數，此法雖是不太理想，可能滄海遺珠，但也沒有更佳之法，因目前若以印證方式，動手比試，似欠妥當……」

衆人同聲讚成之下，選舉開始，每人將選出之人寫在紙卷上，然後放入一個木匣中。

「銀弓小二郎」肅然道：「這點票與抽籤之事，統由百里兄偏勞！」

開票結果，「銀弓小二郎」得了五票，「鬼王」康八五票，紀曉嵐三票，蘇鐵城三票，萬世芳三票，「血珠叟」、「十抓九穩」、畢振山、「血手孟婆」各得一票，「墨弓大郎」居然也得了一票。

顯然，他這一票是自己寫的，在座任何人也不會選他，因爲他的身手不見得比「笑面狠心」高明。

統計選舉者希望盟主的人數，其中有十二人同意爲八人，那就是說，除了「墨弓大郎」之外，其餘八人都有資格。

現在很簡單，只要四個獲得一票的抽籤決定，就可以選出八人。

然而，這裏有幸與不幸，反正總有一人落選，如果「墨弓大郎」走運，另外一人落選，該人必定不服。

所以第一次選舉，並不緊張，反倒是這次四人抽籤，却緊張萬分，像「血珠叟」、「十抓九穩」畢振山及「血手孟婆」三人，任何一人落選，都不會服氣。

百里彥作好了四根籤，捏在手中，肅然道：「籤已做好，請四位就此抽籤決定！」

「墨弓大郎」毫不客氣，昂首挺胸大步走近，伸手就要去抽，突聞「銀弓小二郎」沉聲道：「你先等一等，待別人抽完剩下一根才是你的！」

這一手頗使在座諸人心折，但「墨弓大郎」却朗聲道：「二弟，早抽晚抽都是一樣，俗語說『乘馬坐轎修來福，推車挑擔命裏該』，武林盟主這等大事，應屬命中註定，豈能僥倖……」說著退了下去，洋洋自得，好像他自信必定當選似的。

另外三人各抽了一根，「墨弓大郎」才把最後一根抽在手中，他此刻毫不緊張，因爲他也有自知之明，當選自是幸運，落選也不冤枉，況且即使落選，以後談起此事，亦可以吹噓曾經問鼎盟主，只是抽籤落選，非戰之罪也。

他不緊張，另外三人却有點緊張，面色嚴肅，鬆手一看。

「哈……」「墨弓大郎」狂笑一陣，當眞是旁若無人，笑聲一停，抹去眼上興奮過度的淚水，擎著竹籤，道：「各位看準了，俗語說：運氣來了，城牆擋不住，天生該當盟主，早已註定……」

衆人凝目望去，籤上有「當選」兩個小楷，不由一齊色變。

這個後果，主要在於「笑面狠心」那句話，「自己也可以選自己」和「不記名投票」，事實上不必說明可以選舉自己，只要不記名投票就行了，因爲不記名投票，寫上自己的名字，誰也不知道。

要這個不學無術的窩囊廢來當武林盟主，那眞是不堪想像之事。由於他已當選，顯然另外三人之中有一人落選，於是所有的目光都向另外三人望去。

此刻「血珠叟」冷哼一聲，抖手一擲出竹籤，「奪」地一聲，射入磚牆之內，竟有兩寸多深，而且不是插在磚縫之中，這手勁也夠驚人的。

「血珠叟」瞪了「笑面狠心」一眼，陰聲道：「百里彥，老夫認爲，『墨弓大郎』並不窩囊，窩囊的是你，最低限度，他還有問鼎盟主雄心，而你却是一個自甘下人的奴才，老夫深信『不記名投票』這個主意，乃是向『銀弓小二郎』討好，搖尾乞憐！」

「笑面狠心」面色一肅，搓著手道：「這……這是從何說起？在下建議這投票之法，其目的是不埋沒人才，第二次抽籤，各憑運氣，在這名氣與運氣雙重試驗之下，仍是失敗下，足以證明……」

「怎麼樣？」「血珠叟」厲聲道：「百里彥，你心裏淸楚，第一次他得了一票，是他自己選的，第二次運氣，老夫無話可說……」

百里彥看了「銀弓小二郎」一眼，他爲人極爲精細，剛才「銀弓小二郎」雖然斥呵「墨弓大郎」最後一個抽籤，那不過是一種手段，萬一入選，別人不會以爲是沾了他的光，因此，百里彥知道，他們之間的手足之情，仍然未斷。

百里彥見「銀弓小二郎」目注屋頂，半天未說一句話，心頭大定，理直氣壯地道：「怎能證明你那一票不是自己寫的？」

「血珠叟」老臉一紅，百里彥心中雪亮，又看了「銀弓小二郎」一眼，冷笑道：「既然尊駕和他一樣，第二次運氣又不佳，還有什麼理由，證明尊駕德高望重及紅運當頭？」

百里彥乃勢利小人，甘冒得罪「血珠叟」，因爲他已看淸了這個局面，設若「血珠叟」落選，和他的身份差不多，而他暗中幫了「墨弓大郎」的忙，「銀弓小二郎」不會不領情，八個盟主上任之後，分明以「銀弓小二郎」和康八爲首，而康八又不像愛管事的樣子，因此，大權落在「銀弓小二郎」手中，那麼百里彥這一記馬屁算是拍對了。

「血珠叟」勃然大怒，雙目中滿佈血絲，俗說：人是一口氣，神是一柱香，在這九人之中，使他服氣的也只有四五人，「銀弓小二郎」的絕世射法，「鬼王」康八的頭上功夫「金剛頂」，紀曉嵐和萬世芳的掌上功夫，自是無話可說，至于「血手孟婆」，蘇鐵城以及「十抓九穩」畢振山等人，他尙且未放在心上，遑論「墨弓大郎」。

「血珠叟」冷峻地道：「能給光棍打大傘，不給飯桶當軍師。老夫犯不著同流合污……」

「銀弓小二郎」臉上泛出一抹殺機，但他爲人也十分深沉，此刻雖已選定八人，他已和康八以多數當選，但這件事主要因

他的兄長引起，爲避嫌疑，不宜開口，況且「血珠叟」並非罵他們兄弟二人，而是把九人全罵了！

康八冷峻地道：「血珠叟老兄，你說說看，我們這廟裏應該有什麼神才對？」

「血珠叟」一時忿怒，自知失言，沉聲道：「在下說的不是尊駕！」

康八嘿嘿獰笑道：「大概不光是『墨弓大郎』一人吧？」

這句話揭了底，「血珠叟」不能不面對現實，冷冷地道：「坦白地說，在九位高手之中，眞正名至實歸的僅有三四位，其餘的連本人在內，都是浪得虛名之輩……」

這幾句話有極大反應，這四個高手心裏已經有數，那就是「銀弓小二郎」、「鬼王」康八、「掌仙」紀曉嵐及「半掌追魂」萬世芳，因爲他們早已看出「血珠叟」對其餘五人的神態十分輕蔑。

這四人心中自是十分舒服，等於間接地被拍了一記馬屁，但其餘四人，却不免惱羞成怒，只見「蛇魔」蘇鐵城驀地站起，厲聲道：「此人心懷二志，際此大敵環伺之時，若不除去，實爲一大憂患……」

「十抓九穩」畢振山冷冷地道：「在下與蘇兄的意見略同，此刻不容自亂陣脚！」

「血手孟婆」白髮根根豎立，一頓鑌鐵枴，「哇哇」怪叫聲中，已自坐位上彈起，凌立掄枴，挾著風雷之聲，向「血珠叟」當頭砸下。

「血珠叟」陰哼一聲，不進不退，挫身仰頭，面孔漲紅，咯地一聲，張口射出一顆血珠，大如雞卵，疾奔「血手孟婆」的小腹。

「血手孟婆」雖是性烈如火，但身手不弱，也不敢輕估對方，巨枴下沉，一式「頂天立地」，以枴柄迎上。

「噹」地一聲，血星暴射，震耳欲聾，「血手孟婆」素以臂力見稱，竟被對方震了一個觔斗，落在一丈之外，而「血珠叟」也踉蹌退了兩大步。

「奪奪奪」！那一口「心血來潮」，乃是一口罡氣凝血吐出，與巨枴相撞，發生高熱，立即凝乾，變成一些奇硬的血塊，戮入四周磚牆之中。

其餘高手不禁暗自點點頭，這老魔敢犯衆怒，的確有一手，顯然「血手孟婆」技差一籌。

「血手孟婆」面孔醬紫，怪吼一聲，欺身掄枴，又攔腰掃去，雷霆萬鈞，顯然動了眞火，不遺餘力。

「血珠叟」也誠心想給她來個下馬威，不避不閃，竟伸手向枴身抓去。

「血手孟婆」獰笑一聲，連人帶枴，作孤注一擲，而「血珠叟」抓住枴身，虎口已裂，但此刻騎虎難下，鮮血順著枴身淌下，却咬牙一帶。

「血手孟婆」本以爲對方絕對抓不住枴身，即使抓上，也必手腕折斷，竟未防對方反噬，不由向前一衝。

「血珠叟」再忍痛一抖，鑌鐵枴已奪了過去，不由哈哈狂笑一陣，道：「就憑這點道行，也想爲武林盟主？哈……」

「血手孟婆」目眥皆裂，怪嘯一聲，掄掌自碎天靈，「卜嗤」一聲，像摔破了一個大西瓜，血花四濺，倒地而亡。

這兩人交換三四招，不過是眨眼間之事，此刻已經倒下一個，另一個手持巨枴，鮮血「嗒嗒」滴在地上。

地下室中一片死寂，那些二流人物，不能不服，自不免爲「血珠叟」抱屈，因爲「血手孟婆」尚非敵手，畢振山、蘇鐵城之輩也好不到那裏去，至於「墨弓大郎」更是不値一談了。

「銀弓小二郎」冷冷地道：「這是她沉不住氣，自趨死路，與尊駕無干，來人把她抬出去，予以厚葬。」

他儼然以盟主口吻，沉聲道：「尊駕若有意同舟共濟，攜手合作，現在已經出缺，可以……」

「血珠叟」「噹」地一聲，丟下巨枴，肅然道：「在下已無作盟主之意，但願就此歸隱……」說畢，微微抱拳，道：「在下就此告別，希各位共挽狂瀾，開萬世之太平……」

說畢，轉身向地下室門外走去。

「笑面狠心」百里彥焦灼地向「銀弓小二郎」望去，希望他能下令除去，因爲百里彥已經得罪了「血珠叟」，今後遇上，遲早難逃毒手。

那知「銀弓小二郎」沉聲道：「開門讓他出去！」

百里彥微微一愕，大爲尷尬，立刻後悔自己的一番心計，好處還未得到，已樹立了一個大敵。

「嘩啦」一聲，地下室大鐵門敞開，「血珠叟」揚長出了大門，竟「嘎嘎」大笑一陣。

這一笑引起了康八的殺機，冷冷地道：「此人笑聲中蘊藏殺機，居心不善，此時不殺他，實爲不智！」

「銀弓小二郎」尚未表示意見，百里彥連忙作了個羅圈揖，正色道：「康大俠之言，確有至理，目前大敵未滅，若先自亂陣脚，放虎歸山，實爲心腹之患……」

「銀弓小二郎」又何嘗不想殺死「血珠叟」，只是不願背上教唆殺人之責而已，立即肅然道：「依各位之見……」

「掌仙」紀曉嵐和畢振山同聲道：「殺——」

次流人物，不敢表示意見，因爲他們將來要受這八個人統治，犯不著招惹是非，但其餘高手，却同時表示支持。

康八厲聲道：「就請紀、畢二位偏勞，立刻除去此人，以絕後患……」

紀曉嵐和畢振山雙雙掠出地下室，衆人也都跟了出去。此刻紀、畢二人已經失去身影。

「銀弓小二郎」立刻下令，堅守此堡，並大聲宣佈他與康八、紀、萬及「墨弓大郎」七人聯盟，共主武林大計，從現在開始，各守崗位，靜待頒佈公法，在本法未頒佈之前，怠忽職守者殺無赦！

四周百十大漢，一齊歡呼，因爲他們正自人心惶惶，莫適莫從，這些人物吃慣了這碗飯，改邪歸正之後，幹那一行也不對胃口，也可以說陷得太深，已不可藥救。

如今七個高手聯座主盟，在他們心目中。算是堅不可摧的七尊偶像，即使「墨弓二郎」濫竽充數，有六個高手，已不懼

任何大敵了。

是以他們幹得更加起勁！至於是非黑白，他們從不去想，也從未想到。像趨汚逐臭的蒼蠅一樣。

此刻的紀曉嵐和畢振山，已經追上了「血珠叟」，「血珠叟」回頭一看，知道人家不想放過自己，如果就此逃走，有失身份，乾脆停了下來。

紀曉嵐抱拳道：「紀某和畢兄來此，乃是遵七人協議，請尊駕返堡，重行商量，似不必介介於大郎一人的去留問題……」

「血珠叟」心知道是先禮後兵，也不便抓破臉皮，抱拳道：「在下也並非介意於大郎之去留，只是感覺浪跡江湖大半生，一事無成，而且新人輩起，自感不學無術，因而心灰意冷而已……」

畢振山道：「尊駕不必灰心！此番聯盟，實力雄厚，就是絕世高手二三人聯袂而來，只要八人合力同心，也可以應付過去。況且吾輩刀頭舔血，奔波一世，所爲的也只是這一點！揚名顯姓，此其時也，還請三思！」

「血珠叟」微微搖頭道：「在下去意已決，請二位轉告幾位朋友……」

畢振山冷笑一聲，撤下了龍頭爪，沉聲道：「好話說盡，不知抬舉。這是你自取滅亡，可怪不得別人！」

「血珠叟」陰聲道：「二位奉命來此，目的是取老夫之命，似也不必轉彎抹角，二位乾脆一塊上吧！」

紀曉嵐冷笑道：「對付你這等貨色，本不須二人聯手，但爲了爭取時間，以便回去共商聯盟公法，只得從權便宜行事了……」

紀老賊語音未畢，已劈出一道勁烈掌風。畢振山龍頭抓飛瀉怒射，爪爪不離「血珠叟」的上盤。

「血珠叟」讓過一掌三抓，自知剛才施出「心血來潮」，內力耗損不少，不到十二萬分，不易再用，思忖間劈出三掌，只守不攻。

紀曉嵐綽號「掌仙」，掌上功夫自有過人之處，掌勁虛實不定，暗勁飄忽無常。但若接實，力道却大得驚人。

畢振山雖稱「十抓九穩」，但眼前這個對頭非同小可，而是「十抓九空」，事實上他也不敢讓對方抓住爪索。

這樣一來，壓力無形中減低，「血珠叟」堪堪自保，但若時間一久，就必須以「心血來潮」絕技取勝，對方僅是游鬥，也會把他累死。

紀曉嵐沉聲道：「畢兄，這樣打法，難免弱了咱們的名頭！加點勁速戰速決！」

「呼呼呼」！紀曉嵐連拍三掌，狂飈呼嘯，土石激濺，畢振山絕爪盡出，左三右四，前七後八，眨眼工夫施出二十一抓。

「卜」地一聲，抓在「血珠叟」的左脅下。

「血珠叟」深知厲害，急忙一掙，連衣帶肉，被抓下杯口大的一塊皮肉。這還是他反應快，深知被此爪抓上，時間愈久，抓得愈深，抓端有倒鈎，扯下來就是一大塊。

這工夫紀曉嵐厲喝一聲「著」！人隨掌進，拍向「血珠叟」的左肩，快得不給人喘口氣的工夫。

「血珠叟」大喝一聲，有如困獸怒吼，張口吐出一道血芒。逕奔紀曉嵐的前胸。

紀曉嵐冷冷一笑，雙掌齊推，三丈之內，土石暴捲，地殼顫動。轟然大震，塵土翻翻滾滾，形成一個黃色霧球，把三人包圍起來。

「血珠叟」內力略差，又耗損了一次，自不是對手，血球四濺，身子被拎起，竟被畢振山的龍頭爪抓住大腿。

可是畢振山急切中未有看清楚的是誰？唯恐誤爪了自己人，所以並未收抓。

這工夫塵霧漸散，抖手收索，「血珠叟」的身子立即拖了過來。

畢振山左掌一接，拍向「血珠叟」的後腦，這一按雖僅有四五成的力道，但「血珠叟」已是鼻口滲血，內傷極重，必死無疑。

只聞一聲大喝，塵霧中出現了一個人影！抓住畢振山的手腕一扭，把龍頭抓奪去，哈哈怪笑道：「仙子，這老賊空負盛名，却是個繡花枕頭！」

紀、畢二人悚然一驚，只見此人生得奇醜，元寶頭、鬈髮、禿眉、猪眼、苦瓜鼻、雙下巴、雙唇上上翻飛，露出大板黃牙。

「啊！」紀、畢二人同時冷笑道：「原來是『勾漏三殘』的跛子……」

二人同時側頭望去，不由一愣，紀曉嵐立即面色大變，肅然抱拳道：「不知仙子芳駕蒞此，有失遠迎，尚請恕罪……」

三丈外站著一個宮裝美婦，雲鬢堆鴉，艷光四射，體態婀娜，正在攬鏡自照，旁若無人。

此婦正是「櫻花仙子」中村鈴子，搔首弄姿，好像根本未聽到紀曉嵐的話。

紀曉嵐老臉微紅，長眉略挑，又抱拳道：「盟主府就在左近，仙子何不移駕小坐，以便聆聽教益？」

中村鈴子收起小鏡，嫣然一笑，道：「這位貴姓呀？」

紀曉嵐肅然道：「在下紀曉嵐！」

中村鈴子聳聳肩道：「大概也有個綽號吧？據本仙子所知，中原武林人物，都有個響亮的外號……」

紀曉嵐尷尬地一笑，道：「武林朋友賜號『掌仙』，是過甚其詞，仙子可別見笑！」

中村鈴子格格笑道：「這綽號既俐落又響亮，如此說來，紀大俠的掌法，必是中原一絕了。」

紀曉嵐搓手吶吶地道：「這……這……實在不敢當！武林朋友賜號，……難免誇大！在下甚感汗顏……」

「你呢？」中村鈴子抬抬下巴，指著畢振山道：「有名字麼？」

這簡直是侮辱人，是人就有名字，就是一條狗，也該有個「阿花」或「阿黃」的名字。

畢振山未聽說這個東瀛高手，雖知紀曉嵐對此婦低聲下氣，必定大有來歷，可是他不信她能高過他和紀曉嵐二人聯手，況且他們出來很久，後面必有接應。

他受辱之下，冷冷一哼，道：「在下當然有姓有名，只是仙子問的話口氣太大

了些！在下倒要請教仙子的芳名呢！猜想必定十分響亮！」

紀曉嵐連忙向他眨眼，可是畢振山這人，心機很差，尤其在火頭上，並未看到紀曉嵐向他使眼色。

跛子厲聲道：「畢振山，我看你是壽星公吃河豚，八成活夠了！竟連仙子都不認識！」

畢振山已經豁出去了，冷冷地道：「畢某確是孤陋寡聞，至於仙子是誰？與在下毫無瓜葛，知不知道無關宏旨！」

跛子大喝一聲，丟下抓索，凌空撲來，擄頭連劈三掌。

畢振山的玩藝兒，全在這龍頭抓上，急忙閃避，但跛子的掌力奇大，地上被震了三個小土堆，斜掠而下，伸手抓去。

「跛子退下來！」中村鈴子的口吻，絲毫不帶火氣，却有決定性的威力，跛子硬生生地撤手，兩腿一蹬，倒掠而回。

畢振山一看這局面，再不轉彎，必定自討苦吃，立即冷冷地道：「在下畢振山，請問仙子……」

中村鈴子點點頭道：「綽號呢？」

「『十抓九穩』！」畢振山吶吶地道：「對於此號，實在不敢當！」

「好吧！」中村鈴子笑笑道：「撿起你的龍頭抓，抓我十爪試試看，若能拈到我的衣襟，原名保留，留在盟主府聽差，若是不行。我看你……」

她的臉色突然沉下來，道：「看樣子你不太怕死……」

紀曉嵐連忙抱拳道：「畢兄爲人耿直，不善辭令，冒犯了仙子，務請仙子息怒，若仙子仍不消氣，就由紀某代向仙子請罪！」

中村鈴子面色一緩，道：「你這人挺會說話，好吧！本仙子在你的面上饒他一次，帶路！」

紀曉嵐連忙向畢振山使一眼色，畢振山挾著「血珠叟」，二人顚著屁股，在前引路，向盟主府奔去。

此刻盟主府中大廳之內，一干高手正在焦灼地等待。他們以爲紀、畢二人聯手，「血珠叟」絕逃不了，除非他一出堡就拚命狂奔，使紀、畢二人追趕不上。

「銀弓小二郎」道：「龐起失踪，龐起夫人仍在此堡之中，應該請出來問問看！」

康八冷峻地道：「紅顏禍水，留之無益，乾脆殺掉算了！」

「銀弓小二郎」肅然道：「康兄有所不知，二位龐夫人已被幽禁，萬兄的孫女萬紫琴也因不聽萬兄教訓，亦囚於一起！依小弟之見，先提出審問一次，然後再商量處置之法……」

康八冷冷地道：「女人天生下賤，鬼計多端！不小心，就會被他們出賣，老夫……」

他突然打住，因爲他本想說出愛妻珮珮騙去「墨玉誅心」之後，逃逸無踪，這還在其次，連他費了數年心血，借來的種子，也被帶走。是以恨女人入骨。

另一原因，因他失去性機能，心理變態，既無能爲力，却又想駕馭女人，只得找一個人品與武功俱佳之人，代他傳宗接代。

世上絕對沒有甘作王八之人，不過是忍痛如此，只是這種事別人甘願絕子絕孫也不屑爲而已。

他的秘密，也只有「銀弓小二郎」清楚，立即拿話岔開，吩咐道：「把龐夫人及萬姑娘帶來！」

不一會二位龐夫人在萬紫琴扶持下，步入大廳，二位夫人微微一福，道：「不知各位大俠囚禁小婦人和萬姑娘是何居心？」

康八冷冷地道：「豈但囚禁，若不照實說出龐的下落，嘿嘿！妳們也該知道『木驢』之刑。」

木驢之刑，乃是對女人的淫亂及謀殺親夫之刑，木驢鞍上有一木橛，戳入陰道之中，而那木驢四蹄上有木輪，輪上有刺，所以推動起來，發生震動，受刑的女人陰道被戮得稀爛。

這是一種極刑，對付謀殺親夫的女人，本不爲過，但康八說出此刑，已證明八盟聯治之後，將有此一刑法。

萬紫琴冷笑道：「二位夫人根本不知龐起的下落，你對兩位夫人如此不敬，實在有失身份。況且，即使夫人知道，他們是夫妻，自也有保守秘密的權利……」

康八咆哮著道：「臭丫頭！妳以爲萬世芳是妳爺爺，老夫不敢殺妳是不是？」

萬紫琴一揚頭，冷聲道：「誰說你不敢來！眞了不起！盟主寶座還沒坐上，第一件事就向女人下手！我且問你，你的臉上若是沒有秘密，爲什麼要戴上面罩？」

康八突然站了起來，萬世芳怒喝一聲，掠到萬紫琴身邊，左右開弓，打了她兩個耳光，厲聲道：「丫頭，妳竟敢對康大俠口出不遜！妳……妳簡直氣死我了……」

他向康八抱拳道：「康大俠且請息怒，萬某爲此保兒，傷透了心！也不願再跟她受累，今天我要把她的武功廢去，以免貽害武林……」

康八忿然坐下，冷峻地道：「如此甚好！免得別人說老夫以老欺小！」

萬紫琴對這位祖父，寒透了心，徹底絕望，撫摸著火紅的雙頰，切齒道：「爺爺，你寒透了心，我才感覺臉上無光呢！我本以爲你以前和龐起在一起，不過是虛與委蛇，待機行動，想不到你利慾薰心，喪盡天良！爲了當那盟主，連自己的孫女也不要了！既然如此！用不著你動手，我會用自己的手，自作了斷！」

萬世芳不過是逼不得已，做做樣子，希望有人出言轉彎。那知這些高手，十九都吃過岳家宇的大虧，也知道萬紫琴和岳家宇私交極厚，是以誰也不願開口。

龐夫人同聲道：「萬姑娘切莫如此！康大俠一代奇人，只是脾氣剛些，豈能和妳一般見識，而萬大俠也不過是一時氣憤，自不會廢妳的武功……」

康八厲聲道：「胡說！老夫就是不吃這一套，萬兄不忍下手，老夫可以代勞！」

二位夫人冷冷一笑，環視左右，哂然道：「龐起未失踪之前，各位言聽計從，而他剛剛下台，各位就連他的妻子也不認了！講起來眞是可笑亦復可憐！各位這等心性，也想做一番大事情麼？」

她面色一寒，望著康八道：「若一定要殘害萬姑娘。就請偏勞，小婦人也活夠了！」

她的目光落在鄧子瑛臉上，顯出十分輕蔑之色。因爲鄧子瑛乃是寵起的心腹，此刻竟噤若寒蟬，半句話也不敢講。

「紀、畢二位大俠回來了！」

衆人向門口望去，只見紀、畢二人在門口左右一站，躬身伸手一讓，道：「仙子請進！」

中村鈴子蓮步細碎，步入大廳，顧盼自若，在一干高手錯愕之下，掃視一匝，然後回頭對紀曉嵐道：「紀大俠，這些人是幹什麼的？怎麼連本仙子也不認識。」

紀曉嵐尷尬地道：「……這……」吶吶半天，無法啓口，但這時「銀弓小二郎」却離座抱拳道：「原來是『櫻花仙子』，眞是稀客！快請就坐！」

百里彥一看「銀弓小二郎」對這美婦如此尊敬，知道大有來歷，立即端著一把椅子送到中村鈴子屁股後，然後躬身道：「仙子且請寬座！」並回頭吩咐道：「送茶！」

中村鈴子向百里彥含笑點頭道：「這些人我沒有一個看得順眼，只有你尙討人喜歡！」

百里彥諂笑道：「但願在下能永遠爲仙子支使……」

中村鈴子接過一杯茶，指著康八，淡然道：「那一位爲何不敢見人？」

康八沉聲道：「妳是甚麼東西？竟敢對老夫如此無禮？」

一邊的「銀弓小二郎」心中直樂，忖道：「連這女煞星你都不認識，眞是令人難以置信！」

「哦？」中村鈴子不以爲忤，微笑道：「火氣還不小呀！」她回頭對跛子道：「跛子，此人是誰？」

跛子左右端詳一陣，道：「大概是『鬼王』康八！」

中村鈴子道：「先把他拿下！」

跛子攤攤手道：「啓稟仙子！我恐怕不行……」

「哈……」康八狂笑一陣，道：「總算有自知之明，也坦直得可愛！就憑這一點，老夫首先聲明，你死不了啦！」

「好狂的口氣！」中村鈴子把茶杯交與百里彥，笑著站起來，道：「康八，你估估看，能接下本仙子多少招？」

康八厲聲道：「二十招之內，老夫要把妳放在木驢之上！」

中村鈴子不由一怔，回頭對跛子道：「跛子，他說些什麼？」

跛子吶吶地道：「他是胡說八道，何必追根究底？」

中村鈴子面色一冷，道：「正因爲他在胡說八道，所以我必須知道他說些什麼？」

跛子打著手勢，轉彎抹角地把木驢奇刑說了出來。

中村鈴子格格驕笑一陣，一指寵起二位夫人及萬紫琴道：「你可是要向她們施用木驢之刑？」

康八厲聲道：「施不施刑，由七人決定，妳算是什麼東西？臭娘們！老夫今天要親手撕了妳！」

中村鈴子偏著頭，道：「勇氣可嘉！派頭略差，至於風度，就更談不到了！好吧！我先稱稱你有多少斤兩……」

她冷冷道：「大約在第五招上，本仙子取下你的面罩，第五招半上殺死你！」

康八已經走到她的面前，悶聲不響，一頭向她撞去。他頭上的功夫天下無雙，頭未到罡風先到，中村鈴子微噫一聲，道：「頭上功夫頗有一手……」閃身錯步，讓過一頭，康八單足一點，身子又平射而到，這一次勁道更足。

中村鈴子又閃了開去，那知康八的「金剛頂」不但勁道無儔，攻人的方法也十分詭異，中村鈴子剛剛閃過第三次攻擊，豈知康八「咯」地一聲，脖子突然拉長半尺，足尖一扭，巨大的頭顱像一個巨錘，橫撞她的小腹。

這一手大出中村鈴子的意外，不由吃了一驚，急切中力貫左手，施出一式「櫻花手」。「蓬」地一聲，爪、頭相撞，地上磚屑激濺，罡勁向四下排壓。康八本是單足柱地，另一腿和身子平伸，頭上接了一爪，上半身向地下一栽，兩手著地，竟把地上青磚碰碎。

中村鈴子這才知道康八功夫確是非同小可，她的「櫻花爪」無堅不摧，就是一個銅頭，也該有些指印。可是現在她自己的手也有些麻木了。

康八更是震驚，身子原式不變，元寶頭在眨眼工夫左右晃了十餘次，又向中村鈴子的膝上撞去。

中村鈴子哼一聲，兩腿疾彎，兩足不動，突然一夾，康八的脖子立被夾住。伸手一抓康八臉上的布罩，應手而落。

中村鈴子抓著他的頭髮，提了起來，正要亮爪戮向他的心房，突然一怔，竟咯咯笑了起來。

五招之內取下康八的面罩，果然不多不少，正是五招。康八的武功，在這些人物，算是佼佼者，僅「銀弓小二郎」堪與比擬。也不敢說高於康八，只是武功路數不同。

康八的醜陋，只有「銀弓小二郎」和紀曉風、萬世芳三五人見過，其餘之人只有聞名。一代高手竟被一個女人在五招內扯著頭髮提了起來，大廳中所有的人，都一齊驚呼。更不知中村鈴子爲何發笑？

康八身子奇矮，被提了起來，竟直挺挺地，好像一個大魚乾。因爲中村鈴子的中指，輕輕按在他的百滙穴上。

中村鈴子一抖手，「蓬」地一聲，康八摔了個四腳朝天，「墨弓大郎」忍不住哈哈大笑，其餘之人也偷偷竊笑。

康八一躍而起，醜陋的臉上，肌肉扭曲著，突然大吼一聲，嘶聲道：「剛才是那個發笑？」

所有的高手登時噤若寒蟬，除了中村鈴子，跛子及「銀弓小二郎」五六人之外，沒有一個敢正視他的目光。

「墨弓大郎」可以說是個渾人，不知利害，竟大聲道：「康大俠四腳朝天，大概沒笑的不多！」

康八獰視著他，緩緩欺近，道：「我是問那大聲發笑之人！」

「墨弓大郎」心頭一寒，緩緩向後退去。吶吶地道：「我……我也不知道！」

那知跛子冷冷地道：「窩囊廢！你眞是『贏錢三隻眼，輸錢一堆泥』！你眞他媽的給武林同道丟人！」

「墨弓大郎」吶吶地道：「是我……我不過是……」

康八提起巴掌一摑，罡風呼嘯而至，「墨弓大郎」的身子淩空飛起，撞在牆上，昏了過去。

所有的目光都向「銀弓小二郎」望去，那知他冷冷地道：「咎由自取！死了倒也乾淨。康兄的責罰實是大快人心！」

康八回頭看了中村鈴子一眼，臉上痙攣一陣，道：「老夫一生中最討厭女人，想不到今天栽在女人手中……」他抱拳對「銀弓小二郎」道：「在下無顏再在武林中立足，就此告別……」

「慢著！」中村鈴子微微一笑道：「康八，剛才我本想殺了你！可是取下面罩時，突然變了主意，因爲你是本仙子夢寐以求的理想隨身待從人選，你若跟著本仙子，可比那武林盟主光彩多了！」

康八冷冷地道：「寧爲雞首，不爲牛後！老夫今生不會向女人低頭！」

中村鈴子冷冷一笑，道：「只要是本仙子看上的人，若敢反抗，那就是他活得不耐煩了……」

中村鈴子又沉聲道：「聽說你們八人想當盟主，美其名曰『八頭馬車』，聯手統御武林！這樣吧！你們八人聯手接本仙子一百招，若能不敗，本仙子今後絕不過問你等的事，若是接不下來，想想看，你們有資格統御武林麼？」

「銀弓小二郎」甚是不服，若說八人聯手，也接不下對方一百招，那眞是栽到小人國去了。但他不便出言譏諷，立即向其餘之人望去。

其餘之人親眼看到康八當場現眼，而且未出五招，自忖不如康八，況且八人各懷鬼胎，未必能同心合力應戰，萬一實力分散，而被各個擊敗或重傷，實是不智之舉。

因此，其餘之人毫無表情，連看也不敢看「銀弓小二郎」一眼，這充分表示，無意冒險。

「銀弓小二郎」一看這個局面，大廈將傾，獨木難支，立即抱拳道：「仙子一代奇人，武功深如大海，高不可仰，吾人不過是爲了收拾殘局，以免武林中羣龍無首，至於盟主一職……」

他攤著手道：「吾輩不學無術，實難當得重任！」

百里彥一看這局面，連忙又把一杯茶遞了過去，顚著屁股，諂笑道：「既然八位無意盟主之位，仙子何不屈尊一下，以盟主身份領導同道重整武林？」

中村鈴子微微點頭，道：「本仙子本無此意，可是放眼武林，能領導同道者，捨我其誰！因此……」

她環視一週，冷冷地道：「不擁護本人爲盟主舉手！」

這一手很絕，誰敢說個「不」字？「銀弓小二郎」都不敢端架子，康八又栽了觔斗，八人不敢聯手，聲威徹底掃地。

跛子環視一週，大聲道：「沒有反對的，大概都同意擁護了！」

這本是自說自話，但百里彥却拿著鷄毛當令箭，大聲道：「各位旣然擁護仙子領導我們，請大家三呼『盟主萬歲』！」

「盟主萬歲。」第一聲只有半數人舉手歡呼。

「盟主萬歲」少數人左右觀望一下，也隨聲附和，當第三聲「盟主萬歲」時，連康八和「銀弓小二郎」也舉手高呼。

聲震屋瓦，連牆壁也有些顫動。

三呼已畢，中村鈴子對百里彥笑笑道：「今後你也做我的隨從好了！康八較跛子更醜，可謂意外收獲。本仙子盛意難却，現在就接受各位的美意，正式就任盟主之位！」「銀弓小二郎」等高手，心中雖有些不願意，却不敢表示不服之意，却恨透了百里彥。紛紛讓出座位。

中村鈴子在跛子陪伴下，蓮步細碎，走到正位前坐下，然後對康八道：「從今以後，你與跛子，就是我的貼身侍衛，百里彥是本仙子的隨從，其餘七位爲副盟主，就請八位立刻起草武林公法，頒佈實施！」

「是！」八個盟主，包含「墨弓大郎」在內，齊聲應諾，按序站在盟主寶座兩旁。

只有萬紫琴和二位夫人，仍然站在大廳一角。只聞康八沈聲道：「這三個女人都是前盟主的親人，以及與敵人有密切關係，似應除去，以絕後患！」中村鈴子道：「那年輕的妞兒很美嘛！她和那個敵人有密切關係？」

百里彥躬身道：「武林公敵岳家驥死後，獨子不到一歲，竟被吳明夫婦以自己的女嬰換走，現在長大成人，而且成就驚人，吾道中人，受害不淺……」

中村鈴子格格大笑一陣，道：「原來是他！那小子確是一塊良材，只可惜本仙子耐力很差，不可能讓這株幼苗長成！各位放心好了，目前我們的敵人，不會是他……」

她說到這裏，目光突然停在大廳門口，衆人一齊望去，不由同時發出一聲驚呼。

原來門口已站定三人，前面一人，身穿麻衣，頭戴孝帽，足蹬蔴屣，手持哭喪棒，此人正是岳家宇。

第二人乃是風流俊逸，風度儼然的「聖手潘安」梅友竹，他的身後，乃是宋象乾。

岳家宇和梅友竹的出現，並不足震懾人心，因爲有中村鈴子在，可謂「太公在此」，不懼任何大敵。

大家驚奇的是，岳家宇一身孝服，面色冷厲，昂首挺胸步入大廳之中。

「銀弓小二郎」沈聲道：「象乾！你怎的和這小子在一起？」

宋象乾早已厭棄了這位師父，冷冷地道：「家師乃是出家之人，尊駕直呼在下之名，恐怕是認錯人了吧？」

「銀弓小二郎」勃然大怒，道：「孽徒，爲師以前雖是以出家人姿態出現武林，你也該認出師父的面貌！想不到你竟敢以下犯上，眞是數典忘祖……」

宋象乾冷冷地道：「宋某帶藝投入你的門下，旨在臥底，豈是崇拜你的武功！自上次你向二位師兄下毒手之後，我對你更是不齒，像你這種心毒手黑之人，也配爲人師表嗎？」

「銀弓小二郎」怒喝一聲，躍躍欲起，立被中村鈴子硬生生地擋回，道：「慢著！這三人就是三頭六臂，也討不了好去，你慌什麼？」

這時岳家宇回過身來，先向二位舅母深施一禮，肅然道：「上蒼保佑，二位舅母安然無恙，晚輩也放心了！」他又對萬紫琴肅然道：「紫琴，妳……」

萬紫琴粉臉一揚，面孔板得冷冷地，猶如未聞。

岳家宇此番學成絕學，決心放手大幹一場，開始報仇雪恨，因而身服重孝，也是破釜沉舟之意，對於萬紫琴的誤會，也不想立刻解釋。

他轉過身去，對中村鈴子厲聲道：「龐起呢？」

「不知道！」

「還有他的背後主持人呢？」

「不知道！」中村鈴子淡然道：「龐起乃是不入流的人物，而他的主兒大概也成不了氣候，又何必找他，現在本仙子就是盟主，有話對我說好了！」

梅友竹低聲道：「看來龐起和那主兒都不在此地，我們走吧！」

岳家宇回頭對二位夫人道：「舅母，紫琴，我們走吧！」

「銀弓小二郎」疾掠而至，哈哈狂笑道：「此處不是旅店客棧，豈能來去自如……」

岳家宇回頭冷峻地道：「滾開！你不是對手！」

「銀弓小二郎」雖知他非泛泛，却未放在心上，厲喝一聲，疾抓岳家宇的前胸。

岳家宇紋風不動，兩臂一張，像巨鶴翅上的罡風一樣，四週數十高手，驚呼連連，急退不迭，「銀弓小二郎」箭法出衆，掌法也不弱，却不禁心膽皆裂，只感覺畢生未見過這等無儔的掌力，急忙收勁斜掠。那知岳家宇喝聲「滾」！「蓬」地一聲，「銀弓小二郎」跟蹌退了七步，才拿穩椿步，羞怒交集，撤下銀弓。

「退下去！」中村鈴子肅然站起，沈聲道：「就憑這一招，本仙子敢說此廳中人，除本仙子外，無人接得下來！」

大廳中一片死寂，連「銀弓小二郎」也不敢再强自出頭，他們深知中村鈴子不會危言聳聽。因爲殘酷的事實擺在眼前，人家一招擊敗了「銀銀弓小二郎」，而「銀弓小二郎」和康八的功力相若，但中村鈴子却以五招擊敗了康八，由此可見，這身著重孝的年輕人，武功高得不可思議。

中村鈴子面上仍有笑容，但明眼人可以看出，笑容有點勉强，她遲疑走下寶座，康八和跛子亦步亦趨，站在岳家宇面前。

二位夫人驚呼道：「宇兒，你不是敵手……」

「家宇，她五招擊敗了康八，你不行……」這是萬紫琴驚悸焦灼的聲音。

岳家宇冷冷一笑，道：「五招擊敗康八，確實驚人！但本人擊敗這個異國賤人，大概不會超過八招！」

中村鈴子微微一愕，臉上的輕鬆，早已消失，冷冷地道：「八招以內擊敗本仙子，盟主寶座就讓給你，不知是什麼絕學？」

岳家宇低沈嗓音，冷峻地道：「『鶴形八掌』！」

* * *

中村鈴子從未聽說過，中原有這一門絕學，哂然道：「勾漏一別，不過月餘，就讓你吃了仙丹靈藥，遇上絕世奇人，又豈能一蹴而成！」

岳家宇聽若未聞，却向跛子沈聲道：「俗語說，人望高處，水望低流。『勾漏三殘』俠名久著，遠居邊陲，甘茹黎藿！不畏權勢，峻拒龐起招降，凡此種種，正所謂威武不屈，貧賤不移！古人又云：精鋼寧折豈爲鈎！吾輩中人，首重名節，而晚節尤爲重要，這正是行百里半九十的道理。尊駕不理義兄勸兄，甘趨下流，自身墮落事小，助長凶燄，爲害武林事大，何不三思，急流勇退……」

「不要說！」跛子暴跳如雷鬈髮無風自動道：「這是老夫私人之事，用不著你操心！」

岳家宇微微一嘆，不再多言，面色驟冷，對中村鈴子道：「中原泱泱大國，奇人輩出，像妳這樣目光如豆，自大狂妄的女人，有如井底之蛙，以爲此可以睥睨羣雄，獨步武林！告訴妳，完全錯了！武功一道，欲求進窺堂奧，首應養成浩然磅礡之氣，然後才能大成。而妳未成氣候，就傲視天下，正是『鼹鼠飲河，不過滿腹』，器小宜盈，自取敗亡，在下奉勸妳，就此買舟東渡扶桑三島，別爲中原增添殺孽！」

中村鈴子瞇著一雙美目，臉色陰晴不定，她不敢輕估對方，却又不敢置信，一月時光，對方竟能突飛猛進。

但對方的氣度，却使她深感折服，嬌喝一聲，道：「你們都退下去！」

跛子和康八疾退到一丈之外，二位夫人和萬紫琴正要攔阻，已被梅友竹制止。

大廳中落針可聞，只聞到巨燭「卜卜」跳躍之聲，濃重的殺機，瀰漫了大廳以及每一個人的面孔。

岳家宇身形一挫，兩臂攪起兩道罡風，整個身子，被兩臂上的罡風帶起，左臂斜划，削向中村鈴子的胸際。

中村鈴子微微一愕，感覺對方功力，又比上次勾漏山深厚得多，但仍是有恃無恐，「櫻花手」如電幻出，抓向對向的曲池穴。

岳家宇不避不閃，左臂驟沈身子一轉，右掌直劈而下。

中村鈴子駭然一震，隱隱感覺對方內勁之大，簡直不可抗拒，不敢硬接，身形美妙地疾轉，素手後撩，幻出七個櫻花爪影。

大廳中數十高手，無不屏息靜氣，目不轉睛地跟踪兩個倏起突落的身影。只有鄧子瑛賊眼直轉，正在打鬼主意。

這工夫岳家宇才施出兩招，也正是「鶴形八掌」的第二招，咄咄逼人，全是進逼之式。風聲勁烈，活像巨鶴的巨翅猛扇疾掃。

中村鈴子這才相信對方在一月當中，功力增加了一倍有餘，今天能否扯成平手，保全盛名都成問題，再也不敢大意了。

岳家宇冷峻道：「中村賤人！妳走是不走？」

（未完・十六）



新穎風趣倫理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小魚吃大魚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鳳兒到虎頭山認父，猛虎寨主張飛虎帶入聚義廳見令主，令主不像糟老頭、千面人魔，却另有一番氣慨，經過彼此用聯絡暗語之後，令主又變回千面人魔模樣，鳳兒才將假父相認，正在思量如何騙取解藥，此時來了張忠、王化、游全河追討三件寶物、冷寒燕母女同時也來找碴，千面人魔將自己身份說出，既是賀天雄，又是雷天豹，口沫橫飛，不由衆人不信，對三件寶物的失落，並非自己主意，諉過於小魚兒和阿呆，跟着三位莊主闖來、徐良周慶等捕快、歹命夫人和二小一齊圍攻，又被千面人魔等逃脫。紀香雲和小魚兒母子相認……

各家大團聚　妖氣盡掃清

阿呆道：「夫人誤會啦，昨夜是在演戲，鳳兒姓林，是林清風的女兒。」

紀香雲很爲難的道：「跟婷婷的婚事，早已有言在先，當時根本没料到龍兒會另有意中人，眞不知該如何是好。」

石友江獻計道：「夫人，假如少堡主、婷姑娘、鳳姑娘都不反對的話，老奴以爲不妨一箭雙鵰，也好多爲羅家生幾個胖娃娃。」

羅夫人正自思慮，主意未定，小魚兒也還没有來得及表示意見，山上，箭也似的射下來一個人，是鳳兒，老遠就嚷嚷道：「阿呆、小魚兒，我來啦。」

阿呆好機警，急忙迎上去，停在數丈以外，道：「鳳兒，慘啦，慘啦，妳有被三振出局的危險。」

鳳兒莫名其妙的道：「阿呆，你在說什麽，我怎麽一句也聽不懂？」

阿呆一本正經的道：「我說出來妳就懂啦，小魚兒的娘，就是羅夫人，要他娶張婷婷爲妻。」

這話好像平地一聲雷，震得鳳兒的頭腦一陣暈眩，半晌始信疑參半的道：「這話可是眞的？」

阿呆以慣用的語氣說道「騙妳是王八。」

「婷婷怎麽說？」

「一切全憑羅夫人作主。」

「小魚哥呢？」

「在小魚兒的心裏，妳的份量好像比婷婷重一點。」

「他答應没有？」

「小魚兒拖拖拉拉的，並没有馬上答應。」

「嗯。」

「看來妳還有一綫希望。」

「什麽希望？」

「嫁他做細姨！」

「我不幹！」

小鳳的答覆，斬釘截鐵，且有幾分憤慨。

張婷婷過來陪笑道：「小鳳姐，別生

氣嘛，妳不同意，婚約可以取銷。」

鳳兒冷聲道：「我沒有不同意的權利，他愛娶誰就娶誰。」

張婷婷措詞謹愼的道：「小鳳姐，妳不同意婚約馬上取銷，如果妳不反對共事一夫，就兩頭大好啦，誰也別做細姨。」

鳳兒想了想，道：「我現在的心情很煩，沒有工夫想這些惱人的事，以後再說吧。」

心情惡劣，多一個字也不願意說，扭頭往別處行去。

最感尷尬窘迫的是小魚兒母子，四目相覷，無言以對，由於羅夫人的望孫心切，一時失察之下，竟然引起一場小小的風波。

還好，不愉快的氣勢被老猴子打斷，瘋人侯志拖着棺材從山下經過，人尚在十數丈外，便拉開嗓門嚷嚷道：「阿呆，你考慮的怎麽樣了？或者有沒有找到我的兒子？」

待他行至面前時，小魚兒逗趣道：「老猴子，別痴人說夢，阿呆永遠不會做你的乾兒子！」

瘋人侯志聞言大失所望，好像洩了氣的皮球，一屁股坐在棺材上。

小魚兒道：「不過，別難過，有好消息。」

侯志瞪着眼睛，說道：「有什麽好消息？」

小魚兒道：「阿呆就是小和尚，他願意做你的親兒子。」

阿呆雙膝跪地，喜極而泣道：「爹爹在上，請受孩兒一拜。」

老猴子眞絕，也跪在地上，將阿呆摟在懷裏，嗚嗚咽咽的哭個不停，也說個不停，別人却一句也聽不懂。

不，有一句話大家都聽得懂，瘋人侯志打開棺蓋，淚流滿面的道：「阿蘭，小和尚回來啦，我們的兒子阿呆回來啦。」

阿呆扶着父親站起來，道：「爹，娘早己過世，希望你老人家能面對現實。」

瘋人侯志的頭腦似是清醒了許多，亦未再爲此而大發雷霆，心平氣和的道：「爹知道，你娘早己去世，是爲生你難產而死，只是爹一直不願意接受這個殘酷的事實，也一直生活在夢幻之中，現在你回來啦，爹要過正常人的生活，不然，誰會嫁到我們侯家來做媳婦。」

阿呆道：「爹，人死入土爲安，應該將娘安葬才是。」

老猴子道：「沒錯，是該擇地安葬，走，我們回故鄉去。」

阿呆道：「現在我們還不能回家，雷天豹、張兇神等人在逃，小魚帮的任務未了，小魚兒要回穿雲堡祭祖，正可藉此張網以待。」

將羅夫人紀香雲介紹給父親，二人相互問候寒暄一番，瘋人侯志道：「好，就去一趟穿雲堡，若能朝那一羣魔頭一擧殲滅，便除去了武林的心腹大患，亦可藉此機會爲我兒物色一房媳婦，聽說醉鬼白雲的兩個丫頭生得花朶兒似的——」

話被雷玉嬌打斷了，嘴巴好甜，開門見山的道：「侯伯伯，你老人家不必爲阿呆操心，他已經有了。」

老猴子一怔神，道：「有了什麽？」

「有了未婚妻。」

「誰是我兒的未婚妻？」

「就是侄女我，阿嬌。」

俏羅刹此來的目的，阿呆心知肚明，心裏暗中罵一句道：「不要臉的臭丫頭！」口裏的話也不怎麽好聽：「妳的臉皮好厚。」

雷玉嬌故意嬌柔不勝的道：「阿呆，你說這話就未免太生分啦，難道不是事實嗎？」

「是事實。」

「你不喜歡我啦？」

「我沒有說。」

「那是喜歡？」

「我也沒有說。」

「阿呆，你變啦，記得你以前曾說過，愛我愛得要死，恨不能馬上跟我結婚，現在怎麽這樣冷冷冰冰的，叫人家好不傷心。」

「是爲了尊重你們，妳母親曾有言在先，我們年紀還小，需要多考慮考慮。」

「如今我媽巳經考慮好啦，決定讓我們早日完婚。」

「可是，我還仍在考慮之中，尚無定論。」

俏羅利聞言大急，轉而求助於鳳兒，道：「小鳳，妳看嘛，他變心啦，以前說的話全都不算數，不曉得看上了那一家的狐狸精，妳可要主持正義，替我說幾句公道話。」

雷玉嬌有所爲而來，擺的是低姿態，用的是撒嬌、耍賴、不要臉的招數，鳳兒甚爲不齒，但在虎頭山上時曾有替她穿針引綫的承諾，自然不便食言而肥，當下給阿呆使一個眼色，道：「阿呆，玉嬌姐對你可是一往情深，死心塌地，不要拒人家於千里之外嘛。」

阿呆眉頭一皺，計上心來，道：「阿嬌，妳眞的愛我嗎？」

「當然，海枯石爛，此心不渝。」

「可願爲我阿呆先生做一件事？」

「什麽事？」

「到前面村子裏，爲大家買一份早點來。」

「我們一起去吃不好嗎，我請客。」

「我們的行程並不經過那裏。」

「拐一個彎兒有什麽關係。」

「是故意考驗妳，愛的考驗！」

「好嘛，好嘛，你可要等着，不許離開。」

「放心，我會等着妳，不見不散！」

一匹桀驁不馴的野馬，霎時變成一隻小綿羊，瘋人侯志望着她遠去的背影道：「這丫頭是誰家的孩子，生得挺標緻的，倒也配得過我們阿呆。」

小魚兒道：「她叫雷玉嬌，雷天豹的女兒，冷寒燕生的，此來的目的是想騙取烏劍、玉鐲、太極棍。」

老猴子聞言大怒，道：「什麽？是個魔種，乾脆摔她一刀就解決啦，還嚕嗦個屁。」

小魚兒道：「穿雲堡血案發生之時，雷玉嬌尚在襁褓之中，我們不想禍連無辜啊。」

羅夫人紀香雲接道：「龍兒之言甚是，寃有頭，債有主，該殺該剮的是少數幾

名元兇主犯，其餘的人應該給他們一條自新之路。」

老猴子道：「難不成我們還要等那魔種回來吃早點？」

阿呆洋洋得意的道：「爹，這是兒子定下的調虎離山計，幹嘛要等她，咱們這就到穿雲堡去。」

× × ×

穿雲堡。

又見穿雲堡。

穿雲堡的大門之外，神秘兮兮的來了兩位不速之客。

來人一男、一女，依依偎偎，甚是親熱。

不是歹命夫人母子。

也不是雷天豹夫婦。

而是丁寧與賽珍珠。

二人顯得十分神秘，且有幾許緊張，又帶着無限興奮，一入堡門，那裏也不去，兀自來到那個山洞的鐵門前。

丁寧的手裏，提着一個不起眼的蔴布袋捆得緊緊的，如刀似劍，打開來却赫然是一支太極棍。

又從他的腰裏，拔出一柄烏黑發亮的劍。

同一時間，賽珍珠也亮了玉鐲及天王之星。

二人面對烏劍、玉鐲、太極棍、天王之星，相視一笑，還來了一個熱吻。

「丁哥，你看這四樣寶物會不會有問題？」

「應該不會，天王之星是從糟老頭身上偷的。」

「烏劍、玉鐲是我親手掉的包，鳳兒根本毫無所覺。」

「阿呆的睡相活像是一個豬，換太極棍易如反掌。」

「丁哥，快開門吧，是眞是假，一試便知。」

二人一齊動手，瞬息間便將烏劍、玉鐲、太極棍、天王之星放進鐵門上的洞孔內。

皆嚴絲合縫，分毫不差。

禁不住一陣喜悅襲上心頭，經過一陣巧妙的旋轉扭動，猛聽一串「軋軋」之聲傳處，厚重的大鐵門卒告應聲而開。

第一件映在二人眼裏的東西，是一副骷髏白骨，就在入口處，賽珍珠驚叫一聲，說道：「這裏面怎麽會有死人，眞嚇死人！」

丁寧胆大，搶在前面，移開骸骨，隨即將厚重的鐵門關上。

一片漆黑，伸手五指莫辨，待點燃隨身帶來的小燈籠之後，這才看清楚眼前的景象。

乍看只是一個普通的山洞，一半天然生成，一半由人工修鑿，很深很長，觸目之處竟空無一物。

緩步而入，繼續察查，很快便發現，洞內有許多支穴，縱橫交錯，星羅棋佈，在每一個支穴內，分門別類的，皆放置有一樣或者是多樣金銀財寶，以及兵器秘笈等物。

百萬兩餉銀果然全部在此，五千兩一大箱，共是二百箱整，足足佔去兩條洞穴，多數的箱子仍保持原封未動，丁寧打開其中一箱，都是百兩重的元寶，看得他血脈賁張，欣喜若狂。

還有金磚、金塊、翡翠、珍珠、瑪瑙、夜明珠等，琳瑯滿目，不勝枚舉，大概天下的奇珍異寶，這裏都有，穿雲堡羅家的財富在此，雷天豹等人的搶刦所得亦在此無疑。

另有一個地方放得全部是武功秘笈，拳掌劍譜，不一而足，武林各派的各種技藝，在此差不多均有陳列。

兵器方面，尤其壯觀，亘古神劍，中外名刀，如魚腸、巨闕、莫邪、干將等皆收藏在內，令人眼花撩亂，目不暇接。

二人巡迴一週，激動的情緒，已經達到了巔峯，身上他每一個細胞都在跳躍，狂舞，緊緊的摟在一起，熱吻一個接着一個：：

終於，滾在地上，剝去衣服，幹起那件事來。

「我們發財啦！」

「我們發大財啦！」

「從此將富可敵國！」

「從此將無敵天下！」

放聲狂呼，盡力衝刺，這是宣洩情緒的最好方法，也是彼此道賀的最佳獻禮，鳴金收兵後，情緒大見穩定，這才開始考慮到現實的問題。

「丁哥，這麽多金銀財寶，怎麽搬？搬到那裏去？」

「不搬，就存放在穿雲堡，存放在此地，我們慢慢的取用。」

「可是，穿雲堡並非咱們的家呀？」

「穿雲堡羅家早已滅門，現在就是咱們的家。」

「歹命夫人證實是紀香雲，小魚兒也有可能是羅家的少爺。」

「珍珠，儘管大放寬心，孤兒寡母，不足爲慮，殺掉他們就沒事啦。」

「雷天豹、王屠夫他們却勢力龐大，必然是心腹大患。」

「未見得，糟老頭本事再大，照樣叫他死無葬身之地。」

「丁哥，我們的功力修爲，連阿呆、小魚兒都比不上，如何對付雷天豹、張兇神等人？」

「山人自有妙計，鬥力不成，可以鬥智，況且此地有現成的武功秘笈，我們可以痛下決心苦練。」

「我們背叛了雷天豹，又盜換了鳳兒、阿呆、小魚兒的烏劍、玉鐲、太極棍，他們定然四出追殺，絕不會輕輕放過咱們，當務之急是找一個安全的地方躲起來最好。」

「珍珠，這一點我完全同意。」

「丁哥，你想想看，那裏最安全？」

「這裏最安全！」

「這個山洞？」

「一點不錯，就是這個山洞，沒有烏劍、玉鐲、太極棍、天王之星，任何人也進不來。」

「但是，這裏並無食物，終非久居之地。」

「珍珠，咱們帶的乾糧，在此可用幾天？」

「大約三日，省一點食用，頂多可用四天。」

夠了，三四天之內，大局就應該可以底定。」

「丁哥，小妹不明白你的意思？」

「不論是鐵胆魔星雷天豹，或是鳳兒、阿呆、小魚兒，絕不會甘心受騙，定然會來此一探究竟，咱們便可利用這個機會，或則各個擊破，或則集體屠殺解決掉，只要將這幾個人除去，便可高枕無憂的在穿雲堡住下來，假以時日，不難橫掃江湖，主宰武林。」

一想到從一個微不足道的奴才，一個別人洩慾的工具，一躍而能領袖武林，就樂得二人心花朵朵開，喜上眉梢，手攜着手，穿梭於洞穴之中，重温一下自以爲已經屬於他們的金銀財寶。

× × ×

度過了一天平靜無波的日子，第二天便又有人進入穿雲堡。

來的人不少，除羅夫人紀香雲，鳳兒、阿呆、小魚兒、張婷婷、石友江、瘋人侯志外，小魚帮的分舵主馬魁，以及手下的十餘名高手也結伴而來。

此來的目的，一是爲祭拜祖先，二是欲張網以待，釣入網的魚兒。

是以，他們悄悄地來，並未爲死難者收屍埋骨，連祭拜祖先，鎭八方羅四維墓前上香燒紙，都是小心謹慎的在秘密的情況下進行。

抑有進者，白天不舉炊，晚上不點燈，大家住宿在一棟不起眼的低矮小屋子裏，一切沉寂如死，就好像無人居住一樣，一日三餐，俱由專人出外買食。

但戒備却甚爲森嚴，重要的地方皆佈有暗卡。

小魚兒特別交代，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出入，包括鐵胆魔星雷天豹、血手屠夫王化、七殺兇神張忠，浪裏白條游全河等人在內，但須暗中釘梢，掌握行踪。

當天的夜裏便發現敵踪，是雷、王、張、游，外加黑鳳凰冷寒燕，及追魂手張飛虎。

然而，他們匆匆的來，僅在寶庫前停留了一忽兒，便又匆匆的去了，羅夫人紀香雲甫得到消息，便已失去了他們的踪影了。

不知他們在打什麽鬼主意。

也未見他們再有進一步的行動。

倒是第三天的下午，穿雲堡又來了六位貴賓。

來人乃鼎鼎大名的邋里邋遢莊莊主懶蟲丁一、千杯不醉莊莊主醉鬼白雲、天下無敵莊莊主狂夫辛幸，以及辛苦、白鷺、白鶴。

在馬魁的親自引領下，來到羣俠居處，羅夫人紀香雲的面紗早已除去，表明身份後，深施一禮，道：「羅家慘遭不幸，承一谷四莊仗義鼎助，香雲銘感五內，永世不忘，大恩不敢言謝，請受我們母子一拜。」

話說畢，當眞跪倒在地，磕了一個響頭。

石友江、羅小龍亦磕頭如儀，一絲不苟。

最感人的是張婷婷，她是紀香雲的乾女兒，又是小魚兒未過門的媳婦，也跟着大家磕頭謝恩。

狂夫辛幸連忙將大夥拉起來，笑哈哈的道：「客氣，客氣了，天下人管天下事，何況羅堡主生前熱心公益，犧牲奉獻，待我等不薄，拔刀相助，乃義不容辭。」

醉鬼白雲又吟起歪詩來：「俠義道理當如此！」

白鷺的五言詩是：「雙肩担道義！」

白鶴也是五言詩：「一心爲朋友！」

懶蟲丁一例不可破，依然是一個字：「對！」

瘋人侯志罵道：「懶鬼，你不能多說幾個字，也不怕慾死？」

一字先生搖搖頭道：「懶！」

說懶眞懶，身子一仰，倒在床上睡起大覺來。

回想起過去對待四莊的態度來，小魚兒甚覺歉然，重新施禮致歉道：「眞對不起，請恕小龍狂妄，多有冒犯之處，願接受四位前輩責罵。」

狂夫辛幸爽朗的聲音道：「算啦，只要你小子以後不再找我們的麻煩就阿彌陀佛了，看在你爹你娘的份上，這筆帳就此一筆勾銷。」

醉鬼白雲道：「新賒舊欠一筆勾！」

白鷺道：「你不欠我們！」

白鶴道：「我們不欠你！」

一字先生道：「然！」

又是一個字，老猴子眞火，但他想到了另外的事，也無心罵人，仔仔細細，上上下下，將白鷺白鶴姐妹瞧了個够，道：「醉鬼，這兩個妞兒可是你的親骨肉？」

醉鬼白雲一怔，道：「血統純正無虛假，猴子此言是何意？」

瘋人侯志受了感染，也跟着他吟起歪詩來：「欲娶令嬡做兒媳。」

白雲道：「婚姻本是終身事，須問白鷺與白鶴。」

老猴子扭頭問白鷺、白鶴：「兩位侄女意如何？」

白鷺瞟了阿呆一眼，道：「白鷺沒主見。」

白鶴瞅了阿呆一眼，道：「全憑爹親意。」

分明芳心已動，等於暗自默許，瘋人侯志回頭問自己的兒子：「阿呆我兒選一個？」

阿呆的胃口好大，吟着詩句道：「白吃白喝我都要。」

醉鬼白雲佯怒，道：「小子欲享齊人福？」

阿呆的答覆好妙道：「阿呆喜見燕雙飛！」

白雲沉吟一下，道：「便宜便宜便宜你！」

白鷺道：「小心跪算盤！」

白鶴道：「小心頂臉盆！」

阿呆一聽好事已成，樂不可支的胡謅八扯的道：「一張床舖睡當　，左右逢源兩不空，白鷺白鶴一齊殺，要我腦袋亦甘心！」

聽在辛幸父子耳中，却怪不是味兒，狂夫辛幸道：「老猴子，你家的小猴子一箭雙鵰，我兒子到那裏去討老婆？」

老猴子吟詩吟上了癮，立以七言絕句作答，道：「世間美女多的是，天涯何處無芳草，辛辛苦苦去找尋，如花美眷坐轎

來。」

妙在連「辛苦」的名字也嵌進去，贏得在塢群豪的一致讚歎。

羅夫人紀香雲恭謹有禮的道：「請教三位莊主，此來敝堡是否有事?」

狂夫辛幸道：「我們是爲追趕千面人魔等那一千魔徒而來。」

小魚兒道：「這一羣魔鬼的確來過，但又悄然退走，但據判斷，十九是衝着那百萬兩餉銀來的，必然還會再出現。」

從未開口的辛苦說道：「不知少堡主可有應敵之計?」

小魚兒胸有成竹的道：「守株待兔，張網以待，以不變應萬變。」

阿呆道：「也就是說，等魚兒上鈎，自動送上門來。」

鳳兒道：「甕中捉鱉!」

婷婷道：「籠中捉鳥!」

數日相處，張婷婷獲益良多，不僅化解了與鳳兒之間的芥蒂，也培養出默契來，能夠附驥馬尾，在三小的言詞間搭上了腔。

忽見馬魁大步而入，道：「報告三位帮主，太極老祖來了。」

小魚兒道：「好極啦，快請。」

馬魁道：「他不肯來。」

「這是爲什麼?」

「他說他要找人。」

「找誰?」

「七殺兇神張忠。」

「你沒有說本帮主在此?」

「說了。」

「那就該領來此地才對。」

「太極老祖說要自己找。」

「這又是什麼玄虛?」

「他說這樣才够刺激，到處亂竄，大喊大叫，像個野孩子，更像瘋子。」

小魚兒神色一緊，道：「糟糕，太極老祖童心大發，定然會將老魔嚇跑，帮忙不成說不定還會帮倒忙。」

阿呆十分焦急的道：「這可是天大地大的麻煩事，怎麼辦?」

小魚兒道：「不碍事，我自有治他的法寶。」

將馬魁叫過來，面授機宜一番，待他去後，亦與鳳兒、阿呆隨後跟出。

× × ×

馬魁找到太極老祖後，當即單刀直入的道：「少年仔，你是不是決心想要找到張兇神?」

一句「少年仔」，博得太極老祖莫大好感，道：「當然。」

「也想找到我們帮主小魚兒?」

「沒錯。」

「告訴你，本帮的三位帮主已經藏起來了，向你挑戰。」

「挑戰?什麼意思?」

「就是捉迷藏做遊戲的意思啦。」

「好啊，我最喜歡捉迷藏，捉人的功夫，天下第一，誰怕誰呀。」

「這可不是普通的捉迷藏，還要下賭注。」

「有賭注更刺激，賭什麼?」

「找到了敝帮的三位帮主，請你白吃白喝，白住白睡，另外保證將張兇神，那一條命留給你。」

「找不到又如何?」

「立即退出穿雲堡，張兇神的人頭由別人來砍。」

「好，就這麼辦，你們等着瞧吧。」

「少年仔，別忙走，我再提醒你一件事。」

「有屁快放。」

「別大聲嚷嚷，別明目張胆，輕手輕足，掩掩藏藏，是獲勝的不二法門。」

「是，是，承教了!」

甩一下朝天辮，還拱一拱手，當眞傴僂着腰，放輕脚步，像捉老鼠的老貓般，躡手躡足的踏入一棟大樓內。

隱身在暗中的小魚兒看在眼裏，笑得嘴都合不攏來了，道：「便宜，又是一樁便宜事，等於免費請來一位清道夫。」

阿呆道：「好計，他會將穿雲堡內的每一個地方皆搜一遍，讓雷天豹等人無所遁形。」

鳳兒道：「高招，一石二鳥，隱住了太極老祖，也多了一位守護神，任何人皆逃不過他的法眼。」

話一說完，三人不稍停留，放步行至寶庫山洞處。

阿呆舉起太極棍，一面往洞孔內插，一面說道：「媽的，可惡的千面人魔，若是奪得天王之星，此刻就可以將鐵門打開來。」

突然發現，自己的太極棍，根本插不進圓形洞孔內。

鳳兒，小魚兒發覺情況有異，趕忙拿烏劍、玉鐲來試，同樣不是嫌小，就是嫌大，皆未能恰如其份。

阿呆機伶的打了一個冷顫，道：「糟啦，糟啦，咱們的烏劍、玉鐲、太極棍顯然又被人掉了包。」

鳳兒困惑不解的道：「會是誰?」

小魚兒跺脚道：「除了丁寧，賽珍珠外不會再有第三人。」

阿呆恨聲道：「奶奶的，他們不是要和咱們通力合作，共襄盛舉嗎?」

小魚兒說道：「那是在演戲，鬼話連篇。」

鳳兒道：「不盡然，以前丁寧似乎很有誠意。」

小魚兒道：「一百萬兩白花花的銀子，有六萬二千五百斤，堆起來可以堆一座山，攤平了可以鋪一條路，足以使一個人改變主意。」

阿呆「哦」了一聲，道：「我想起來了，那天晚上，咱們三男二女分睡兩張床，正好給了他們一個大好的機會。」

小魚兒頷首道：「錯不了，當時他們無疑是爲執行千面人魔的命令而來，可惜咱們太粗心，沒留意他們帶着烏劍、玉鐲、太極棍。」

鳳兒道：「不對呀，那天他倆大清早就走啦，應該比我們先到虎頭山，但諸多事實證明，這三件寶貝，並未回到老魔手裏。」

小魚兒劍眉一軒，道：「看來丁寧、賽珍珠已經背叛了千面人魔。」

阿呆大呼小叫道：「慘啦，慘啦，這樣事情就更加複雜麻煩啦。」

鳳兒道：「他們的胆子也太大了，不怕糟老頭抽筋剝皮，不怕咱們來宰?」

小魚兒道：「人爲財死，鳥爲食亡，銀子的誘惑力太大，怕死如何能發得了大財。」

阿呆道：「小魚兒，你這一番推斷，入情入理，事實的眞象，大概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啦，但有一點，我阿呆先生還是百思不解。」

小魚兒道：「那一點？」

阿呆道：「丁寧和賽珍珠，同樣身中巨毒，背叛了糟老頭，如何活命？」

鳳兒接口道：「是呀，那天晚上，咱們還強迫賽珍珠交出半瓶解藥來，也倆僅換走了烏劍等，爲何未將解毒藥偷走，寧非咄咄怪事？」

的確是件怪事，透着邪門，小魚兒也想不透，無詞以對。

猛可間，聽到洞穴之內有「沙沙」的步履之聲傳出，三小不由皆倒抽了一口寒氣，一齊盼目湊在一個洞孔上。

隱約中，支穴之內透出燈光。

「沙沙」之聲更加顯明，不久便見到丁寧、賽珍珠從一條支穴內踱出，又踱向另一條支穴。

阿呆本要喊出聲來，被小魚兒捂住嘴，三人退至一旁後，阿呆還是搶先說道：「小魚兒，什麽意思，幹嘛要捂住我的嘴巴？」

「是怕你胡喊亂叫瞎嚷嚷。」

「我還想宰了他們呢。」

「此非其時，亦非其地。」

「怎麽說？」

「最簡單的一個事實是，我們根本進不去。」

「媽的，他們又是如何進去的？那天王之星本是在老魔的手裏。」

「鐵證如山，天王之星必然已被他們盜走，背叛不再是猜測，而是事實了。」

「那咱們該如何面對這個變局？」

「看他們神色從容，悠哉遊哉的樣子，一時半刻之間尚無離開的意思，想係欲將寶庫當作避難之所，咱們姑且按兵不動，見機再作計較。」

鳳兒學起一字先生的語調：「然！」

召來馬魁，叫他加派人手，全面監視這個山洞，只要有任何風吹草動，立即火速通報。

返回居處，已是薄暮時分，剛將耳聞目見之事，報告給大家聽完，小魚兒冷不防被人從後面攔腰抱住了。

接聞太極老祖的聲音叱喝道：「捉住啦，捉住啦，終於被我捉住啦。」

小魚兒掙開他的手，轉身說道：「恭喜，你贏啦，這一場捉迷藏的遊戲也結束啦。」

太極老祖很認眞的說：「小魚兒，你說話可要算話，不能賴帳啊。」

「放心，君子一言，駟馬難追。」

「你要管吃管喝，管睡管住？」

「小事情，本幫主做得到。」

太極老祖道：「七殺兇神張小子的那一條命留給我？」

「可以，但是，也得遵守此地的規矩。」

「這裏還有規矩？」

「白天不舉炊，晚上不點燈，不得大聲喧嘩，不准隨便亂走。」

阿呆道：「你要是不聽話，就跟你絕交。」

鳳兒道：「從此，你過你的獨木橋，我們走我們的陽關道。」

這一着還眞靈，太極老祖細聲細氣的道：「好嘛，好嘛，只要你們肯和我玩，我就聽你們的嘛。」

講身份，論地位，連石友江算在內，都得稱太極老祖一聲「前輩」，見他言行如此，直如孩童一般，不由皆爲之莞爾。

×　×　×

彩霞滿天。

傍晚。

是第四天。

山洞內有了動靜。

丁寧、賽珍珠吃完了最後一口乾糧後，不得已走出了洞穴。

賽珍珠發覺鐵門沒有關好，道：「丁哥，快去把門關好。」

丁寧拉着她，隱身在數丈外的一塊大石頭後面，小聲道：「是我故意留下一條縫。」

「爲什麽？」

「想捕幾隻狐狸。」

「可是有發現？」

「嗯，感覺上似是已經有人在注意咱們了。」

「是那一個？」

「不是一個，是一撥，甚麽兩批。」

「你是說，雷天豹、小魚兒他們都來啦？」

「可能。」

「那咱們就更應該將鐵門關緊，及時離開。」

「我是說過，想利用機會，捕幾隻狐狸。」

「老的？還是小的？」

「都好！」

「怎麽捕？」

「誘他們進洞去。」

「豈不是便宜了他們？」

「哼，有進無出，金銀財寶能看不能吃，會活活餓死！」

「好主意，好主意！」

鳳兒、阿呆、小魚就藏在他們身旁不遠。

三人有志一同，在心裏暗想：「主意是不錯，小魚帮却不會上你們的惡當。」

他們不肯上當，片刻之後却來了六個上當的人。

六人一女五男，是從穿雲堡的方向魚貫而來，依次是千面人魔、黑鳳凰冷寒燕、追魂手張飛虎、血手屠夫王化、七殺兇神張忠、浪裏白條游全河。

眼觀四路，耳聽八方，六個人的警覺性都很高，未至鐵門之前便停下來。

血手屠夫王化語冷如冰的道：「我們又來穿雲堡做什麽？沒有烏劍、玉鐲、太極棍根本辦不了事。」

千面人魔四下裏望一望，道：「等呀，等丁寧跟賽珍珠。」

七殺兇神張忠說道：「我們已經等了三天，還未見到一影半踪，不能不令人犯疑。」

浪裏白條游全河接道：「於情於理，他們兩個倘若得手，應該回虎頭山去覆命

，怎會跑來穿雲堡？」

察言觀色、王化、張忠、游全河久候不耐，業已對千面人魔起了疑心。

千面人魔耐着性子解釋道：「猛虎寨已破，他倆無處覆命，熟知烏劍等妙用在此，自會兼程趕來穿雲堡。」

王屠夫道：「算算時間，也早該到了呀？」

千面人魔解釋道：「許是路上有所延誤。」

張兇神冷聲道：「怕是變節背叛就麻煩了。」

黑鳳凰冷寒燕的眼光，指着鐵門道：「天豹，那鐵門好像是開着的。」

千面人魔也注意到了，彈身而上，伸手推門，鐵門應勢而開，不禁怒氣冲天的道：「混蛋！混蛋！這一對狗男女眞的背叛了老夫。」

游全河一怔神道：「此話怎講？」

千面人魔以快動作搜遍全身，那裏還有天王之星，道：「老夫身上的綠林令早已被他們盜去，能打開此門，就是叛變的鐵證。」

王屠夫已搶先一步跨走洞裏去，不小心被地上的白骨伴一下，緊跟在後面的張兇神道：「老王，這一副骨架子還記得是誰吧？」

血手屠夫道：「當然記得，是爲咱們打造這一道鐵門的，一位很有名氣的鐵匠師傅。」

游全河補充道：「爲了機密不至外洩，只好請他上西天，服下雷老大的毒藥，果然他自己造的機關也打不開。」

六人俱已進入洞內，鐵門被雷天豹小心關起，他本想出其不意，將王化、張忠、游全河擊斃，但因洞內情況未明，吉凶未卜，故而未曾貿然行事。

丁寧睹狀好不高興，聲音也稍爲提高一些，道：「成了，狐狸已落入陷阱，這一下他們必死無疑，咱們身上有足夠的銀両，且去享受瘋狂三天，回來的時候正好爲他們收屍。」

賽珍珠比較細心，道：「丁哥，不對吧，你忘了，鐵門可以從裏面打開？」

丁寧道：「我知道，但已被我動過手脚，打不開了。」

「那就快走吧，啃了三天的乾饅頭，肚子的油水都被搾乾了，此刻最重要的事莫過於到城裏去吃一頓大餐，洗個澡，買幾件新衣服，然後——」

「然後，再上床去樂乎樂乎，不必再打地鋪，受活罪。」

「不要，不要，這幾天你貪得無厭，狼吞虎嚥，人家的骨頭都快要給你拆散了，要休假三天。」

「好，妳休假，我去找別人。」

「你敢，你要是胆敢和別的女人好，我就殺了你。」

「好自私的婆娘，自己吃不了，也不讓給別人吃。」

「好了，別貧嘴，咱們走吧。」

「等一等。」

「還等什麽？」

「想再捉幾隻小狐狸。」

「你是指鳳兒、阿呆、小魚兒？」

「他們應該出現在穿雲堡才是。」

「怎樣抓？」

「簡單簡單，打開鐵門，也放他們進去。」

「好計，讓他們窩裏反，自相殘殺，老狐狸吃小狐狸，小狐狸吃老狐狸。」

「只要這幾個人一死，放眼武林，就皆不足爲慮了。」

計謀是不錯，也很陰毒，但却騙不了三小，鳳兒、阿呆、小魚兒隱身暗中，暫時還沒有現身的打算。

丁寧、賽珍珠苦候片刻，見無任何動靜，只好起身離開。

三人不肯放鬆，就緊跟在後面十數丈處。

阿呆是個急性子，道：「小魚兒，該動手了吧？」

鳳兒亦道：「憑丁寧、賽珍珠這兩個飯桶，咱們可以穩操勝券。」

小魚兒道：「太極棍內的暗器十分霸道，烏劍、玉鐲、天王之星亦皆鋒利無匹，無堅不摧，我是怕他倆情急拚命，造成不必要的傷亡，還有——」

阿呆道：「還有什麽？」

小魚兒道：「萬一老魔他們也及時衝離洞穴，局勢便很難控制掌握。」

鳳兒道：「丁寧不是說過，機關被他動了手脚，已經開不了啦？」

小魚兒道：「尚待事實證明，咱們不可以掉以輕心。」

阿呆鷄飛狗跳的說道：「那要等到何時？」

小魚兒道：「選一個最有利的時機，務必一擊致命，一戰成功。」

阿呆欲語未語，丁寧、賽珍珠已進入穿雲堡的後院，從外面又來了一位嬌客。

是俏羅刹雷玉嬌，一照面便親切的招呼道：「啊，是丁哥與珍珠姐，幸會，幸會。」

二人先是一楞，尋思少頃，才想起來曾在穿雲堡外有一面之緣，丁寧滿臉堆笑的道：「原來是雷姑娘，主人的千金，丁寧這廂有禮。」

當眞作了一個揖，表現的甚是恭謹，雷玉嬌被他唬住了，戒心全無的道：「我爹我娘有沒有來？」

丁寧道：「來啦，來啦。」

雷玉嬌道：「現在何處？」

丁寧指一指前面的一棟精舍道：「正在屋裏歇着。」

雷玉嬌道：「那我們過去吧？」

丁寧作了一個讓雷玉嬌先行的手勢，道：「小姐請！」

俏羅刹雷玉嬌也不客套，兀自當先向精舍行去。

丁寧就在她身後不遠，乍然學起太極棍，抽冷子射出一蓬梅花毒針。

距離太近，又在全無防備的情況下，雷玉嬌如何能躱得過，哼了半聲便栽下去了。

沒有栽在地上，被丁寧一把抱住，抱進了前面的精舍，三把兩把，一眨眼的工夫，便將俏羅刹的衣裳剝了個精光。

哇呀，好動人的胴體，是上帝的傑作，雙峯高聳，曲綫分明，臂肥腿長，玉戶洞開……

放下太極棍，丁寧開始剝他自己的衣

服。

賽珍珠看得呆住了，道：「丁哥，你想幹什麽？」

丁寧倒很誠實：「坦白說，我要強暴她。」

「你！你不要我啦？」

「沒有，但我必須要從她身上找回一樣妳缺少的東西來。」

「我缺少什麽啦？」

「妳不是處女，被老魔奪去童貞，我要強姦他女兒來補償。」

「噢！哦！啊！」

「妳不會反對吧？」

「我——？」

「去把風吧，此事一了我們之間就算扯平啦。」

事情來得太突然，賽珍珠一時無法適應，呆呆傻傻的楞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

而丁寧，早已光着身子，一式「餓虎撲羊」趴上去。

魂飛天外，神遊太虛，丁寧已經進入忘我之境。

突然間，賽珍珠從惡夢之中驚醒，咬着銀牙暗語道：「我說過，你要是跟別的女人好，我就殺了你！」

眼前的事實委實太殘酷，令她無法忍受，醋海生波，由愛生恨，拾起太極棍，照準丁寧的頭顱砸下去。

砰，腦袋開花，腦漿四溢，丁寧風流惹禍，賽珍珠一語成讖，丁寧臨死之前連半聲慘叫都沒留下，也不知道是否已經完成交易，便命喪黃泉，魂歸九幽！

賽珍珠的神情顯得有點慌亂，眉宇之間的恨意依然未消，又上去踹了丁寧兩脚，喃喃自語道：「哼，我早就曉得你嫌我花殘柳敗，欲另築新巢，姑奶奶也早有打算，殺你不過是遲與早的事，這樣也好，無盡的財富全是我賽珍珠一個人的了，再見！」

將烏劍，玉鐲，天王之星小心收好，拎於太極棍，步出精舍。

這一切，全發生在極短的時間之內，鳳兒，阿呆，小魚兒到達時，正好是丁寧腦袋開花的那一刻，根本不可能採取任何行動。

但，此刻，活該賽珍珠倒霉，却被三小堵住了。

小魚兒道：「青竹蛇兒口。」

阿呆接道：「黃蜂尾上針。」

鳳兒亦道：「兩般皆不毒。」

張婷婷道：「最毒婦人心！」

這位逍遙莊的遺孤，來得正是時候，默契又好，一看詩分從四人口中吟出，道盡了賽珍珠惡毒的婦人心。

不單是張婷婷到了，羅夫人紀香雲、石友江、瘋人侯志、懶蟲丁一、醉鬼白雲、狂夫辛幸、乃至辛苦、白鶯、白鶴、太極老祖等人也俱已到齊，黑壓壓一大片，在精舍的門口將賽珍珠圍了個水洩不通。

直嚇得賽珍珠頭皮發炸，透體生寒，畏畏縮縮的主動解釋道：「小魚兒，是丁哥先對不起我，我是被迫殺人——」

小魚兒打斷她的話，截口道：「這我曉得，姓丁的是該殺。」

鳳兒補充道：「但是，妳也不是一個好東西。」

阿呆更進一步的道：「是個爛貨！賤貨！臭貨，下流貨！」

賽珍珠盡量表現出友善的態度來：「不論如何，我們的合作關係依舊有效。」

小魚兒破口大罵道：「放屁，妳盜走了烏劍，玉鐲，太極棍，還奢談合作二字，妳要不要臉啊？」

「我願將百萬兩餉銀送你們一半。」

「銀子是朝廷的，妳無權作主。」

「可以改送你們金磚、金條、翡翠、瑪瑙、夜明珠。」

「這些東西多數是我們羅家的，不必妳來借花獻佛。」

「還有神兵利器，武功秘笈——」

阿呆大吼大叫道：「鷄婆，鷄婆，全是人家穿雲堡的，妳省省力氣準備挨刀子吧。」

賽珍珠道：「你們不能殺我，殺了我就是不仁不義。」

鳳兒道：「這是什麽子歪理？」

賽珍珠道：「因爲那天夜裏，在客棧，我要是想殺你們，易如反掌。」

魚兒琢磨一下，道：「嗯，歪理也有理，看來本座好像眞的欠妳一份情。」

「同時，我還願意告訴你另外一件事情。」

「說！」

「殺了我，你們三個活不成。」

「此話怎講？」

「千面人魔的解毒方子被我盜得。」

「哦，難怪老魔遍尋無着，難怪妳不曾偷我們的解毒藥，但不知是否已配成了成藥？」

「有，就在我的身上，只要你們肯放我走，願意奉送你們三粒。」

小魚兒跟母親、鳳兒、阿呆等人商量一下，道：「可以，將烏劍，玉鐲，太極棍！天王之星，以及解藥留下來，就饒妳一條狗命。」

賽珍珠却不同意，取出一張陳舊的白紙，上面密密麻麻的寫着很多藥名，及數粒藥丸來，拿在手中冷厲的聲音道：「讓開，誰要是胆敢出手攔阻，姑奶奶已吞下藥方藥丸，叫他們三個娃兒毒發身亡！」

話畢，當即邁開蓮步，向外行去。

羣豪投鼠忌器，誰也不敢輕舉妄動，紛紛閃身退讓。

羅母紀香雲不敢動。

瘋人侯志也不敢動。

鳳兒、阿呆、小魚兒却不接受威脅，如炸彈開花，似瀉電奔雷，如瘋似狂般撲上去。

「媽的，宰了她。」

「媽的，送她上西天。」

「媽的，送她回姥姥家！」

吼聲未落，人已攻到，鐵葡萄，鳳尾刺，麻將牌交織成網，摺扇，軟刀，金絲鞭猛銳難當，賽珍珠來不及將藥方藥丸塞入口中，也沒有機會使用太極棍，便連中一扇一刀一鞭，血肉模糊的橫屍當場。

三小欺身而上，取過藥方，服下解藥，然後才將烏劍、玉鐲、太極棍、天王之星取回來。

阿呆神氣活現的道：「小魚兒，這一下你可帥啦，既是穿雲堡主，亦是小魚帮主，領袖白道，也統率綠林，又恢復了總

瓢把子的身份。」

小魚兒掂一下久違的天王之星，義正詞嚴的道：「阿呆，咱們出身名門正派，要跟魔道劃請界綫，不幹綠林盟主，也不要天王之星。」

阿呆道：「不幹綠林盟主可以，可不能不要天王之星，一顆閃閃發光的大鑽戒，很值錢哩！」

小魚兒道：「再值錢也是人家的東西，要還給人家。」

鳳兒道：「還給誰？」

小魚兒道：「安樂公主段菲菲。」

有一個銀鈴似的聲音接口道：「羅堡主眞是一個信人，菲菲感激無涯。」

循聲望去，不知何時，安樂公主段菲菲也來到現場，宗軔將軍，宮女武士們環繞左右。

小魚兒說話算話，立將天王之星還給段菲菲。

天王之星對大理十分重要，安樂公主神情激動，銘感五中，道謝的話說了一籮筐。

小魚兒說道：「東西可以還妳，但請妳稍待，等一下還有用得着天王之星的地方。」

段菲菲不明白他的意思，道：「幹嘛？」

小魚兒將事情的原委告訴她，道：「開放鐵門，捕殺雷天豹！」

段菲菲切齒道：「皇天有眼，色魔受困，本宮要手刃此獠！」

阿呆道：「這個老混蛋的仇人太多，戳一刀兩刀沒問題，却不能全部包給妳，斷了別人報仇雪恨的路。」

安樂公主道：「本宮自有分寸，會給別人機會的。」

鳳兒道：「另外還有一件事，公主該不會忘記吧？」

段菲菲道：「鳳姑娘是指——？」

鳳兒道：「小龍哥體內的蠱虫元神尚未解除。」

安樂公主驚「哦」一聲，道：「若非鳳姑娘提醒，本宮差點忘記，不知此處可有清靜的房間？」

鳳兒大驚道：「妳要房間作甚？」

安樂公主肅容滿面的道：「不論用蠱收蠱，都有一定的程序，必須沐浴淨身，焚香膜拜，而且還要單獨相對。」

事實如此，根本沒有商酌的餘地，只好找了一間清靜的房間，在宮女的服侍下，沐浴淨身，焚香膜拜，諸事完畢後，一名宮女出來招呼道：「羅堡主，你現在可以進來了。」

小魚兒應諾一聲，跨步入門，阿呆也跟上來，却被宮女擋住了，道：「二帮主請留步。」

阿呆楞了一下，道：「爲什麽？」

宮女道：「收蠱必須單獨相對。」

阿呆道：「沒有關係啦，參觀參觀不會得事的。」

宮女鐵靑着臉道：「不行！」

阿呆碰了一鼻子灰，鳳兒上前道：「我是他的未婚妻，應該可進去作伴吧？」

宮女依然鐵面無情：「苗疆收蠱大法，禁忌特多，不僅僅是要單獨相對，還須肌膚相接，雖近如夫妻，親如母子，亦不得旁觀。」

這話無異給羅夫人紀香雲也打了一張回票，順手將門關上，守在門外，等於回絕了所有的人。

阿呆耳聞目見，也不知是喜是憂，他的口頭禪又來了，對鳳兒道：「慘啦，慘啦，肌膚相接，距離那麽近，一個不留神就會滑進洞去，登堂入室，妳有嫁一個二手貨丈夫的危險。」

瘋人侯志罵道：「阿呆，你在胡說些什麽，收蠱大法，莊嚴神聖，不得信口雌黃！」

老猴子發了火，小猴子那還敢再多放半個屁，伸了一下舌頭，閉上了嘴。

鳳兒與小魚兒的感情已非一朝半夕，情眞意誠，堅如鐵石，與其說她担心段菲菲勾搭成姦，不如說她更關心能否將蠱蟲元神順利收回更恰當些。

收蠱的程序相當繁複，時間也拖得很久，直到三更半夜才大功告成。

門打開了，小魚兒與安樂公主齊肩並步而出，二人皆衣冠楚楚，不苟言笑，再加上上老猴子從旁以目制止，阿呆想問一下房間裏的旖旎春光却開不了口。

蠱蟲已去，巨毒亦解，就剩下一件獵狐大事了。

狂夫辛幸首先發話道：「走，咱們現在就打開鐵門，將那幾個老鬼拖出來，一個一個的碎屍萬段。」

石友江比較穩健持重，道：「餓上他們三天三夜，豈不更省事省力」

太極老祖不答應，哇哇大叫道：「不幹，我不幹，殺死豬死牛多乏味，鬥一鬥野豬野牛才够刺激！我老人家主張立即打開鐵門殺進去。」

瘋人侯志道：「石老之言極是，等着去收屍，何等逍遙自在，何必一定要拚死拚活找刺激。」

無意中形成正反兩派，彼此相持不下，羅夫人紀香雲沉吟一下，道：「我看這樣吧，大家請先歇息一晚，明日一早再與羣魔决一死戰。」

鎭八方羅四維領袖武林，紀香雲同樣名重江湖，尤其羅家乃是苦主，這一個折衷方案當即獲得一致響應。

醉鬼白雲道：「精神飽滿好辦事。」

白鶯道：「先殺大野豬！」

白鶴道：「再殺大野牛！」

一字先生接口道：「好！」

老猴子罵道：「好你的頭，你睡覺去吧。」

這話純屬多餘，懶虫巳倒在床上，呼呼入睡。

× × ×

天亮了。

旭日東升。

羣豪齊聚在洞穴門外。

小魚兒問馬魁：「有沒有動靜？」

馬魁躬身道：「奇怪，沒見任何動靜，好似無人一般。」

阿呆冷哼一聲道：「哼，他們倒沉得住氣，我阿呆先生就不信能够捱多久。」

乍然一長身，衝至鐵門前，通通！踹了兩脚，揚聲臭罵道：「喂，你們可是窩裏反，自相殘殺死光了，還有活人的話就放個屁。」

「我操你們的親娘祖奶奶，是英雄就打開鐵門，功夫上見高下。」

粗野狂妄，聲似破鑼，是七殺兇神張忠的聲音。

鳳兒、阿呆、小魚兒動作飛快，將眼睛貼在鐵門小孔上。

馬上看到，千面人魔、冷寒燕、王化、張忠、游全河、張飛虎全部好端端的在裏面。

突覺眼前一黑，鳳兒、小魚兒心裏喊：「糟！」扭頭疾閃，毫髮未傷，阿呆佔得是個大洞，反應又稍遲，呸！眉眼之上被王屠夫的一口濃痰吐中。

氣得他心頭大發，罵不絕口：「老王八，老烏龜，殺千刀的，等一下看我怎麽收拾你！」

血手屠夫化的聲音道：「開門，開門！開門！再不開門王爺爺就要撒尿了。」

可不是說着玩兒，過沒多久，果見有一股尿綫射出來。

激怒了太極老祖，也惹火了狂夫辛幸，同聲說道：「放他們出來，開始殺豬屠牛。」

英雄所見略同，鳳兒、阿呆、小魚兒、安樂公主亦正有此意，立將烏劍、玉鐲、太極棍、天王之星插入門上的洞孔，將鐵門打開來。

轟隆隆……狂夫辛幸和太極老祖合力推出一掌，鐵門洞開。

怪哉！剛剛還狼嗥狗吠，此刻竟空無一人。

羣豪互望一眼，一湧而入，仗着人多，準備打羣架，合力圍捕。

孰料，當他們沒入一條支穴時，被人移至門口的六隻大木箱內，却突然冒出來六個人，沒命似的衝出洞外去。

合該他們倒霉，僅僅奔出去十數丈，便被人截住了。

來人一共三位，二女一男，白髮蒼蒼的老太太是黃山姥姥，一身尼姑打扮的，無垢師太（凌波仙子上官婉倩），另一人則是葫蘆谷主鐵掌排雲林清風。

三人並非結伴而來，巧的是前後脚到達，正好堵住了千面人魔等六人的去路。

千面人魔凝視着神仙谷主上官婉倩道：「婉倩，妳怎麽出家了。」

上官婉倩對千面人魔却甚是眼生，道：「施主何人？」

千面人魔眞是一隻成了精的老狐狸，又從臉上取下來一張人皮面具，露出來另外一張臉，肉麻兮兮的道：「師妹，我是天雄，妳的大師兄，我們曾經——」

不待他把話說完，黃山姥姥巳自截口說道：「逆徒，你罪該萬死，我老人家今天要清理門戶！」

亮出來一把寶劍，分心就刺。

賀天雄人稱聖劍無影，自亦是個中好手，也從洞內帶出來一把劍，揮劍一封，仍自對上官婉倩道：「婉倩，我們巳經有孩子，爲了小鳳，盼能盡釋前嫌——」

上官婉倩截住他的話，道：「小鳳不是你的孩子，是二師兄的！」

羣豪巳奔離洞穴，團團圍上來，小魚兒怒冲冲的道：「不錯，鳳兒不是你的女兒，是林谷主的！」

阿呆道：「你親生的女兒只有一個，是雷玉嬌，可惜巳經遭了別人的強暴。」

黑鳳凰冷寒燕臉色大變道：「是誰幹的？」

小魚兒道：「是丁寧，可能還沒有死，在她頭上撒一泡尿也許還有救。」

鳳兒道：「丁寧也死啦，兇手是賽珍珠，她自尋死路，死在我們手裏。」

阿呆道：「換句話說，你的外援巳經完全斷絕。」

千面人魔怒吼道：「小子，不要忘記，你們身中巨毒，生命尚握在老夫手掌心裏。」

鳳兒道：「人算不如天算，賽珍珠盜走了解毒方子，我們取得解藥，你休想再敲詐勒索。」

小魚兒轉對王化、張忠、游全河道：「你們三個傻蛋聽清楚，這個老混蛋，打從一開始就想獨吞山洞裏的金銀財寶，不僅命令我們奪取烏劍、玉鐲、太極棍，也叫我們取三位的命，賣到官府去算是你們命大。」

太極老祖早巳等得不耐煩了，大聲嚷嚷道：「好啦，好啦，別再嚕七八嗦，張小子是我的，我老人家要殺人啦。」

像是一隻怒虎，直衝七殺兇神張忠，大打出手。

太極老祖放了一把火，頓成燎原之勢，除張兇神外每一個魔頭皆遭到二人以上的圍攻，决心要置他們於死地而後巳。

第一個亡命的是浪裏白條游全河，死在羅夫人紀香雲的掌下，小魚兒補了一扇，張婷婷又加了一劍，算是爲她死去的爹報了仇。

第二個踏上黃泉路的是血手屠夫王化，死在狂夫辛幸、懶蟲丁一、醉鬼白雲的手裏。

不是冷寒燕，張飛虎的運氣好，或本事高，而是尚無大罪大惡，羣豪高抬貴手，給了他倆一條活路，抱頭鼠竄而去。

最有趣的是張兇神，不是太極老祖的對手，像是貓捉老鼠，捉了又放，放了又捉，被戲弄折磨够後，才要了他的命。

最慘的是千面人魔遭到黃山姥姥上官婉倩、林清風、安樂公主的合力圍攻，最後被黃山姥姥一劍穿心釘在一棵大樹上。

小魚兒雀躍道：「打啊，有仇的報了仇！」

阿呆道：「刺啊，有恨的雪恨！」

鳳兒道：「殺啊，有氣的出氣！」

這位既是鐵胆魔星雷天豹，又是聖劍無影賀天雄的千面人魔，惡性重大，罪與天齊，人人恨他入骨，幾乎在塲的每一個人皆輪番上陣，拳打脚踢，刀劈劍斬。

被刺得全身是洞，劈得肢體不全，砸成肉泥，搗成血漿，大家夥才在一刀急促的脚步聲中停下來。

展目望去，來的神捕徐良、快刀周慶，及鐵沙掌馬元度。

神捕徐良橫掃全塲一眼，道：「四名江洋大盜中可曾留下一個活口？」

小魚兒道：「全部死翹翹。」

快刀周慶道：「這下可麻煩了。」

阿呆道：「可是躭心百萬兩餉銀？」

鐵沙掌馬元度道：「是呀，二帮主知道下落？」

（以下轉入第一二九頁）

㊌㊌㊌㊌㊌㊌

上文提要：明代大將松遼督帥袁崇煥率砲隊對抗清軍，被滿清奸細破壞，善馭洋砲的拉大人又受重傷陣亡，幸得昔日受兪劍峯勸諭參軍的藍君武引發紅衣大砲，擊退滿清重兵的圍捕，兪劍峯辭別袁崇煥元帥，繼續前往長白山，尋找可治愈大妹遺忘症的靈鰻，來到長白天池畔兪劍峯看到有一男一女正在奕棋⋯⋯

㊌㊌㊌㊌㊌㊌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徐諾・文
可飛・圖

鳳在江湖

天池偶得靈鰻　楡山盛會存疑

那少年道：「都是一般莫名奇妙，有時冷若冰霜，有時又莫名奇妙癡心一片，這次我認識一個女子，她什麼也不要我的，妹子，妳道她要什麼？」

白衣女子脫口道：「什麼？」

那少年得意洋洋手拍前胸道：「她要這顆心，哈哈妹子，這還了得，我見情勢不妙，只有一走了之，世上還眞有不愛虛榮的女人，這倒奇了，九哥跑遍天下，閱人多矣⋯⋯」

他邊說邊發現那白衣女子神色大是不喜，忽然想到她也是女子，怎能在她面前如此胡說，最重要的還是目下有求於她，這可擔當不起，一時之間沉吟無計，先打兩個哈哈搪塞一番。

兪劍峯聽得有趣，心中暗暗好笑忖道：「這對兄妹眞怪，作哥哥絲毫無尊嚴，要瞧妹子眼色行事，他相貌堂堂，說這些話不是顯得不倫不類麼？」

正沉思間，忽然池中哇哇傳出一陣兒啼之聲，那少女低聲道：「九哥！靈鰻便要出洞了，牠一出水面，必須往岸上石縫竄去，牠受水香之燻，必須借地氣恢復，當心千萬別用手碰着，這東西一觸人氣便死，那功效便大大不行了。」

那少年不住點頭，嚴陣以待，白衣少女叮囑道：「靈鰻作兒啼，年齡已過百年，比起咱們想像中更是靈效，九哥千萬大意不得。」

又過了一盞茶時間，那兒啼愈來愈是響亮，忽然水波一振，只是銀光一閃，那少年少女雙雙手持白玉盒，身形一躍迎了上來，那白光忽的在空中一滯，往右飛去，兪劍峯見頭頂銀光大盛，他不假思索一手撈去，那少年少女萬萬想不到有人埋伏近處不覺，一呆之下，那銀色靈鰻身子一屈，直掃兪劍峯面門雙目。

兪劍峯萬萬料不到這東西能在半空轉幾個方向，當下閃無可閃，但他是武學大行家，急切之下，張口咬去，只覺鼻端一陣清香，咬個正着。

那少年凝目不語，那少女高聲叫道：「快吸！快吸！」

兪劍峯心中大大佩服這少女之能，聞言不及思索，用勁便吸，只覺齒間清冽無比，頭腦發昏，竟是微薰起來那靈鰻血本少得可憐，兪劍峯吸了兩口已盡，但口中含血不敢嚥下，那少女又叫道：「快嚥下運功！」

兪劍峯依言嚥下，那銀色靈鰻滑出口中跌在地上，只有尺半長短，兪劍峯血一入腹只覺全身發熱，眞氣暴裂而出，他見識多廣，當下是坐倒地上，一運氣作起功夫來。

那少年跌足嘆息道：「完了！完了！」只見白衣少女滿臉喜氣洋洋，少年大爲憤怒，對那少女低聲道：「妹子！妳要這俗物服下靈鰻寶血，豈不是糟蹋麼？」

那少女不理，站在兪劍峯身旁，眞是笑靨如花，她見兪劍峯臉上又紅又白，說不出豐神朗朗，這時閉目調息，更是沉穩如山，不由瞧得癡迷了。

那少年心中喃喃地道：「五年之後，中原又有一個蓋代高手了，妹子！妹子！我們得不到此寶，又何必讓此人討個大便宜。」

當下沉吟一會，緩緩走近俞劍峯，那少女忽然臉色一變，沉聲道：「九哥，你如敢存異心，今日你我兄妹之情立斷！」

那少年一怔，驀地哈哈長笑道：「妹子，這是妳意中人麼？」

那白衣少女毫不羞澀，點點頭道：「是又怎樣？」

那少年見她已生戒心，知道再難下手，他哈哈長笑不止，那少女也不理會。

那少年笑聲愈來愈是高昂，直裂金石，白衣女子花容失色，正要阻止，俞劍峯默然站起身來，臉上平淡，森然不可測度。

那少年心一驚道：「這人好深的功夫，他運氣如此自如，再加上這靈鰻寶血，那眞不如虎添翼，但就是他不服靈鰻血，我穩有把握打敗他麼？」

想到此心中暗暗發寒，他適才見俞劍峯略現身手，雖知他武功不錯，但却萬萬料不到竟是如此內家高手，他天性陰鷙，當下不動聲色大喜道：「恭喜兄台！那『萬流歸宗』的地步不遠了。」

俞劍峯道：「不敢不敢！」

那少女歡天喜地道：「我原來便是替你討一杯鰻血，想不到天生寶物得主早已前定，被你遇個正着，那眞是再好沒有的事。」

她人雖大方漫無女兒之態，但想到自己到底是一個少女，她怎能如此不知矜持，便住口了。

那少年道：「來來來，咱們都是一家人了，靈鰻血雖已盡，但這肉也是至寶，咱們三人分吃了吧！」

他伸手抽出一把玉刀，將那尺許鰻肉剃盡，又將那鰻骨收入囊中，將肉分作三份，給俞劍峯的最多，張口將自己那份生鰻肉嚼碎吞入腹中，俞劍峯猶自遲疑，忽見一道溫柔的目光射過來，那白衣少女道：「你便吃下，這鰻肉不能保存，時間久了便無效，我知你心中之事，這天池中也未必便只有這一條靈鰻！」

俞劍峯心中大是感激，他這人也是足智多謀，知道少女所言不虛，便也吃下。

那少年滿臉堆歡地道：「兄台豐采過人，小弟眞覺一見如故，咱們好好交一個朋友！」

俞劍峯謙遜地笑笑，那少年道：「不敢請敎兄台高姓大名？」

俞劍峯道：「小弟姓俞，草字劍峯。」

那少年雙手緊握俞劍峯，那神色大有相見恨晚之慨，俞劍峯適才雖不練功，但他乃自幼練得一項絕技，慣能一心兩用，是以見到那少年神色，對他了然於胸，也自裝著十分欣喜地道：「兄台兄妹，眞是少年英傑，不但學富五車，而且武功驚人，小弟五體投地。」

兩人寒喧數語，都是滿意無比，那白衣女子也甚高興，笑道：「九哥，你總算找到知己了。」

那少年笑道：「妹子瞧上的人還錯得了麼？俞兄乃人中龍鳳，行見揚名天下，小弟在此預祝……」

他說話之際，眼神注意俞劍峯，只見俞劍峯臉上閃過一絲奇異複雜表情，雖是一瞬間，但並未逃過他之眼光。

那白衣女子道：「這靈鰻每隔十年才長一寸，今日咱們得到這一條已經一尺半長，想來高壽兩甲子有多了。」

那少年道：「俞兄難得到這關外來，便請至舍下相聚一月，咱們倆盤桓山水之間，談書論劍，豈非人生一快？」

俞劍峯推辭道：「小弟向有急事待辦，不敢相擾兄台！」

那少年也不勉强，儘找些關外原野趣事與俞劍峯談說，俞劍峯專心聆聽，趣味盎然。

那少女見他兩人談得投機，自己根本插不上口，只有在旁聽的份兒，時光過得很快，太陽漸漸西墜，夕陽投在天池碧波之中，霞光千丈，眞是美艷不可方物。

那少年道：「天池之美，最是黃昏，但黃昏雖好，終是須臾，人生也是如此，少小時眼界太高，結果一事無成，英雄悲老，把握時機，吾輩正該作一番事業方是上策，俞兄以爲如何？」

俞劍峯點頭道：「兄台此語眞是金玉良言，小弟銘記於心，他日作爲砥礪上進之本。」

那少年道：「豈敢！豈敢！」

他以爲俞劍峯會問他姓名，却未料到俞劍峯絕口不提，黃昏時光眞是一瞬便過，天色漸漸暗淡下來。

那少年深謀遠慮，心懷大志，他知俞劍峯功力非凡，既不能下手剪除，便是著意結納以爲異日之用，他看看天色忽道：「俞兄既有要事，小弟不敢多留，咱們一見如故，他日見面之日向多，萬望俞兄珍重，小弟兄妹這便告辭。」

俞劍峯道：「多謝兄台美意，小弟事完，必來關外與兄台把臂歡晤。」

那少年一望白衣少女，只見她臉上竟是依依不捨，他素知妹子性格洒脫，此時露出這種神色，便知對此人鍾情已深，當下微微一笑道：「小弟還有一個不情之請，小弟這妹子想東去遊耍天下，不知俞兄能否代爲照顧？」

俞劍峯一瞟那白衣女子，只見她滿臉都是渴望之情，心中一軟道：「這個小弟當然負責！」

那白衣少女感激的望著那少年，那少年忽然從懷中取出一張銀票交給俞劍峯道：「區區之數不成敬意，俞兄高人雅士，與俞兄遊眞是福分非淺，舍妹傻人傻福，哈哈！」

俞劍峯也不客氣，接過銀票微微一瞧，心中大驚，原來竟是北京城天寶銀莊一張五萬兩白銀的莊票。

那少女望著她兄長欲言又止，那少年哈哈大笑道：「妹子放心，家中的事有我多爾袞……有我九哥，妳還怕好事不成！」

他飛快接說下去，想要掩飾自報姓名之失，但俞劍峯却聽得清清楚楚，心中一震，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臉上神色不動，向那少年告別。

那少年緊緊握住俞劍峯雙手道：「俞兄千萬珍重！」

俞劍峯瞧他眼中神色一片誠懇，便如那日離別袁軍諸將一般，當下心中更是發寒忖道：「人心之險，眞是不寒而慄！」

心中對於那少年份量更是加重幾分，當下又殷殷與那少年話別，和那白衣少女

下山而去。

那少女對長白山路徑極熟，帶俞劍峯走易行兼短捷之程，兩人獨自相處，誰都不好意思先開口，默默行了一大段路，已是月照山徑，夜風襲人。

俞劍峯心中在想：「久聞多爾袞爲滿人中的少年豪傑，蓋世無雙，是皇太極一根撼天巨柱，原來便是這少年，此人氣度之大，心機之密，假以時日，必成中原我朝大患！」

那少女默默走了良久，忍不住先開口道：「喂！俞……俞公子，你找到千年參王了？」俞劍峯搖頭道：「在下雖得參王，但又被他遁去。」

那少女道：「一定是你用手去抓了？」

俞劍峯想到上次自己乘虛搶奪參王，那情形便和今日差不多，但却沒有今日運氣，不禁苦笑道：「姑娘眞聰明！想是上天怪我不勞而獲，不能輕易讓在下得到。」

他接著便將那夜的事對白衣女子說了，白衣女子哦了一聲道：「我還道你找到參王，這才上長白山來捕靈鱔，你一竅不通，却連番被你遇著，哈哈！我九哥說得一點也不錯，眞是……眞是……」

俞劍峯見她又說又笑，神色極是天眞，心中不禁一動，故意逗她道：「妳說眞是什麼？」

那白衣女子鼻子一聳道：「哼，你自己知道。」

俞劍峯道：「傻小子自來多福，如果下了長白山，走到熱鬧市鎭之中，不知有多少人會氣死哩！」

白衣女子道：「什麼？」

俞劍峯笑道：「有妳這如花美女跟在身旁，那些人準會說什麼彩鳳隨鴉囉，什麼癩蛤蟆及天鵝囉！結果是衆口交加，發氣大罵老天無眼，氣煞人也！」

那白衣少女聽著聽著，臉色暈紅竟是大感有趣，絲毫不見生氣地道：「那麼傻小子危險了？」

俞劍峯笑道：「是啊！如果羣起而攻之，那可更加不妙，誰叫傻小子有艷福，便被打死也是心甘情願，牡丹花下死，哈哈……」

他說到後來，發覺語中之病，回頭一看那白衣少女，眼簾低垂痴痴聽著，心中一驚忖道：「你這玩笑開得太過份了，眞是太過份了。」

心中暗凜，自覺和這少女相處，自己不知不覺之間竟會愈來愈和她距離拉近，隨便油腔滑舌起來。

那白衣少女道：「你眞能說，難怪九哥如此欣賞你。」

俞劍峯感覺那少女說話更是親近，他心中不住地道：「俞劍峯啊俞劍峯，欺騙別人的事，你作得多了，連這可愛的女孩也騙上了，眞不該。」

俞劍峯支吾數語，兩人又加勁趕了一陣路，那少女望著地勢忽道：「到明天便可下山。」

俞劍峯道：「夜晚趕路，比起白天又是清靜又是涼爽，姑娘此去關內，難道上次玩得不夠？」

那白衣少女望了俞劍峯一眼，俞劍峯連忙放目前方，過了半晌，只聞那少女道：「俞公子，令妹現在何地？」

俞劍峯嘆息道：「我上次去搶參王，放她在山洞中，參王沒有搶到，我那妹子也失踪了，目下生死不測，唉，說起來眞是一言難盡。」

那少女柔聲安慰道：「不要緊的，令妹氣采甚佳，不久定能逢凶化吉。」

俞劍峯一怔道：「原來姑娘不但精於崎黃，相術也極高明，實在令人佩服！」

那少女道：「醫卜星相，都是旁觀則清，事不關己，關己則亂，那便不再靈驗了。」

俞劍峯連道高見，少女又道：「孫武子從鬼谷先師，鬼谷是天下命卜之祖，他門的弟子又豈有弱者，但却不能自求多福，結果雙足被臏，人算不如天算，姑妄信之則可。」

俞劍峯生平最喜愛學習，別人强過他他並不覺絲毫妒嫉，反而虛心求教，這是他天性上一大優點，也是萬千芸芸衆生中極難找到的人，當下不斷向那少女求教，那少女以爲他對卜算之學眞有興趣，便挖空心思說些故事以及其來奧妙，但易卜之學何等精深，俞劍峯只聽得似懂非懂，唯唯諾諾，但對那少女將就自己，心中大是感激，那剛生出一點戒心又漸漸消除。

兩人邊走邊談，不由走得慢了，俞劍峯心中想到：「這漫漫長夜，如非有這善解人意的好姑娘談天，那眞令人枯燥不耐。」

慢慢地長夜已闌，又慢慢地曉星西墜，那少女學問極廣，她聲音又好聽，娓娓道來，眞令人忘憂解倦，她身具其香，與她並肩而行，更是精神煥發。

俞劍峯忖道：「這姑娘是滿清王族，但漢學之豐，我這個應考書生，那眞是一錢不值，天生聰明才智之人，隨便降生何處，都是光采耀人。」

兩人走到天明，已下山走到大道，那山邊勤快的農人已開始下田工作，原野一片穆然，兩人又走了一個多時辰，旭日初昇，走進城鎭之中，飽餐一頓，那少女挑了一家乾淨客舍，要了兩間房子休息。

兩人投機談了整整一夜，只覺大是快樂，一覺醒來，俞劍峯聽到門外有輕叩之聲，他趕快梳洗一番，開門只見那少女換了一身淺綠短衫，顯得活潑不少。

俞劍峯道：「妳又急著要趕路麼？」

那少女嘻嘻一笑道：「你瞧瞧是什麼時候了，還嫌睡不夠，眞是好不害燥。」

俞劍峯推窗一望天色，已是過午，當下道：「我妹子說往長白山下找尋一人，我想在此等待數日，姑娘如有事不妨先行！」

那少女忿然道：「你這是明知故問麼？」

一轉臉不再理會俞劍峯，俞劍峯忍住央求道：「好姑娘別生氣，咱們也該去祭五臟廟！」

那少女嗤的一笑道：「你不知有多壞！再惹翻我，當心我一輩子不理你。」

俞劍峯道：「不敢不敢！」

心中却暗忖道：「淸人性子直爽，很愛乾脆，這幾天和姑娘相處，千萬要自守分寸。」

他是西藏老禪宗高弟，當下一吸氣，

心中一片平靜，靈台清靜，那愛怨之情全沒有了。

那少女見俞劍峯沉吟不語，搭訕道：「你一路趕到長白山，一定不曾好好吃過，偏你運氣不壞，九哥手面闊綽，咱們慷慨他人，不必替九哥省錢。」

俞劍峯正在運息以平胸中雜念，是以並未聽清，他一怔不知所云，少女又道：「長白山熊掌是天下一大名餚，路過此地不嘗嘗看，豈非失諸交臂？」

俞劍峯一嚥口水，道：「姑娘眞是高見，那熊掌美鮮之味，小人只有在夢中嚐過，一提起來，不覺饞液上湧，失態無禮，姑娘原諒則個。」

那姑娘一抿嘴笑道：「誰知你說的是眞是假，別儘貪嘴了，咱們這便到『東來順』去點幾樣名菜，悠閒地品嚐品嚐。」

俞劍峯道：「姑娘眞好福氣，有這麼闊氣的哥哥，人家終年勞碌，也不過賺幾十兩銀子，便可一家溫飽，這五萬兩白銀，小人連想都不敢想，到底有多人。」

那少女道：「你自管花用，錢財算不了什麼，只看自己對它看輕看重才有差別。」

俞劍峯道：「話雖如此，但像小人一樣的窮小子，還是顧看重一些，沒有錢，別說連熊掌吃不成，便是大米飯也吃不上啦！」

那少女憤憤道：「你自己想想倒有多俗氣，眞料不到你這人滿身銅臭味道，眞是人不可貌相了。」

俞劍峯聳聳肩微笑不語，那少女瞧著他，忽覺他笑中儘是揶揄之色，當下心中眞是又羞又急，臉色都自變了，他心中想：「原來她是逗我尋開心的，我……我……」

想到委曲之處，恨恨瞪了俞劍峯一眼道：「你去是不去，儘嚼舌根兒，當心死了被閻王割掉舌頭。」

俞劍峯道：「去啊！去啊！姑娘對這鎭中熟悉，便請妳帶路吧！」

那少女一言不發，大步出門，俞劍峯跟在身後，兩人穿出客舍，路人行人只要看到她的，都是眼前一亮，佇足而立，每個人忍不住多瞧一眼。

那少女性子豁達也不在意，俞劍峯衣衫陳舊，那模樣活像一個跟班隨從，臉上洋洋淺笑，彷彿沾上無上光榮，得意滿志一般。

那少女走著走著，忍不住回頭又瞧俞劍峯一眼，只見他那漫漫然不在意的神色，心中又恨又喜，也不知倒底是什麼滋味。

又走了半晌，走到『東來順』酒樓，那少女等了等俞劍峯，兩人並肩上了樓，擇了一處雅座，跑堂上來侍候，俞劍峯消磨了半天，硬是一樣菜也點不出，那少女見他一臉窘態，心中不由一喜，但馬上又不忍見他受窘，當下流利地點了一席，都是珍餚細點，那跑堂的見俞劍峯衣著寒酸，但這少女却是華貴大方，兩人不知怎的會一路同來，眞是怪到了。

那少女見堂倌不住打量俞劍峯，她臉色一沉，堂倌連忙退下招呼廚房，那少女恨恨地對俞劍峯道：「喂，你爲什麼不買件新衣服穿？這些人勢利眼，你……你瞧不見麼？我可受不了。」

俞劍峯頭一幌道：「衣不如新，人不如舊，姑娘說得也是！」

那少女道：「待會吃完飯，我陪你去裁身衣服去！」

俞劍峯道：「小人包中還有一件藍布衫子，倒有八、九分新，待會回客店換，免得替姑娘丟了臉吧。」

那少女一沉臉道：「我丟什麼臉？」

俞劍峯故作正經地道：「別人會說這姑娘眞小氣，跟班的人連身像樣的衣服也不賞，豈不是丟臉。」

那少女哼聲道：「那姑娘便賞你一件新錦袍吧！我叫堂倌去找個裁縫就來量身。」

俞劍峯央求道：「使不得！使不得！雖道是『人要衣粧，佛要金粧』，但小人氣質低劣，便是穿上金葉錦衣，也是一個跟隨，倒顯得不倫不類，像戲文上的紈袴子弟了。」

他頭頭是道的說著，那少女只是不著聲，俞劍峯見她臉上輕愁縷縷，神色大是憂鬱，心中不由一怔，也不知這嬌生慣養的小姑娘，到底想些什麼。

那少女半晌道：「俞……俞公子，我求你一件事，你答應麼？」

俞劍峯道：「這個當然！這個當然！」

那少女懇然道：「我求你別再胡說八道，你……你這是諷刺我麼？是尋自己開心麼？什麼事使你變成這樣？」

俞劍峯心弦一顫，心中反覆去想道：「什麼使我變成這樣？什麼事啊！」

一時之間，他也說不出一句話來，那少女道：「俞公子，我說得太重了，你別見怪。」

俞劍峯心中大爲感動，這世上又多了一個關心自己的人，他暗自想道：「我才二十幾歲的人，整天裏小心翼翼，處心積慮要猜測別人心機，這是爲什麼？」

當下只見那少女愀然不樂，便笑道：「姑娘莫怪，小人天生成這惡劣不覊性子，再怎樣也改不掉的！」

那少女正要開口，堂倌已陸續送上菜來，眞是滿桌珍餚，香味四騰，那少女拿起酒壺替俞劍峯斟滿了一杯酒，俞劍峯見她手指纖長，膚色如玉。那酒壺執在她手中，彷彿也增了幾分美，想到她貴爲滿清王族，竟替自己倒酒，心中不禁一片茫然，恍然若失。

那少女自己也斟滿一杯酒，瞧著俞劍峯不語，俞劍峯忽然想起，連忙舉杯道：「這杯酒恭祝姑娘萬事如意，青春長駐。」

那少女靦然一笑，但畢竟乾了杯，她低聲道：「多謝俞公子好意。」

俞劍峯道：「多謝姑娘賜我美酒珍餚。」

俞劍峯挾起一塊紅燒熊掌放入口中，只覺鮮冽無膩，知是高廚手筆，當下讚口不絕道：「長白山山高坡陡，這狗熊生在這裏爬山下山，足掌自是厚得多，難怪成爲天下老饕垂涎下酒之物了，熊兄！熊兄！你可知道爲何招惹這殺身之禍？」

那少女見他說得有趣，嗤的一笑幾乎噴出菜餚，連忙掩口，半晌才道：「你這油腔滑舌，那個說得過你？」

俞劍峯只是大嚼，也無暇答話，那少

女瞧得大是心喜，也揀幾樣清淡小菜吃了幾口。

兪劍峯口中大嚼，心中却想道：「好歹要想個法兒支開這姑娘，不然我妹子固然找不到，便是行事也大受牽制，不能放手去幹！」

正思忖間，忽然樓梯上走來兩個大漢，都是英氣勃勃，身體粗壯，方方正正一塊國字臉，兪劍峯不禁暗暗喝了聲采，忖道：「好一對大漢！」

那兩個壯漢一坐下，匆匆要了酒食，其中一個放眼打量酒樓之上，只有兪劍峯等一對文質彬彬男女，便對夥伴低聲說道：「老三，咱們倆喝過酒醉飯飽，反正時間隨早，初更時分再趕去也來得及。」

另一個大漢道：「二哥，這懸疑已失的事，今夜便見眞章，老掌門人生死之謎，便可見分曉，小弟心中倒是緊張起來，不能寧靜。」

那「二哥」道：「以掌門人功力，天下要傷得他的只怕還難找到，這個老三你倒是多慮了，掌門人失踪多年，突然以劍令傳下緊急命令，召集全派南北兩支人馬今夜在榆山村會齊，一定有大事發生，咱們倆養足精神去便是。」

那「老三」長長嘆息道：「二哥，我眞佩服你這樂觀天性，凡事都是泰然處之事。小弟總擔心發生不測，不可收拾！」

那「二哥」哈哈一笑，又喝了一口酒道：「老三，咱們投到白老先生派中時怎麼說著？」

那「老三」道：「保佐白老先生，上刀山下油鍋，生死不渝，義無反顧。」

他森然而道，加上他那正氣凜凜的面孔，實在大有份量，那「二哥」道：「這就是了，只要有人敢陰謀暗算掌門人，咱哥兒倆不要命去拼一場不便得啦！」

那「老三」道：「二哥說得也是，派中忠義分子極多，和咱們一般心思的只怕還大有人在。」

兩人談話都是聲若蚊音，但兪劍峯精於天聽地視之術，聽得清清楚楚，過了一會，兩人頻頻舉杯灌酒，兪劍峯心中靈光一閃，忽然想起一事，暗自忖道：「白老先生是誰，難道是……是……外祖父蒼鷹白君一？」

他正自沉吟，忽見街心騰騰馬蹄聲起，三騎奔到酒樓之前戛然而止，兪劍峯定眼一瞧，只覺來人極是面熟，三人札馬一抬頭，兪劍峯已然想起，心中吃了一驚忖道：「原來是那三人，上次我搶參王和他們交過手，都是長白天池派的，我……還是避一下比較好！」

他見吃得已差不多，正要托辭領那少女下樓而去，忽聞鄰座那「二哥」咦了一聲道：「老三！我不願見這三塊，咱們下樓去吧。」

那「老三」搖頭道：「二哥，咱們派中正謀團結之際，何必先落人口實？」

那「二哥」略一沉吟道：「我一見這三人免不了便生氣，待會爭吵起來反而不妙，我先下去啦！」

正要舉步，那三個漢子已往店中走來，兪劍峯見時機急迫，低聲對那少女道：「咱們快走，那三人和小人有點過節。」

那少女雙眉一揚道：「怕什麼？他們安安靜靜坐在一旁吃喝那也罷了，如果誰膽敢生事，打他一頓出氣。」

兪劍峯央求道：「好姑娘，小人實不願意和這三人交手，再說小人自忖也不是對手，咱們避避風頭再說。」

那少女不服道：「縮頭縮尾像個什麼男子漢大丈夫？」

口中雖是如此說，但心中却不忍違背兪劍峯之意，緩緩站起身來，正在此時，樓梯響處，那三條大漢已魚貫走了上來，衆人打了一個照面，那三人面色一變，隨即忍住，對先前兩個漢子一揖道：「林二哥！屠三哥！久違！久違！」

那「林二哥」勉強一笑，「屠三哥」連忙招呼道：「白河莊三位兄長千里趕來赴會，眞是義氣千秋，小弟欽佩無比！」

那三個漢子一齊道：「屠三哥說那裏話！咱們昔年之事，總是咱三兄弟不對，吾派有事，豈敢不前來以死效命。」

這三人中氣充足，一同發語，聲音更是宏亮，那「林二哥」性子最是豁達直爽，當下高興地道：「你們三個難兄難弟，我認識你們十數年，只有這句話才算正經，眞是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了。」

他一喜之下，心中再無芥蒂，上前又是拉手又是拍肩，好不親熱，兪劍峯乘著數人寒喧之際，已是一溜煙溜了下樓，那少女又是好氣又是不解，也只有隨後跟着，待到那三人想起兪劍峯奪參之仇，兩人已是走得遠了。

兪劍峯走在路上，口中喃喃道：「榆山村不知在什麼地方？」

那少女接上道：「此去西行十五里便是。」

兪劍峯道：「姑娘知道地方，那是再好沒有的事！」

那少女冷冷地道：「有什麼好？」

兪劍峯道：「姑娘不是聽到他們說今夜榆山村有盛會麼？咱們瞧瞧熱鬧去。」

那少女一喜道：「這才像個男子漢的話，我當你是遇事畏縮，胆小如豆的人哩！」

兪劍峯一笑道：「酒樓上如果動手，把人家酒樓打得稀爛，便算僥倖得手勝了，還要賠償損失，那不是自找麻煩麼？啊！小人想起了，姑娘是有錢人，當然不會顧及此了。」

那少女吐吐舌道：「兪公子，眞是讀書知禮，那像小妹沒有家教，連道理也不懂。」

兪劍峯道：「豈敢！豈敢！姑娘……」

他說著說著，想起自己儘和姑娘磕閒牙，說的話沒有一句是心中之言，不禁甚感不好意思，再也講不下去了。

那少女道：「吐吐吞吞，欲言又止，可見其心不正，但我懶得追究，拆穿了大家都是無味。」

兪劍峯忽道：「姑娘上次帶的侍衛武士？怎麼一個也不見了？」

那少女道：「你記性倒好，我手下幾個武士前數天都稱事告假，也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

兪劍峯道：「姑娘待人眞好，這些人，食人之祿，便該忠人之事，豈能隨便離開主人？」

那少女道：「這幾個人武功極佳，而

且聽說在關外是大有身份之人，我九哥不知花了多少心力才收服他們，與我之間，也是半僕半友。」

兪劍峯心中暗道：「長白派的英雄怎會如此自甘墮落，為清人作倀？外公他老人家不知曉得不？」

當下沉吟道：「那幾人功夫的確不錯，都是長白派的吧？」

那少女點點頭道：「正是長白派掌門人座下四大法王中的風雷法王、羅漢法王、神力法王。」

兪劍峯心中大震，他雖自幼離家，但他師父西藏老禪宗却是學究天人，宇內各派都是瞭如指掌，是以兪劍峯對江湖上諸門也是熟悉得緊，他心中暗忖道：「四大法王是外公生平最得力的助手，而今三個降清，長白派……長白派是瓦解了麼？」

想到這裏，心中大是不安，知道今晚之事大大不會簡單的了，便對那少女道：「姑娘，小人有一事相求。」

那少女笑道：「難得兪公子求人，小妹只得赴湯蹈火，以報知遇抬舉之德了。」

她半眞半假的說著，臉上洋溢著歡顏，抬頭平視兪劍峯，靜待他的要求。

兪劍峯正色道：「今夜之事與小人或有極大關係，咱們萬不得已，姑娘切勿動手。」

那少女以為是什麼難事相求，想不到竟是這般洩氣請求，當下甚是失望道：「你以為我是如此好鬥？你以為我不分清紅皂白和別人動手？哼！眞是有眼……有眼無珠！」

兪劍峯道：「姑娘秀外慧中，天性又是溫婉誠摯，眞是人間芷草美玉，小人景仰而已。」

那少女瞟了他一眼，只見他神色甚是誠懇，心中一喜，但接著便是茫然，也不知道他到底是眞意還是假意，這人嘻笑言語，侃侃不迫，世間再難有什麼事會令他眞正感動的吧！

那少女道：「說一千句一萬句也是毫無意義，我連一句也分不出是眞是僞，我倒希望只聽一句心中的話！」

她雙眼清澈，逼視兪劍峯，兪劍峯道：「眞假自有分曉，姑娘到時便知！」

那少女臉一紅，低頭不語，兩人走到客棧，進內休息，兪劍峯心中暗道：「如果今夜能見到外公，那麼一切都好辦了，那昔年之慘事也可找出一個究竟來。」

他想到幼時在外公懷中嬉戲撒嬌，歷歷猶在眼前，一轉眼間自己已長成人，外公只怕已是垂暮之年了。那年春天，爹爹送自己到了西藏，親切的說著：「峯兒，你母親懷你之時受了陰毒內傷，你體內陰寒之毒只有老禪宗能解得，你好好跟老禪宗學習佛門內功，不然只怕寒毒發作難以挽救，過幾年爹爹再來看你。」

……那時候自己才五歲多，眼看爹爹的背影消失在羣山起伏之中，回首瞧見的大禪宗寶相莊嚴，他雖是年幼，但心中不由瀰漫著崇敬之情。

日子過得眞快，爹爹並沒有再來看自己，大禪宗對自己諄諄善誘，可說是亦師亦父，相處極為相得，有一天，大概是滿十七歲那年，大禪宗要閉關靜悟佛門大降魔法，他對我道：「峯兒，你體內陰寒已盡，這一別家院十幾寒暑，也該回家瞧瞧啦！」

我當時心中極是不捨，禪宗微微一笑道：「十數年光陰彈指即過，人生須臾，又有幾個十年，癡兒，癡兒！你是我西域禪門數十年第一高弟，前途遠大，去汝應去之國！」

我抬起頭來，只見禪宗面帶微笑，雙眉下垂，不再言語，我猶豫一會，凄然下山，再回頭禪宗已進去了。

我上了山之際俯在爹爹的背後，現在儘管山勢崎嶇，却是如履平地，再無險阻了。

每往東行一天，景色便自綠了幾分，父母面容都有點模糊了，但妹子在自己臨行之前時，幼嫩的嗓子叫道：「大哥哥！你快點回來喲！」

那聲音却甚清晰，想到這裏，我眞恨不得雙脅插翼，早點飛到山海關外。

我風塵僕僕的趕路，從極西走到極東，那天夜裏，當我趕到五里亭，心中不禁長長噓一口氣，一提氣又往前趕，我施展上乘輕功，行了半盞茶時間，只見前面紅火沖天，我心中一震，脚步愈來愈快，那火光愈來愈近，熱氣騰騰，但我心中却涼得很。

我默默祈禱蒼天，不要到得太遲，但一切都太晚了，家園已燒成一片平地，爹娘妹妹都不見了，我站在火堆前，望著那火漸漸地熄滅了，我心中一急，喉頭發甜，哇地吐出一口鮮血。

我強制鎭定，回顧火場，只有幾堆枯骨灰，是爹爹媽媽妹妹？我那裏分出來？我將骨灰用瓦罐裝好，葬在山上，身子再也支持不住，昏倒過去。

我一路趕路本是心神交瘁，這沉重傷痛如何能承擔得起？全身欲裂，發起高燒來，昏了又醒，醒了又昏，腦中一片茫然，什麼也不能想，但我心中不住地吶喊著：「兪劍峯啊！兪劍峯！你不能死，不能死去！全家的血仇全落在你身上了！」

我吐了很多血，鬱血吐盡，心中更是明白起來，當我清醒時，便強自調息，大禪宗佛門內功眞是妙用無邊，我……我漸漸穩定了，那慘痛遭遇漸漸地平靜，就憑著這股精神，病慢慢好了。

這一病一個多月，我每天只能尋些野果野菜充飢，病好了人已瘦得不成樣子我知道這事急也沒有用，先好好養息幾天，等到精神恢復，這才離開破碎家園，在關外到處浪跡尋找仇人。

這時外公也早失踪了，我細心採訪，有一天，當我又是一無所得白白跑了一天，無意中走回父母葬骨之地，這是幾月來我第一次回來，只見父母墳上寸草不成，那周圍原來青草樹木，也是枯萎成一片枯黃，我心中大異，忽然想到一事：「難道……難道……那骨灰中含有劇毒，爹娘都是……都是中毒死的。」

我想到此，便如黑暗中忽睹一盞明燈，心中還拿不定一個準兒，但我暗自忖道：「關外武林何人善於用毒，從這上面下手追索，說不定有點眉目。」

轉念我又想：「為什麼剛在我回家這一天，敵人便驟下毒手？是巧合麼，如果

是預早安排的毒計，那時我失魂落魄，為什麼敵人不下手一併除掉？」

這個問題在我腦海中也不知想了幾千幾萬遍，但却沒有一個肯定的答案。

又過了兩年，我關外關內的亂尋亂找，忽然發覺江湖上百毒教崛起，此教以放毒功妙、手段狠毒著名，不少江湖人士眞是聞風胆寒，百毒教慢慢擴張地盤，只要該教所至，武林中人望風披靡。

我注意到百毒教動態，偶然也和百毒教徒交手，這些教徒武功也稀鬆得很，這時我才想到上次我手捧爹娘的骨灰，為什麼沒有中毒的原因，那眞是好險。

師父大禪宗說過，爹爹玄門武功深不可測，已是陸地神仙一般人物，世上能打得過他老人家的，只怕大大難以找到，但在一刻間家破人亡，那麼敵人之高，令人不寒而悚了。

「百毒教！百毒教！一定和百毒教有關！」

我心中如此想著，但却沒有碰到一個眞正百毒教的高手，一天晚上，當我疲倦得要命又回到父母墳前，忽然聽到兩個人在遠處我那從前的家園密談，我心念一動，潛伏在地竊聽，只聽見一個沉著的聲音道：「關外事情已了，咱們注意關內武林，當今宇內，除了姓趙的老鬼，還有雲龍翁，其他均不足慮！」

另一個聲音道：「還有武當無為老道，崑崙和尚，都是難惹人物，你豈可輕視？」

那沉著的聲音道：「老怪，你昔年敗給無為老道，怎的連胆全沒有了，哈哈！這幾個人老夫自有安排，數日之後便可替你報仇雪恨！」

另一個聲音冷冷地道：「我報不報仇倒不要閣下操心，只是提醒你一句，這幾人如果不死，你要在中原橫行只怕也未必如願！」

那沉著的聲音道：「請你來，只要你好歹將姓溫的給我找出來，溫家血河大陣，便夠武林七人受的了。」

另一個聲音道：「這個好說！鄙人生平不作無祿之事，這事完成之後，你用什麼相酬？」

那沉著的聲音道：「西北半壁江山，任你發展魔教！」

另一個聲音道：「老毒兄，小弟久聞你心雖若毒蠍，但對信義倒還看得頗重，咱們一言為定。」

他說完便大步走了，身形之狀，有若鬼魅，剩下那聲音沉着的人，月光下，只見他面色慘然，沒有一絲生意，瞧那模樣正在等待什麼人。

我不敢大意，俯在墳後凝神而瞧，過了一會，一陣淒厲竹哨聲傳來，那人嘿嘿一陣冷笑，冰冷得令人背脊發寒，但臉上却仍舊是一片死色，我心中一怔，恍然大悟忖道：「原來這人戴了人皮面具。」

那竹哨之聲愈來愈近，驀地人影一閃，竄出一個三十歲左右英俊青年來，那青年恭恭敬敬倒拜地上道：「師父！那事辣得緊！徒兒只怕人手不夠，是以折回來請示師父！」

那戴人皮面具的師父道：「好孩子，這事師父自有安排！」

那青年見師父柔聲說話，眞是受寵若驚，抬起頭來，忽然頭頂一陣疾風，還來不及想是怎麼回事，只覺千鈞重力壓到，他張口大叫道：「好……好賊子……小爺作鬼……也不饒……饒……」

話未說完，卡察一聲，頭蓋已被擊碎，鮮血腦漿噴得他師父一身都是。

我當時幾乎驚呆了，腳下一疏神踏下一堆浮土，那戴面具的人血淋淋的手往衫上一擦，口中喃喃地道：「譚德羣一家都死在我中，這小子夠機智，在我身旁混了十年，如非他操之過急，要下毒害我，我又焉能識破他底細？我派他去殺他父親生平摯友。他自然推搪了，哈哈……這不是更加證明了一層？」

他雖手斃愛徒，但沒有一絲悲憐之情，笑聲一止，驀然對我藏身的地方大聲叫道：「小子滾出來！」

我知形跡敗露，只有走出來，尖聲叫道：「你……你……怎麼能殺人？」

那人冷冷地道：「老夫不但殺人，而且還要殺你！」

他伸手擊向我面前，那手法快捷之極，我瞧他那身形力量，知道自己不是對手，出手也是枉然，索性險中求生，當下不閃不避。

那人堪堪擊到我面門，忽然手掌一收一落，按住我胸前大穴，一股內力直逼過來，我施展師門龜息功，全身功力俱隱，那人探不出深淺，掌勁一收道：「小子，你不會武功？」

我聽不見他說話，口中只是叫道：「你隨便殺人，將來一定被人殺！」

那人嘿嘿一陣陰笑道：「我要殺誰便殺誰，便是天皇老子也管不到。」

我這時候吸一口眞氣，恢復原狀，瞪著他道：「世上還有王法，你知不知道？」

他哈哈一陣大笑，笑聲又高又揚，好久好久，笑聲才漸漸低了，他指著那燒得破破碎碎的殘骸道：「這對狗男女是我生平仇人，是世上最難鬥的人，老子都出手殺人了，哈哈！還有誰老子不能殺？」

我聽得如雷轟頂，仇人，我尋訪這麼久的仇人便在眼前，多少個夜裏夢廻時，我恨不得吸食血肉，寢皮挫骨的仇人便在眼前，我只覺熱血上衝，正要拚命，忽然那人厲聲道：「那山坡上的墳堆是誰人的？你……小子……你是俞玄青的什麼人？」

我心中飛快盤算一遍，衝動之情全消了，我裝作茫然道：「我不知道！」

那人狠狠打量我幾眼，驀然伸手指著我的鼻子嘲弄道：「哈哈！你便是俞玄青的兒子又怎樣？老夫……老夫……等著你來找我。」

那聲音我這一生再也忘不了，前不久我又聽到這聲音了，那便是長安游氏雙俠中的游老二，但游老二被我出手擊斃，憑他的功夫，絕對不是我瞧見的那人，但聲音却是一點兒也錯不了，這是怎麼一回事？我連想的時間都沒有，便又遭到一連串的事故，如今來到關外，這一切更是糊塗了。

俞劍峯一個人呆在房中發痴，他知晚上一定有好戲看，說不定自己也得出手，但此刻不知怎的腦中儘是想著往事，一

點也不能集中盤算今夜之事，他暗自忖道：難道今夜我大仇可以報得？怎麼儘想這些事。

天色漸近黃昏，那少女賭氣在房中也沒有找他聊天，俞劍峯沉思一陣，又想到那驀驚天動地的事來！

又過了兩年，這兩年之內我倒不急於尋找敵人了，大禪宗授我的佛門降魔大法，十層已進第六層，自忖功力倍增，這便又準備入關，發誓不殺仇人不歸。

這天下午，天色大是昏暗，我見數十里之內只怕無人居住，忽然前面現出一座野廟，心中大喜，至少待會不會淋雨了。

我走至野廟，忽然野廟內有一陣陣沉鬱吐氣之聲，我凝神一聽心中大吃一驚，那吐氣之聲雖是細微，但隱約間已有風雷之聲，此人內力之强，已是世間罕見，當下略一沉吟，不敢逕自入內。

那吐氣之聲連綿不斷，我細聽之下發現不止一人，心中更是吃驚，這荒野之地怎會一夜之間來了這許多高手，正沉吟不知所措，忽然一個清朗的聲音道：「道兄，老衲運氣不能聚，今日之事，天下四大門派！唉……」

另一個聲音道：「知非其兮守其是！知其黑兮守其白，知榮守辱兮爲道而殞，殞之而無意兮乃至太極！」

他平和的唸著，但聲音却傳到老遠不散，廟內好一陣寂靜，一個蒼老的聲音道：「無爲道長，你神功恢復了？」

那唸喝的人正是無爲道長，長嘆一口氣道：「貧道已是燈火油盡，這妄用內功，毒素內傾，眞是飲鴆止渴！林兄如何？」

那問話地道：「想不到點蒼一門從我而絕，千手劍法再無人傳！」

我聽得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無爲道長不是名滿天下的空門大俠麼，那「千手劍」不是劍道通神的高人麼？這些宇內高手聚集一塊已是武林一大奇事，更令人不敢相信的是竟然有人能暗算他們。

我心中想起一事，正要入內，忽然一個暴燥的聲音叫道：「紅衣老魔下毒手暗算咱們，只要我老鐵一口氣在，一定要和他拼上幾掌。」

那最先發話的人道：「阿彌陀佛，鐵施主天山神功那老魔如何不知？他遵不赴約，等到咱們毒發功廢，再來下手。」

姓鐵的罵道：「老魔目下一代宗主，他媽的言而無信，眞連狗熊也不如？」

我心中暗道：「久聞天山鐵氏雙俠形影不離，看來兩人都來了。」

無爲道長嘆道：『貧道年登望六，生死何足惜哉？只是貧道小徒天資慧敏，原期傾囊相授，以爲他日武當之雄，唉，天數如此，夫復奈何？」

我手握懷中雄黃珠，再也忍耐不住大步走進破廟，只見廟中盤膝坐著僧道俗一共五人，個個氣勢非凡。

那五人見我進來，都是吃了一驚，但隨即淡然，我拿出千年雄黃珠道：「衆位老前輩，小人這裏有解毒至寶千年雄黃。」

那當中坐著的一個老僧搖搖頭道：「這雄黃珠雖是解毒至寶，但老魔下的毒藥並非單純毒藥，乃是數十種相生相剋之毒，須得按其相剋之理對症下藥，才能解淨！」

我當時心中不信，便道：「大師運起神功，將此珠含在口中，包管有用。」

那老僧淡淡一笑，他見我滿臉誠懇之色，伸手接過雄黃珠，雙目閉起，運一陣功，只見他額上白氣嫋嫋上昇，過了一會，他頹然吐出雄黃珠，搖頭不語。

我見這雄黃珠無效，也是急燥無法，那老僧平和地道：「小施主趕快離開此地，遲則有暴禍降臨！」

我當時血氣上湧，搖頭道：「什麼人如此卑鄙，晚輩倒要見識見識！」

那老僧道：「小施主武功雖然不差，但想看咱們五個都被來人制住，你留此何用？」

我想了想老僧說的也對，何況我還身負血海深仇，當下沉吟道：「各位前輩有何吩咐，晚輩一定效命。」

無爲道長忽然道：「小施主，看你兩眼湛然清朗，分明內功已有極高造詣，貧道有一事相求，請問小施主師承？」

我脫口而道：「小人師承西域天龍寺大禪宗。」

無爲道長顫聲道：「天意不絕我武當，小施主，貧道所求此事極是艱難，但萬望施主瞧在我武當派歷代祖師面上，此事一定要承允。」

我當時見他言詞懇切，連道：「道長只管吩咐，晚輩盡力而爲！」



新派武俠長篇故事／藍荒·文　可飛·圖

龍飛鳳舞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大宗師對龍驥說了一番有關袁君達和羅刹夫人的悲歡離合往事，證明龍驥既是羅刹夫人和劍神袁君達的親生兒子，龍驥此刻才能接受過來，亦肯遵照大宗師提出的改姓歸宗，改姓袁名驥，願意跟劍神學藝，和大宗師約定一個月後在洛陽相見，先回家稟告養父掌門，解釋遇到大宗師和羅刹夫人之事相告，有始有終的離開龍家，專心跟生身父親學藝。拜辭了大宗師才醒起還有馮飛虹被困在地窖之內，便轉回眞武大殿，被南宮北和金衣武士攔阻，殺退他們，正在追查一個金衣武士的身世，此刻却來了天心教刑堂執法的陳天翔……

再囚地窖　難逃厄運

「哈哈！」陳天翔笑道：「在下那有銀衫劍客龍驥這等威風？在這兒高談闊論，睥夷天下……」

他的笑聲一頓，臉色迅即沉下來，側目注視着老何，道：「四號，看你的樣子，似乎很受龍大俠的感動，是不是？」

老何在陳天翔出現的刹那，便噤若寒蟬，深受震懾，他似乎沒想到陳天翔如此快便回轉來了，以致使得他根本沒有機會可以掩飾自己的背叛天心教之事。

陳天翔是刑堂的執法，掌管天心教徒的生死大權，凡是叛教的人，都受到他以最嚴厲的手段處置。

是時當老何一聽陳天翔不懷好意的話，心中的駭懼更加濃重了。

他囁囁道：「卑職……」

袁驥沉聲道：「老何，你旣然已經決定脫離天心教，便不需要有所畏懼……」

陳天翔大笑道：「四號，你果然想要離開本教，這眞是出乎在下的意料之外，看來你是深受龍大俠的感動了？」

老何默然不作一聲，陳天翔陰陰一笑，道：「你忘了本教的教規，忘了叛教者身受的痛苦了？」

老何打了個寒噤，道：「卑賤……」

袁驥沉聲道：「老丈，這是你撥亂反正，洗刷良心上汚點的唯一機會，你萬萬不可放棄，萬萬不可退縮。」

陳天翔笑道：「原來是龍大俠在此撐腰，怪不得他胆敢背叛本教了，甚而連他七十歲的老母都不要了。」

他側首對老何道：「四號，以前我還以爲你是個孝子呢，想不到你竟然……」

老何往前衝了一步，道：「你……」

陳天翔道：「四號，你想若是做一個孝子，本座一定成全你，絕不使你受到教規的處置。」

老何激動地說道：「執法，這是眞的嗎？」

袁驥一把拉住老何，道：「老丈，你難道不曉得天心教的毒辣手段？怎會如此輕易便受到他的欺騙？」

陳天翔道：「四號，本座言出如山，敢以姓命替你担保，只要你悔悟自己的不對，顧全老母的晚年，本座一定不會用教規處置你，成全你做一個孝子。」

袁驥深恐老何會受到煽動，沉聲說道：「老丈，你不可忘了你的女兒，她將來還要做人，她要以你爲榮，你不能使她失望！」

老何痛苦無比，眼中已含滿淚水，顫聲道：「我……我該怎麽辦才好？」

袁驥沉聲道：「老丈，你忘了三國時徐庶之母所做的事？令堂太夫人若是知道你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她也會爲你而高興。」

陳天翔大笑道：「你眞是說得好，好極了，可是你有沒有替他的老母想一想？她在風燭晚年還遭受到本教的酷刑，當她臨死的時候，她恨不恨她的兒子，這原是可以避免的，却由於他的背叛本教……」

袁驥打斷了他的話，道：「你如果還是人的話，便不該對一個高年的老夫人如此……」

陳天翔道：「這不是如此不如此的問題，而是本教的教規必須維持……」

他的臉色沉了下來，道：「四號，你決定了沒有？」

老何的咀唇蠕動了一下，顫聲道：「我……」

袁驥看到他那種痛苦之態，心中難以忍受，只覺有一團東西塞在胸口一樣，怒喝道：「你這個喪失天良的東西，在下若容你活下去，也對不起自己。」

說着，他一揚長劍，使待向陳天翔攻去。

陳天翔左手一擧，道：「且慢！」

袁驥說道：「你還有什麽後事要交待呢？」

陳天翔冷笑道：「姓龍的，你以爲你在江湖上有銀衫劍客之名，便能唬得住本座？你那兩手劍法在本座的眼裏實在算不得什麽。」

袁驥狂笑道：「旣然算不得什麽，你何不試一試？」

陳天翔霍地拔出玉龍劍，道：「姓龍的，你要拚命也不急在一時，且容本座解決他的事情之後，再與你一分勝負。」

袁驥道：「他此刻已不是天心教裏的人，你們還有什麽事情可以解決？」

陳天翔沒有理會袁驥，沉聲問道：「四號，你還要不要你的老母親？」

老何聽陳天翔說，要以毒刑加之於老母之身，他似以鐵搥心般，顫聲說道：「我……」

陳天翔厲聲，道：「你不必再這樣我呀我呀的，只說一句，還要不要你的老母親？」

老何望了袁驥一眼，道：「龍大俠，你……」

袁驥沉聲道：「凡人皆有一死，令堂大人若是遭到什麽不幸，她在九泉之下也會爲你而含笑，可是她若曉得她活下去的代價是你羞辱賣命所換來的，她一定會不忍再活下去，所以你應該……」

陳天翔笑道：「哈，好一番高論，可是你若遇到這種情形，只怕你說不出來這種話了吧？」

袁驥肅然道：「正即正，反即是反，如果我處身這種情形，一定以武林大義爲重，絕不……」

陳天翔狂笑道：「什麽武林大義？整個武林不到一年便將盡入本教掌握之中，到那時……」

「根本沒有到那時的可能！」袁驥打斷了他的話，道：「就連天心教的副教主都已落入我們手中你們這些小嘍囉還有什麽作爲可言？」

「什麽？」陳天翔大怒道：「褚副教主……」

他的臉色一變，隨即回復正常，道：「這沒有關係，只要把你擒住，還怕人家不把褚師叔來換……」他側首大喝道：「你們都進來！」

喝聲之中，從殿門兩側湧進了約有十名金衣武士。

袁驥一見到那些湧進來的金衣武士，心裏微微一驚，隨即倣聲大笑道：「姓陳的，怪不得你擺出一副有恃無恐的樣子，敢情你仗着有這麽多人做你的後盾。」

陳天翔冷笑道：「姓龍的，你不需使用激將法，本座絕不在乎你的，單打獨鬥，用拳用劍，隨你選擇什麽方式，本座一定奉陪。」

「好！」袁驥道：「我們就較量一下劍法吧！」

陳天翔左手曲指爲環，在玉龍劍上彈了一下，嘴角噙着微笑，道：「動手之前，本座還要再說一句話……」

袁驥道：「隨便你說什麽，在下聽着便是……」

陳天翔冷冷道：「本座這句話並非對你說的！」

他的目光一閃，投向老何，說道：「四號，你眞的不顧你那留在帮中的高年老母？」

老何雙手緊握，牙關咬緊，眼中射出複雜之極的神色，顯見他的心神非常不安，複雜的意念在不住地衝突着，難以決定一個眞正的好主意。

陳天翔見到老何默然不語，又緊跟着加上一句，沉聲說道：「像你這種不孝順母親，不顧女兒的人，本座眞替你感到羞辱。」他說完這句話後，沒有再理會老何了，凝目注視着袁驥，道：「姓龍的，我們就在這兒一決勝負，也好替這眞武大殿增添一份光彩。」

袁驥但見陳天翔在說話之時，已在緩緩運功，從玉龍劍下逼射出來的劍芒漸漸的熾烈起來，氣勢雄渾，給人一份難以擊敗，不可一世的強烈感覺。

他心頭微凜，忖道：「這傢伙果然不愧金蜈天尊的弟子，像這份雄渾的氣勢，放眼武林，已不是一般所謂一流高手所能抵抗的。」

對手愈是高強，所給予他的感覺也愈是強烈，激起的鬥志也更是強盛。

他本來心中還是在爲武當道士的未見蹤影而驚奇，在爲老何的悲慘遭遇而難過，此刻一見對方凝功運劍，立即收斂起雜思，聚氣凝神，貫注在劍上。

他的心神剛一凝斂起來，突聽身旁老何發出悲痛之極的嚎哭之聲。

「唉！」他暗暗嘆了口氣，忖道：「

也難怪老何會為這等難以決定的事情而傷心，他眼見自己的老母就將因為自己而遭到不幸……」一念方起，他倏地發現陳天翔的眼裏，露出一股驚詫與欣喜交雜的光芒。

這個倏然而來的目光，使得袁驥一時之間弄不清楚是怎麽同事，他正在心中體會之際，腦後風聲一響，已經受到一記重擊。

眼前冒起一片閃爍的金星，隨即變為一陣黯黑，他的整個神智立即昏迷，身軀癱軟下去。

「叮」地一聲，他手裏握着的長劍掉落地上，身軀往後倒下，被老何扶住。

陳天翔大笑道：「四號，你這一手的確不凡，為本教立下大功，值得獎賞。」

他揮了揮手，道：「來兩個人，把他抬到地室裏去！」

從他的身後走來兩個金衣武士，從老何的手裏接過袁驥，抬着走進地道。

老何默然的望着袁驥被抬進地道裏，嘴唇蠕動了一下，不知想要說些什麽，但是從他的神態可以看出他對於自己所做的事，確實是感到慚愧不安。

陳天翔緩步走到老何之前，道：「四號，你說需要什麽獎賞？」

老何唯恐自己眼中的羞慚之色被陳天翔所窺見，垂下了頭，道：「卑職不求什麽獎賞，只求刑座能赦免卑職的罪過，饒恕家母。」

「哈哈！」陳天翔大笑道：「本座還當是什麽大事，原來只是這麽一件小事而已，其實你這又算得了什麽？没問題，没問題……」

老何躬身道：「多謝刑座了！」

陳天翔的眼中倏然閃過一絲濃郁的殺機，冷笑一聲，手腕微振，玉龍劍閃起一道燦眼的光芒，劃過一條弧形的光影。

隨着乍閃的光影一幻一滅，老何已發出一聲慘叫，整個身軀劈為兩半，鮮血自殘破的肢體裏噴濺而出，洒得滿地都是。

陳天翔冷冷地望着老何的屍體倒地，橫舉着玉龍劍，緩緩的用左手兩指在劍身上輕輕擦過。

玉龍劍清瑩澄澈，宛如一泓秋水，劍身上連一點血跡都未沾到，陳天翔愛不釋手的撫着玉龍劍，讚賞道：「好劍，眞是好劍！」

大殿之外一片寂靜，那些站在他身後的金衣武士一個個眼中露出驚凜之色，吭都不敢吭一聲。顯然，他們全都被陳翔這一殘酷的手段所震懾住了。

陳天翔讚完了玉龍劍，慢慢的轉過身來，用冷漠的目光掃過那些金衣武士一眼，然後嘴角浮起一絲微笑，緩聲說道：「你們對本座這一手覺得怎樣？」

那些金衣武士默然不作一聲，没有一個敢出言同答，事實上他們全都心中寒凜，為陳天翔這毒辣的一手所震懾住了，誰敢說一句好或不好的話？

陳天翔的神色漸漸嚴肅，冷聲道：「你們的嘴裏不說什麽，大概心中會認為本座的手段太過毒辣，其實本座這麽做是為了他好，以他所做之事，你們應該曉得他將會有什麽結果。」

他那險驚的目光掃射了衆人一次，沉聲道：「若非他為本教尚還做了些事，在背叛本教之後，還能醒然而悟，那麽他所身受的，就不是如此痛快地一死！所以本座等於是成全了他。」

他默然片刻，問道：「你們能了解本座的意思？」

那金衣武士齊都應聲道：「了解！」

陳天翔滿意地點了點頭，道：「當然，他所做的事只是由他一人承担，他的老母，本教還得奉養她的天年，直到死後為止。」

他這句使得那些金衣武士冰寒的心頓時溫暖不少，對他的觀感馬上就有改變。

陳天翔的嘴角噙着一絲笑意，收劍同鞘，道：「好了，我們同地室去吧？」

他領先進入地道，自有金衣武士替他點了燈，循着暗的路徑向地室行走。

曲曲折折的走到了地室之前，陳天翔只見那兩個負責搬抬袁驥的金衣武士就站在石室之前，竟然没有進去。他詫異地問：「你們怎不進去？站在這兒做什麽？」

那兩個金衣武士一見陳天翔，躬身道：「啓稟執法，公羊先生在室內不知在做什麽，卑職等呼叫好久，他却不肯啓開石門。」

「哦！」陳天翔詫異地問：「有這等事情？」

他以手拍門，沉聲喚道：「公羊先生，公羊先生。」

話聲在地道中沉鬱地傳出，陳天翔等待一會，只聽地室裏傳來公羊羣的聲音：「老夫此刻有事，你們等等再進來。」

陳天翔道：「公羊先生，是晚輩。」

公羊羣大聲道：「老夫跟你們說有事情，你們難道没有聽見？」

陳天翔皺了皺眉，道：「公羊先生，我們把龍驥找同來了，你得讓我們進去呀！」

公羊羣呀了一聲，道：「什麽？你們找到了龍驥？」

陳天翔大聲道：「不錯，你快點把門啓開。」

地室之中靜寂了一會，隨即傳來一陣軋軋之聲，接着緊閉，石門緩緩的啓了開來。

公羊羣站在石門之前，問道：「龍驥呢？」

他一眼看見袁驥被一個金衣武士所抱持着，臉上立即湧起一絲怒色，揮起手掌便待往袁驥的臉上擊去。

陳天翔上前一步，伸出右手一把抓住了公羊羣的手，道：「公羊先生，不可以這樣。」

公羊羣瞪眼道：「為什麽？」

陳天翔笑道：「你若是打壞了他，在下如何能向教主交待？」

公羊羣道：「這有什麽不好交待？一切由老夫負責就是。」

陳天翔搖了搖頭，道：「只怕公羊先生無法交待！」

「哦！」公羊羣道：「老夫的面子這麽小？」

陳天翔道：「不是公羊先生的面子小，而是他的生死與否，關係着本教的存亡……」

公羊羣訝道：「有這麽嚴重？」

陳天翔頷首道：「據在下所知，他的身世尚有值得懷疑的地方，可能涉及當年的劍神身上，敝師母就是爲了他而離開敎中，是以他的一身關係頗大。」

公羊羣一怔，道：「你如何曉得他跟當年的劍神有關係？是誰告訴你的？」

陳天翔淡一笑道：「這一點在下還是在懷疑而已，尚需等待證實！」

公羊羣望了昏迷不醒的袁驥一眼，道：「旣是如此，老夫不打他便是。」

陳天翔把手放下，笑道：「其實也難怪公羊先生您生氣，就是在下也恨不得一劍把他給殺了，可是爲了本敎的利益，在下卻不得不抑制自己。」

公羊羣揉揉了手腕，道：「這小子十分厲害，你可要小心看顧他，免得他再跑了。」

陳天翔道：「這個在下曉得，已經準備好辦法對付他了。」

他側首繼續道：「你們還不把他抬進去？」

那兩個金衣武士唯唯喏喏的連忙把袁驥抬進地室裏，陳天翔就跟在他們的身後走了進去。

他的脚步才一抬起，還未進石門，突然聽得室內發出兩聲驚叫，微微一怔，他一個箭步急竄進去，手中已經握着玉龍劍，預備裏面一起變故，立即動手。

那知他一竄進室內，却是什麽都沒看到，更沒有入侵的敵人。

他的目光一閃，望着那兩個呆立的金衣武士，微怒道：「你們爲什麽大驚小怪呢？」

他的話聲未了，循着那兩個金衣武士的視綫望去，只見在靠近牆角之處，一個渾身長着黑毛，臉上却生着一片片紅棗色斑疤的怪物，瑟縮在那兒。

他一見之下，不由嚇了一跳，脫口道：「這是什麽怪物？」

公羊羣在他的身後哈哈大笑道：「這是老夫的傑作，並不是什麽怪物。」

陳天翔一愕，問道：「他是……」

公羊羣瞥了那個怪物一眼，道：「少俠，你絕不會料到她是誰，她曾是老夫最喜愛的人，也是老夫最痛恨的人。」

「他是人？」陳天翔驚道：「莫非他是……」

公羊羣冷酷地道：「她便是老夫最喜愛的馮飛虹！」

陳天翔凜然道：「她怎會變成這個樣子？」

公羊羣怪笑道：「以老夫的手藝，旣能創造最美的人，也能創造最醜的人，甚而能使人變爲獸類，這又有何難處？」

他的眼中射出一股殘酷凶狠之色，道：「老夫所喜歡她的，並不是她長得比別的女人漂亮，而是她具有特異的稟賦，如今她竟然辜負老夫的一片相愛之意，而與姓龍的小子相好，甚而使得老夫遭到那等狼狽的事，老夫必須報復她。」

他揮舞着雙手，嘴裏發出一噪噪怪笑，道：「你們曉得老夫怎麽對付她嗎？」

陳天翔和那兩個室內的金衣武士都被他這等怪異的舉動嚇呆了，一時之間，不知該怎麽回答才好。

公羊羣的那句問話也只是加強語氣而已，並不是要求他們答覆，他在發出一陣怪笑之後，道：「老夫把她身上的軟筋全都挑去，讓她不再練功了，然後脫光她的衣服，把她身上的肉割成一條條的，用熊毛趁着熱血黏在她的身上，再敷上一層『結膚膠』，使她的肉和熊毛黏住，永遠不會脫落，永遠不會腐爛……」

陳天翔聽到這裏，只覺渾身汗毛一陣豎起，從脊髓骨起了一陣寒意。

他本來認爲自己方才對老何所施的那一手算得毒辣陰狠了，也可以說是精心傑作。

可是如今一聽公羊羣之言，他自己方才所施的那些手段，頓時便顯得幼稚了！

天下那有使一個人變成禽獸一樣，使他永遠不能脫離禽獸的形態，却還擁有一個人的思想那樣深沉的痛苦？

像這種懲罰，所加予一個人的肉體與心理上的打擊，豈是用一個小計去殺死人所能比較的？

陳天翔在一陣寒凜之中，就又覺察到一份特殊的愉快，那種蘊自內心深處的邪惡的愉快，從心中泛起，使得他全身都起了一陣顫抖。

他好奇地問道：「公羊先生，你這麽做，難道不怕她自殺？任何一個人處身在這種情形下都會自殺的。」

公羊羣哈哈大笑道：「老夫給予她一種絕大的歡愉，使得她這一生都不會想到自殺，事實上，她寧可維持目前這麽樣子，也不會自殺的。」

陳天翔非常感興趣地問道：「爲什麽呢？」

他隨即想到一事，邪惡地笑了笑，問道：「是不是在那個方面……」

公羊羣怪笑一聲道：「老夫不知你所指的是那一方面？若是指男女之間的那份關係，老夫可以告訴你，絕不會是的，而是老夫有一種藥草可以使一個人獲至最大的愉快，並且慢慢的消蝕她的意志，別說是像她這樣了，就是要她每天割下一 肉她都會願意。」

「哦！」陳天翔道：「世上有這種藥草？在下怎麽沒有聽過？」

公羊羣道：「你又怎會聽過？這種藥物產自緬甸一帶，其實並非藥草，而是一種花卉，老夫也是無意中發現的，它竟有那麽大的效果……」他說到這裏的話聲一頓，轉口道：「老夫要使她一輩子都跟着我，就算她想要喜歡他人都不可能，老夫在恨她的時候可以打她罵她，隨便如何羞辱她，她都不會覺得痛苦。」

陳天翔一面聽着公羊羣說話，一面看着那個滿身是毛，如同隻怪獸的馮飛虹，但她的兩眼不住的轉動，似乎蘊含着很大的悲哀，又似乎是全無所覺。

他默然的望着馮飛虹，忖道：「這也是一件非常有意的事，我眞願曉得她以後將會怎樣過日子……」

公羊羣又是狂笑一聲，道：「陳小俠，你認爲老夫這麽做對不對？」

陳天翔道：「在下非常讚佩公羊先生這種怪異的手段，這可能是亘古以來僅有的一個怪物吧！有她跟在身邊，你的情緒必然會更加好起來。」

公羊羣嘿嘿一陣怪笑，正待說話，陳

天翔已道：「現在我們該來處理龍驪的問題了，因爲天亮後就是他要參加的那場比劍，距離現在已不久了。」

公羊羣頷首，說道：「這個當然，老夫馬上就要動手術，不過他武功高強，你得……」

陳天翔收起長劍，自懷裏取出一個小盒，道：「這個公羊先生不需過慮，在下準備了辦法。」

陳天翔啓開盒子，自裏面取出幾根銀針，道：「在下所施的這套手法，但與一般的針灸之法並不相同，能够制住他的穴道，使他的功力全失，甚而連話都不能說！」

說着，他蹲下身去，把銀針按着部位，插着昏迷半醒的袁驪身上。

公羊羣站立一旁，眼見陳天翔把盒裏的銀針一根根取出，按着穴道部位，一一插進袁驪體內。

他的臉上浮起獰笑，眞恨不得陳天翔的手一偏，就把一根針插進任何一個死穴，當場就致袁驪於死地，才能消滅他的恨意。

可是他很快便想到袁驪乃是金蜈天尊黎火颼指定要見的人，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必需送到總舵去，絕不許任何人傷害的，就連他身爲金蜈天尊的好友，他也不敢貿然的做出傷害袁驪。

因爲他深知金蜈天尊的脾氣，翻起臉來，就連他的老子都可以親自動手殺死，何況區區的一個朋友？

他暗自忖道：「這個小白臉仗着一張標緻的臉孔，便到處勾引女人，甚而連飛虹那個賤人都受到他的誘惑而背叛了我，害得我受了半天活罪，我決不能如此輕易便放過了他，非得想個辦法整他一下，才洩我心頭之恨……」

公羊羣正在心中暗自忖想，只聽得陳天翔說道：「公羊先生，在下這幾根針一施出來，他縱有天大的本事，也無法提起眞氣，可說是像個廢人一般，再也無法逞強了。」

公羊羣好奇問道：「他身上的銀針，只要一被拔起，他的眞氣便可以運行無阻了吧？」

陳天翔一笑道：「若是這麼容易，也不算什麼稀奇了。」

公羊羣詫問道：「哦！這裏面還有奧妙？」

陳天翔道：「你別看這區區的幾根銀針，普天之下，能够將它取出，而不傷害他的生命的人還沒幾個。」

他見到公羊羣面現不信之色，解釋道：「你有沒有看到這幾根銀針長短不一，粗細也不相同？在下以特殊的手法將銀針插進他的穴道，若是有人貿然把銀針拔出，力道用得不當，將會傷及他的內腑，輕則殘廢，重則致命。」

公羊羣拊掌道：「這麼一來，龍驪就算有通天的本領，也沒有辦法逃掉了。」

他心中暗暗懷着鬼胎，忖道：「這下可方便我行事，並且還不留下一絲痕跡，我只要找個機會，隨便拔去一根銀針，這小子便有好受了。」

陳天翔又怎知公羊羣心中在想什麼？他傲然一笑道：「就算被他逃走，他也等於廢人一個，不會再有什麼用了。」

他的話剛說到這裏，那縮在牆角的馮飛虹突然發出一聲乾嚎，撲了過來。

陳天翔只見她眼中射出凶厲的光芒，臉上的長毛不住拂動，就如同一個鬼魅樣的，心頭微微一凜，左掌護住胸前，右手五指箕張，便待往馮飛虹臉上拍去。

公羊羣一見他的手掌揚起，立刻大叫道：「少俠留情——」

他生恐陳天翔毀去理智不清的馮飛虹，以致使得自己原有的報復心理不能獲得滿足，連忙閃身行到陳天翔和馮飛虹二人之間。

陳天翔的反應極快，在公羊羣發出喝聲的刹那，手腕一頓，已把蓄足的勁道含住未發。

他一見公羊羣擋在自己身前，唯恐會受到馮飛虹的攻擊，正待把公羊羣的身軀拉住，運功保護他的安全。

這個意念剛剛掠起腦海，他已聽得公羊羣沉聲大喝道：「飛虹，你幹什麼？」

馮飛虹的來勢極快，在公羊羣喝叫之時，已衝到面前，她那張開的雙手本待往趟在地上的袁驪撲去，一見公羊羣擋在前面，十指一合，就往在公羊羣的咽喉緊扣而去。

她的手指已經觸及公羊羣的頸頭，驀然聽到那聲大喝，當下便是一怔，停住了十指合攏之勢，睜着一雙大眼驚詫地望着公羊羣。

公羊羣怒道：「妳這混帳東西，誰叫妳過來？快點滾過去！」

話聲之中，他抓住馮飛虹的雙臂重重往下一壓，揮起右掌重重的在馮飛虹的臉上摑了一下。

他這一手使得陳天翔嚇了一跳，唯恐馮飛虹在神智不清之際，野性大發，一把扼死公羊羣，連忙一拉對，左手，把公羊羣拉到自己身旁。

敢情他非常清楚公羊羣雖是易容之術天下無雙，那一身功夫却是不敢恭維，在他的眼裏，就連江湖上的末流人物都比不上，如何能當得馮飛虹的一擊？

豈知他這個顧忌是多餘的，馮飛虹臉上受到重重的一摑，不但沒起凶性，反而眼中畏縮之態，後退了兩步，終於退回牆角去了。

公羊羣臉色鐵青，喃喃道：「眞是氣死老夫！」

陳天翔鬆開了手，接頭道：「公羊先生，在下眞是爲你捏了一把汗，生恐她會把你捏死！」

公羊羣罵道：「她敢！諒她也沒有這個胆子？」

陳天翔說道：「她的神智已經不清，你再對她這麼一兇惡，她很可能會這麼做的！」

公羊羣愈想愈不是味道，怒罵道：「老夫非得重重的懲罰她一番不可，她竟敢……」

他似是有難言之隱，話說到這裏，立刻停了下來。

陳天翔有些不解地問道：「公羊先生，她既然已經服用了你的那種藥草，已經神智不清，爲何還會……」

公羊羣打斷了他的話，道：「我們不

談這個問題好吧？老夫準備一下工具，要開始給你動手易容了。」

「這個沒有問題，在下隨時等着。」

陳天翔道：「不過，她若是再來這麼一手，豈不是對公羊先生你……」

公羊羣道：「老夫保證她不會的。」

陳天翔道：「我們要不要到裏室去，或者找兩個人守着她？以免她再發瘋？」

公羊羣望了馮飛虹一眼，道：「我們到裏面去好了，她只要沒看到這小子，就會安靜下來。」

陳天翔聽他這麼一說，方始恍然大悟，忖道：「難怪公羊老頭會這麼大的氣了，敢情馮飛虹已經神智不清，淪落成這個樣子，她見到龍驤，依舊會激起心中的情緒，忘形的奔了過來，原來她是要看顧龍驤的。」

他垂首望着臥在地上的龍驤，默然忖道：「眞不明白這小子有什麼魅力，竟會使得馮飛虹這種人妖如此傾心於他。」

就在他默然沉思之際，已見到仆臥地上的龍驤緩緩蠕動了一下身體，嘴裏發出一聲痛苦的呻吟。他獰笑一聲，道：「姓龍的，你總算醒來了。」

袁驤方才全身的勁道都已提起，整個精神都放在陳天翔身上，根本沒有想到老何會突然來那麼一手。

當時他的整個意志都集中在劍上，身後空洞全無防備，加上老何距離又近，出手又重，使得他的腦後受到一擊，血氣上湧，昏死過去。

若非是他的武功不錯，換過其他的人在猝然遭到如此狠重的一擊，頭骨立即破碎，當場就得死去。

他的神智尚未全清醒，耳邊已聽到陳天翔的話聲，緩緩的移動了一下幾乎麻痺了的頸項，他循着話聲傳來的方向，仰首望去。

浮現在眼瞳的人影先是一片模糊，接着很快地便轉爲清晰。

也凝望着陳天翔那獰笑的面孔，好一會之後，神智方始清醒過來。

方才所發生的事情立即在他的腦海裏浮現，他緩緩合上眼簾，苦笑了一下，忖道：「我實在不該把自己的危險與虛無縹緲的一個意念作賭注，其實這個世界上，有幾個人是爲了信念而犧牲親人的？可見眞要做到大義滅親，確實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他在這裏默然沉思，陳天翔已嘲弄地道：「怎麼啦？堂堂的銀衫劍客竟然會賴在地上不願意起來，豈不讓人笑話。」

袁驤深吸一口氣，待要提起丹田的眞氣，却發現全身幾個大穴道立時有若萬針相戳，酸痛難禁，連忙散了眞氣。

他這下曉得自己重又落入他們的手裏，必是凶多吉少，前途難卜，尤其是發現自己穴道受到特殊的手法禁制之後，他的情緒反而很快地便鎮定下來。

陳天翔諷刺道：「龍大俠，是不是要在下扶你起來。」

袁驤沒有理會他的諷刺，慢慢的站了起來，拍了拍身上的塵土，道：「陳天翔，令師所教你的，除了賣弄口舌之外，還有沒有其他的？」

陳天翔哈哈一笑道：「若論賣弄口舌的話，在下又怎會是龍大俠的對手？不過你儘管浪費了那麼多的功夫，結果又怎樣呢？還不是成爲在下的階下囚？」

袁驤又怎會不明白他的意思是嘲弄自己勸說了老何半天，結果却仍被老何暗算。」

他淡然一笑，道「在下並沒有埋怨老何，也這麼做，自有他的苦衷。」

「嘿！」陳天翔冷笑道：「聽你的說話，好像是他的知心好友，你倒眞了解也呢？」

袁驤道：「這倒沒有什麼了解與不了解可言，在下只是替他難過……」

「哈哈！」陳天翔大笑道：「你確實要替也難過，因爲也已經死了。」

袁驤一怔，道：「是誰……」

陳天翔嘴角噙着冷笑，道：「當然是在下動手的。」

袁驤沒想到老何出賣自己之後，竟然依舊逃不脫被殺的命運，他的臉上泛起悲憤之色，沉聲道：「陳天翔，你的手段眞狠！」

「狠！哈哈！」陳天翔大笑道：「在下這麼一點手法比起公羊先生來，可說是小巫見大巫，連個邊都摸不上。」

他的目光一閃，瞥向公羊羣，道：「公羊先生，你說是不是？」

公羊羣獰笑道：「如果可能，老夫還想把龍少俠塑造成一個新的傑作，竭盡我最大的心血完成它……」

陳天翔笑道：「公羊先生，你這番心意，只怕眼下不能完成了……」

他側首道：「龍大俠，你可知道他話裏的意思。」

袁驤搖頭道：「在下不願知道。」

「不！」陳天翔搖頭，說道：「這件事情你非要知道不可，不知道豈非終身遺憾？」

公羊羣也跟着笑道：「對，老夫倒想要看一看他的表情如何？」

袁驤聽他們倆個說來說去，一直沒有弄清楚是甚麼回事，他心中疑惑不定，只聽陳天翔已笑道：「龍大俠，你看到那個人沒有？」

袁驤目光一轉，沒有看到他所指的人，問道：「你說的是誰？」

陳天翔指着蹲在牆角的馮飛虹，道：「那人是誰？你可曉得？」

袁驤順着他的手指的方向望去，但見一個全身長滿黑毛的怪人。

他在醒來之後，就已看到馮飛虹，只是因爲那時她全身綣曲在一起，就蹲在牆角邊，他一眼掃射，還以爲只是一堆獸皮而已。此時凝神一看，才發現那竟然一個人身怪獸，他微微一驚，問道：「你說那是人？」

陳天翔大笑道：「那怎不會是人呢？她不就是你最念念不忘的馮飛虹嗎？」

袁驤大驚失色，道：「她……」

他向着馮飛虹奔去，想要看清楚這到底是怎麼回事，脚下奔出兩步，便已被陳天翔一把拉住。

袁驤愕然道：「她……她怎會變成這個樣子。」

馮飛虹一見袁驤向自己奔來，眼中露出驚駭之色，嘴裏發出呀呀之聲縮向牆角

，身軀更加綣曲起來。

陳天翔淡然一笑，道：「你問我這個問題，我該如何回答你？還是請公羊先生來答覆吧。」

袁驥看到馮飛虹的神態，曉得她果然便是馮飛虹了，他的心中頓時有如刀割，痛苦地道：「你們眞是太狠了。」

公羊羣發出一陣狂笑，道：「老夫這手又算得了什麽，如果你願意的話，老夫可以使你變得更加漂亮。」

他的眼中閃出凶光，道：「老夫看你這樣子，好像是非常憐惜她，你是否要與她作伴？」

袁驥只覺心中疼痛，難以忍受，他眞恨不得此刻手中有劍將室內的這幾個人全都殺死。」

可是，當他一想到自己身上所受到的禁制，他頓時頹然垂首，再也說不出話來了。

看到他這種痛苦之態，公羊羣和陳天翔全都發出得意的大笑。

袁驥霍然抬頭，咬牙道：「你們都不是人，是一羣畜生。」

陳天翔臉孔一沉，揮手打了袁驥一掌，喝道：「你再敢胡說。」

袁驥甩了下頭，仰起了臉孔，忍住嘴裏的血腥，不讓鮮血自嘴角流出。

他的喉結動了一下，將滿口的鮮血全部吞進腹中，也嚥下那份仇恨。

陳天翔冷笑道：「姓龍的，你別不識好歹，落在我們的手裏，你就算長了翅膀也逃不掉的！」

公羊羣拍掌道：「好，你說得眞好！老夫非常高興。」

他的臉上揚溢着一片殘酷的笑容，道：「若是老夫，非得把他滿嘴的牙齒全都敲下，看他還能說什麽難聽的話。」

陳天翔微微一笑道：「堂堂的龍大俠，受了這個罪已够他受了，我們又何必過份呢？公羊先生，你說是不是？」

公羊羣沒料到陳天翔的表情變幻得如此之快，他微微一愣，聳了聳肩，笑道：「當然是，當然是，像他這種人，用刀子割的話，也得慢慢割，一刀殺死了就沒什麽意思。」

陳天翔頷首道：「你說得不錯，我們又反正時間多得是，可以慢慢的整他，總得要他好受就是了。」

他一把抓住袁驥的頭髮，將袁驥垂下的頭拉了起來，狠聲道：「姓龍的，你可要看清楚你那相好的模樣，免得以後不認得。」

袁驥的眼珠幾乎自眼眶裏裂了出來，咬緊了牙，不作一聲。

「哈哈！」公羊羣看到他這種痛苦的的樣子，大聲笑道：「姓龍的，你現在還有興趣嗎？老夫度量很大，就讓你們在這兒表演一場如何。」

袁驥臉上的肌肉不住地抽搐着，眼中射出怨毒的光芒，凝注在公羊羣的身上，沉聲道：「在下只要有一口氣，非把你們斬爲寸斷不可，你們記住。」

公羊羣浮現在臉上的笑容突然一僵，被他那怨毒的目光所凝住，禁不住從背上湧起一絲寒意，心中頓時起了一陣顫悚，不敢吭聲了。

袁驥緩緩扭轉了頭，凝望着陳天翔，道：「陳天翔，你也跟我記住。」

陳天翔愣了一愣，隨即強笑道：「本座隨時等着你便是。」

公羊羣壯了壯胆，道：「陳少俠，依老夫之見，還是把他的武功廢了算了，免得以後……」

陳天翔大笑道：「他就是有通天的本事，也無法再找本座的麻煩了，本座怕他什麽？」

公羊羣道：「話不是這麽說，這小子武功在身，總是不妥，免得以後的麻煩，依老夫之見……」

陳天翔把抓住袁驥頭髮的手一放，道：「公羊先生，你要下手儘管下手便是，在下可不敢負這個責。」

公羊羣一愣，道：「你是怕在教主之前……」

陳天翔頷首道：「一點都不錯，本座可不敢違抗教主的命令，如果你要做的話，儘管動手便是。」

公羊羣想了想，還是不敢冒險，搖頭道：「老夫也不願意惹黎兄生氣，算了吧，就饒過他一遭。」

陳天翔吁了口氣，道：「旣是如此，我們還是開始動手吧。」

公羊羣道：「他們呢？不等他們回來了再動手？」

陳天翔說道：「他們找尋我師叔去了，等他們回來，可不知道等到什麽時候……」

陳天翔笑了笑，續道：「我那個師叔什麽都有，生平就是有點寡人之疾，大概他看到什麽漂亮的丫頭了，所以忘了去追這個小子……」

他的話聲一頓，道：「還是總巡查經驗老到，臨走之前，留下一枝伏兵，不然這小子恐怕已被他溜走了。」

公羊羣一笑道：「只怕他此刻心裏在後悔，不該在走了之後，重又回來。」

陳天翔道：「他這種人，本座是已把他看透了，他又怎會一個人逃走，而把這個人妖留在這兒？」

公羊羣道：「這下可好了，讓他看見她這樣子，也好讓他死了這條心，好了，我們該開始動手了……」說着便提起他那個放在地上的箱子。

陳天翔也不再多說什麽，放開了袁驥，道：「你們兩個把他押進來。」

他和公羊羣兩人向着內室行去，那兩個金衣武士就押着袁驥也跟着他們進入內室。

他們一進入內室，公羊羣吩咐道：「你們把他捆起來。」

陳天翔問道：「公羊先生，他一定要捆起來嗎？」

公羊羣道：「我照他的面貌替你易容時，決不能有絲毫疏忽，以免一時疏忽，而使得易容後的面貌發生些微差異，僅僅那一點點差異，常人絕對無法分辨，可是跟他生活在二十年之久的親人必然可以發現的……」他的臉上現出一絲詭秘的笑容，道：「老夫聽人說他有一個很漂亮的老婆，你不願意在未上床之前，便被他的老婆發現吧？」

陳天翔嘿嘿一笑，道：「當然不願意

，本座還想嚐嚐味道呢。」

袁驥心中起了深深的顫慄，顫聲道：「你們預備怎樣？」

陳天翔笑道：「你到現在還不曉得我們預備怎樣？公羊先生，你說說看，我們預備怎麽樣？」

公羊羣邪惡地一笑，道：「這還用講嗎？從明天開始，你便是龍驥了，他所有的一切，包括聲譽、家庭、妻子在內，一切的一切都變成是你的了。」

陳天翔一拍手，說道：「龍驥，你聽到沒有？從此以後，我便要代替你盡義務了。」

袁驥没想到他們的計謀竟是如此縝密，手段竟是如此毒辣，讓自己從此以後，永遠陷身黑暗，陳天翔永遠以自己的身份出現。

他簡直不敢想像那將是一種怎樣的情形！

他的愛妻，他的聲望，和他的……一切一切都將歸陳天翔所有，甚而連峨嵋派都將歸於陳天翔……

他的心上在滴着血，顫聲道：「這是不可能的，你們絕不可做到的……」

公羊羣冷笑道：「憑老夫的這手絕藝，都能够使人變成禽獸，重新造一個龍驥又有什麽不可能？」

袁驥咬牙道：「你就算能重新塑造一個我，可是你却不能改變他的狼子心腸，沒有人會相信他的……」

公羊羣笑說道：「這些乃是老夫的職責，老夫怎會沒想到，不但你的行動，氣質，甚而連你的說話聲音，他都模仿得很像，不信的話，不妨請陳少俠表演一下……」

陳天翔瀟洒一笑，道：「龍大俠，如果本座有說錯的地方，還請你多多包涵，多多原諒。」

他的話聲一頓，立即把臉孔一板，咬牙道：「你就算能重新塑造一個我，可是你却不能改變他的狼子心腸，沒有人會相信他的。」

他這句話是學自袁驥的，無論話聲，高低，情緒的激昂，都學得維妙維肖。

袁驥心中昇起一陣寒意，驚道：「你……你如何能……」

他的話未說完，陳天翔已學着他的聲音道：「你……你如何能……」

公羊羣拍手道：「好極了，少俠，你這一手老夫都佩服得五體投地，難怪令師會派你來此。」

陳天翔咧唇一笑，道：「多蒙公羊先生誇獎，其實在下認爲學得並不很像。」

公羊羣搖頭道：「不！你學得已經很像了，若是經過老夫的手法，就算是跟他老婆同在一個床上她也不會發現……」

他說到這裏發出一陣狂笑，陳天翔也跟着他狂笑不已……

笑聲在石室之中迴盪不已，有如一根根的劍樣的深深的刺進了袁驥的心中。

他面上的肌肉不住地抽搐着，痛苦萬分地忖道：「我該怎麽辦？我……我該怎麽辦？」

公羊羣的笑聲一歇，說道：「姓龍的，你自己也聽到了，還敢說我們不能做到嗎？」

（未完‧廿八）

小魚吃大魚

（本文承自第112頁）

鳳兒指着山洞搶先道：「喏，全在那裏面。」

三位捕頭大人聞言精神大振，拔腿就要走，被阿呆攔下來，道：「我們的獎金怎麽說？」

神捕徐良道：「朝廷已應允，獎金加一倍，四名江湖大盜共是二十萬兩。」

阿呆、小鳳兒在心裏猛喊：「萬歲！」魚兒道：「還有獎牌呢？」

快刀周慶道：「一旦奏明聖上，定當頒旨召見，屆時再面賜獎金獎牌，三位帮主可務必要準時進京啊。」

阿呆道：「保證不會遲到，一定携眷參加。」

鐵沙掌馬元度道：「携眷參加？二帮主已經成親了？」

阿呆很神氣的道：「還沒有，不過快啦。」

徐良道：「不知是那一家的千金？」

阿呆指指白鶯、白鶴道：「就是那兩個妞兒，白吃白喝。」

馬元度笑道：「恭喜，恭喜！」

話完，足底抹油，三位捕頭結伴闖進山洞去。

同一時間，大家正在和初到的黃山姥姥寒暄，瘋人侯志在羅夫人紀香雲的授意下，這時正容說道：「姥姥，侯志想討一杯喜酒喝。」

黃山姥姥笑容滿面的說道：「可是要爲我們鳳丫頭來做媒？男方是那一家的孩子？」

瘋人侯志道：「其實我只是做個現成的媒人，他們早已情投意合，就是羅家的少爺小魚兒。」

太極老祖插言道：「好，絕配，金童玉女，天作之合，我舉雙手贊成，老嫂子要是反對，我老人家保證會翻臉。」

黃山姥姥笑笑道：「我老婆子高興都來不及，怎麽會反對，但要她爹她娘同意才成。」

老猴子望了鐵掌排雲林清風一眼，道：「不知林谷主高見如何？」

鳳兒好機伶，急忙跪在林清風面前，叫了一聲：「爹！」

林清風忙將小鳳拉起來，熱淚盈眶的道：「老夫没有盡到做父親的責任，沒有資格做主。」

太極老祖自告奮勇的問上官婉倩：「賢侄女的高見如何？」

「阿彌陀佛」上官婉倩雙掌合十，宣了一聲佛號，目不斜視的道：「貧尼身在佛門，塵緣早斷，不想再過問塵世間事，一切全憑老夫人做主即可，恕無垢失禮，就此告退。」

身形疾轉，頭也不回的如飛而去。

林清風哽聲道：「婉倩，我向妳道歉，請等一等，我有話要對妳說。」

話說一半時，人已隨後追下去。

黃山姥姥望着這一徒一女遠去的背影，將鳳兒摟在懷裏，一時百感交集，老淚滾滾而下。

（全文完）

殭屍先生

・本文承自第73頁・

他顯然一天比一天厲害，動作也快了，懂得緊追在四人身後。

秋生婷婷原是躲好了，可是到文才九叔進來，正好走向他們的方向，那還能夠留下來。

四人隨即奔出任家的正門。

× × ×

街道上一片死寂，文才九叔婷婷秋生逃出了任家，不覺分開兩個方向，左右逃去。

殭屍很自然的追向秋生婷婷那邊。

文才九叔不知道，只顧逃跑，一口氣跑下來巳不由喘息不停。

文才跑着脚下一滑，摔倒地上，急叫：「師父——」

九叔回身一把將他拉起來。

「師父，我真的跑不動，喘不過氣來了。」文才拚命的喘氣。

九叔一怔。「氣？」一頓，突然轉身奔向秋生婷婷逃走的方向。

文才一把拉住，「師父，你千萬不要衝動，現在你手上什麼也沒有的了。」

「還有個辦法！」九叔說得很肯定。

文才一聽，立時亦多三分信心，跟在九叔後面。

× × ×

秋生拖着婷婷一面走，一面沿途拍門，却是一些反應也沒有，這種情形下當然沒有人願意開門，秋生無可奈何，只有向米舖的方向走去。

他們跑到米舖門前，殭屍巳追到了。

米舖門前兩盞大燈籠，地上厚厚的撒着糯米，近牆的簷下堆着十多袋糯米。

秋生婷婷氣喘喘的跑到來，脚下無意將撒在地上的糯米拖開，拖出了一條路。

秋生才拍門，殭屍巳追近，連忙拉着婷婷避到米袋後面。

糯米果真是有隔絕人氣的作用，殭屍立時失去目標，在米袋外轉來轉去。

米舖老闆巳聽到拍門聲，應一句：「來買糯米啊。」將門打開。

「是殭屍來了。」秋生叫着拖着婷婷要衝進屋內。

「什麼，殭屍——」老闆的反應出奇敏捷，立即將門關上，秋生婷婷同時被拒在門外。

殭屍緊接衝到，十指插在門上，秋生婷婷及時閃開，殭屍緊追，雙手亂插，一插上米袋，馬上有如觸電的，雙手急縮而回。米袋亦被帶動，堆着的十多袋糯米排山倒海的倒下，正好將殭屍壓在下面。

殭屍嗥叫掙扎，壓住身上的糯米袋一個接一個飛開。

九叔同時凌空而至，一脚接一脚，將那些米袋撞回去，壓向殭屍身上，一面大叫：「拿米袋撞他的胸膛，將他那口屍氣撞出來！」

文才秋生應聲連忙將米袋擲向殭屍，拚盡全力。

殭屍時倒時起，秋生文才逐漸力弱，殭屍隨即又跳起來，撲向文才。

文才惶恐中大喝一聲拚盡餘力，雙手捧起一袋糯米擋在身前，殭屍十指迅速插至，揷在米袋上，文才立時被撞飛丈外。

殭屍餘勢未盡，就插着米袋撞在地上，九叔乘機雙手托起一袋糯米凌空往殭屍後背撞下。

殭屍正好轉身，米袋也就撞在胸膛上，嚥不下的那口氣立時被撞出來，幻成七色消散，九叔的右臂亦同時被殭屍的指甲抓傷。

九叔沒有在意，手抓米袋一撞再撞，連連往殭屍的胸膛撞擊。

殭屍不住的吐氣，癱軟在地上，九叔隨即取過掛在米舖門外的燈籠，劍指一挑，引起三昧真火，燒向殭屍的衣衫。

三昧真火一燒不可收拾，眼看着殭屍化成了一團烈火。

婷婷不覺跪倒地上，那到底是她的爺爺。

文才秋生亦呆望着殭屍火化，到這時候九叔才鬆一口氣，也這才發覺手臂被殭屍抓傷，他看着傷口，突然發覺文才秋生左右從他的頸旁探頭望來。

「看什麼？」他一驚縮手。

文才秋生倒退一步，怪怪的看着九叔，好一會，秋生一看文才，「你被殭屍抓傷，師父幾下子便將屍毒由你身上驅出來，救回你一命。」

文才接下去。「現在師父被殭屍抓傷，那一個能夠救他一命？」

秋生搖頭。「恕我有心無力。」

文才亦一攤雙手道：「亦恕我束手無策。」

九叔冷笑。「師父懂得照顧自己。」

「這當然最好。」文才歎一口氣。「只怕師父亦有心無力。」

「束手無策。」秋生接一句。

「看你們兩個，也不知害怕什麼，殭屍現在化成飛灰了，那裏還有屍毒這種東西。」九叔冷笑。

「說得好。」文才連聲叫。「說得也真有道理。」

「你相信？」秋生反問。

「不相信也得相信，他是師父，我們並不是。」文才接一句：「我們事實也沒有他的見識廣博。」

婷婷看看他們，又看看九叔，她雖然沒有說話，可是那份疑惑，巳經在眼神中畢露無遺。

九叔看在眼內，不由有些心虛。

× × ×

又是吃飯的時候。義莊內碗筷餚菜擺開，秋生裝好了飯，喝一聲文才：「還坐着，去叫師父吃飯。」

語聲未巳，便嗅到了一陣香氣，秋生有些奇怪：「是什麼香味？」

文才皺着鼻子，「是啊，好像在那兒曾經嗅過。」

兩人說着不由往廚房走過去。

九叔在廚房內背着他們在吃東西，沒有發覺他們走進來，他們探頭一望，一呆，脫口一聲：「糯米粥。」

九叔應聲回過頭來，神態怪怪的，面色則是白白的，看樣子，跟文才變殭屍的時候非常接近。

糯米粥是否還有作用，當然只有他才明白了。

（全文完）